目录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3](#_Toc29890041)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8](#_Toc29890042)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13](#_Toc29890043)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19](#_Toc29890044)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一 25](#_Toc29890045)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二 28](#_Toc29890046)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三 31](#_Toc29890047)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四 34](#_Toc29890048)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五 37](#_Toc29890049)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六 40](#_Toc29890050)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七 42](#_Toc29890051)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八 45](#_Toc29890052)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九 47](#_Toc29890053)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 50](#_Toc29890054)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一 53](#_Toc29890055)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二 56](#_Toc29890056)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三 59](#_Toc29890057)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一名神通遊戲) 63](#_Toc29890058)

[序品第一 63](#_Toc29890059)

[兜率天宮品第二 63](#_Toc29890060)

[勝族品第三 65](#_Toc29890061)

[法門品第四 67](#_Toc29890062)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69](#_Toc29890063)

[降生品第五 69](#_Toc29890064)

[處胎品第六 72](#_Toc29890065)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76](#_Toc29890066)

[誕生品第七 76](#_Toc29890067)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82](#_Toc29890068)

[入天祠品第八 82](#_Toc29890069)

[寶莊嚴具品第九 82](#_Toc29890070)

[示書品第十 83](#_Toc29890071)

[觀農務品第十一 84](#_Toc29890072)

[現藝品第十二 85](#_Toc29890073)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89](#_Toc29890074)

[音樂發悟品第十三 89](#_Toc29890075)

[感夢品第十四 94](#_Toc29890076)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97](#_Toc29890077)

[出家品第十五 97](#_Toc29890078)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102](#_Toc29890079)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102](#_Toc29890080)

[苦行品第十七 104](#_Toc29890081)

[往尼連河品第十八 106](#_Toc29890082)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108](#_Toc29890083)

[詣菩提場品第十九 108](#_Toc29890084)

[嚴菩提場品第二十 111](#_Toc29890085)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115](#_Toc29890086)

[降魔品第二十一 115](#_Toc29890087)

[成正覺品第二十二 120](#_Toc29890088)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122](#_Toc29890089)

[讚歎品第二十三 122](#_Toc29890090)

[商人蒙記品第二十四 125](#_Toc29890091)

[大梵天王勸請品第二十五 129](#_Toc29890092)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132](#_Toc29890093)

[轉法輪品第二十六之一 132](#_Toc29890094)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137](#_Toc29890095)

[轉法輪品之二 137](#_Toc29890096)

[囑累品第二十七 141](#_Toc29890097)

#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住於竹林。是諸比丘，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所住，食竟澡漱，各攝衣鉢，集在講堂，悉欲共說過去因緣。爾時世尊，以淨天耳超於世間，聞諸比丘語論之聲。即從座起，到講堂上，於眾中坐。問諸比丘：「汝等共集，欲說何法？」

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食竟澡漱已訖，故共集此各欲聞說過去因緣。」

是時世尊語諸比丘：「汝等樂聞過去因緣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

比丘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比丘！過去無數阿僧祇劫，爾時有一仙人，名曰善慧，淨修梵行，求一切種智，為欲成就此大智故，樂處生死，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數其故身，不能窮盡。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其經天地成壞者，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群生耽惑愛欲沈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濟之。又作此念：『今諸眾生，沒於生死，不能自出；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樂著色、聲、香、味、觸、法故，我當決定斷其此病。』雖生諸趣，不忘斯念。於諸眾生怨親平等，以布施攝貧窮，持戒攝毀禁，忍辱攝瞋恚，精進攝懈怠，禪定攝亂意，智慧攝愚癡；如是長夜增益眾生，普為一切而作歸依。於諸如來，恭敬供養，樂欲聽法，亦為他說。常以四事，奉給眾僧，於佛法眾，尊重守護，如是諸行，不可稱數。

「爾時有王，名曰燈照；城名提播婆底；其國人民，壽八萬歲，安隱豐樂，極為熾盛，所欲自在，猶如諸天。時彼國王，正法治世，不抂人民，無有殺戮楚撻之苦，視諸人民，有如一子。時燈照王，始生太子，端嚴無比，威德具足，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珠火，不復為用。王見太子有如此瑞，即召諸臣，共集議言：『太子初生，有此奇特，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臣答言：『應名太子以為普光。』又召相師而占相之。相師答言：『今觀太子，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統四天下；若出家者，為天人尊，成薩婆若。』王及夫人後宮婇女，聞相師言，於此太子，深生愛念；亦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是時太子，在於後宮，為夫人婇女，說種種法。太子年至二萬九千歲，捨轉輪王位，啟其父母，求欲出家；既不聽已，乃至三請，猶尚不許。太子慈悲，志存拯濟，忍其小違，以成大順。即便往詣山林樹下，剃除鬚髮，被著法服，勤修苦行，滿六千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天人及八部眾，轉於法輪；此輪微妙，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以三乘法教化眾生，所可利益，不可稱數。爾時父王及其夫人後宮婇女，聞太子普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爾時群臣國內人民，婆羅門等，聞太子道成，心各念言：『太子普光，捨轉輪王位，剃除鬚髮，被著法服，出家修道，得成正覺；我等今者，亦當出家。』作此念已，悉皆往詣普光佛所。爾時普光如來，即觀其心，隨其因緣，而為說法；大臣婆羅門等，有四千人，成阿羅漢；國中人民及餘四方諸來會眾，有八萬人，亦得無著法忍。

「爾時普光如來與八萬四千諸阿羅漢，往詣國界，遊行教化。父王聞已，心大歡喜，即勅國中，平治道路，香水灑地，懸諸繒綵寶幢幡蓋，散眾名華，如是莊嚴，滿十二踰闍那。又復擊鼓唱令國內諸有華者，不得私賣，悉輸與王；并勅人民，不得先我供養於佛；即遣大臣，并作伎樂，燒香散華，而往請彼普光如來。

「爾時善慧仙人，在於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海中一切眾生入其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得此夢已，即大驚悟，心自念言：『我今此夢，非為小緣，當以問誰？宜入城內，問諸智者。』作是念已，披鹿皮衣，手執水瓶及杖繖蓋，行入城邑；路過外道所止住處，有五百人，而為上首。善慧念言：『我今當以所夢問之，并得觀其所修之業。』即共諸人，講論道義，破其異見。時五百人，即便受屈，求為弟子，於善慧所深生恭敬，各以銀錢一枚而以上之。復有五百外道，既見善慧辯才聰明，亦生隨喜。時諸外道自共議言：『今普光如來出興于世。』善慧仙人，聞斯語已，舉體毛竪，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便與外道，分別而去。外道問言：『師何所趣？』答言：『我今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外道白言：『師若去者，願樂隨從。』善慧答曰：『我今有緣，宜應先行。』爾時善慧，齎五百銀錢，隨路而去。諸外道眾，悲戀懊惱，辭別而歸。

「善慧至前，見王家人，平治道路，香水灑地，列幢幡蓋，種種莊嚴。即便問言：『何因緣故，而作是事？』王人答言：『世有佛興，名曰普光，今燈照王，請來入城，所以怱怱莊嚴道路。』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諸名花？』答言：『道士！燈照大王，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所。

「俄爾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踊出瓶外，善慧遙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不？』青衣聞已，心大驚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見我花，求索買耶？』顧看其瓶，果見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蓮花當送宮內，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復自念言：『此花所直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銀錢五百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來，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來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來，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來，為求何等？』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無量苦眾生故。』爾時青衣，得聞此語，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顏容端正，披鹿皮衣，纔蔽形體，乃爾至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青衣即言：『若當不從我此願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乞求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閡，壞吾施心。』青衣答言：『善哉！善哉！敬從來命。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於佛，使我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

「爾時，燈照王與其諸子，及眾官屬、婆羅門等，持好香花種種供具，而出奉迎普光如來，舉國人民，亦皆隨從。是時善慧五百弟子，共相謂言：『今日國王及諸臣民，悉皆往詣普光佛所，大師今者亦當已去，我等宜應往彼禮敬。』作此言已，即共俱行；在道未遠，逢見善慧，師徒相遇，喜悅無量，即共同詣普光佛所。見燈照王，已到佛前，最得在初供養禮拜，如是次第，至諸大臣，亦各禮敬，并散名花，花悉墮地。

「于時善慧，與五百弟子，見諸人眾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又欲濟拔諸苦眾生，亦欲滿足一切種智故，即散五莖，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空中，夾佛兩邊。爾時國王及其眷屬，一切臣民，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以無礙智，讚善慧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以是行，過無量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於善慧受記之時，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伽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散眾妙花，滿虛空中，而發誓言：『善慧將來成佛道時，我等皆願為其眷屬。』是時普光如來，即記之曰：『汝等皆當得生其國。』

「爾時如來，既授記已，猶見善慧，作仙人髻，披鹿皮衣；如來欲令捨此服儀，即便化地，以為淤泥。善慧見佛應從此行而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乃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脫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仍又解髮，亦以覆之。如來即便踐之而度，因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于時善慧，聞斯記已，歡欣踊躍，喜不自勝；即時便解一切法空，得無生忍，身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以偈讚佛：

今見世間導，令我開慧眼；

為說清淨法，去離一切著。

今遇天人尊，令我得無生；

願將來獲果，亦如兩足尊。

「是時善慧，說此讚已，從空中下，到於佛前，五體投地，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故，聽我出家。』爾時普光如來答言：『善哉！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

「爾時有二貧窮老人，各與親屬一百人俱，覩佛相好，威德嚴顯，自傷貧乏無以供養。是時如來，愍其心至，即化前地，生諸草穢，令二貧人，見地不淨，發歡喜心，而便灑掃。普光如來，而記之曰：『汝過無量阿僧祇劫，釋迦牟尼佛出興於世，汝等爾時當作第一聲聞弟子。』爾時普光如來，記貧人已，與八萬四千比丘及燈照王，并婆羅門，諸臣民等，前後圍繞，入提播婆底城。

「時燈照王與其眷屬，以四事供養普光如來并及八萬四千比丘，經四萬歲，王即捨位，以付其子；與其眷屬，及夫人眷屬，各八萬四千人，同於佛法，出家修道，得陀羅尼諸法三昧。善慧比丘，亦隨普光如來，受王供養，滿四萬歲，於諸法中，得深三昧，教化眾生不可稱數。爾時善慧比丘白普光如來言：『世尊！我於昔日，在深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海中一切眾生，入我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解說此夢之相。』爾時普光如來答言：『善哉！汝若欲知此夢義者，當為汝說。夢臥大海者，汝身即時在於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彌者，出於生死得般涅槃相；夢大海中一切眾生入身內者，當於生死大海，為諸眾生作歸依處；夢手執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夢手執月者，以方便智，入於生死，以清涼法，化導眾生，令離惱熱。此夢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禮佛而退。

「爾時普光如來，復經少時，入般涅槃。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萬歲，以三乘法，教化眾生，所利益者，不可稱計。爾時善慧比丘，於彼命終，即便上生，為四天王，以三乘法，化諸天眾；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能伏怨敵；以正法治，無諸憂惱；常以十善，化諸人民。於此壽終，生忉利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為轉輪聖王；終其壽命，乃至生於第七梵天；上為天王，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其間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爾時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為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眾生，隨應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眾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應為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諸眾生，皆是我初發心以來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閻浮提迦毘羅斾兜國最為處中，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緣，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又觀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懷抱太子，滿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

「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眾，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運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現瞬動；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眾，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

「爾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彌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搖；三者、諸魔宮宅隱蔽不現；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天龍八部身皆震動，不能自禁。是時兜率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為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答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

「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身血現，如波羅奢花；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爾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孩兒，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誰當救我者？

滯臥無明床，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未見超出期。

「爾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眾生等，無有不為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爾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共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者勿生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者唯有此一生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眾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毘羅斾兜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於彼，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眾，建大法幢，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眾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爾時亦當皆同在於此會，飡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惱。』爾時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當下閻浮提，

迦毘羅斾兜，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淨開八正道。

廣利諸天人，其數不可計；

以是因緣故，不應生憂惱。

「爾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踴躍，離諸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爾時菩薩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伎樂，燒眾名香，散天妙花；隨從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影現於外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無量。見此相已，豁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特。』王即答言：『我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曰：

見有乘白象，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眾，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花，并作眾伎樂；

充滿虛空中，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脇，猶如處琉璃；

今以現大王，此為何瑞相？

「爾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婆羅門，以妙香花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脇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相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無量；即以金銀雜寶象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時摩耶夫人，以其婇女，并及珍寶，亦以奉施。

「自從菩薩處胎以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眾生？』菩薩降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起於四方，諸抱疾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皆休息。

「爾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羅厥叉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盧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拘羅婆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毘舍首陀羅家；復有五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眾，其數凡有九十九億，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

「菩薩在胎，行、住、坐、臥，無所妨礙，又不令母有諸苦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利益無量眾生。菩薩在胎，夫人婇女有來禮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轉輪聖王。』菩薩聞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大歡喜。

「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支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林，不喜憒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妊，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聞此益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掃灑藍毘尼園，更使栽植諸妙花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潔；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鳳凰鷖，異類眾鳥，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花燒香，作諸伎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嚴。又勅嚴辦十萬七寶車輦，一一車輦，雕玩殊絕；又復勅外，嚴辦四軍，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後宮婇女，容顏端正，不老不少，氣性調和，聰慧明了，其數凡有八萬四千，以用給侍摩耶夫人。又復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著妙瓔珞嚴身之具，齎持香花，先往住彼藍毘尼園。王又勅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是夫人，即昇寶輿，與諸官屬并及婇女，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虛空。

「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十月滿足，於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為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花，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花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机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龍八部亦於空中作天伎樂，歌唄讚頌，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墜不可稱數。

「爾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有苦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爾時摩耶夫人與其眷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夜叉王，皆悉圍繞，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爾之時，閻浮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世，無量眾生，皆得利益；唯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眾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座。

「當爾之時，所感瑞應，三十有四：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花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者、諸藏珍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自然來降；九者、眾川萬流恬靜澄清；十者、風止雲除空中明淨；十一者、香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𣫍飛塵；十二者、國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國內宮舍無不明曜，燈燭之光不復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毘舍佉星下現人間，待太子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無數寶瓶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白象子首戴蓮花，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紺馬寶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喜，羅住城門；二十四者、諸天伎女於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玉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蟲隱伏，惡鳥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病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禮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齎名寶同來臣伏；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

「爾時諸婇女眾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嘉祥之事，唯願長壽，無諸疾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細㲲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大鬼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爾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毘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瓔珞而以賜之。

「爾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毘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慮其短壽又懷悚惕，譬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搖；大地動時，此山乃動。彼白淨王素性恬靜，常無歡慼，今見太子，一喜一懼，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為性調和。既生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軟。爾時白淨王，叉手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輿之上，與諸群臣後宮婇女虛空諸天，作諸伎樂，隨從入城。時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禮敬；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今來此禮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群臣內外，聞見是已，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

「當爾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時王廐中，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國商人，從海採寶，還迦毘羅斾兜國；彼諸商人，各齎奇寶，而來獻王。時白淨王，問諸商人：『汝等入海，採諸珍寶，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答言：『大王！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眾皆悉集已，設諸供養，或與象馬及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答王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燒香散花，唱言：『善哉！』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婆悉達。』

「爾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毘娑羅；舍衛國太子名婆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名拘臈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䟦羅國太子名欝陀羅延；盧羅國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娑羅；拘羅婆國太子名拘羅婆。

「爾時白淨王普勅群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善知占相，為諸世人所知識者。群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起一大殿，窓牖欄楯，七寶莊飾。爾時群臣，得五百婆羅門聰明知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已到。』王聞歡喜，即勅令前請入殿坐，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即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好奇特之瑞，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勅抱太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威嚴，歎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羅門言：『一切眾生皆欲子好；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異，勿生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雖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人天之眼。』王復問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身色光焰，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為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聖王，領四天下，譬如江河，海為第一；眾山之中，須彌最勝；凡諸光暉，日為無上；一切清涼，唯有明月；天人世，間太子為尊。』王聞此語，心大歡喜，離諸怵惕。彼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為王斷諸疑惑。』諸婆羅門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爾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途逕嶮絕，非人所到，當以何方請來至此。』王可作此心念之時，阿私陀仙人遙知王意；又復先見諸奇瑞相，深解菩薩為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虛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勅令前，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禮拜，而即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為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答言：『無見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為是經過故來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來，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脇生，墮於七寶蓮花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圍繞恭敬，聞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將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彼仙人，即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

「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問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爾時仙人歔欷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

「爾時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平如奩底；二者、足下千輻網輪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趺高平好與跟相稱；八者、伊泥延鹿腨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馬王象王；十一者、身縱廣等如尼拘類樹；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勝閻浮檀金；十五者、身光面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手中兩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齒；二十三者、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二十九，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

「又問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眾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為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嬭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花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淨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花，猗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

「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與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為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床㯓學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慙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花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慙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太子至年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閑伎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力膂，詎勝我等！』欲與太子較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等？』射師答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一箭力，射過七鼓，閻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耶？』

「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六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眾，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耶？』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眾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躃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眾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眾，聚共看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眾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為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躃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便即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穌，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

「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枚。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眾，悉皆雅歎。爾時群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池，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

「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躃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眾，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花，鳴鍾擊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眾，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已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毘羅斾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爾時太子，啟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群臣，前後導從，按行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閻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壤蟲，烏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心，眾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為曲枝，隨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群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眾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惱，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爾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禮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採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眾，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臥，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婇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婇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花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諸群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傴，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以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啟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異，僶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輙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病在道側也。』

「爾時迦毘羅斾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花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臥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愁憂。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嬰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撗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道側，互相撿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何從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才辯。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屬，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優陀夷，即便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耶？譬以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優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臥，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啟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優陀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輙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然優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優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

「爾時太子，與優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眾皆見，令白淨王嗔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抂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舉輿，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優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物？而以花香，莊飾其上，復有人眾，號哭相送。』時優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優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死？』優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所復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戰怖。又問優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此，無有貴賤而得免脫。』

「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優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反，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耶？』時優陀夷，語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幡蓋，作眾伎樂；眾妓端正，猶如諸天婇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

「爾時優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為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輙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捐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優陀夷，雖竭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眾，及優陀夷，愁憂慘慼，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

「時白淨王，呼優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優陀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優陀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耶？』王又嚴勅諸妓女眾，悅太子意，勿捨晝夜。

「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

「是時太子，啟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優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於樹，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言：『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此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此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欣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

「爾時白淨王問優陀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優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言語。言語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應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臥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庠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眾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戰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噓唏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迴顧。』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爾時迦毘羅斾兜國，諸大相師，占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於城四門，門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闍那內，邏置人眾，而防護之。』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官，倍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及眾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屬當相繼，唯願為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

「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一十有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是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皆悉惛臥。

「爾時耶輸陀羅，眠臥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非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坐起，遍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若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臥，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遍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花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婬欲？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

「爾時太子，思惟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惽臥，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為我被揵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言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命；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者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惛臥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揵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揵陟，不復噴鳴。

「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城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眾，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

「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諠鬧，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揵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自勝；於是揵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今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勅，輙被揵陟，以與太子，致令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搔動。又復此處，多諸嶮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耶？』太子即便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為欲斷諸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眾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侶？』車匿又曰：『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臥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藉荊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可免此荊蕀之患；老病死苦，會自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

「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啟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啟聞者。」汝可為我具啟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身，王自問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輙。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為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

「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瓔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此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為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戰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此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揵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

◎「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花，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所幖幟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眾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虛空，歸其所止。

「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歔欷，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體戰掉，不能自勝，顧看揵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揵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揵陟悲鳴，緣路而歸。

「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耶？』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眾，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花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臥塵土，或有臥於荊蕀之上，或有臥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

「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耶？』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諸仙人，設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我人眾，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眾中相犯觸耶？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眾，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

「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眾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加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眾，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

「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婇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啟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太子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躃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魄，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揵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撿，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勅千乘萬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逕，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

「爾時車匿，步牽揵陟，及莊嚴具，悲泣鳴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揵陟，而獨還耶？』車匿既得諸人此問，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揵陟被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花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揵陟悲嘶，諸廐群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言：『車匿唯與揵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揵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樹，結花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臥，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識，別不相忘；夫婦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詰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讐，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釋族不復熾盛。』又責揵陟：『汝載太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反，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以揵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為。當於爾夕，夫人婇女，皆悉惛臥；太子勅我，令起被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婇女聞此驚悟，及被揵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耶？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勅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揵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勅喚車匿，而語之言：『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勅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輙被揵陟，而與太子令密去耶？』車匿聞已，生大怖懼，而啟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與耶輸陀羅。』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啟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啟者。」汝可為我具答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輙。」』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大王來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為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

「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獨活，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為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耶？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

「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及大臣更一尋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逐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

◎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 「爾時白淨王，發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匿還，令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見瓔珞已，倍增悲絕，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為薄福，失此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令持與汝。』耶輸陀羅，既見此物，悶絕躃地。王又遣人勅耶輸陀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爾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互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厭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

「爾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遙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互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遣汝，欲何所道？』王師即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反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全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山林；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內外眷屬，皆悉沒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爾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耶？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令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王，唯餘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焰火，當有人能止此室不？如雜毒食，設有飢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耶？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復躭湎不能暫捨；況我在此極靜寂處，無諸患苦，而能捐棄，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

「爾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仙聖，一言未來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

「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修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不可迴。還啟父王，說如此也。』爾時太子，作此語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所。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啼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徘徊路側，不能自反，互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效，今者空歸，云何奉答？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為性忠直，種族強者，密令伺察，看其進止。』作此言已，顧瞻其傍，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爾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渡於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眾，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諠譁，徹頻毘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答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鬧。』時頻毘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踴躍遍身；即勅一人，令往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茶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

「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茶婆山，遙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為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入深山，踐藉沙土，遠至此耶？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為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國也。太子所欲，其不相違。』

「爾時太子，聞頻毘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種族，本是明月，性自高涼，不為鄙事，所為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為奇。然我觀王，中情懇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他國也。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者，為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為求於五欲樂也。

「『世間五欲，如大火聚，燒諸眾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耶？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導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既違王初始之言，喜心賜我，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抂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毘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為於大解脫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瞻矚，不見乃反。

「爾時太子，即便前至彼阿羅邏仙人之所。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俄爾之頃，遙見太子，即出奉迎，讚言：『善來！』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顏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耶？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來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象，於羂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於此壯年，能棄五欲，遠至此間，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答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眾生之始，始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為太子，略言之耳。』

「爾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樂根，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為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識想，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想，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太子若欲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

「爾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敬從來意。』即問之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耶？為無我耶？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麤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存；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生，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微妙。』

「爾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耶？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以來，乃如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坐起，與仙人別。爾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耶？』太子答言：『如汝所修，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仙人既見太子智慧，又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爾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

「爾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迦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眾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

「爾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

「爾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形萎熟，猶如有人喪其所親，葬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絕，身首纔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師答言：『我奉王勅，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答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耶？但畏生死愛別離苦，為欲斷除故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草芥。爾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渡水，至王舍城。時頻毘娑羅王，來詣太子，方便譬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

「爾時白淨王，聞王師大臣說彼使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惱，舉體戰掉，身毛皆竪。即語王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苦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隨時供養，勿使乏少，盡更來請。』

「車匿受勅，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脉悉現，如波羅奢花；頭面禮足，悶絕於地，良久乃起，銜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今故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匿言：『我違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為求至道。云何當復受此餉耶？』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歸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密侍太子，不離晨昏。

「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閻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最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坐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瘠，不能自出；天神來下，為按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膽得喜，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眾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

「爾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音聲。爾時盲龍，聞地動嚮，心大歡喜，兩目開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禮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映拂。爾時盲龍，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地皆六種震，

發大深遠音，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香風甚清涼。

此菩薩瑞相，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則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於是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敷以為座，而於草上，結加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嚮，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

「爾時菩薩，在於樹下，發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

「爾時魔子薩陀，見父憔悴，而往白言：『不審父王，何故憂慼？』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了，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須造惡自招禍咎。』魔有三女，形容儀貌，極為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愛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即寫心，語諸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眾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眾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往彼畢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

「爾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剎利種，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勝先所行；汝是剎利轉輪王種，而為乞士，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惛迷失性，況汝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進天女。菩薩爾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花。

「時三天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天人所敬，應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在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臥，願侍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而心不端，淫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今者欲亂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姥，頭白面皺，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柱杖羸步，不能自復。

「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思惟：『我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此摩醯首羅，即便恐懼，退其善心；而今不辦動於瞿曇，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恚。當復更作他餘方便。』即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沈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為罪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瓶，滿中蓮花，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亂菩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竪；時彼地神，禮菩薩足，以花供養，忽然不現。◎

◎「爾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亂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眾，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眾，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劍，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種戰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師子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或眾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肥腨；或長爪利牙；或頭在胸前；或兩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烟焰；或象身擔山；或被髮裸形；或復面色半赤半白；或脣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子蛇皮；或蛇遍纏身；或頭上火燃；或瞋目努臂；或傍行跳擲；或空中旋轉；或馳步吼嚇；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方烟起，焱焰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烟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一時涌沸。

「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忿魔眾，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眾，見此惡魔惱亂菩薩；以慈悲心，而愍傷之；於是來下，側塞虛空。見魔軍眾，無量無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處於鹿群。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眾，互相催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愁忿懟，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舞劍，停於空中；電雷雨火，成五色華；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姊妹，一名彌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執髑髏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亂菩薩。是諸魔眾，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

「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心意泰然，無怨恨想；是諸魔眾，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橫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今日宜應捨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彌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定，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為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無求不得。世間眾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菩薩慈悲，求智慧藥，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亂之？世間眾生，癡惑無智，悉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眾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譬如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眾生墮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之處，菩薩為然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眾生今者沒生死海，菩薩為修智慧寶船。汝今云何欲令沈溺？忍辱為牙，堅固為根，無上大法以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鏁，縛諸眾生，菩薩苦行，欲為解之；今日決定於此樹下，結加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知識想，而奉事之。』

「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慙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天宮。群魔憂慼，悉皆崩散，情意沮悴，無復威武，諸鬪戰具，縱撗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烟霧，風不搖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徹，眾星燦朗；幽隱暗暝，無復障礙；虛空諸天雨妙花香，作眾伎樂，供養菩薩。

「爾時菩薩，以慈悲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夭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眾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眾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偽，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初夜盡。

「爾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世間，皆悉徹見，如明鏡中，自覩面像。見諸眾生，種類無量，死此生彼，隨行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中考治眾生，或洋銅灌口；或抱銅柱；或臥鐵床；或以鐵鑊而煎煮之；或於火上而加丳炙；或為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於樹下，樹葉墜落，皆成刀劍，割截其身；或以斧鋸解剔肢體；或擲熱沸灰河之中；或復擲於糞屎坑中；受如是等種種諸苦，以業報故，命終不死。菩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眾生，本造惡業，為世樂故，而今得果，極為大苦；若人有見如此惡報，無復更應作不善想。』

「爾時菩薩，復觀畜生，隨種種行，受雜醜形；或復有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殺者；或復為人負荷重擔，飢渴乏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鈎其首；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食噉；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眾生，恒以身力，而供於人，又加楚撻飢渴之苦，皆是本修惡行果報。』

「爾時菩薩，次觀餓鬼；見其恒居黑闇之中，未曾暫覩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長大，腹如太山，咽頸若針，口中恒有大火熾燃；常為飢渴之所燋迫，千億萬歲，不聞食聲；設值天雨灑其上者變成火珠；或時過臨江海河池，水即化為熱銅燋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五百乘車，支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既見受如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為本造慳貪積財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恡惜；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

「爾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為己身；既處胎已，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體，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為外人之所抱執，麤澁苦痛，如被刀劍；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為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眾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躭著五欲，撗計為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

「爾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兩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彌山頂；或復居在須彌四鎮；或復居在虛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娛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絕妙；視東躭著，彌歲忘轉；瞻西躭湎，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為欲火之所煎燋，又見彼天福盡之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花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己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己，當爾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見彼諸天子有如是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墮於三惡道中；本造善行，為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苦，譬如飢人噉雜毒食，初雖為美，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耶？色無色界諸天，見壽命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謗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

「菩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

「爾時菩薩，至第三夜，觀眾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為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

「爾時如來，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軟清涼，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花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金花、銀花、琉璃等花；七寶蓮花，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伎樂散花燒香，歌唄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幡，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爾之時，一切眾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憙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想。世界之中，幽瞑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眾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為世間眼，甚為奇特。』一切莫不歡喜踊躍，唯有魔王，心獨憂愁。

「爾時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眾生，於五濁世，為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憍慢、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為轉法輪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苦痛。我寧默然，入般涅槃。』爾時如來，以偈頌曰：

聖道甚難登，智慧果難得；

我於此難中，皆悉已能辦。

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不能反其源；

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

「爾時如來，作此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來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念言：『世尊昔於無量億劫，為眾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眾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眾生長夜，沈沒生死，我今當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百千匝，却住一面，䠒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為眾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眾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明暗，出期甚難。然有眾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為諸眾生，轉大法輪。

「爾時世尊答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為一切眾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眾生等，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為此，故默然耳。』時梵天王等，乃至三請；爾時如來，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禮足，各還所住。

「爾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眾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爾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人，聰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復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

「爾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婆羅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婆羅㮈國。

「爾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為主，一名跋陀羅斯那，二名跋陀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最上福田，汝今宜應最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為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與無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謂娑跋利村。時彼商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麨，而奉上佛。爾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來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現。爾時世尊，即便呪願：『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膽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聰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怪不吉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

「爾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將來僧；授三歸竟，因與之別，而便前行，威儀庠序，步若鵝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為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眾生，皆為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其姓字何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一切眾生表；

微妙深遠法，我今已具知。

三毒五欲境，永斷無餘習；

如蓮花在水，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無師無等侶；

以清淨智慧，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堪為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故號為牟尼。

欲趣波羅㮈，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所可不能轉。

「爾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矚，不見乃止。

「爾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爾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目真隣陀，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為人形，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風雨耶？』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天及世人，所歡於五欲；

比我禪定樂，不可為譬喻。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禮足，還歸所止。

「爾時世尊，即復前行，往婆羅㮈國，至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所止住處。時彼五人，遙見佛來，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捨苦行，而還退受飯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來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禮敬、問所須、為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而各默然。爾時世尊，來既至已，五人不覺，各從坐起，禮拜奉迎，互為執事；或復有為持衣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為澡洗脚者；各違本誓，猶故稱佛，以為瞿曇。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今者何故，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為我執事。』時彼五人，聞佛此語，深生慙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無疲惓？』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尊，而以高情，稱喚姓耶？我心如空，於諸毀譽，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有子，稱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慚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所以者何？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是故，謂不得道。』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鑽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爾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知，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眾生，無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燃。如是諸苦，由我為本；若有眾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眾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眾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苦應知，習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以知苦，以斷習，以證滅，以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習，證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真是實；苦實是苦，習實是習，滅實是滅，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陳如。

「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萬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爾時地神，見於如來，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大歡喜。高聲唱言：『如來於此，轉妙法輪。』虛空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無量，高聲唱言：『如來今日於婆羅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大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爾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虛空中，作眾伎樂，天鼓自鳴；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寶幢幡蓋，歌唄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一弟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更為我說法，我等亦當復悟道跡。』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爾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常為無常耶？為是苦為非苦耶？為是空為非空耶？為有我為無我耶？』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寶屐，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臥；或有仰眠；頭髮蓬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災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此今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渡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男子！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是為真出家。

雖身在曠野，服食於麤澁；

意猶貪五欲，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皆以心為本。

「爾時耶舍，既聞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宜當脫如此服。』即便禮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

「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屐，心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跡，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其為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見其寶屐在恒河側，追尋足跡，故來至此。』爾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為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此長者，為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三寶。

「爾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兼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為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家耶？』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殖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時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為世間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眾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眾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㮈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所來？』佛即答言：『我從波羅㮈國，當詣摩竭提國，日既晚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為潔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住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加趺坐，而入三昧。

「爾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為此之所傷耶？沙門借室，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為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為彼外災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

「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耶？』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燃；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詣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燃之，而火不燃。』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當自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眾，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燃，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而不肯燃。』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燃。』迦葉便歸，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諸弟子眾，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既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旦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可止於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勅日日辦好飲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閻浮洲，取閻浮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萬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來，極為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神通變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萬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以得往還。覩其神力，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瞿陀尼，取呵梨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呵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萬踰闍那，到瞿陀尼，取此果來，名呵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覩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欝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却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淨，具八功德，如來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汝供，還歸此處；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

「爾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欝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現。過七日已，集會畢訖，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欝單越，譬如壯士屈神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欝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竪，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者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眾，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

「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起，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貫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阿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向。汝今何故起大我慢？』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懼，身毛皆竪，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耆，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庠。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唯願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為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

「爾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兄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耶？』是時二弟，奔競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泝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言：『汝仙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所，出家學道。』

「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耶？』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絕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即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願隨從。』

「於是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為廣說四諦，皆悉得於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毘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道若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遶，往王舍城，詣頻毘娑羅王所。爾時頻毘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沙門，即還啟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為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毘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眾，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輿，除却儀飾，步至佛前。

「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便進林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繞。如盛滿月處眾星中，步步踊悅，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竭提王，名頻毘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於是頻毘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眾，皆悉就座。

「爾時世尊，既見來眾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問頻毘娑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毘娑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以為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眾，心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懷狐疑。

「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臥。舉眾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耶？』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及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毘娑羅王，及諸大眾，聞優樓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來必成於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眾天花，作妙伎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則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則是解脫。』

「爾時頻毘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眾生言有我者，而名為縛。一切眾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眾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現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為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息其累想，則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

「時頻毘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不應離絕；若不常合，是則為斷。』爾時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是。』爾時頻毘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又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時頻毘娑羅王，即從坐起，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覩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慙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毘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去。

「王還城已，即勅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花燒香。悉皆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已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住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閫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聾者得聽，瘂者能言；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癖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花，腐草榮秀；涸池增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鳧鴈鴛鴦，異類眾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毘娑羅王，俱往竹園。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缾，盛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此言已即便捨水。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呪願：

若人能布施，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速至般涅槃。

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毘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王見佛，頻毘娑羅王，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論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波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為舍利弗。二姓目揵連，名目揵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恡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庠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庠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答之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預，而自念言：『一切眾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闇，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闇障。我從昔來，所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得，是正真道。』作此念已，禮阿捨婆耆足，還歸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

「時目揵羅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庠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啟悟。汝有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揵羅夜那聞已，歡喜無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庠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即得真實道。

「爾時目揵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揵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眾，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遍身。

「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揵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名目揵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為第一。目揵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時聽許。』爾時世尊，即便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於是世尊，即復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為舍利弗及目揵羅夜那，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眾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乾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揵羅夜那，為大目揵羅夜那。

「爾時偷羅厥叉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毘陀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大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價直百千兩金，而著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為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

「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竪，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眾生者；實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則破裂，以為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言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為大迦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普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遇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花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揵羅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萬天子，及頻毘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種因，經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得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行，無得懈怠。」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禮而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迦毘羅國尼俱陀林中。爾時迦毘羅國有大釋眾而自思惟：「我佛世尊，於過去世何處所生？何姓？何族？有何因緣？」而思惟已，告諸眾曰：「釋迦世尊，於過去世，何處所生？何姓？何族？有何因緣？我等今者欲往佛所而問此義，如佛所說依教受持。」如是言已，與大釋眾即往佛所，頭面禮足依位而坐。爾時迦毘羅國大釋眾白佛言：「世尊！我等大釋眾住迦毘羅國精舍之中，而忽思惟：『我佛世尊於過去世，何處所生？何姓？何族？有何因緣？』我等不知，今與釋眾來詣佛所而問此義。唯願世尊，為我宣說，我等得聞依教受持。」

爾時世尊為斷眾疑，即說此義告釋眾曰：「我先不欲宣說此義。何以故？所有諸魔外道，若聞此事而復謗言：『沙門憍答摩自說其美，所樂即說、非樂不說，有何所益。』」

爾時大目犍連現在大眾中，即從坐起，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世尊告曰：「目連！彼諸釋眾樂聞於我過去之事，所生之處？何姓？何族？有何因緣？汝今志心而為宣說。」

爾時會中大目犍連默然思惟，經須臾頃收僧伽梨衣安在頭邊，右脇枕臥累足不動入三摩地；而復觀察世尊過去之世，所生之處，若姓、若族及因緣事，如實了知無其錯謬，即便出定於大眾前復坐本座。尊者大目犍連告釋眾曰：「我於三昧觀彼憍答摩往昔之事，世界壞時，彼諸眾生命終之後，而得往生遍靜天中；生彼天已，諸根圓滿身相端嚴，眾苦不生身心適悅，色相光明騰空自在；以天甘味而為飲食，壽量長時無中夭者。爾時大地，大水所生滿虛空中，猶如大海風吹波浪，如煎熟乳其水清涼，為彼後時一切眾生，所食清淨最上地味。」

爾時大目犍連復告眾言：「當爾劫壞，眾生生遍靜天者，以彼天中福壽俱盡，捨遍靜天生於人間，所生之身亦如天界，身相端嚴諸根無缺妙色廣大，自有身光恒常照曜，長壽喜樂騰空自在。於其爾時無日月星辰，無歲數月時等，亦無男女眾生之相；出生地味以為飲食。如是地味甘美細妙，有情食已而生愛著；於其後時貪味轉盛，忽令身體而得沈重，所有光忽然不見，於是世間普皆黑暗。爾時有情見是世間普皆黑暗，種種驚惶心生憂惱，由是世間出現日月及星曜等，始分晝夜及其時候。如是有情壽命長遠無諸病惱，於其地味貪著多者，色相損減而獲醜惡；貪著少者其身色相恒自端嚴，如是隨心分別二相黑白果報。而彼眾生互相憎嫉而成不善，以不善故，由此地味即便隱沒，以隱沒故，令諸眾生心生熱惱，作如是言：『今無所食，深苦！深苦！』又復思惟：『最上地味云何隱沒？未來眾生云何得食？』令生苦惱疲乏之患，而不可知、不可言說。

「爾時大地之中，不久之間即生地餅，其味殊妙馨香甘美，如迦梨尼迦囉花。而諸眾生食此地餅，充益身體長壽安樂，身相端嚴氣力增盛。若諸眾生貪食多者色相損減，貪食少者色相如故無其損減，由此分別二相黑白，而互相非行不善業，令彼地餅隱沒不見。以不見故，而諸眾生復生苦惱，作如是言：『深苦！深苦！』又復思惟：『所生地餅云何隱沒？其義不知，而諸有情即得飢困疲乏之苦，未來眾生當於何食？』由是不久為彼眾生復生林藤，其色殊妙香味甘美。如是有情食此林藤，氣力增盛壽量長遠，形色端嚴人相具足。又彼眾生，貪食多者色相損減，貪食少者色相如故，如是有情分別二相黑白，而互相非行不善業，由是林藤隱沒不見。既不見已，令諸眾生心生熱惱，作如是言：『苦哉！苦哉！如是美味云何隱沒？其義不知？我等云何而得飲食？』由是不久大地之中，出生自然上味香稻，其稻依時自然成熟。爾時眾生即取食之，亦甚香美，充益肢體壽量長遠。由是爾時食於香稻，漸覺腹內有所妨礙，而即思惟：『云何除去？』作是念已即生二根，男女差別形相各異。爾時有情於色、香、味展轉愛著，於自親愛而以香花、衣服種種供養，復以軟言慰喻歡喜令彼忻慶；若有眾生於己非愛，即便輕毀種種呵責，或以瓦石互相𩰖打行不善行。又彼眾生所有過去正法今為非法，過去律儀今為非律儀，乃至晝夜時分亦顛倒分別；譬如有人以斗量炭，而為平滿不正之行，亦復如是。以倒想故正法為邪，由是香稻亦復隱沒。」

爾時大目犍連告釋眾言：「由香稻隱沒故，令彼眾生逐日諸處尋求稻種而欲種之。時有一人，其性慵懶貪著財利，雖有稻種而不能種。此人知已而告之言：『汝有稻種，與我少分我要種之。』彼人言曰：『我有香稻自要受用，汝今若要我即與汝。於後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却還我稻。』此人言曰：『善哉！善哉！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或未得還，如至半月、一月即得還之。』作是言已，即自思惟：『自前香稻非種自生，不假勤力自在受用；今得稻種，須住田野廣施勤力，晝夜相續方得生長。』

「如是念已，心生苦惱涕淚悲泣。又復思惟：『過去之世，所有眾生色相端正，諸根圓滿人相具足，身心適悅身有光明，騰空自在壽命長遠，所食地味猶如天饌；而於後時，於此美食生貪著故，身即沈重光明即滅，於是世間普皆黑暗。又彼有情貪食少者身相不減，貪食多者身相損減，由此分別二相黑白，互相輕毀行不善行。由是爾時地味即滅，地餅復生，色相殊妙甘美馨香，增益諸根身心適悅，壽命長遠；貪食少者身相不減，貪食多者身相損減，由此分別二相黑白，互相輕毀行不善行。爾時地餅亦復不見，由此非久復生林藤，色相殊妙其味甘善，亦如天食，充益肢體壽命長遠；貪食少者身相不減，貪食多者身相損減，由此分別二相黑白，互相輕毀行不善行。爾時林藤亦復不見，於是世間有自然香稻從地出生，其米香美可長四指，依時成熟其味甘美，充益肢體壽量長遠；由是眾生貪愛增故，所有香稻亦沒不見。是故今者求此稻種住於田野，廣施勤力方得成熟。』

「雖生稻米其米漸小，於是眾生貪著地利，廣占田野競多種植，而行非法生賊盜想，於他田種復行偷盜。時有一人見是偷米，如是一遍、二遍乃至三遍，而告言曰：『汝自有米何不自用，云何於他而行偷盜？從今之後勿更盜米。』賊聞是言猶不改過，復於後時又行偷盜。前人復見而責之曰：『前已誡汝勿行偷盜，何故此時又亦作賊？』即集多人共以責斷。復於彼時，於眾人中揀一具福德者立為田主，均分田土各令平等，有不依法者令彼調伏。田種若熟，輸其少分以賞田主。如是田主受行戒行，安慰世間依法決斷，合調伏者即便調伏。

「由此世間立剎帝利姓，名三摩達多王，王有大臣名為有情；其王後時生一太子，名為愛子，王有大臣名伊賀迦；時愛子王生一太子，名曰善友，彼有大臣名帝羅迦；時善友王復生一子，名曰最上，彼有大臣名阿跋羅建姹；最上王有子，名曰戒行，彼有大臣名哆羅惹伽。其王頂上生一肉靤，其靤柔軟，常以兜羅綿拂拂於肉靤無諸疼痛；其靤後熟，自然破裂生一童子，福德端嚴，具三十二相，眾所愛重，因以立名名頂生王。纔下王頂即入內宮。

「爾時戒行王內宮之中，有六萬宮人各有嬭乳，俱白王言：『我有嬭乳，願嬭太子。』由此因緣亦名我嬭王。

「爾時世間所有眾生智慧漸增，能細思惟，稱量分別微細之事，或是、或非及工巧等，是故立名號摩努沙。

「爾時六大天子壽命無量，有六大臣：一名有情；二名伊賀羅；三名帝羅迦；四名阿跋羅建姹；五名多羅惹伽；六名摩努惹。如是六大臣，聰明多智，能治世間有大威德。時頂生王於其右股生一肉靤，其靤柔軟，常以兜羅綿拂拂於肉靤離諸疼痛；於後靤熟自然開裂，生一童子，身相端嚴具三十二相，名為尼嚕，有大智慧福德無量，為金輪王統四天下。

「尼嚕輪王於其後時，在左股上亦生一靤，其靤柔軟，常以兜羅綿拂拂於肉靤無諸疼痛；於後還熟，自然開裂生一童子，端正殊妙具三十二相，名烏波尼嚕，智慧深遠福德無量，為銀輪王統三天下。

「烏波尼嚕王還於後時，向右足上生一肉靤，其靤柔軟，亦以兜羅綿拂拂於肉靤無諸疼痛；於後靤熟自然開裂生一童子，身相端嚴具三十二相，名室尼嚕，福慧深厚，為銅輪王統二天下。

「室尼嚕王於左足上有一肉靤，其靤柔軟，以兜羅綿拂拂於肉靤無諸疼痛；於後靤熟自然開裂生一童子，色相端正具三十二相，名摩尼嚕，福慧深厚，為鐵輪王統一天下。」

爾時大目犍連告釋眾言：「如是王位相繼至今其數極多，如是眾許王有子，名為愛王；愛王有子，名善友王；善友王有子，名最上王；最上王有子，名戒行王；戒行王有子，名頂生王；頂生王有子，名尼嚕王；尼嚕王有子，名烏波尼嚕王；烏波尼嚕王有子，名室尼嚕王；室尼嚕王有子，名摩尼嚕王；摩尼嚕王有子，名嚕唧王；嚕唧王有子，名酥嚕唧王；酥嚕唧王有子，名母唧王；母唧王有子，名母唧鱗捺王；母唧鱗捺王有子，名阿誐王；阿誐王有子，名阿儗囉他王；阿儗囉他王有子，名婆儗囉他王；婆儗囉他王有子，名娑誐囉王；娑誐囉王有子，名摩賀娑誐囉王；摩賀娑誐囉王有子，名舍矩禰王；舍矩禰王有子，名摩賀舍矩禰王；摩賀舍矩禰王有子，名矩舍王；矩舍王有子，名烏波矩舍王；烏波矩舍王有子，名摩賀矩舍王；摩賀矩舍王有子，名酥捺哩舍曩王；酥捺哩舍曩王有子，名摩賀酥捺哩舍曩王；摩賀酥捺哩舍曩王有子，名鉢囉拏耶王；鉢囉拏耶王有子，名摩賀鉢囉拏耶王；摩賀鉢囉拏耶王有子，名鉢囉拏那王；鉢囉拏那王有子，名摩賀鉢囉拏那王；摩賀鉢囉拏那王有子，名鉢囉半迦囉王；鉢囉半迦囉王有子，名鉢囉多波王；鉢囉多波王有子，名嚩彌嚕王；嚩彌嚕王有子，名彌嚕摩多王；彌嚕摩多王有子，名阿哩唧王；阿哩唧王有子，名囉哩唧瑟摩王；囉哩唧瑟摩王有子，名曩哩唧瑟摩多王；曩哩唧瑟摩多王有子，名阿哩止娑滿多王。如是等王子孫相繼，共有一百大國王，皆都布多羅迦城。

「於最後王生其一王，名降怨王，彼王有大威德能降諸怨，是故名降怨王。如是此王子孫相繼帝位不絕，有五萬四千王，都阿喻駄也城。又此最後王復生一子，名無能勝王，彼王子孫相繼，帝位相承，有六萬天子，都波羅奈國。於最後王又生一子，名耨鉢囉娑訶王，子孫相繼有八萬四千王，都緊閉羅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梵授王，子孫相繼有三萬二千王，都賀悉帝曩布里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賀悉帝捺多王，子孫相繼有五千王，都怛叉尸羅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娑多黎薩王，子孫相繼有三萬二千王，都烏囉娑大城。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曩誐曩𡁠曩王，子孫相繼有三萬二千王，都無能大城。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勝軍王，子孫相繼有一萬八千王，都瞻波大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龍天王，子孫相繼有二萬五千王，都怛摩黎多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為仁王，子孫相繼有一萬二千王，亦都怛摩黎多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為海王，子孫相繼有一萬八千王，都難多布里也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妙意王，子孫相繼有二萬五千王，都王舍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娑多謨努那王，子孫相繼有一百王，亦都波羅奈國。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大軍王，子孫相繼有一千王，都矩舍嚩帝大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海軍王，子孫相繼有一千王，都補多羅迦城。於最後王復生一子，名娑多半尼囉王，子孫相繼有八萬四千王，都矩舍嚩帝城。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摩呬目佉王，子孫相繼有十萬王，亦都波羅奈國。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摩呬鉢帝王，亦名地主王，子孫相繼有一百王，都阿喻駄大城中。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持世王，子孫相繼有八萬四千王，都彌體羅城。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大天王，梵行清淨，子孫相繼有八萬四千王，亦都彌體羅城。

「於最後王復生一王，名儞彌王，彼王復生摩娛努王；摩娛努王復生涅里姹儞彌佉努王；涅里姹儞彌佉努王復生嚕波佉努王；嚕波佉努王復生佉努摩曩王；佉努摩曩王復生佉努滿多王；佉努滿多王復生酥涅里舍王；酥涅里舍王復生娑涅里舍王；娑涅里舍王復生酥嚕多細曩王；酥嚕多細曩王復生達魔細曩王；達魔細曩王復生尾儞多王；尾儞多王復生摩賀尾儞多王；摩賀尾儞多王復生尾儞多細曩王；尾儞多細曩王復生阿輸迦王；阿輸迦王復生尾誐多輸迦王；尾誐多輸迦王復生頗羅娑埵王；頗羅娑埵王復生惹羅娑埵王；惹羅娑埵王復生沒度摩囉王；沒度摩囉王復生阿嚕拏王；阿嚕拏王復生儞扇波帝王；儞扇波帝王復生里娛王；里娛王復生商迦囉迦王；商迦囉迦王復生阿難那王；阿難那王復生阿那里舍目佉王；阿那里舍目佉王復生惹那迦王；惹那迦王復生散惹曩佉王；散惹曩佉王復生惹曩沙婆王；惹曩沙婆王復生案曩播曩王；案曩播曩王復生鉢囉祖囉曩播曩王；鉢囉祖囉曩播曩王復生阿𡁠多王；阿𡁠多王復生波羅𡁠多王；波囉𡁠多王復生鉢囉底瑟恥多王；鉢囉底瑟恥多王復生酥鉢囉底瑟恥多王；酥鉢囉底瑟恥多王復生摩賀摩羅王；摩賀摩羅王復生嚩賀曩王；嚩賀曩王復生酥摩帝王；酥摩帝王復生涅里姹嚩賀王；涅里姹嚩賀王復生捺捨馱努王；捺捨馱努王復生設多馱努王；設多馱努王復生曩嚩帝馱努王；曩嚩帝馱努王復生室左怛囉馱努王；室左怛囉馱努王復生尾𡁠多馱努王；尾𡁠多馱努王復生涅里姹馱努王；涅里姹䭾努王復生捺捨囉他王；捺捨囉他王復生設多囉他王；設多囉他王復生曩嚩帝囉他王；曩嚩帝囉他王復生唧怛囉囉他王；唧怛囉囉他王復生涅里姹囉他王。如是等子孫相繼七萬七千王，都僧迦大城。

「又最後王復生一王，名阿末麗沙王；彼王有子名龍護王，子孫相繼一百王，都波羅奈國。又於最後王生其一子，名訖哩吉王。爾時迦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見世間，彼佛世尊為菩薩時，持戒梵行發大誓願求無上覺，於兜率天而為補處，機緣成熟下生於訖哩吉王宮，捨位修行而成佛道。

「爾時訖哩吉王，有一太子名曰善生。此善生王復生王子，如是子孫相繼有一百王。其最後王復生一子，名迦囉拏王，於其後時生二王子：一名瞿曇；二名婆囉捺嚩惹。此之王子，愛樂王宮貪於國位，恒自思惟，安慰世間行於王事。爾時瞿曇王子恒復思惟：『眾生生死沈沒三塗，苦惱輪迴而難出離。』作是念已，即詣父王稽首拜跪，而白王曰：『我今不樂王宮，欲於山野修習梵行而求出家。』王即告言：『汝為我子，所有國土及於王位，宰輔大臣如在指掌，何故輕棄而求出家？』瞿曇白言：『大王！我觀三界如幻如化，無其堅實，念念無常，何堪愛樂？我於今日辭王出家。』王既聞已，知子志意即便聽許。

「爾時山中有一仙人，名訖哩瑟拏吠波野努，於其山間以草為菴居止修行。時瞿曇童子即往彼處，踊躍歡喜五體投地頂禮仙足，而白仙曰：『我別王宮來於此處奉事仙人，願賜攝受。』如是仙人觀於太子志意堅固，即便攝受。爾時童子即於山間，採果給水奉事仙人，如是辛勤累經歲月，師以彼童精勤不退，即為立號亦名仙人。於後父王迦囉拏而乃命終，時弟婆囉捺惹，即紹王位行其國事。時瞿曇仙人知王命終，告本師曰：『我今不能於其山中採果給水，欲往城中而自住止。』師即告言：『瞿曇！汝先來此善住山野，何故於今却往城邑？汝今去時勿往城內，只於補多落迦城側近寂靜之處卓菴居止，守護諸根精進梵行。』瞿曇童子聞是語已，即往補多落迦大城之外寂靜之處，卓菴結志崇修梵行。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一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補多落迦大城有一婬女，色相端嚴形體殊妙。時有一人名彌里拏羅，於此女人而生躭染，即以金、銀、珠寶、上妙衣服而給與之。忽於後時復有一人，於此婬女亦生愛著，告婬女言：『我以金錢五百與汝受用，汝可隨吾同為娛樂。』婬女聞已即與同行，乃令侍婢往白彌里拏羅：『今有他適，未遑相就。』拏羅聞言即告婢曰：『彼若歸家，速令來至我住園林之中。』婢迴本舍，具以其事白於婬女。婬女聞已略無行意，婢知不允，復往彌里拏羅處，具說婬女違背之事。彼人聞已心生忿怒，遣婢勸說：『速令至我園林之中。』婢既受教，以種種方便誘引婬女，婬女遂行。彼人見已呵責之曰：『我自昔來恒以衣服、寶貨、財物而常給濟，何故於今棄背於我？』即持利劍殺彼婬女。

「爾時瞿曇菴舍近彼園林，彌里拏羅潛將所執利劍，送置菴內而遂遁去。時婬女婢高聲唱言：『此處殺人！』眾多聞已，俱詣仙人所居菴舍，獲彼利刃鮮血尚存。眾人責言：『汝是仙人，何故於今而行殺害？』作是語已，即以繩索縛仙人手，送往城中至王殿前。眾人告曰：『此是出家仙人，棄背梵行行不淨行；復以利劍斷婬女命。』王聞是事，心生忿怒，即遣出城，令以木簽貫其支體。王宣令已，是時仙人頂戴花鬘、身著青衣，從者周迴手執器仗，高聲唱言：『此是犯戒殺人之賊。』爾時仙人都無怯怖，至城門外即依王法。

「爾時本師訖里瑟拏吠波野曩仙人，來至菴中不見弟子，即往隣近漸次尋訪；忽見弟子縛其手足，在木簽上受如是苦。師既見已，身毛驚竪，悲淚涕泣問其弟子：『汝何如是有斯過罪？又汝此身受諸苦惱，晝夜疼痛云何當忍？』弟子白言：『大仙！我於此身求諸疼痛都不可得。』師曰：『汝何如是離其苦惱？』弟子白言：『我對師前發誠實願，若吾此身實無疼痛，即令我師身為金色。』作是願已，經剎那頃，師自變身作真金色，一切人眾皆悉見之，是故立名金色仙人。爾時弟子復問師曰：『我此命終當生何處？』師曰：『准婆羅門法，若絕嗣子即無生處。』弟子白言：『我作童子不樂王宮，捨位出家，豈有子耶？』師即告曰：『汝於今者何不思惟在王宮時娛樂之事。』弟子白言：『我今此身見受王法苦相如是，云何而能思前娛樂？』

「爾時金色仙人具大神通，經剎那間於虛空中降大風雨，淋弟子身即得清涼，離諸苦惱平復如故；由是弟子思前快樂而生欲心，滴二滴精墮地面上。爾時瞿曇仙人有四思惟：一、思惟自身；二、思惟眾生；三、思惟眾生成佛；四、思惟一切佛剎。如是思已，其二滴精結成二卵，每日出時被日所照，不久之間其卵自破，生二童子色相端正。瞿曇仙人將此二童子，入甘蔗園棲泊居止；瞿曇因日所炙尋即命終。爾時金色仙人來入園中問言：『童子！汝誰人耶？』童子答言：『我即瞿曇所生之子。』金仙聞已心生歡喜，因挈二童歸菴養育。以初生時卵因日照，乃為立名，名為日族為第一姓；復是瞿曇所生之子，因立瞿曇為第二姓；又是自身所生，因立阿儗囉娑為第三姓；由於甘蔗園中收得養育，因立甘蔗為第四姓。

「爾時有大國王名婆羅捺嚩惹，其王命終無子嗣位，輔相大臣共議斯事，未委何人可當灌頂王位。有一大臣白群臣言：『先迦囉拏王有一太子，名曰瞿曇，捨父王位於山林間，事訖里瑟拏吠波野曩仙人，彼是釋種，可得紹嗣灌頂王位。』群臣聞已，即往山中，詣仙人所，頭面禮足白言：『大仙！過去迦囉拏王有一太子，名曰瞿曇，今在何處？』大仙白言：『久已命終。』復為群臣具說上事。大臣聞已，心生懊惱：『我等今者甚得大罪。』作是語已，見二童子身相端嚴，問：『是誰耶？』金仙答言：『此即瞿曇所生之子。』群臣聞已，俱懷踊躍：『今此童子是王種族。』即令繼紹灌頂王位，是故立姓名甘蔗王。

「此王之後子孫相繼，有一百甘蔗王，都補多落迦城。其最後甘蔗王生其四子：一名烏羅迦目佉；二名迦羅尼；三名賀悉帝曩野；四名蘇曩布囉迦。生四王子已，於其後時，妃后命終，王即愁惱，以手搘頤情懷悲痛。時有大臣見王不樂，而共奏言：『大王！云何而懷愁惱神情不悅？』王即答言：『我為妃后今忽無常有斯痛苦。』大臣聞已，而白王言：『我聞隣國小王，王有一女，具大福德，端正殊妙，堪為國后。』王語群臣：『彼小國王欲侵我境，云何成親？』大臣白言：『別有小國亦生端正殊勝之女，若納為妃甚適王情。』王既聞已，即遣使臣往彼小國，具述王意，欲娉其女立為妃后。小王聞已，歡喜慶慰，乃告使臣：『若大國王欲娉我女立為妃后，如生男子令紹灌頂王位，我即許之。』使臣迴國具奏上事。王聞所奏深情不悅：『我有長子合紹王位，云何幼小而得立耶？』大臣白言：『但且娉納，後時有子，男女未定。』王聞是語，即以金、銀、珍寶、羅紈、疋帛、嚴身之具迎娶歸國。於後懷妊凡經九月，載生一子，身相端嚴，乃於生辰群臣慶賀。王曰：『今我是子當立何名？』大臣奏言：『彼小國王納女為妃，貴生太子繼王寶位，今請立名，名為樂王，命八夫人而為乳母養育太子。』

「爾時大王欲令長子紹嗣王位，其小國王知是事已，心生忿怒，即遣使臣具論前事：『先許我女生子為王，何故於今自違言約？脫或如是，我即廣將兵眾討滅汝國。』時大國王聞此語已，即生愁惱，告大臣言：『棄長立幼，於理非宜。』群臣奏言：『彼小國王心力豪強，善於兵戰，舉戈犯境，必貽敗䘐；若遣長子速疾出外，即我家國當免兵禍。』王聞是語，默然未允。

「爾時大臣共設權謀，即於近郊造一御園，亭池花果，林巒池沼，流泉飛閣，處處遍滿。復以沈檀香木，雜寶纓絡，種種嚴飾殿宇樓觀。爾時大王長子與諸臣僚出城遊賞，見此園林訪問左右：『是誰所有？』從臣對曰：『此是御園。』太子聞已即時迴馬，左右勸請暫入觀覽。太子告曰：『皇王御苑我何敢往？』從臣復白：『若是臣下及諸庶民即不得入，國王長子遊翫無妨。』是時太子即便入園作樂嬉戲。有一大臣上請於王：『先造御園今已成就，請王觀看。』王聞所奏即時臨幸俯近苑囿，忽聞作樂王心疑慮。大臣白言：『太子先是在此作樂。』王遂赫怒：『我造此園未曾遊觀，云何太子先入作樂？其罪難捨即令出國。』大臣諫爭，王怒不已，尋下詔命：『許將僕從及其眷屬，與限七日出離國城。』太子承父王勅，即與臣僚及諸親愛出補多落迦大城，去城匪遙而自安止；王復遣令遠處居住。

「時雪山側婆儗囉河岸邊，有一仙人名迦毘羅，淨持梵行菴居修道。太子復將眷屬依止仙人，採獵禽獸以活其命。於後太子憶念色慾，顏容瘦悴。仙人疑問，太子具言：『我思婬樂而致斯苦。』仙人白言：『勿於親姊而行欲事，餘可隨意。』太子耽著男女眾多，稚戲喧鬧日月滋甚。仙人心不虛靜，根識散亂，即告太子：『我今欲往別處營居。』太子聞之深自慙感：『大仙於此修行歲久，道果已就，不可遷移，我於今辰，將領眷屬別求住止。』仙人聞已甚適本心，即於菴居側近之處揀殊勝地，以金瓶水澆地為界，令太子住。其後人民熾盛眷屬繁多，依界修城，因建國土，名迦毘羅國。復於後時有賢人指引，別造一城，名曰指城，王於此城亦號都邑。

「爾時尾嚕茶迦王問大臣曰：『我之太子今在何處？』大臣白言：『今在雪山南婆儗囉河側迦毘羅城，建二大城以為都邑，臣僚、士庶、骨肉眷屬富盛繁多，有如大國。』時尾嚕茶迦甘蔗王曲躬俛首，問大臣言：『我之童子能有此事。』大臣白言：『太子仁德致茲雄盛。』因立姓氏。尾嚕茶迦甘蔗王命終之後，能仁嗣位。能仁有子，名烏羅迦目迦王；烏羅迦目迦王有子，名若迦抳王；若迦抳王有子，名賀悉帝王；賀悉帝王有子，名努布囉迦王；努布囉迦王有子，名烏布囉迦王。如是子孫相繼有五萬五千王，都迦毘羅大城。

「於後復有一王名十車王，十車王後有九十車王；九十車王後有百車王；百車王後有畫車王；畫車王後有最勝車王；最勝車王後有牢車王；牢車王後有十弓王；十弓王後有九十弓王；九十弓王後有百弓王；百弓王後有最勝弓王；最勝弓王之後有畫弓王；畫弓王之後有牢弓王，此王於南閻浮提弓射第一。時牢弓王有其二子：一名星賀賀努王；二名師子吼王。爾時星賀賀努王生其四子：一名淨飯王；二名白飯王；三曰斛飯王；四名甘露飯王。淨飯王有二子：一名悉達多；二名難陀。白飯王有二子：一名娑帝疎嚕；二名婆捺哩賀。斛飯王有二子：一名摩賀曩麼；二名阿儞樓駄。甘露飯王有二子：一名阿難陀；二名提婆達多。淨飯王有女，名蘇鉢囉；白飯王有女，名鉢怛囉摩黎；斛飯王有女，名䟦捺黎；甘露飯王有女，名細嚩羅。悉達多有子，名羅怙羅，此之佛子，是過去眾許王種族，今值佛世隨佛出家，了悟生死善斷輪迴，契證真空而成聖位。」

爾時大目犍連說是語已，即從座起合掌向佛。佛言：「汝復本座。善哉，善哉！汝能為諸苾芻說於釋種過去所生種姓之事，令諸苾芻快得善利，長夜安隱。」時諸釋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爾時迦毘羅國主星賀賀努王，具大福德資財無量，人民熾盛國土豐實。去此不遠有一國土，名曰天指城，有王名酥鉢囉沒馱，其國大富，金銀珍寶，處處盈滿；彼王有妃名龍弭禰，身色端嚴諸相具足。於其國內有一長者，宿植善本福德純厚，眷屬熾盛庫藏眾多，如毘沙門天王。

爾時長者有一園苑，眾卉名花，流泉浴池，亭臺樓閣，異獸靈禽無不具足。時酥鉢囉沒馱王，與其妃后及諸眷屬，來於此園作樂遊戲。時彼妃后見此園林種種華煥心生愛樂，即告於王：「我要此園恒以遊戲。」王白妃言：「惟此園林長者所有，云何能得？我為國王當自刱造。」即命國人，大興園苑，泉池臺觀，勝絕第一，名龍弭禰園。爾時酥鉢囉沒䭾王長夜思惟：「我今云何得生一子為金輪王？」如是思念，忽於後時妃乃有娠，懷妊九月誕生一女，顏貌端正，諸相具足，福德智慧，於其世間最為殊勝。如是眾人覩斯福相俱言：「希有！應是毘首羯摩天所作，或是幻化所成。」女生之後，一日、二日至三七日，王為此女集諸戚里及群臣等，慶賀作樂，即為立名，名為摩耶。其女身相而有八乳，相師占曰：「此女後時當生貴子，紹灌頂王位。」又於後時復生一女，端嚴福相最為其上，初生之時有大光明，遍照國城祥瑞非常，因慶賀日即為立名，名摩賀摩耶。相師占曰：「此女生男具三十二相，為金輪王。」

爾時酥鉢囉沒䭾王，聞彼星賀賀努王太子具有賢德，即遣使人告彼國王：「我有二女：一名摩耶；二名摩賀摩耶。初生之時相師占言：『此之二女若後生子，具三十二相為金輪王。』」星賀賀努王聞已，告淨飯太子曰：「酥鉢囉沒駄王欲娉二女與汝為妻，若後生子必作輪王。」即遣釋種五百人等往彼迎女。

爾時邊國別有一族，名半拏嚩，率領兵眾於其要路欲行劫奪。釋眾知已慮遭患害，具述上事請王同行。王即白言：「我今年老厭於戎事，令子淨飯躬自討伐，如獲勝捷當自立願。」

爾時星賀賀努王，選練四兵，付釋種等與子淨飯，同殺惡族迎女迴歸。即白王言：「王先所宣令別立願，其義云何？」王即告言：「汝於今者當納一女以為己妻，如後有子，善加保護令嗣國位。」及王歿後，其大臣等共立淨飯太子即紹王位。時王國界人民豐盛，王與夫人及諸宮嬪恒受快樂。

時釋迦菩薩在兜率天宮，欲生人間，作五種觀察：一、觀種姓。菩薩思惟：「若婆羅門、吠舍、首陀，種姓非上非我所生；若剎帝利我即當生，以彼時人重富貴故；若生下姓人所不重，今為攝化眾生令彼歸依，是故當生剎帝利家。」二、觀國土。若其國土最上殊勝，有上味甘蔗，香美稻米，肥力大牛，無諸貧乞及鬪諍事，如是國土，名為中國，我即往生；恐彼有情而興毀言，菩薩過去修大勝因，云何於今却生邊地。三、觀時分。若有增劫八萬歲時，有情根鈍，智慧愚劣，非為法器，是故不生；若於減劫百歲之時，雖近五濁，彼時眾生，根性猛利，機器成熟，是故菩薩即乃下生。四、觀上族。若淨飯王自過去世成劫之初，眾許王後子孫相繼，至淨飯王俱是輪王之族，是故菩薩即往受生。五、觀母身。若是女人智慧甚深，福德無量，諸相端嚴，持戒清潔，過去諸佛同與受記，我即受生；今見摩耶具上功德，復是王種，即乃生彼。

爾時菩薩作是觀已，復告六欲天子：「汝今諦聽！我當下生南贍部洲託質摩耶，汝等為我降甘露雨令我受樂。」天子告言：「南瞻部洲有六大惡人：一、老迦葉；二、摩娑迦梨虞婆子；三、娑惹野尾囉致子；四、阿𡁠多繼捨迦摩羅；五、迦[底\*也](切身)野；六、儞誐囉[(倪-臼+白)\*也](切身)帝子。南贍部洲復有六裸形外道：一、俱吒多努婆羅門；二、酥嚕拏多拏婆羅門；三、摩儗婆羅門；四、梵受婆羅門；五、布娑迦囉婆羅門；六、路呬[底\*也](切身)婆羅門。南贍部洲復有六大力士：一、烏捺囉矩囉摩子；二、阿囉拏；三、迦類摩；四、酥跋捺囉；五、波里沒囉惹迦；六、散耶摩拏縛迦。如是一十八種，難可調伏。」

爾時人間有一仙人，年已衰老，名烏盧尾羅迦葉。思惟言曰：「當此國土福勝之地可十二由旬，於其中間堪為菩薩安坐說法之處，願得菩薩速降人間，為我說法令我長夜甚得善利。」

爾時菩薩告兜率天子：「汝今為我動一切樂。」諸天聞已競奏音樂。爾時菩薩吹大法螺，其聲高遠過於天樂一切音韻，如是南贍部洲一十八種難調有情，菩薩以無礙辯振大法音，令彼有情自然降伏，亦復如是。而說偈言：

師子一吼眾獸伏，金剛一杵群峯碎；

修羅無數一輪降，世間黑暗一日破。

爾時六欲天子及天帝釋，觀見菩薩乘六牙白象，下兜率天處摩耶腹，即降甘露守護母腹清淨安隱，而說偈曰：

我觀天子下閻浮，甘蔗王宮而受生；

為利有情酬宿願，如日初出放光明。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二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摩賀摩耶，作四種夢：一、夢白象口有六牙；二、夢白象從天來下入於腹中；三、夢自身上大高山；四、夢眾多豪貴大人俱來拜跪。作是夢已，即以上事告淨飯王。王以此夢問其相師，相師告王：「今此夫人必生太子，具諸相好，若在王宮作轉輪王；若是出家修諸梵行，成正等覺號天人師。」

爾時菩薩降生之時，大地振動，放大光明，眾生覩之歎未曾有，帝釋天主，護世四王，各持刀劍、羂索及弓箭等守護菩薩，所有一切魔及非魔諸鬼神等而不能害。如摩尼珠及迦葉迦寶，所有一切穢惡塵垢而不能染，菩薩之身亦復如是。又令母身內外瑩淨由如瑠璃，能見菩薩色相諸根，如彼水精貫五色線分明顯露。又令母身氣力增盛，無諸疾苦，志意堅固，受持五戒，精進無犯離諸過失。

爾時摩賀摩耶告淨飯王：「我於今日忽自思飲四大海水。」王以是語，問諸相師。相師答言：「摩賀摩耶必生太子具諸相好，修無上道，成等正覺；若不飲海水，太子身相而不圓滿。」時迦毘羅國有一人，名囉羯多芻，善解幻術。王即召至，於正殿內化四大海水，取此海水與夫人飲。飲此水已告於王曰：「所有一切牢獄禁繫苦惱眾生，請王放免；所有一切衣食貧乏寒餧眾生，願王布施。如是種種作諸福業。」

爾時摩賀摩耶告淨飯王：「我今思於園苑住止。」王即告彼酥鉢囉沒駄王：「汝女摩賀摩耶樂住園苑。」酥鉢囉沒駄王即遣工人大興營繕，地位寬博，樓觀華煥，名龍弭禰園。時摩賀摩耶與諸宮嬪同往園內，見無憂樹芬芳茂盛布葉開花，即以右手攀彼樹枝欲生太子，覩諸人眾四邊圍繞示有慙色。天主知已乃作風雨，令彼人眾四散馳走。爾時天主復自化身為一老母，在夫人前欲收太子。是時太子初出母胎，身如金山如真金色，令其老母收捧不及。太子告言：「放，放，憍尸迦！我自出生。」是時大地即大振動，放大光明普照世間，眾生見之歎未曾有。

時淨飯王見斯祥瑞，於太子前旋繞三匝，禮太子足，歎言：「善哉，善哉！我於今日生大丈夫福德之子，令我長夜快得善利。」爾時太子身相圓滿，內外瑩淨猶如瑠璃，塵垢雜穢一切不著；於其四方各行七步，東方，表涅盤最上；南方，表利樂群生；西方，表解脫生死；北方，表永斷輪迴。時諸天人於虛空中，持白傘蓋覆菩薩頂；又復諸天降二種雨：或冷、或溫灌頂沐浴；又復空中諸天及龍作天伎樂，雨曼多羅花、優鉢羅花、俱母那花、奔拏里迦花，及雨沈香、檀香、末香、多摩羅香、上妙衣服等。爾時諸天於虛空中，而說偈言：

善生大牟尼，百福莊嚴相；

斷盡煩惱塵，而證無上覺。

能於圓滿身，放大光明色；

遍照於世間，一切愚癡暗。

爾時天子說此偈已，有四國王各生一子，舍衛國阿羅拏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時，世界清淨，湛然安隱，立名鉢囉洗曩喻那。」王舍城摩訶鉢那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時，有大光明，能照世間，立名尾弭娑囉。」俱尸那城設多儞迦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時，世界光明，天地朗然，立名烏那野曩。」烏惹儞國阿難多儞弭努王生一太子，王思惟曰：「我子生時，有大光明無諸幽暗，立名鉢囉愈多。」如是王子皆是菩薩聖感來生。

復次，去城不遠有一大山，名緊使吉陀。山中有一仙人，名阿私陀，恒處其山修持梵行。爾時仙人有一外甥，名曩羅那，承事仙人求聞法要，仙人即為說善惡法，因此出家。菩薩生時有大光明照耀世間，曩羅那見之，驚疑不測，即入菴中問其師曰：「今此光明照耀世間，猶如聚日。云何而來？」師曰：「今此光明如真金色，清涼寂靜照於三界，此是佛生之瑞。」曩羅那告於師曰：「我今往彼禮拜菩薩仙人。」告言：「彼有大威德，諸天龍神圍繞守護無能得見，候佛世尊入迦毘羅國聞名之時，汝可詣彼大得勝利。」

復次，菩薩生時，有五百白象，有五百從人，同時而生，地中寶藏自然出現，天降甘露，諸小國王並來慶賀。

爾時淨飯王見此祥瑞種種殊勝，而自言曰：「我子降生具大吉祥，能圓滿一切福德，能成就一切善事，應為立號名一切義成。」

復次，迦毘羅城有夜叉神，名舍迦嚩馱曩，若諸眾生所有男女初生之後，將詣神廟令拜夜叉求其守護。時淨飯王亦令太子乘四寶車詣彼神祠，將至廟庭夜叉出迎拜於車前。淨飯王曰：「天神至尊禮重菩薩，應為立號名為天子。又釋眾等輩，氣志剛強難以調伏，見此菩薩身相端嚴威容和雅，人天仰重，即自迴心捨其憍慢，情性柔順默然瞻仰，因斯立名名為寂默。」

爾時淨飯王告諭宮人：「與我勤力養育太子，依時乳哺洗浴裝嚴，用心保愛不令失所。我子生時天降甘露，相師視之有三十二大丈夫相，若復在家作轉輪王，乃有金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玉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如是七寶悉皆具足，千子圍遶，甚為希有，勇猛無畏，能破他冤。」爾時相師而說偈言：

千輻金輪寶，轂輻相周圓；

飛空行四方，須臾復本處。

象寶最殊勝，白類於珂雪；

巡遊贍部洲，隨處而無礙。

馬寶足威勢，青頸世希有；

常往虛空行，往來如風轉。

最上摩尼寶，光照一由旬；

如夜黑暗中，當天出明月。

女寶世希有，微妙甚端嚴；

親侍於輪王，能知所思事。

藏寶大威德，能主世間寶；

海中地下珍，王須即令現。

主兵臣巨力，能使於四兵；

象馬步兼車，所到無違背。

爾時淨飯王復問相師：「云何我子三十二相？」相師答言：「三十二相者：一、太子足下有千輻輪紋，轂輻輞三，悉皆圓滿；二、太子手足皆悉柔軟，如兜羅綿；三、太子手足猶如鵝王，而有網鞔，如真金色；四、太子手足諸指纖長；五、太子足跟與趺相稱；六、太子足下平滿如香奩底；七、太子雙腨漸次纖圓如金色鹿王腨；八、太子雙臂修直，如象王鼻垂手過膝；九、太子陰相藏密不見，亦如龍馬及其象王；十、太子身諸毛孔各一毛生紺青旋轉；十一、太子髮毛端直上靡，嚴金色身眾所愛樂；十二、太子身皮薄潤塵垢不著；十三、太子身皮金色光曜，如妙金臺眾寶裝嚴，人天愛樂；十四、太子手、足、掌中、頸及兩肩七處充滿；十五、太子肩頸殊妙一一圓滿；十六、太子雙腋之下一一充實；十七、太子容儀廣大圓滿端嚴；十八、太子身相修廣端正出過人天；十九、太子體相周匝圓滿量等諾瞿陀樹；二十、太子頷臆身之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二十一、太子常有光明，面各一尋；二十二、太子齒具四十齊平如雪，淨密根深堅固不動；二十三、太子口有四牙鮮白鋒利；二十四、太子口中一切所食常得上味，能正吞咽，津液通流，永離眾病身心適悅；二十五、太子舌相廣淨，能覆面輪至髮際等；二十六、太子梵音洪雅，其聲振響猶如天鼓，言詞婉約如頻伽音；二十七、太子眼睫作青紺色，猶如牛王，不相雜亂；二十八、太子眼睛紺青，鮮白紅環相間，青白分明；二十九、太子面輪如天滿月；三十、太子眉相彎長如天帝弓；三十一、太子兩眉中間有白毫相，右旋柔軟如兜羅綿，鮮白光淨逾於珂雪；三十二、太子頂上有烏瑟膩沙，金頂之骨高顯周圓，亦如天蓋。如是三十二大丈夫相，於過去世無量百千萬億劫，長時精進無間修習一切戒行及諸善法而無遺餘，今得成就相好功德。是故菩薩生淨飯宮，飲食、衣服、臥具、象、馬、一切珍寶無不具足；眷屬熾盛王族不斷，於人天中而無等等；若不出家，年三十二作金輪王。」

爾時摩賀摩耶生太子已，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五欲樂。爾時太子顏容端正，人天目覩敬愛不足，假使世間巧妙金師，以金造像亦復不及。譬如諸天半努迦石，有大光明照耀一切；菩薩之身光明寂靜，亦復如是。又如蓮華開敷出水，菡萏馨香，一切有情見者愛樂；菩薩之身見者恭敬，亦復如是。又此菩薩兩目清淨，明朗遠視，見一由旬，微細塵色，過於天眼，晝夜無異。又此菩薩語言、音聲，美妙清響如頻伽音，亦如雪山有其飛禽食於花水，食已而醉，發聲相呼，其音和雅，亦復如是。

爾時曩羅那仙告白本師阿私陀仙人：「我今往彼迦毘羅城禮拜菩薩。」師言：「可往。」即與本師運神通力，往迦毘羅城。去城不遠，菩薩威制，令彼失通，步行至城，詣淨飯宮。時守門人即以白王，乃勅門人引令入內。王相見已歡喜無量，請就床座，獻閼伽水，作樂設食，種種供養。王即問言：「仙人！云何因緣至此？」時阿私陀白王：「我今欲見一切義成大牟尼師。」王言：「今此太子正當睡眠，且候須臾即得相見。」時阿私陀請就床帷臨視太子。爾時太子雖處睡眠，兩眼俱開，目不眴動。時阿私陀，即說偈言：

諸天觀境時，覩物眼不眴；

菩薩雖睡眠，觀境亦如是。

爾時仙人說此偈已，宮人乳母捧持太子奉上仙人。時阿私陀，詳觀太子容貌非常，即問王言：「曾有相師，來占相否？」大王白言：「有婆羅門相此太子，若不出家必得轉輪王位，若能出家定成正覺。」仙人聞已，即說偈言：

昔墮邪見外道身，今逢福德輪王子；

能除煩惱證菩提，善說甚深法海藏。

雖圓相好棄輪王，成大牟尼救群品；

是故我今歸命禮，願得親近滅塵勞。

爾時仙人說此偈已，審觀自身壽命長短，得見太子成佛事否？如是觀已，得見太子，出彼王城，入於山野，年二十九，於其山中六年苦行，證甘露滅成無上道。爾時仙人復觀自身，值佛出世，年命短促而不久遇，甚懷感傷，不覺失聲而自啼哭。時淨飯王見仙人哭，驚怪異常，即說偈言：

若人有男女，愛憐心不足；

如是福相殊，覩之恒適悅。

仙人見太子，云何而啼哭？

我子若驚怖，忽然生病惱，

未委意云何？速為我宣說。

爾時阿私陀仙人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太子不久即成正覺，云何於身而有怖畏？假使空中降大金剛，如彼真珠滿空而下，不能侵彼菩薩身之一毫。世間所有一切大火而不能燒，一切大風而不能吹，一切毒藥而不能損，刀、劍、弓箭而不能傷，毒龍、猛獸而不能害。又此菩薩於過去世行大慈悲，於諸眾生未曾捨離，令彼有情常獲安隱。云何菩薩有斯怖畏？於虛空中恒有帝釋、梵天王等而共守護。我今啼哭，自觀己身年命中夭，於其佛世不得聽聞甚深法藏，於其善財而無有分，是故感傷而自啼泣，請王無憂。」

爾時阿私陀又復思惟：「我有神通，菩薩威制令不顯現，是故步行入於王宮；今若出城，而復屣步，彼諸有情即起慢心：『大神通仙步出王城。』」作是念已，告淨飯王：「我今辭王出迦毘羅城，與我修治四衢道路。」時淨飯王即勅有司，修治道路去除砂礫穢惡之物，以白檀香水灑地清淨，處處竪立幢幡瓔珞，燒眾妙香，王并諸臣、長者、居士恭敬圍繞，出迦毘羅城送彼仙人。

時阿私陀辭國王已，隨意前行往枳瑟計駄山，即住山中修習禪定，歲月不久復得神通。於其後時身少有病，服食良藥及花果等乃得除愈。弟子告曰：「我今出家，為求出世解脫甘露；師有所得願賜告諭。」師曰：「我自修行歲月彌久，於斯甘露猶尚未得，云何令我復為於汝？今有淨飯王子名悉達多，成等正覺得真甘露。於彼出家，一心梵行而求出離，莫作族姓之相及我人相，即得成就無為之法。」爾時阿私陀仙人即說偈言：

我住如是山，久修於梵行；

雖復得神通，而未飲甘露。

自知身無常，恒處於生滅；

聚集假和合，即是無常法。

爾時仙人說此偈已，曩羅那感師誨示禮拜供養，即往波羅柰國，見五百摩拏嚩迦婆羅門念圍陀經，知非究竟而不親近，即往佛所希聞法要。爾時曩羅那，姓迦底(丁也切)，以姓為名，佛為開示法要得寂滅樂，乃名大迦底(丁也切)。

復次，太子在乳母懷，執金器而食，須臾食已，乳母即收金器，器重如山舉之不起，即以上事具告於王。王與宮人同往取器，亦不能舉，即集國人同舉金器，其器愈重。復駕大象五百頭拽彼金器，不能搖動金器少分。何以故？由菩薩神力，舉其左手一指鉤住金器，令象盡力而不能動。爾時淨飯王乃自思惟：「若菩薩舉其兩指鉤彼金器，假使百千大象亦不能動，由是菩薩有千象之力；若諸童子欲與菩薩鬪戲，如小飛鵝比於大鶴其力不等。」

復次，菩薩在王宮時，與五百眷屬入學讀書。爾時本師將第一書令太子讀，太子告言：「此書我解。」其師乃令讀第二書。太子見之，復白師云：「此書亦解。」於是本師即以五百種書授與太子，太子白言：「此五百種書我一一俱解，如有他書即當與我。」師乃白言：「於其世間只有此等五百種書，此外無有。」爾時太子即自寫書令師讀之。師乃歎言：「我自昔來目未曾覩。」太子告曰：「此是梵書，時彼梵王知我當紹輪王之位，傳授於我。」即以微妙梵音而自讀誦。時大梵天王於虛空中，高聲讚言：「此是梵天之書。」師聞天證深生信解。

爾時太子舅氏娑捺梨，復有一人名娑賀儞嚩，此二人者善解弓射，有五百人親學其藝。又此二師互相言曰：「彼提婆達多其性麤惡心多嫉妬，所有射法不宜告之，若或教授必將害物。彼悉達多慈悲聰敏利濟有情，堪當傳習如是弓射。」有其五種：一曰遠射，所發之箭能極遼遠；二曰聞聲射，聞其聲音即可射之；三曰中射，所發之箭隨意而中；四曰親的射，所發之箭而無踈闊；五斷物射，所射之物無不透斷。如是菩薩善解五射。

爾時毘舍離城有一大象，形相端正具大勢力，彼國人眾咸共商議：「迦毘羅城淨飯大王，有一太子名悉達多，相師視之有轉輪王位，即馳此象而充貢獻。」乃以珠瓔珍寶種種嚴飾，將往迦毘羅城至王宮門。時提婆達多出門見象，詰問門人曰：「此象從何所來？」門人答言：「毘舍離城聚落人眾，為悉達多有轉輪王分，馳獻此象。」時提婆達多聞是事已，心生嫉妬，告門人曰：「彼悉達多何有王位？」即持器仗殺象命終。爾時難陀見此死象，知為提婆嗔怒所殺，難陀欲與鬪其勇力，即執象尾以手擲之，象離本處七步之外。時悉達多見其死象離於本處，知是難陀示威力故，手執象尾擲彼處故。爾時悉達多太子顯自威神，以其一手執持象尾，向空而擲，過七重城，如投土塊。時毘舍離城獻象之者，見悉達多有大威力，即說偈言：

我等遠馳象，為獻於輪王；

遇斯凶惡人，即時行殺害。

難陀手執尾，擲象七步外；

菩薩大威神，擲象如拋塊。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三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提婆達多手持弓箭，出迦毘羅城而欲教射。悉達多太子知已，與五百眷屬亦出國城同為弓射。時提婆達多即持弓箭遙射一樹，其樹中箭應弦而倒。悉達多太子，亦射一樹，箭力甚大，樹雖兩斷儼然不動。提婆達多見樹如故，疑箭不中，白太子言：「常聞太子解五種射法，云何射樹而不能中？」如是言已，帝釋天主於虛空中，而自思惟：「我須今日顯發菩薩神通威力，若不如是，云何有情知彼菩薩善能通達一切眾事？」作是念已，即化大風吹中箭樹，忽然倒地；時提婆達多即自驚歎。爾時太子又令安置七多羅樹，七重鐵鼓，七重鐵豬，令眾射之。時提婆達多顯自威力，挽弓前射，透一多羅樹；難陀次之，透二多羅樹；悉達多太子即便隨射，所有七多羅樹、七重鐵鼓及鐵豬等皆悉透過，其箭入地至龍王宮。爾時龍王見菩薩箭，以手捧之，於箭入處涌水上流，即有信心婆羅門長者起塔供養，一切苾芻常來瞻禮；爾時悉達多太子乃乘寶輦迴歸王城。

有一相師占太子曰：「至十二歲，若不出家，為轉輪王，統領四洲千子圍繞。」時淨飯王聞是事已，心大歡喜，即集群臣及諸釋種，具白斯事。時有大臣白淨飯王：「若要太子紹輪王位，速於國內公卿、臣僚、士庶之舍，選擇淑女為其妃配。仍造種種上妙衣服，真珠、瓔珞、珍玩之具及舍宅樓閣等；如是造已，即選良辰，令太子於王正殿坐師子座，命公卿、臣僚及長者居士等所有童女，悉赴王宮，如有端正福德殊勝之女太子樂者，即賜上件珍玩物等，納為夫人。」

爾時淨飯王即依所奏，後至吉日，命悉達多太子，登王寶殿，坐師子座，所集童女俱來赴會。爾時有一童女名耶輸陀羅，而不赴召。父問其故，耶輸陀羅曰：「金帛財貨我家自有，何須王宮而受錫賚？」父又告言：「汝至王宮，太子見已，或當採擇納為夫人，豈獨寶玩而充贈遺耶？」童女聞已，即著上妙衣服，嚴身瓔珞而赴王宮。太子見是童女福相殊勝身有光明，心大歡喜下師子座，依古儀禮，互相設拜，拜已復坐合掌恭肅。時僚等俱白王言：「如是童女諸相具足，福德深厚，堪與太子為其夫人。」王即詔命二萬童女，圍繞耶輸陀羅同入宮室。

爾時迦毘羅城不遠，有一大河名嚕賀迦，於河岸上有一大樹，名娑囉迦里(梨也切)拏，與太子同時而生。此樹不久長及百肘，太陽未出樹身柔軟爪甲能傷，日既昇天則斧不能入、火不能爇；尋以河津汎漲浸壞樹根，偃仆洪川下流乾涸。時酥鉢囉沒駄王，以嚕賀迦河為大樹所塞，水不通行，國內民眾乏水受用，發使出國告淨飯王：「顛木壅流。」邦人大恐，欲假太子神力去樹導川。時淨飯王默然不允，若太子自去即當隨意。有大臣名曰飡那，潛知王意，以方便力告太子言：「嚕賀迦河旁有園苑，亭臺樓觀，花卉池沼，甚是嚴飾，可去遊從。」太子聞言，即與眷屬及諸臣僚，同出迦毘羅城，往彼園中隨意遊戲。時提婆達多見一飛鵝從空而過，挽弓仰射墮太子前，太子見之嗟念傷害，與拔其箭放鵝飛去。提婆達多遣人取鵝，太子告曰：「我發菩提心，常行慈愍行，利益諸有情，不欲見損惱，所有飛鵝拔箭放去令彼安隱，汝宜迴心勿生嗔恨。」提婆達多聞是語已，默然不悅。

爾時酥鉢囉沒駄王，知其太子近在園林，即遣國人往彼河津，出其大樹，唱聲用力，響震郊原。太子聞之訪諸左右，群臣具白：「此是酥鉢囉沒駄王遣其人眾，出河中樹。」太子聞已：「我當自往。」去河不遠，有一大窟毒龍所居，太子至前龍乃出窟；眾人恐懼慮傷太子，即以利劍斷彼龍命。龍有毒氣，被觸之者遍身青黑，因以立名迦路那夷。太子行至河邊，先令提婆達多出彼大樹，提婆達多極其神力終不能舉；次及難陀，盡力挽樹稍離於地；是時太子以己神力，手把大樹折為兩段擲虛空中，於河兩邊各下一段，告眾人言：「此娑囉迦里(梨也切)拏樹，是大良藥，火不能燒，若有瘡腫塗之即差，汝等眾人勿復忘失。」太子作是語已，即乘車騎迴歸城邑。

時有相師，相太子曰：「若至七歲而不出家，作轉輪王。」太子入城將至王宮，釋種伽吒儗里有一女，名娛閉迦，在高樓上，忽見太子身相端嚴心生戀仰；太子見此女已，令住車騎，迴首觀瞻，手執弓箭不覺墮地。時諸人眾見此童女福相殊勝，皆言：「此女堪事太子。」父淨飯王知是事已，遣童女二萬圍遶娛閉迦女令入王宮。

爾時太子納夫人已，思惟城外遊觀園苑，即告御車人阿誐多：「汝今諦聽！我思城外遊觀園苑，與我如法安置裝嚴上好車騎。」時阿誐多聞是語已，即於厩中如法裝飾上好車騎，至太子前。爾時太子即乘車騎出於城外，於其馬前見一老人，髮白面皺策杖呻吟。太子不識，問阿誐多：「此是何人？」阿誐多曰：「此是老人。」太子問云：「何名為老？」阿誐多言：「幻化之體無有堅實，四相遷移六情昏昧，起坐無力執杖而行，名之為老。」太子問云：「汝能免不？」阿誐多曰：「我何能免？」太子問云：「汝即不免，我能免不？」阿誐多曰：「貴賤雖異，幻體一般，日月推遷，無人能免。」太子聞已不悅而歸，復自思惟：「四大假合，五蘊無實，始自少年便成衰老，如是之相深可悲愍。」爾時淨飯王問阿誐多曰：「我子出外，有何所見？」阿誐多曰：「太子出外，見一老人髮白面皺。」具說上事。王既聞已，憶前相師占言太子後必出家；「太子於今安處深宮受五欲樂，情必愛著而不出家。」即說偈言：

王聞相師占太子，恐後捨父求出家；

今以五欲悅其情，愛著必繼輪王位。

爾時太子又復思惟出城遊觀，即告阿誐多：「汝今諦聽！我思城外遊觀園苑，與我如前安置裝嚴上好車騎。」時阿誐多聞是語已，即往廐中如法裝飾上好車騎至太子前。爾時太子即乘車騎出於城外，於其馬前見一病人，形體羸瘦，心神劣弱，太子不識。問阿誐多曰：「此是何人？」阿誐多答言：「此是病人。」太子問云：「何名為病？」車匿答云：「四大之體互相乖反而有病生，形容瘦惡，心識無安，此名為病。」太子問云：「汝能免耶？」阿誐多言：「亦不能免。」又復問言：「汝既不免，我免得不？」阿誐多言：「俱是幻質，云何獨免？」太子聞已，即歸王宮。復自思惟：「假合之身眾病所集，眾生愚迷深可憐愍。」

時淨飯王問阿誐多曰：「太子出外，有何所見？」爾時阿誐多具說上事。王既聞已，恐子出家，復令宮中以五欲樂娛侍太子。即說偈言：

色聲香味觸最妙，娛樂深宮太子情；

若生愛樂而貪著，應不出家求覺道。

爾時太子復自思惟出城遊觀，即告阿誐多：「汝今諦聽！我思城外遊觀園苑，與我如前安置裝嚴上好車騎。」時阿誐多聞是語已，即往廐中如法裝飾上好車騎至太子前。爾時太子即乘車騎出於城外，於其馬前見一死人，氣絕神逝，猶如土木瓦石無所知覺，男女眷屬圍繞悲哭。問阿誐多曰：「此是何人？」阿誐多答云：「此是死人。」太子復問：「云何名死？」阿誐多答云：「有為之體，壽有短長，一旦無常，永別親眷，此名為死。」太子聞已，問阿誐多曰：「汝能免不？」阿誐多答云：「亦不可免。」太子問云：「汝身不免，我應免得。」阿誐多答曰：「三界無常，生滅不住，太子之身亦復如是。」太子爾時心不適悅，却歸王宮。至王宮已，而復思惟：「無常之法，念念不住，乃至有色、無色、非想非非想處，無有免斯無常大患，於諸眾生深可悲愍。」作是念已情不適悅。爾時淨飯大王問阿誐多曰：「太子出外，有何所見？」爾時阿誐多具如上事一一宣說。王既聞已，思念昔時有婆羅門占相太子，福德淳厚，諸相具足，決定出家成正覺道。即令宮內以五欲樂種種適悅，令彼愛著捨出家意。即說偈言：

我以五欲大富貴，適悅太子天中天；

令彼無心求出家，付與輪王最上位。

爾時悉達多太子，復自思惟出城遊觀，即告阿誐多：「我思城外遊觀園苑，與我如前安置裝嚴上好車騎。」於是阿誐多即往厩中，如法裝飾上好車騎至太子前。爾時太子即乘車騎出外遊觀。時兜率天子作是思惟：「今茲菩薩出城遊觀，求出家緣，我應當作沙門之相，持鉢乞食現太子前。」作是念已，即剃鬚髮身被法服，手持應器住立馬首。太子見已，迴問阿誐多：「此何人耶？」阿誐多答言：「是出家人。」太子問云：「何名出家？」阿誐多答言：「此人了悟生死、誓斷輪迴，修菩提因求解脫果，剃除鬚髮身被法服，清淨身心此名出家。」太子聞已心生踊躍，即便下馬而問苾芻：「云何出家，有何利益？」苾芻答言：「夫出家者，離其親愛，不著榮樂，恒修梵行，堅守律儀，棄背塵勞，禁縛根識，妄念不生，實行增長，如是進修名出家者。」太子聞已歎言：「善哉！汝大丈夫！於其濁世能善調伏，能善勤求，是真出家，是真善友。」言已頂禮，上馬歸宮。即於宮中至意思惟出家之法，其行甚妙，其理甚深，厭離王宮欲求解脫。

時淨飯王問阿誐多曰：「太子出遊有何所見，得悅樂不？」阿誐多逡巡具白上事。王聞所奏，又復思惟：「相師曾言，若不出家必作輪王。我須今辰別設方便，令彼太子斷出家意。」即告悉達多：「迦里沙迦聚落，國之重地，汝今往彼代吾撫臨，當使一方人民和悅。」太子聞已迷悶不樂，晝夜思念專求出家，未遂本心，往赴迦里沙迦聚落。行至路次，有五大寶藏從地涌出。主藏神等白言：「太子！此等寶藏菩薩所有，唯願菩薩為我受之。」太子告言：「此等寶藏眾寶所聚，有情愛著非我所求。」主藏之神聞菩薩言，知不領納，即率同類入於大海。

爾時太子漸次前行，至迦里沙迦聚落之界，見有多人，各執牛具，苦力耕種，手脚麤惡，塵土坌身，衣服破弊，飢渴無力，如是種種苦惱逼迫。太子宿懷慈愍，見之驚問。左右告曰：「此是太子部內耕種之人。」太子聞之，即令：「放免丁壯、牛畜，任自營生，不令官司更有拘檢。」作是語已，即往閻浮樹下，結跏趺坐而入禪定。其諸臣僚僮僕吏民，亦於樹下圍繞侍立。經於食時，淨飯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外已過時約，由未迴歸，我當自往觀視太子。」即嚴車駕出臨聚落，至閻浮樹下，乃見太子入三摩地身心不動，日色雖轉，樹影不移。時淨飯王歎言：「善哉，善哉！大威德！大丈夫！甚為稀有，日行不住樹影不移。」以頭至地禮菩薩足，而說偈言：

善哉！大丈夫！世間甚稀有；

生時放光明，大地皆振動。

今坐閻浮樹，日轉影不移；

時眾普見聞，我今歸命禮。

爾時太子從禪定起，即乘車輦歸迦毘羅城。經尸陀林，見彼林中而有死人，裸形臭惡支體壞爛，於其世間深生厭離。王與太子入迦毘羅城，時有相師瞻見太子威德殊異，告淨飯王：「今此太子，於七日內若不出家，定有轉輪聖王之位。」爾時相師，即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悉達多太子，

七日不出家，當作輪王位，

統領四大洲，富有於七寶；

如成正等覺，法財救世間。

爾時相師說此偈已，太子進車而漸前行。時有釋種名迦羅叉摩，其女名蜜里誐惹，瞻見太子威儀尊重，而興讚歎。於太子前即說偈言：

父得解脫樂，母身亦復然；

生此悉達多，願與我為夫。

當成二足尊，圓證涅槃法；

名聞遍十方，我今歸命禮。

爾時太子聞是伽陀心生歡喜，即以真珠、瓔珞承其威力，入窓牖中安著女項。時淨飯王見是事已，即以二萬宮人圍繞蜜里誐惹女入於王宮。爾時太子有三夫人：耶輸陀羅、虞閉迦、蜜里誐惹；及六萬宮人朝夕供侍，心無愛著專求捨棄。時淨飯王知是事已，告諭三王：「有婆羅門相我太子，若七日內不令出家，必作轉輪王；汝等諸王於七晝夜可共守護。」復起民眾造七重城，七重壕塹，城安鐵門，於門上下遍置鈴鐸，若開門時鈴聲振響一由旬外。

爾時太子於其內宮，與諸宮人妓舞作樂，晝夜無異。時淨飯王詔令群臣，於諸禁掖處處防衛，仍遣四兵——象、馬、車、步——於城四門分布巡察。時淨飯王在城東門，斛飯王在城南門，白飯王在城西門，甘露飯王在城北門，各領臣僚夜不睡眠專心守護。復命大臣摩賀曩摩，於其夜分不住來往巡歷四門，警覺軍眾令不睡眠。

爾時摩賀曩摩領其人眾巡至東門，而即問言：「何人在此不睡守護？」時淨飯王告言：「我今在此躬自防衛。」摩賀曩摩告言：「大王！若不睡眠無諸過失。」時摩賀曩摩，即說偈言：

耽睡人如死，亦如魔魅人；

若能止其睡，過咎必不生。

爾時摩賀曩摩說此偈已，即往南門而復問言：「此有何人不睡守護？」時斛飯王告言：「我今在此專心防衛。」摩賀曩摩告言：「大王！若不睡眠無諸過失。」時摩賀曩摩，即說偈言：

人睡亦如死，須知有睡魔；

若能止得睡，過咎必不生。

爾時摩賀曩摩說此偈已，即往西門而復問言：「此有何人不睡守護？」時白飯王告言：「我今在此專心防衛。」摩賀曩摩告言：「大王！若不睡眠無諸過失。」時摩賀曩摩，即說偈言：

耽睡如飲酒，醉入於曠野；

過失即隨生，是故須止睡。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四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五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摩賀曩摩說此偈已，即往北門高聲問言：「此有何人不睡守護？」甘露飯王言：「我於此處不睡守護。」摩賀曩摩言：「若不睡守護無諸過失。」而說偈言：

怖睡如山嶮，亦如汎河海；

一心防難危，止睡亦如是。

時摩賀曩摩說此偈已，即往市肆街巷處處巡行，覺察眾人止睡守護，而說偈言：

依法離非法，實言勿妄言；

淨飯王最上，止睡令守護。

時摩賀曩摩說此偈已，天色將曉詣淨飯王前，而白王言：「過一晝夜，內外安靜無諸魔難。唯願大王，更勅軍眾用心守護過七晝夜，令彼太子定得輪王之位。」如是防護至六晝夜。時忉利天主，觀太子意欲往道場，而說偈言：

善哉大丈夫！牟尼釋師子；

必捨王宮殿，趣求山野處。

圓滿六波羅，成就無上智；

拔濟於群生，究竟至彼岸。

爾時悉達多太子，與諸宮嬪作於娛樂，而忽思惟：「我今雖有耶輸陀羅、娛閉迦、蜜里誐惹，如是夫人及六萬婇女，若無男女便去修行，眾人俱言：『悉達多太子非是丈夫。』」出別之後，即令耶輸身有懷妊。由是太子為諸宮嬪說：「緣生幻有，生死輪迴，若不息心，無有窮盡；若與女人同其床座，如足履火速得大苦，是故我今而生厭離。」作是語時有一妓女，口吐涎沫，手足紛紜，髮髻散亂，迷悶倒地。時諸宮人驚怖異常，太子見之深生傷愍，歎言：「苦哉！云何有此死相不祥。」而說偈言：

須臾變壞生惡相，手足紛紜涎沫流；

覩此無常苦惱身，是故我今求解脫。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觀諸眾生，無有我、人、眾生、壽者堅實之相，如入尸陀林，無所愛樂，如履淤泥，唯增臭惡，如養毒蛇，終無所益，如電如夢，如沫如泡，根本無明覆而不覺。如是觀已，時淨飯王自說其四夢：一夢滿月有其蝕障；二夢日出復於東沒；三夢大人眾來禮拜；四夢自身笑而復哭。

耶輸陀羅亦說八夢：一夢上族離散；二夢吉祥座破；三夢腕釧損墜；四夢牙齒墮落；五夢髻髮亂垂；六夢吉祥雲出於宮舍；七夢滿月有其蝕障；八夢日出未高復於東沒。

即時太子復自思惟，曾作五夢：一夢床座如妙高山，坐臥自在；二夢兩手左托東海，右托西海，復以二足垂南海中；三夢花果、樹木及諸藥草長至天界；四夢大身飛禽其類甚眾，形白頭黑，及諸小鳥種種顏色，四方而來都至面前，變為一色而禮其足；五夢大石山上經行顧望。太子自心思念：「我夢如此，定得捨俗，證大菩提。」

爾時耶輸陀羅，思前八夢，告請太子占其吉凶。太子曰：「一夢上族離散，宗姓團聚未始暫分；二夢吉祥座破，座今如故；三夢腕釧損墜，見在汝臂；四夢牙齒墮落，非有墮者；五夢髮亂垂，孰覩垂髮？六夢吉祥雲出宮，夫為吉祥我又在宮；七夢月有蝕障，今在天上何有障耶？八夢日出未高復於東沒，此時夜半日又未出。所夢無惡汝何憂疑？」太子思惟：「此之八夢，當應是我出家之兆。」即告耶輸陀羅：「我今當為一切眾生往彼山間，志求涅槃解脫之法。」耶輸陀羅言：「如夫所志我亦隨往。」

爾時帝釋天主及梵天王告太子言：「善哉，善哉！速捨五欲早出宮殿，明相現前證一切智。」菩薩言：「憍尸迦！我在深宮如虎入穽，象、馬、車、步四兵圍繞，宮殿門戶，並皆鎖閉，處處懸鈴，警覺守護，云何而出？」帝釋告言：「但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所行行願，為斷眾苦，度脫世間。」作是語時，四大天等以威神力，令彼眾人不能為障。即時帝釋化一寶階，告般唧迦夜叉主言：「聖者菩薩現處高樓，汝以寶階於前迎接。」夜叉聞已，依教奉行。菩薩下之即覓飡那令被馬王，尋見飡那正當眠睡，而說偈言：

善哉！飡那汝速起，被我馬王迦蹉迦；

乘入諸佛修行山，求證牟尼無上覺。

說此偈已，飡那從睡眠覺，即起合掌告菩薩言：「事無倉卒，何於夜半急要馬王欲乘遠去？況此宮禁，且無兵難、賊難及水火之難，云何如此？」菩薩言：「汝自昔來甞奉驅馳，云何於今而不相順？」飡那白言：「今當半夜，真偽難分，慮有不虞以招大罪。」菩薩聞已默然思念，恐人知覺自往中厩。時天主帝釋手執火炬，引路前行，至其厩門牽致馬王，馬即驚駭雙足跑地。是時菩薩舉萬字福相、百千威德之手，作無畏印，摩馬王頂告言：「迦蹉迦！與我有緣，若能送我雪山之中諸佛行處，證得無上菩提之果，降大法雨普潤世間，一切有情皆獲利樂，汝福無量。」時迦蹉迦即受教旨，身足不動。

爾時復有四大天子：一名俱羅；二名烏波俱羅；三名波囉拏；四名波囉拏舍嚩帝。此四天子至菩薩前，合掌恭敬告菩薩曰：「今知出外修菩提行，我等四天願欲隨從。」菩薩問言：「汝有力耶？」第一天子言：「所有大地之土可以負行。」第二天子言：「所有大海、江河可以負行。」第三天子言：「所有一切山嶽可以負行。」第四天子言：「所有大地、山嶽及河海等，俱可負行而無疲困。」菩薩聞已，即以神力移足躡地，地大振動，四大天子住立不能而各驚怪：「誰知菩薩有斯威力，我等四天云何懺謝？」是時飡那見是神力，即牽馬王詣菩薩前。

爾時大威德諸天，及諸龍神傷愛別離，於上空中啼泣下淚。飡那言：「云何空中無雲下雨？」菩薩言：「此非降雨。我將出外，天龍傷別，啼泣雨淚。」飡那聽受住立合掌。菩薩即時深思佛功德威儀利樂之法，復思父母養育慈愛顧復之恩，如不告辭有虧孝行。作是念已，即入殿內，見淨飯王正當睡眠，右繞一匝合掌啟白：「我於此時往雪山中求無上道，度脫世間生、老、病、死，令諸眾生得大解脫。」言已而辭。

時有釋種摩賀曩摩，瞻見太子，戀慕憂惱悲泣涕淚：「云何因業輕捨王宮？」太子答言：「我為利益一切眾生，求成佛果。」摩賀曩摩白云：「王勅我輩長時警護，無令太子暫出宮禁。」太子告言：「我於往昔發菩提心，經三大阿僧祇劫，歷修萬行求無上覺，欲度眾生，今此王宮非我所止。」摩賀曩摩聞是語時，倍復憂惱涕淚悲泣，發麤澁言：「苦哉！苦哉！我淨飯王所望不就，致令大子棄捨深宮欲出遠行。」時耶輸陀羅聞是語已，驚疑惶怖，迷悶倒地，良久乃蘇。告太子言：「緣何今日捨我而去？」娛閉迦，蜜里誐惹，及諸宮嬪悲淚前行，告淨飯王：「太子無故，欲離宮寢往彼山野，如鬼魅所著無以遮止，唯王當嚴勗勿令遽往。」王既聞已欲行誡勅，帝釋梵王與諸天子，接迎菩薩即出城外。

菩薩右邊色界天子善現威儀，菩薩左邊欲界天子手執幢幡，有無數天樂導引前行，有百千天子，於虛空中雨優鉢羅花、俱母那花、白蓮花，及曼陀羅花；復雨沈香、末香、旃檀之香，種種上妙衣服；復有天子歌舞作唱，復有天子手捧馬足，瞻仰菩薩一心隨行，俱吠囉等無量諸天恭敬圍繞，須臾之間至雪山中，去迦毘羅城一十二由旬。

爾時天主帝釋及大梵天王等，合掌白言：「我等諸天發精進心，隨侍菩薩來至山中，若我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願垂攝受度脫我等。」住立右邊一心瞻仰。菩薩即時為說偈言：

我得最上道，一切佛行處；

度脫於汝等，及彼諸有情。

說此語已即脫寶冠上妙衣服，告飡那曰：「將我衣服及彼馬王歸奉父王，若不證菩提誓不迴也。」復說偈言：

汝將馬王及寶衣，速歸本國迦毘羅；

我住雪山修梵行，菩提未證而未歸。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飡那聞之而復悲泣，白言：「今此山中多有虎、狼、師子諸惡禽獸，菩薩一身云何可止？又此山野中皆有叢林、荊棘、土石、磽确，菩薩旦暮云何經行？」菩薩言：「飡那！汝何愚迷，眾生之身業惑所感，四大和合性相違反，老、病、死、苦，如至身時，非擇尊貴上族，富豪貧賤，端正醜陋，少壯老年，冤親人我，速歸散壞，俱受無常。云何修行怖諸危難？」飡那曰：「菩薩之行其義如是。王或見我，不見太子，必生憂惱，如致大病，其事云何？」菩薩言：「我今出家行菩提分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成就十力、四無所畏，豈令父母得不吉耶？」作是語已，即從座起合掌頂禮，舉手執劍如優鉢羅花葉，即自截髮擲虛空中。天主帝釋運大神力以手接髮，與諸天子安忉利天如法供養。後有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於此山地起立塔廟。

爾時菩薩截髻髮已，問飡那曰：「汝意云何？可能住此同修行不？」飡那曰：「王族之意不令住此，何敢固違。」菩薩即以萬字福相百千威德之手，摩迦蹉迦馬王頂授菩提記，令彼飡那歸迦毘羅城。行七晝夜至二更初，到於城外園苑之中，王勅宮人眷屬至園迎接，唯見馬王，不見太子。時宮嬪眷屬俱向馬前，抱馬王項，高聲啼哭。迦蹉迦馬聞是哭聲，心思太子悲淚傷痛，經須臾間迴顧兩邊即乃命終。以宿因緣生六葉婆羅門家，利根結薄，聰明多智，太子成佛之後，即詣佛所聞法悟道，得無生忍。

爾時菩薩而復思惟：「我今落髮作沙門相，云何身上得袈裟衣？」如是念已，阿耨波摩城中有一長者，眷屬熾盛、財富無量如毘沙門，家有十子，人相端嚴，智慧聰利，俱樂出家，淨修梵行，因觀外境遷變無恒成辟支迦。父亡之後老母信重，製一袈裟施辟支迦。子白母曰：「我當不久入於涅槃。今此袈裟，我若受之無所使用，去此不遠有淨飯王子名悉達多，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此袈裟奉彼菩薩，能令老母得大果報。」說此語已運大神通，於虛空中現其雲雷、閃電、風雨，然後化火焚身入圓寂界。是時老母臨將捨壽，所持袈裟付與一女令奉菩薩。此女忽然身得病患，臨無常時安置樹上，告樹神言：「以此袈裟，與我奉彼淨飯王子悉達多。」時帝釋知是事已，自變其身為一獵士，手携弓劍披此袈裟，見太子來坐於路傍。太子問曰：「汝是獵師，云何身上有此憍尸迦衣細妙法服，可以與我？」獵人告言：「唯此袈裟我非愛樂，今欲與汝是服微妙，恐人侵奪傷汝性命。」菩薩告言：「一切世間知我威力，汝但施服勿懷憂慮。」帝釋天主即復本形頭面禮足，乃以袈裟奉上菩薩。授已即披與身不等，帝釋見衣不等，心自懷疑。作是念時，菩薩威神，令其袈裟與身相等。忉利諸天歸命供養，婆羅門長者於後彼處建立塔廟，恒有苾芻往來禮拜。

爾時菩薩威儀具足，漸次經行，見一仙人名婆哩誐嚩，以手搘顋顏容不悅。菩薩問言：「於意云何？」仙人答言：「我此住處有多羅樹，花果繁盛其味甘香，忽然乾枯令我煩惱。」菩薩復問：「仙人住此本為修行，花果枯朽致愁悶耶？」仙人聞已心忽惺悟，又見一菩薩色相端嚴，瞻仰戀慕而復問言：「汝是出家菩薩不？」菩薩答言：「汝見分明。」婆里誐嚩即斷疑惑法眼開淨，請菩薩坐，而以花果如法供養。經須臾間，菩薩復問：「迦毘羅城去此遠近？」仙人答言：「從茲至彼十二由旬。」菩薩思惟：「城邑不遙，如釋種來必作魔難。」即別仙人過殑伽河，往王舍城，以自工巧採取樹葉，作為鉢器，入城持鉢。

時民彌娑囉王在高樓上，遙見菩薩身相端嚴威儀寂靜，體挂法服手持應器巡門乞食，而興歎言：「王舍城中所住之人，無有如是威儀色相。今此苾芻，當非庶人下族之類，應是王種捨位出家，滅除罪業修持淨命。」

爾時菩薩持鉢出城往一山中，以鉢置地端坐入定思惟：「民彌娑囉王見我發心，必有異意。」作是念時，王告大臣：「我於樓上見一苾芻，身相端嚴威儀調順，非是庶人下族所生。汝當訪尋今在何處？」即時遣使往至山間，見此苾芻安詳而坐。國王知已躬自臨幸，接見瞻仰心生歡喜，因告言曰：「汝之身貌甚是端嚴，若為苾芻不相宜稱，我有宮殿樓閣、嬪妃美女、最上富貴，與汝受用，勿作苾芻。汝身何姓？有何種族？為我宣說。」菩薩白言：「雪山相近有迦毘羅城，我之父王姓剎帝利，名曰淨飯，方理是國。我須捨棄君父，為求菩提。若是愚癡貪愛之人，假使世間并四大海滿中珍寶，猶尚不足；譬如大火然於乾薪，貪愛身心亦復如是。大王！我觀此物由如冤家，亦如毒蛇，一切憂惱怖畏根本。大王！假使大風而能吹動一切諸山，於蘇迷盧終不能動；假使世間所有珍寶最上資財，國城、妻子、象馬、僮僕，而能惑亂一切人心，而於我心終不能動，唯涅槃解脫是真究竟。」爾時民彌娑囉王言：「汝今於此有何所求？」菩薩告言：「我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王言：「若成菩提願賜攝受。」菩薩答言：「如是！如是！」王生歡喜復歸本處。

爾時菩薩往鷲峯山，山側非遙而有仙人勤修梵行，能以一足履地住經一日；菩薩聞之，亦以一足履地住經兩日。仙人復以五熱炙身立經一日；菩薩於是立經兩日。時彼仙人互相驚怪降伏稱讚：「此是修行，此是大沙門！」菩薩問言：「汝等修行，於何所求？」一云：「我求帝釋。」一云：「我求梵王。」一云：「我求魔界之身。」爾時菩薩即自思惟：「今此仙人所修之行，皆是邪道，非我所依。我今於此不求帝釋、不求梵天、不求魔界，本為宿願利樂眾生，求成佛果。道既非真，宜應捨彼。」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五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六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菩薩即往阿囉拏迦羅摩處而學道法，至已合掌，勤拳致問：「汝宗行法，其義云何？」阿囉拏迦羅摩曰：「我昔精進修習定慧，至有想天三摩地門皆悉通達，汝何不知？」菩薩即時思惟：「羅摩所得智慧，及有想天三摩地門，真實不虛。」復自念言：「我於此法云何未得？」經剎那頃，禪定智慧皆獲成就，而告言曰：「汝宗行法今我已得。」時阿囉拏迦羅摩觀彼菩薩所得之法如實無謬，尊重恭敬如自本師，即以最上香花珍果一心供養。菩薩復思：「今此行法而未究竟，非為正道。」即乃捨去，往烏捺囉迦囉摩子處學修法行。至已頂禮，合掌問曰：「汝所得法，是義云何？」時烏捺囉迦囉摩子言：「我昔精進修習智慧，至非非想處三摩地門，久已證得，汝何不知？」菩薩聞已，即觀彼人所修智慧及非非想處三摩地門而無虛謬，復自思惟：「我於此法云何未得？」作是念時俱獲成就，即乃告言：「汝之法行我今亦得。」時烏捺囉迦囉摩子心未信許，諦意觀察如實無謬，崇重供養過於本師。爾時菩薩又自思惟：「此之法行亦未究竟，非真覺路，速須捨彼別求明道。」

時淨飯王臨御正殿憶念太子，未知所止情懷憂惱。近臣奏云：「離王舍城往烏捺囉迦囉摩子處，單身介立，勤求道法。」王既聞已心轉悲傷，即遣親人三百往彼侍從；時天指城酥鉢囉沒馱王，亦遣二百人往彼侍從。此五百人至已。禮足圍繞瞻仰。菩薩自念：「棄捨王宮居山寂靜，結志修習求甘露滅。今此人眾晝夜煩雜而妨聖道，唯留伯叔舅氏五人，餘遣迴國。」菩薩即時將此五人，往誐耶仙人聚落，名烏嚕尾螺西曩野禰，側近經行觀眺習靜之處。尼連河次見一林野，地土平正樹木幽閑，如月清涼呼為聖地。告五人曰：「善男子！若人於此修諸梵行，未證寂滅不久證得，我今依止求無上道。」即於樹下結跏趺坐，學修禪觀，閉口齧齒，舌拄上腭，收攝心神如手握物，經良久間毛孔出汗，精進不退念定相應，專注一心，引發無漏，而不現行。復修別觀，跏趺而坐，合口閉目舌拄上腭，屏住氣息令不出入，良久之間氣逼頭頂疼痛至甚，如錐刺腦受斯大苦，心不顛倒亦不散亂，堅固精進，念定現前，專注一心，引發無漏而不現行。如是息氣漸次運動，從頭頂下至兩耳門，痛楚復增如地獄苦。菩薩爾時心不顛倒，亦無散亂，策勤猛利，念定現前，一心專注，引發無漏亦未現行。又復閉息外忘視聽，氣積臟腑脹滿遍身，苦惱至極無以方比，菩薩爾時心不顛倒，亦不散亂，堅進修習，念定現前，專注一心，引發無漏而不現行。如是修已，又自思念：「我於今後斷絕飲食。」

時有天子遙已觀知，告菩薩言：「我此色身毛孔之內，而有天上細妙珍食，堪充供養。」菩薩告曰：「如我所食本非葷辛，食出汝身亦非清淨，若令我食必墮地獄。天子！但以隨方所有，或米、或豆，聽汝豐儉以作供獻，我即受之。」天子奉教以穀為膳。菩薩食已，身體羸瘦顏容憔悴，心無苦惱亦無退失，發精進意，念定現前，專注一心，引發無漏亦未現行。又節所食身轉羸惡，兩目深陷如井現星，菩薩爾時心無苦惱，亦無退失，發精進意，念定現前，專注一心，引發無漏亦不現行。又於所食減令極少，或一豆、一麻、一米、一麥，如是食已，身力轉乏，若行若步，一起一倒。

爾時菩薩精進無退，念定現前，專注一心，引發無漏亦不現行。而復思惟：「此行非真，未至究竟。」作是念時，有三天子詣菩薩前，見其形容困憊變異，各述菩薩顏貌不同，或言黑色，或紫綠者。菩薩聞已復自思惟：「我於此方如是勤苦，容色變異終無所獲。若求正覺，何在節食？正見相應，取捨能忘，是正菩提，是真究竟。譬如濕柴體雖滋潤，若遇火然必生熾焰。又如婆羅門家雖行欲心無所著，亦得解脫；我今亦爾，若依正法行無所著，必證菩提。」

時淨飯王知彼太子，在山野中精勤苦行，日食麻麥求無上道，涕淚悲泣心懷痛惱，與酥鉢囉沒馱王，各遣二百五十人侍衛給使。時耶輸陀羅忽然懷妊，王即告諭：「宮人眷屬，自今而往，不得說言太子在山苦行之事，慮彼傷惱損動腹子。」

爾時菩薩往尸陀林中，右脅枕屍累足而臥，思想世間有為生滅，如蟻循環無有窮盡。思已復坐，入三摩地。時有童男、童女而來林下，瞻見菩薩閉目不動，手執柴枝穿菩薩耳兩邊通過。俱作是言：「此塵土鬼，不得親近。」即以砂石、瓦礫擲菩薩身而各捨去。經須臾間出三摩地，正念現前，身心不動，又自思惟：「今此所作亦非正行，於無上道而不相應。憶念昔日為太子時，暫出王宮往贍部樹下入三摩地，彼處清淨遠離罪垢，無諸穢惡出生善根，於彼修行必圓道果。」作是念已，即便舉身欲往前行，氣力羸劣而不能起，即取飲饌并湯藥等，節次服食，仍以香油塗其身體，澡浴眠寢，安適身心增長勢力。時彼五人而相謂曰：「昔者太子捨輪王位，出迦毘羅城，入山野中久茲苦行。道果將就，節志不堅，何期於今恣情飲食，香油塗體，澡身安寢。如是虧喪，云何出離？我等於此虛捐其功，聞波羅奈國有鹿野苑，羅漢聖眾恒住其中，宜往彼處各求明道。」

爾時菩薩浴尼連河水，體羸力弱，舉步攸艱，岸樹垂枝攀而得出，即往西曩野儞聚落之所。其聚落內有二童女：一名難那；二名難那末羅；身色端正，心性慈善。頃聞太子在雪山下婆儗囉底河邊迦毘羅仙人處，學修梵行，具三十二相，福德莊嚴，深心悅慕，願為匹偶，布施修福求遂所願。爾時童女聞尼連河側有苦行仙人，遂發勤誠欲施乳粥，即以千牛分為兩群，𤛓五百牛乳飲彼五百牛；復以五百分為兩群，𤛓二百五十牛乳飲二百五十牛；如是分飲至八頭牛，復𤛓八牛之乳最為濃厚，用玻璃器煮乳糜粥，於乳糜上現莎惹帝迦萬字千輪輻相。時有一人見此輪相，而自思念：「若人得食，速證無上菩提之果。」

即告童女：「我今饑渴，當以糜粥而施於我。」童女白言：「吾作此食施苦行仙人，非汝可取。」時天主帝釋即自化身為婆羅門，住立女前，女以乳粥欲布施與。婆羅門曰：「我不敢受。有世主大人，宜應供養。」童女復問：「世主何人？」婆羅門言：「去此匪遙有大梵王。」童女承言，即詣彼處以粥奉施。大梵王曰：「我不敢受。有淨光天子，最上殊勝，汝宜供養。」女復往彼以粥布施。淨光天子言：「我不敢受。有一菩薩浴尼連河，身乏氣力，以手攀樹出河岸上，被袈裟衣，將成佛果。若能供養，得大勝利。」童女聞已即時馳往，以鉢盛粥虔心上獻。菩薩默然而受其供。食已，擲鉢入尼連河，龍王至前欲取鉢器，帝釋化身為金翅鳥，龍即驚退，帝釋得鉢，安忉利天建塔供養。

爾時菩薩問二童女：「施此乳糜，有何所求？」童女答曰：「我聞雪山相近婆儗囉河側，迦毘羅仙人住處，有淨飯王童子，身相端嚴當作輪王，欲求為夫。」菩薩告言：「彼童子者，夙修梵行離欲清淨，名一切義成，不久之間當得菩提，云何與汝而為夫耶？」童女聞已默然住立。

菩薩舉身登一石山，峭峻孤拔，林樹甚眾，於此安坐未逾時刻，山即摧毀。菩薩驚怪茲何業緣？時淨光天子白菩薩曰：「萬行今圓，四智將就，此地薄祐而不能勝。去此不遠有金剛座，三世如來成正覺處。」菩薩即往，天人引前，足下生蓮，海水泛潮，大地振響，聲如扣鐘。菩薩徐行，至一大窟內有黑龍，昔無兩目，聞地振海潮，即時出窟，雙眼頓明，得見菩薩身相端嚴，光逾聚日。龍大歡喜瞻視戀仰，而說偈言：

地振海潮俱作聲，我今聞速離宮殿；

忽得光明見如來，一心瞻仰生歡喜。

爾時龍王告菩薩言：「憶念昔時有佛出世，時我兩眼俱得光明見彼世尊；今亦如是，復得眼開見佛身相。」即說偈言：

我昔承佛大威德，令我得覩相好身；

必遇牟尼覺道成，見佛端正亦如是。

爾時菩薩欲至金剛座，先舉右足，行如牛王，身若寶山，袈裟不動，心等虛空，面如滿月，金光照耀，蘊大法藥，靈禽異獸，右旋隨轉，有如是等十種祥瑞。菩薩思念：「以吉祥草鋪金剛座。」天主帝釋即時化身，往香醉山取吉祥草，其草柔軟如兜羅綿，詣菩提樹前陳金剛座上。

爾時菩薩舉相好身，登金剛座結跏趺坐，而發誓言：「我不起此座，直至漏盡。」正意繫心入三摩地。時魔宮中有二種旗：一名喜相，二名疑相；動有所表。時疑相旗忽然搖動，魔見驚疑，慮有不吉即作觀想，知淨飯王子悉達多坐金剛座求無上覺。時魔波旬生嫉妬心，變身為人，詐作淨飯王書，至菩薩前致敬問訊：「云何住此久不歸還？提婆達多入太子宮，恣行非法及殺釋種。」菩薩初聞生三種不善：尋思婬欲，親里殺害，及起瞋恚。知魔所作，復成三善：一、離欲，二、不殺，三、無瞋。

魔復問言：「云何坐此菩提樹下？」佛言：「我求無上智。」魔言：「無上之智汝何得之？」佛言：「汝是魔罪之人，設一婆羅門供，尚得自在報應；我經三大阿僧祇劫，捨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頭目、髓腦、國城、妻子、金銀、珍寶，利益眾生求無上智，云何不得？」魔言：「我設一婆羅門，會得富貴自在，汝能與我為證；汝經三大阿僧祇劫，捨頭目髓腦等，利益眾生求無上智，誰證於汝？」爾時世尊於金剛座上，即展右手金剛莎帝迦萬字網鞔之相，作無畏印觸地面上，告言：「為我證明。」時地天神從地涌出，合掌唱言：「魔王！我佛往昔經三大阿僧祇劫，捨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頭目、髓腦、國城、妻子、金銀、珍寶，利益眾生求無上智，真實不虛，汝魔勿疑。」

魔王聞已心懷驚怖，默自思念：「若令菩薩成道，侵我境界奪我威光。」旋歸天宮別作魔計。即化三女端正莊嚴，來於佛前，窈窕逶迤，詐為瞻仰而欲魔魅。佛以神力變成老母，髮白面皺陋惡尫羸，以鏡照之慚𧹞而退。魔王見已，恨事不成心生熱惱，即時統領三十六俱胝鬼魅兵將，身披鎧甲，手執槍劍及弓弩羂索種種器仗，復集毒龍、猛獸、象馬、水牛、虎狼、野干等，奔聚同行，又於空中現雲雷、電閃、霹靂、風雹，四面一時逼惱侵害。佛眼視之愍彼愚迷，入慈心定，即時淨光天子，於虛空中變大傘蓋，覆遍空中，遮止風雹刀劍弓箭種種器仗，俱作天花，所謂：優鉢羅花、鉢納摩花、俱母那花、奔茶利迦花，繞金剛座如供養佛。即於三摩地運神通力，合多成一，以一為多，上虛空中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履水如地等。

種種神變已，復觀彼眾布捺誐囉邪見、疑惑、貪欲、瞋恚、愚癡等，及彼有情離欲著欲，有想無想等，引近分解脫非解脫，如是等法通達明了。以宿命通，觀魔等有情過去父母，一生、二生、百生、千生乃至增劫、減劫、無數之劫，世界國土族姓眷屬，富貴、貧賤、長壽、短壽命終生處，無不證知。以天眼通觀魔等有情未來諸趣，生死因果及身語意等，善不善業，受報好醜究竟明了。又復思惟：「欲界、色界、無色界，苦、集、滅、道四諦行相，若染、若淨，分別、俱生，根隨諸惑。」如是思已，無漏智觀速得現前，見修二道頓捨不生，成無上覺。

爾時魔眾即皆退散，復告淨飯王曰：「悉達多太子，於金剛座上而得無常。」王既聞已，與諸眷屬悲啼懊惱迷悶倒地。時有天人告淨飯王：「太子已成無上菩提。」王聞是語心大歡喜。及奏王云：「甘露飯王生其一子；耶輸陀羅亦生一子。」王諸眷屬皆大踊躍。

爾時淨飯王勅諸臣僚：「令街巷道陌掃灑清淨，燒眾妙香，竪立幢幡，真珠、瓔珞，於城四門皆聚金銀珍寶種種財物，施諸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乞之人，為作福祐。」甘露飯王生子之時，眷屬歡喜，名阿難陀。耶輸陀羅，生子之時，月有蝕障，名羅護羅。時淨飯王言：「耶輸之子，非佛之種。」耶輸聞已恒懷憂惱。王宮後園池岸一石，名菩薩石，羅護羅坐石作戲。母忽見之而立誓言：「若是佛種願水不溺，如非佛種即沈水下。」作是誓已，以手推石，子亦隨落，石浮水面，子猶作戲。時淨飯王，與諸眷屬來至岸上，見子如是，心大歡喜，讚言：「善哉！甚為希有。」爾時大地振動，佛光普照幽闇之處，所有眾生互得相覩，歸命頂禮。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六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七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有二梵天子，住自梵界而作是念：「今南贍部洲有佛世尊，於烏嚕尾羅池側尼連河邊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彼佛世尊而於樹下結跏趺坐，於七晝夜入於火界。」時二梵天互相謂言：「我等天人亦有大力，如展臂頃能到於彼，我等今者宜速往彼，以妙伽陀而伸讚請。」於是二天從彼梵界速至佛所，旋遶瞻仰禮重畢已，住立佛前。時一天子先以伽陀，而讚請曰：

願佛起道樹，救度眾生界；

為說最上法，令得智法寶。

第二天子亦說伽陀，而讚請曰：

佛面如滿月，心淨煩惱除；

願說甘露法，行安樂世間。

二梵天子說是伽陀讚請佛已，隱而不現。

爾時世尊出彼禪定，觀諸世間，說伽陀曰：

世間所有諸欲樂，乃至天上所有樂；

若比斷貪之大樂，十六分之不及一。

復說伽陀曰：

擔世苦重擔，迷苦而不捨；

若捨苦重擔，能擔最上樂。

復說伽陀曰：

能斷世間一切愛，一切煩惱自除滅；

知煩惱者脫輪迴，當得解脫之快樂。

爾時世尊於七晝夜，跏趺而坐入於禪定。當爾之際亦無有人持食供養，纔說偈已，忽有商主，名布薩婆梨迦，將五百量車載諸寶貨，欲往他國經過近地。時布薩婆梨迦，以宿善根力常起思念：「云何令我獲得善友及妙眷屬？」忽聞人言：「世尊入定七日不飲不食。」作是念言：「今佛世尊在烏嚕尾羅池側尼連河邊菩提樹下，經七晝夜不飲不食而入禪定，得解脫樂，成等正覺。此我善友，當為我益我。今宜速詣彼，奉食作最上供養。」發是心已，時有天人以天報通，聞知布薩婆梨迦發如是心，乃觀照布薩婆梨迦及一切所將車乘等已，乃先白佛言：「今商主布薩婆梨迦，聞佛在此得解脫樂，成等正覺，於菩提樹下跏趺而坐，入於禪定經七晝夜不飲不食，彼人定來獻食供養，希望果報，求大安樂及利益故。」作是語已，隱而不見。於是布薩婆梨迦，與同行親友，自手辦造種種飲食，美妙香潔品味成已，即專注虔誠持以奉佛。未至佛所復作斯念：「我今奉食為最上供養，如來必當演說最上之法，而使我等以獻食因得天樂果。」作是念已，尋至佛所即用頭面禮如來足，禮已起立，瞻仰而住。時布薩婆梨迦白佛言：「世尊！我與親友辦種種飲食而來供養，願佛慈愍唯垂納受。」

爾時世尊許而未受。何以故？佛初成道未有應器。作是思惟：「我若不以應器受斯供養者，彼外道天魔必生毀謗，作如是言：『豈有過去正等正覺為利益眾生故，如是受其供養耶？』」佛作念時，彼梵天子白佛言：「世尊！過去正等正覺為利益眾生故，皆持應器而受檀施飲食供養。」於是世尊思欲應器，彼四大天王即知佛意，乃各於自天令其妙工選取寶石，於少時間造成應器，清淨瑩徹，殊妙無比。時四天王造成鉢已，各各自持同來奉獻。至佛所已，即以頭面禮世尊足，禮已瞻仰住立一面。爾時四大天王異口同聲白世尊言：「我等今者，各以寶石造得應器同來奉上。唯願世尊！哀愍納受。」作是語已，顒聽佛旨。

爾時世尊復自思惟：「今此四王各獻一鉢，我若受一，三天不喜；我若受三，一天生惱；我今等受四天之鉢。」既受鉢已，又復思惟：「用唯一器，四鉢孰先？」即以神力合四為一，四器雖合楞際疊存。於是世尊為利生故，即持此鉢於布薩婆梨迦處受所施食。既納受已，即謂布薩婆梨迦曰：「我今為汝演說三歸，汝當諦受。」時布薩婆梨迦奉教而住。

世尊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未來僧伽。此是三歸，盡汝形壽不得違悔。」時布薩婆梨迦白佛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未來僧伽，盡此形壽不敢違悔。」

爾時世尊謂布薩婆梨迦曰：「隨喜布施感果不虛，汝自捨施定獲快樂，所求福報依願皆得，亦復當證最上寂靜。布薩婆梨迦！若行布施所作福利，人天及魔不能迷惑，乃至禪定智慧；若能盡行，能竭苦源，見前證聖。」是時布薩婆梨迦聞是說已，心意快然歡喜踊躍：「願於未來世中，憶念受持亦不忘失。」作是語已禮佛而退。

爾時世尊受得商主布薩婆梨迦所施之食，即持往彼尼連河邊，即於岸上敷草而坐，喫所受食。食既畢已，又復盥漱，如是之際忽覺體中而發風病。何以故？佛出世間，示斯為緣，欲令眾生知身如幻故。是時天魔，恐佛出世教化眾生出離三界，當空我境，常伺其隙欲來惑亂。忽知發疾，速離天界來至佛所，而作是言：「善逝！汝今不安，涅槃時至，我今請佛入大涅槃。」爾時世尊知是魔來，欲亂我心，佛謂魔言：「我涅槃未至，我今直待聲聞弟子解佛法分，智慧明達，了知教本，廣演法相，乃至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等修持梵行，有眾多人欲周大地及彼天人皆證解脫，我於是時方入涅槃。」時彼天魔聞佛語已，知不涅槃，心生懊惱，於是天魔慚恥而退。

爾時帝釋天主遙知世尊體發風病，自天而下至贍部洲，去菩提樹不近不遠，有大訶梨勒林於中而住；於此林中取得上好訶梨勒已，疾往佛所。到佛所已，頭面著地，禮世尊足，禮已瞻仰住立一面，白言：「世尊！我知聖體小有風病，此贍部洲有訶梨勒，色妙馨香，可療斯恙，我今持來奉上世尊，唯願大慈納受而食。」世尊受已尋便服食，風病即除，體安如故。世尊慰勞，帝釋乃退還歸天宮。

爾時世尊又復離菩提樹，往彼母唧鱗那龍王宮。到彼宮已，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入於禪定。是時彼處七日七夜降霔大雨，時母唧鱗那龍王，以雨方霔知佛在定，恐其風雨之氣互侵佛身，又恐蚊蚋䗈蠅唼擾聖體，遂以自身纏繞七匝卬首上覆，如傘蓋相；經七晝夜，不動不搖。佛將出定，龍自攝身。龍王還宮，復以種種花鬘塗香嚴飾其身，來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七日已來風雨之氣，蚊䗈之類侵擾以否？聖體云何？」於是世尊說伽陀曰：

觀察於世間，一切眾生等；

若得無侵害，歡喜復快樂。

離欲斷煩惱，此樂難比喻；

無明若調伏，斯為最上樂。

爾時世尊說是伽陀答龍王已，即離彼處還來菩提樹下，結跏趺坐經七晝夜，入定觀察十二緣生，云何根本而因得生？所謂：因於無明乃緣於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由如是因，得一大苦蘊集如是。根本不生則一切得滅，所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入滅，六入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解如是滅，則得一大苦蘊滅。

爾時世尊於七晝夜在於禪定，如是觀察十二緣生已，乃出三摩地而說伽陀曰：

淨行觀察苦相時，知一一法有所因；

若知苦相之不生，自然一切所愛斷。

淨行觀察滅受時，知滅受法之無盡；

若知滅受之不生，自然一切所愛斷。

淨行觀察緣生時，乃知緣生法無盡；

若知緣生之不生，自然一切所愛斷。

淨行觀察有漏時，乃知有漏法無盡；

若知有漏法不生，自然一切所愛斷。

淨行觀察如是法，知如是法悉無生；

如日遍照於世間，行住虛空無所礙。

淨行觀察於苦相，知一一苦悉無生；

破壞煩惱得無餘，如佛降伏魔羅軍。

爾時世尊說伽陀已，復說是言：「若有眾生斷於輪迴，知甚深法，微妙言辭悉能通解，如是之人是有智者；我為此等人說，我令此等人知，我今如是獨處林野，依相應行見行法樂。」是時世尊說是語已，自在行住，無諸繫著，不云說法亦不生心。是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知於世尊不云說法亦不生心，而作斯念：「若如是者，世間滅壞。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出於世間，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今不說法自取法樂，當令一切有貪欲者、樂邪法者，不覺不悟；云何世間而不滅壞？我今往彼伸其勸請。」是時梵王娑婆世界主離彼梵界，如展臂頃即至佛所，住立佛前說伽陀曰：

出世摩伽國，過去法無垢；

悉開甘露門，演法濟眾生。

世尊告言：「我法甚深，難見難了，我若輙說，速取滅壞。何以故？世間一切樂邪法者、有貪欲者，不樂聽受、不能覺悟。何以故？貪欲之者，黑闇覆障故。」梵王白言：「世尊！眾生者，世間生、世間老，有利根、鈍根及以中根，乃至相好易化、塵垢輕微諸異生等。世尊！譬如青蓮花或白蓮花等生於水中，於水而長、於水而老，其中或有出水者、或不出水者，亦復如是。世尊！諸異生等，若不為說種種妙法，皆趣沈墜。唯願善逝！賜其法寶。唯願善逝！降於甘露。」

爾時世尊受於梵王慇勤勸請已，默而許之。遂以佛眼，審諦觀察世間眾生，世間生、世間老，鈍根者、利根者，乃至於中下，顏貌之好醜、易化與難化、少塵極少塵，如是眾生等：「我若不為說種種之妙法，不知諸苦本，悉趣於沈墜。」世尊如是觀察知已而起大悲，將演妙法，先說偈言：

我今降法甘露雨，當潤樂聞及一切；

從此人間得法因，若見弊魔不廣說。

是時梵王娑婆世界主聞此偈已，定知世尊演說妙法，身心快樂，喜不自勝，即以頭面禮世尊足，右繞三匝，隱沒而退。爾時世尊即自思惟：「今者何人先得聞法？」乃憶：「往昔阿囉拏迦羅摩等仙人可先聞法。何以故？我於往昔過彼住處，受其妙供及受其囑，我今先為彼人說法。」作是念時，乃有天人來白佛言：「彼阿囉拏迦羅摩等，皆已命終，方今七日。」世尊默知，又聞天告，乃嗟歎曰：「無常大事，世不驚乎？」又念：「阿囉拏迦羅摩等，薄祐如是，不聞正法耶？」

爾時世尊復念：「何人可先聞法？彼嚕捺囉迦囉摩子，亦曾供我，亦曾囑我。」作是念次，彼有天人名曰囉吒，又告佛曰：「彼嚕捺囉迦囉摩子亦趣無常。」世尊默知，復聞天告，世尊又歎曰：「正法難聞，薄祐乃爾。」於是世尊思念五人：「我出王宮入山苦行，是等尋來供侍於我，我應先為彼人說法。」於是以淨天眼觀在何處。見彼五人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於是世尊自菩提樹，往波羅奈國鹿野之苑。時於路次，有一仙人名烏波誐，相逆而來。時彼仙人忽於路次得見世尊，又見身長丈六，金色晃然，相好端嚴殊特超世，驚歎良久乃作是言：「瞿曇！瞿曇！覩汝相好，湛然清淨，復如金色，非世所同。何因出家？歸依何法？誰為汝師？今復何去？」

爾時世尊乃說伽陀，答仙人曰：

我今無所師，處世獨無侶；

悟正等菩提，為最天人師。

知世間諸法，不染亦不斷；

具一切智力，當降魔羅軍。

烏波誐仙人言：「瞿曇！實如汝言，是佛無疑。」佛言：「如是了知，及得漏盡，降伏罪業，故號為佛。」時烏波誐仙人又復問言：「瞿曇！今往何處？」佛言：「往波羅奈國擊大法鼓，轉大法輪，當說世間未曾有說，亦復宣示過去佛勅，當令世間知法離欲。」佛說是已，彼烏波誐仙人頂禮世尊，隨路而去。

爾時世尊即自往彼波羅奈國鹿野之苑，時彼五人，其名：灑替梨迦、摩斛梨迦、未斛羅、𡁠嚩鉢囉、賀拏尾婆囉多等，方新澡沐香油塗身，廣排飲饌列坐食次。彼五人等遙見世尊，知非他人，皆大驚怪，互相議曰：「今此太子居山苦行，欲成佛道，今乃退志，還尋我等；我等安坐，勿得迎侍。」世尊遙知，默而行詣。佛身巍巍由如金山，尊貴吉祥相好具足，有大威德無能儔匹。時五人等見佛俯近威德加臨，無能安坐，皆起迎侍，於是五人咸言：「善來！請當就坐。」是時五人，或為佛敷座者，或汲水洗足者，或奉上名衣者，或接手扶侍者，於是五人承事於佛同於往昔。

是時世尊安詳就坐，從容而言，謂五人曰：「汝等五人，初見我時，共有要議欲輕於我。汝等甚愚，汝等皆是我族，當行我戒。」是時世尊復告五人曰：「汝等！莫於如來生起輕慢。何以故？汝等！若於如來起於輕慢者，得無利益，後於長夜獲大苦惱。」五人白言：「佛於昔時所有威儀，最上世法殊妙之事；後行苦行得最聖清淨無上之智，通達妙法，本所觸行。今在何處？」佛言：「汝灑替梨迦、末斛梨迦、末斛羅、𡁠嚩鉢囉、賀拏尾娑囉多等，若於眾生廣大供養廣大之施，上妙飲食酥乳之味，食畢沐浴香油塗身，潔淨諸根，嚴好殊麗，前後顧視，容色適悅，汝等如是為見我者，非見於我。」灑替梨迦等言：「如是！如是！」

時彼五人常行乞食，世尊到已，或三人乞食二人奉事，或二人乞食三人奉事，互為給侍精進無懈。佛因制之曰：「有二事法，修行之人而不得行。云何二事？為於色欲生貪，此輪迴根非上人法；若有人能自正其心修其苦行，於此五蘊三毒如是諸法無迷無執，智眼觀察，斷彼輪迴，離於苦樂，行於中道；復於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於此八正而廣修習，獲於神通，證於涅槃，得名中道，當趣無上正等正覺。我於是事悉辦無餘。」

爾時世尊如是說已，又復觀知五人堪能受法，即復告曰：「此是苦，汝須知。」於是五人思惟，以慧眼觀是法，於過去世曾所聞聽，菩提發生而得了知。又復告曰：「此是集，汝應斷。」於是五人復思是法，以慧眼觀，於過去世曾所聽聞，菩提發生而得了知。又復告曰：「此是滅，汝應證。」於是五人又復思惟，以慧眼觀此法，過去已曾聞聽，菩提發生還得了知。又復告曰：「此是道，汝應修。」於是五人又復思惟，以慧眼觀察此法，亦於過去之世曾所聞聽，菩提發生還得了知。

爾時世尊又告五人曰：「苦法我已知，集法我已斷，滅法我已證，道法我已修，我以是法乃成佛道。」

爾時世尊又告五人曰：「汝等！可應學吾，知於苦，斷於集，證於滅，修其道。汝等！若能於此四諦真實之道而得了覺，自然知彼無集、無解、無明、無慧、無菩提、無不生，乃至梵界、魔界、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等亦無所住，離顛倒相，心意快然，當來決證無上正等正覺。」

爾時世尊如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尊者鉤抳等，除去塵垢，得法眼淨，及彼八萬天人得法眼淨。於是五人既悟道已，乃白佛言：「我等欲於佛法出家，願賜聽許。」爾時如來謂五人曰：「善來！苾芻！」於是五人，鬚髮自落，袈裟著身，成沙門形。爾時世尊復謂鉤抳等言：「色是常是無常？是苦是非苦？是空是非空？是有我是無我？受、想、行、識是常是無常？是苦是非苦？是空是不空？是有我是無我？」鉤抳答言：「世尊！我觀色、受、想、行、識，皆是無常、苦、空、無我之法。」爾時五苾芻聞佛說是五蘊之法，乃得漏盡，證於無學。時佛謂言：「汝等！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我生已滅，永斷輪迴。我與汝等六人，當為世間第一福田，三寶之名今已具足。」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有一夜叉名曰菩摩，高聲唱言：「今日世尊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為愍念利益世出世間梵、魔、天、人、沙門、婆羅門等。」時彼菩摩夜叉作是唱已，彼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及彼諸天互相告唱，須臾之間，乃至梵界諸梵天等，皆悉聞知，世尊在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三轉法輪，三寶出見，利樂人天及諸有情。是時地即大動，天亦大明，於是梵王、帝釋及諸天等，各各執持寶幢、幡蓋來詣佛所，雨天妙花，作天妓樂，謌唄讚歎種種供養，歡喜踊躍禮佛而退。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七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八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世尊初轉法輪度五苾芻已，將諸苾芻往嚩囉迦河岸，遊止暫住。時波羅奈國中有俱梨迦長者子，名曰耶舍，家中巨富廣有財寶，母氏眷屬皆國中豪族，多畜奴婢互誇強盛，是奴婢輩皆悉年少聰明多藝，復擅歌樂，常侍左右。時長者子耶舍，忽於一日在自家中，令諸妓人嚴容麗服鼓動音樂，與諸眷屬恣其快樂，自旦至夜方始停息。時妓女輩各還所止，以其困乏睡極昏重無所警覺。時長者子耶舍，於夜後分巡諸房室，檢察庫藏，見諸妓女門不掩閉，身無拘檢，或髮髻蓬亂，或衣服離身仰覆縱橫，現露形體由如死人一無異別。時長者子耶舍，因果成熟出家時至，覩斯相狀忽生厭離，由如發狂。耶舍以其富盛，有摩尼所裝之履數及千緉，於是著寶裝履，夜詣王宮告守門者曰：「我苦！我苦！請報於王。」其守門者不肯聞報。復詣後門亦謂守門者曰：「我苦！我苦！請報於王。」其守門者亦又不聽。是時耶舍自夜後分直至天曉，乃出城門至嚩囉迦河岸，往來而行口中但言：「我苦！我苦！」

爾時世尊在於彼岸，晨旦經行。於是耶舍遙見世尊威德端嚴無與等者，知非常人，乃告之曰：「聖者！我苦。聖者！我苦。」爾時世尊即以軟言而慰呼之：「善男子！汝來，我今此處安樂無事。」時彼耶舍得聞世尊慈悲之聲軟言相呼，即脫寶履致於岸側，渡嚩囉河詣於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於是世尊乃與耶舍同還遊止，敷座而坐，即為耶舍如應說法。

爾時世尊謂耶舍曰：「布施、持戒生天之因，雖五欲自在輪迴未斷，勿以天福心生喜樂。汝今欲求割斷煩惱，除去蓋障得解脫者，當於聖道而加修習，可證道跡，可證涅槃。」又言：「耶舍！我今問汝，色是常是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無我耶？受、想、行、識是常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無我耶？」時彼耶舍得聞世尊說如是法，譬如白色之衣易為染著，得離塵垢獲法眼淨。

於是世尊又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於是耶舍即於座上得漏盡意解，證無學果，便即發言答世尊曰：「如佛所說，色、受、想、行、識者，乃是無常、苦、空、無我之法。」世尊知彼實已得證漏盡解脫，猶著在家寶飾之衣，乃為耶舍說伽陀曰：

若得正道，猶戀莊嚴；

雖行梵行，未名息心。

若能調伏，執杖自驚；

雖婆羅門，是真沙門。

爾時耶舍，宿有黠慧又證無學，纔聞佛說此妙伽陀，乃自思惟：「世尊說此，正為於我猶著在家寶飾之衣。」乃白佛言：「世尊！我今於佛法中願為沙門，世尊大慈惟見聽許。」佛言：「善來苾芻！」鬚髮自落，袈裟著身，成沙門形，儀相具足。時俱梨迦長者始及天曉，見彼左右怱怱報言：「長者子耶舍不待天曉出自舍去，今不見迴，未委所至。」時俱梨迦長者聞是語已驚怪非常，乃私自念：「我子夜出，得非不正之人而相誘耶？」又問侍人：「我子所履、所服為常非常耶？」侍人對曰：「彼所常服妙衣寶履不在常處，必著隨身。」是時俱梨迦長者又復思惟：「我子耶舍著寶裝履及上妙衣，必無惡事，我今宜速諸處尋覓。」於是令諸僮僕分頭尋覓，兼自出城門至嚩囉迦河岸訪問尋求。忽於岸邊見子所著寶裝之履，又聞彼岸有佛及將弟子於彼遊止，心自思惟：「我子決定在彼而住。」時俱梨迦長者即自脫履，渡河訪覓，將至佛所，佛亦遙見知來尋子。既至佛前，覩佛光明又見異相，未及言子唯即驚歎。世尊方便承其發心，乃先諭言：「善來長者！得無疲勞？且可就坐今與汝語。」時俱梨迦長者初覩世尊威光相好，又蒙軟言慰諭，但益瞻仰全忘覓子。世尊告曰：「我有妙法，汝樂聞耶？」俱梨迦長者言：「願佛哀愍，唯垂宣示。」佛言：「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天之果報非為究竟，若斷煩惱可趣聖道。俱梨迦長者！我今問汝，色是常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非空耶？有我無我耶？」又曰：「受、想、行、識是常非常耶？是苦非苦耶？是空不空耶？有我無我耶？」爾時世尊廣為解說：「汝可觀察，實言報我。」時俱梨迦長者曰：「我今實知色、受、想、行、識乃是無常、苦、空、無我之法。」

爾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之法，時俱梨迦長者因是除去塵垢得法眼淨，身心適悅，歡喜無量。

爾時世尊知彼長者心意開解，恩愛淡薄，若見其子作沙門相必無憂苦，乃發問言：「俱梨迦！汝何因緣來至於此？」俱梨迦長者具以上事告於世尊。佛呼：「苾芻！」耶舍即出。是時長者見耶舍出作沙門形，復知漏盡，證無學果，乃作是言：「我子快哉！初能自利又能利他，使我得聞殊妙之法，遠離塵垢，法眼清淨，皆由我子獲斯妙利。」於是俱梨迦復白佛言：「我今住家，願佛垂戒。」佛言：「善哉，善哉！我今為汝受於三歸，汝當諦受。」

佛言：「俱梨迦！汝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伽，汝盡形壽不得違悔。」俱梨迦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伽。」佛言：「俱梨迦！汝今於吾受得三歸依竟，當為世間第一優婆塞。」爾時俱梨迦蒙佛為說種種之法，乃得遠塵離垢，法眼清淨；又蒙與受三自歸已，心意泰然，歡喜無量，即白佛言：「我於來日就自居舍備齋供養，唯願世尊及聖眾等，慈悲愍念同賜降赴。」佛即默然。時俱梨迦知佛受請，歡喜踊躍，旋遶三匝，禮佛而退。

彼俱梨迦既請佛已，速至家中告彼妻子男女并諸眷屬：「彼耶舍夜出渡嚩囉迦河，投佛出家已作沙門，兼已得證阿羅漢果。我尋耶舍亦到於彼，便蒙世尊為我說法，獲離塵垢得法眼淨，又為我受三自歸法；我已請佛來日供養，佛與聖眾必來降赴，汝諸眷屬今當為我速淨舍宅，香水灑地無令塵坌，及速備辦種種飲食，乃至香花供養之具，汝等專至亦獲大利。」

既至來朝，明相現已，家內營辦一一皆畢，俱梨迦長者即於庭際執爐焚香，遙白世尊：「飲食已辦，願佛垂降。」

爾時世尊即告拘抳：「諸羅漢等，可共往赴俱梨迦請。」又告耶舍曰：「汝歸本家形服非舊，母親眷屬心必悲惱，汝今出家已證無學，宜以方便化令歡喜。」佛誡勅已，即與同詣家中受食。時俱梨迦長者立於門首顒望佛至，佛既至門，俱梨迦長者頂禮佛足，焚香迎引至第二門；時耶舍母及乳母眷屬悉出迎接，初覩世尊相好端嚴，威光殊異，又見耶舍及諸羅漢法服嚴身，威儀詳審，凡諸進止有殊異道，圍繞瞻仰歡喜無極。俱梨迦長者請佛就座，諸羅漢等亦復就座，是時長者與諸眷屬次第禮足，禮畢瞻仰，各住一面。

爾時世尊為耶舍母及諸眷屬，如應說法使其歡喜，又令發起菩提之心，乃告之曰：「布施、持戒得生天上，雖復快樂未出輪迴，欲出輪迴當斷煩惱，於生滅法而須了知。汝等諦聽，深心思惟，我今為汝分別廣說。」

佛言：「色是無常，是苦，是空，是無我法。」又言：「受、想、行、識是無常，是苦，是空，是無我法。汝等知否？」如是世尊廣為分別。時耶舍母及乳母等，皆已宿植善本，今遇世尊為說妙法，如潔白衣染成眾色，隨其所染皆得鮮妙，耶舍母等亦復如是。世尊乃至廣為演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耶舍母等不起於座得法眼淨，斷除貪愛離諸疑惑，而於諸法知見無礙，即從座起住立佛前白言：「世尊！五蘊、三毒，苦、空、無我、無常之法，我已實知。」

爾時世尊即為受其三歸。受三歸竟，歡喜踊躍禮謝於佛，而又白言：「食時已至。」佛即默然。於是長者及耶舍母，悉持所辦上妙香美種種飲食，自手奉上佛及聖眾。佛與聖眾食畢，澡盥清淨已竟，是時長者及耶舍母，即於佛前各坐卑座，請佛說法；佛即化利，令心歡喜。時俱梨迦長者與耶舍母等，復白佛言：「我有少疑，欲伸啟問，願佛開說，斷我等疑。今我子耶舍，當有何因而獲是果，乃於家中忽發此心，會遇世尊為說妙法，而得法服莊嚴其身，獲諸漏盡證羅漢果？」

爾時世尊告長者等言：「過去世時波羅奈國，不近不遠有一仙人，於彼而住，有慈悲心利益眾生，恒入城中持鉢乞食。時彼仙人會於一日，於四衢道見一死蟲，覩其壞爛，又復臭穢，過往之者不可瞻近，彼仙忽起思念：『我身無常，不異於此。』遂於輪迴而生厭離。當此之時有一童子亦見死蟲，同彼仙人厭輪迴苦。而彼仙人及以童子既厭輪迴，後勤修習解脫正道。彼仙人者即我身是，彼童子者即耶舍是。是故耶舍今遇於我，得聞妙法證無學果。」於是俱梨迦長者及諸眷屬，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謝而退。於是世尊將諸聖眾，還歸鹿野仙人住處。

爾時俱梨迦復有四子：一名布囉努；二名尾摩羅；三名誐鑁鉢帝；四名蘇摩斛。見彼耶舍投佛出家證羅漢果，咸作斯念：「我等云何猶戀貪愛不求解脫？」又復思惟：「若今世間無最上覺，復有何人說最上法？我等輪迴無能斷絕，今值佛法宜生正信，當共捨家如彼耶舍以求解脫。」於是布囉努等兄弟四人，出波羅奈國同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俱梨迦子，耶舍之弟，今來投佛，欲為沙門，唯願世尊慈愍聽許。」

爾時世尊即令弟子與剃鬚髮、著袈裟衣。既為沙門，又與說法。佛言：「布囉努！汝為沙門，當行苦行攝心不亂，求真諦法令心無我，而於諸法決定了知，盡生死源永斷輪轉，以趣解脫。」時布囉努等聞佛世尊說是法已，正信決定精勤修習，獲諸漏盡，得心解脫，所作已作，梵行已立，我生已滅，永斷輪迴，證羅漢果。是時乃有十大阿羅漢。

爾時波羅奈國中復有大族諸長者子正五十人，與俱梨迦子常為朋友，忽聞俱梨迦子耶舍及布囉努等隨佛出家證於道果，咸作是念：「彼長者子耶舍及布囉努等，種族尊勝巨富難倫，聰慧過人端嚴罕匹，常受快樂無諸苦惱，猶能捨家學道以求解脫，我等云何猶顧戀耶？」諸長者子作是念已，出波羅奈國同詣佛所，至佛所已頂禮佛足住立一面，諸長者子同白佛言：「我諸長者子正五十人，今欲於佛法出家而為沙門，願佛慈悲哀愍聽許。」佛言：「善哉！汝長者子，捨家為道今正是時。」即令弟子與剃鬚髮、著袈裟衣，度為沙門。是時世尊又與說法，令求勝果。佛言：「汝長者子！各各捨家為沙門者，當須一身行於苦行，攝心不亂求真諦法，令心無我，而於諸法決定了知，盡生死源永斷輪轉，以趣解脫。」諸長者子得聞世尊說是法已，正信決定精勤修習，獲盡諸漏心得解脫，所作已作，梵行已立，我生已滅，永斷輪迴，悉皆證得阿羅漢果。於是世間始有六十大阿羅漢。

爾時世尊觀諸弟子而告之曰：「我從無量劫來勤行精進，乃於今日得成正覺，正為一切眾生解諸繫縛，汝等今日悉於我處得聞正法，漏盡解脫，三明、六通皆已具足，天上、人間離其繫縛，可與眾生為最福田，宜行慈愍隨緣利樂。」所言未竟，時彼罪魔名摩拏嚩迦即便遙知：「今日瞿曇沙門與諸弟子在鹿野苑中而共商議，謂言：『汝等天上、人間得離繫縛，宜各隨緣而行利樂。』我今若不令其惑亂，必定化盡世間眾生。」

時彼罪魔摩拏嚩迦，自變其身同世間人，如展臂頃即至佛所，住立佛前說伽陀曰：

汝解脫相非解脫，得此解脫非沙門；

汝今自處大繫縛，當欲解脫於何人？

爾時世尊知是罪魔摩拏嚩迦來相惑亂，徒自作業何能壞我，即說伽陀答罪魔曰：

我於天上及人間，已能解脫諸繫縛；

乃至無學離繫縛，汝之罪魔不能破。

時魔摩拏嚩迦聞是語已，即自思惟：「此瞿曇沙門知他心事，必不能亂。」唯自苦惱隱沒而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我已語汝：『汝等已於天上、人間離諸繫縛，可愍念眾生而行化導。』汝等速去。」時諸羅漢奉佛教勅禮辭而去。

爾時世尊與諸羅漢皆離鹿苑適悅之地，佛即獨行往詣西曩野儞聚落、烏魯尾螺池邊迦囉波娑林下經行宴坐。時聚落中有六十賢眾，在西曩野儞中將諸妓女及彼音樂，日日作樂無有停罷。忽有一女於此快樂心生厭離，捨眾逃避不知所至。時六十賢眾善根成熟，因尋此女入迦囉波娑林，忽於樹下見佛世尊，驚訝非常互相謂曰：「今此沙門，身如金山光明晃耀，面目端正諸相具足，吉祥尊貴無有倫匹。」嘆不能已，即前行詣而發問言：「沙門！止此還曾見一女人來否？」佛言：「賢眾！此處寂靜非女所遊。汝今來此為尋女人，何不自為尋其身耶？」是時賢眾聞佛所說，即有省悟乃知前非，而答佛言：「我等先尋女人，誠是過咎；今自尋身，願垂指示。」佛言：「賢眾！汝既如是，且可安坐，我今為汝宣說法要。」是賢眾等即禮佛足退坐一面。

佛言：「賢眾！布施、持戒生天之因，雖復快樂非為究竟，若求出離當斷煩惱，亦復分別生滅之法。」時彼賢眾纔聞是說蓋障即除，心內思惟歡喜無量。佛知其意，即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彼賢眾等如潔白衣易染眾色，隨彼所染皆得鮮好，而賢眾等即於座上證四聖諦微妙之理——既於諸法而得知見，貪愛息滅疑惑永斷，乃於佛法證四無畏——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唯願世尊！慈哀知察，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自今已去永不殺生，畢身奉持優婆塞戒。」時六十賢眾，於世尊所得聞法已，頂禮佛足歡喜而退。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八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九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世尊度彼六十賢眾已，復思何人先可受化，乃憶西曩野儞聚落之中，有難那及長女并眷屬等堪先受化。憶念：「我昔苦行去時經過彼舍，時難那及長女并眷屬等，共持乳粥及酥蜜等來獻於我。今觀彼等根緣已熟，堪可化度。」作是念已，世尊翌日伺候食時，執持應器入西曩野儞聚落之中，次第乞食至難那舍。時彼難那及長女等，見佛至門踊躍歡喜，即謂佛曰：「善來世尊！聖體安否？世尊大慈，暫過我舍。」佛即入門，難那并女為佛敷座。世尊昇座，彼難那及女并諸眷屬，即以頭面禮佛雙足，各各禮已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即為說法。佛言：「難那！汝等諦聽！布施、持戒生天之因，雖感欲樂終當退失，汝等當斷一切煩惱以求出離。」又復廣為分別生滅之法而令了知。佛說是時，彼難那等根緣成熟蓋障即除，深心思惟歡喜無量。佛即又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時難那并女及眷屬等，即於座上得法知見，證四諦理斷諸疑惑，貪愛永除一向信佛，即從座起合掌頂禮白言：「世尊！我於世尊所說諸法實得知見，我今歸佛、歸法、歸依僧伽，願為近事永不殺生。」又白佛言：「食時已至，願佛大慈受我供養。」佛即默然。時彼難那并眷屬等，見佛默然知已受請，持種種香花飲食手自奉上。世尊食畢澡漱已竟，難那眷屬復處卑座樂欲聽法，佛即方便種種說法，難那眷屬復得聞法，歡喜踊躍，禮佛而退。

爾時世尊於西曩野儞聚落化難那等已，即復思念，欲詣摩伽陀國隨緣利樂。時摩伽陀國有善相師烏嚕尾螺迦葉，壽年三百歲，自謂已得阿羅漢道，居尼連河側，弟子眷屬有五百人；摩伽陀國王及輔相一切民眾，皆尊重供養更無有上。「彼摩伽陀國有無量人眾，由如盲冥黑暗障蔽，常依烏嚕尾螺以為引導，彼諸人眾雖承化導無由出離。我今化彼烏嚕尾螺迦葉，及彼人眾，使見正道。」既思惟已，行詣摩伽陀國尼連河側烏嚕尾螺迦葉住處。時烏嚕尾螺迦葉忽見世尊來至住處，又見相好具足威德殊異，即前迎接復加恭敬，而謂佛言：「善來大沙門！先住何處？今忽至此。」即為世尊敷座請坐。世尊就坐，彼烏嚕尾螺迦葉亦自就坐，即以種種言辭慰問世尊，世尊亦以種種方便開導教化。談論未竟，日已西暮，佛即告言：「今已日暮，我於汝舍有寂靜處欲寄一宿。」烏嚕尾螺迦葉白言：「大沙門！我諸房舍眷屬在中，唯一靜處堪沙門宿；然此靜處毒龍在中，雖不悋惜恐有所損。請自思之。」佛告烏嚕尾螺迦葉言：「但願見借，必無傷害。」烏嚕尾螺迦葉告言：「若能爾者當自隨意。」於是世尊即詣龍舍。佛於舍外洗足已便入龍舍，自布淨草跏趺而坐，佛即便入三摩地。

時彼毒龍忽見世尊在舍中坐，即發瞋怒，乃作煙霧遍舍內外，於是世尊以神通力亦化煙霧；毒龍轉怒舍內火著，佛以神力亦化其火，佛與毒龍二火俱熾，時彼龍舍周遍內外成大火聚，火焰上騰明照遠近。時彼迦葉常於夜分出觀星像，乃復觀見龍舍成大火聚，即便傷嘆：「苦哉！苦哉！彼端正沙門不聽我語，龍火熾盛百倍於常，可惜沙門必被傷害。」時烏嚕尾螺迦葉及與眷屬，皆見大火熾盛之相。時彼毒龍知於世尊不能損害，又以自身亦大疲乏，乃息惡毒火便消滅；世尊是時亦攝神力，毒龍降伏收於鉢內。

天曉之後，烏嚕尾螺迦葉與眷屬等，行詣龍舍觀於沙門。既到龍舍，見佛端然而白佛言：「汝大沙門！宿夜安否？」佛言：「我安。」「汝大沙門，鉢中何物？」佛言：「此舍之龍。」佛又告言：「汝言此舍有是毒龍，人不敢止；我今降伏收於鉢中，汝可審觀了知其實。」烏嚕尾螺迦葉自以耆年德重行苦學優，凡所見知無有過者，及見世尊龍火不傷又能降置鉢內，乃讚歎曰：「奇哉！沙門！有大威力，我所見聞希有此事，是大沙門是大丈夫，亦是阿羅漢。」

爾時世尊降毒龍已，至第二日即於烏嚕尾螺迦葉住處不遠，就一樹下經行宴坐，即於是夜有四大天王下來聽法。時迦葉夜出觀於星像，乃見佛前有四大火聚。迦葉即謂諸弟子曰：「彼大沙門亦事於火。」諸弟子曰：「師何由知？」迦葉告言：「我夜觀星像，乃見大沙門前有四大火聚，我知沙門事火無疑。」時烏嚕尾螺迦葉纔至天曉，速詣佛所而白佛言：「汝大沙門！亦事火耶？」佛即報言：「我不事火。」迦葉又言：「我夜中觀星，見沙門前有四火聚；若不事火，此乃何用？」佛即報言：「此非是火，是四大天王下來聽法，是彼四天身光之耳！」迦葉驚曰：「奇哉！沙門！有是事也。此大沙門有斯威德，感得天王俱來聽法，此亦是阿羅漢耶？」

至第三日，帝釋天主乃於夜分來至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佛為帝釋如應說法。帝釋天主得聞法已，歡喜踊躍還歸天宮。時烏嚕尾螺迦葉夜觀星像，又見樹下世尊前面有一火聚，極大熾盛光明照耀，如日初出。而彼迦葉謂弟子曰：「而此沙門定事於火。」至天曉已，與諸弟子速詣佛所，而白佛言：「汝大沙門！我昨夜出觀於星像，又見火聚熾於座前，火光上騰如日初出，我今定知沙門事火。」佛即報言：「我非事火；昨夜帝釋下來聽法，是彼身光之所照耀。」迦葉歎曰：「奇哉！沙門！有大威德，此實希有；我今定知亦得阿羅漢果。」

至第四日，烏嚕尾螺迦葉出門觀星，又復觀見沙門座前有大火聚，光明照耀如日正中。是時迦葉還告弟子：「我於今夜又觀星像，復見沙門座前有火，光明照耀轉倍於前，如日正中等無有異，審察是相定事火也。」至天曉已行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夜觀星，亦見沙門座前有火，我知沙門定事火也。」佛言：「迦葉！我無所求，何用於火？昨夜之中，彼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下來聽法在我前坐，汝所見者是彼身光。」時彼迦葉還復歎曰：「此大沙門乃有如是大威德力，能感梵王下來聽法，實為希有；我定得知亦證阿羅漢果。」

至第五日，時烏嚕尾螺迦葉弟子摩拏嚩迦等，五百人眾，俱事三火，各有三鑪，其鑪共有一千五百。是時世尊在彼樹下，又值彼眾用火祭天。彼五百人常式發火火不能然，彼弟子眾即速告師，至烏嚕尾螺所而白言曰：「師可知否？我等然火，火終不然。不知今日何因若此？」烏嚕尾螺迦葉思惟是事：「而彼沙門在此近住，恐彼威力而有所制。」即與弟子同詣佛所而白佛言：「汝大沙門！我之弟子摩拏嚩迦五百人眾，常式用火而為火祀，今旦然火終不能著。我疑此事，定是沙門威力所制。」佛即答言：「汝欲火然？」迦葉答言：「欲然。」佛言：「汝去，火當自然。」迦葉還家，火已然矣。時彼迦葉及與弟子皆稱讚曰：「此大沙門有力如是，必應亦得阿羅漢果。」

用火祭訖，欲滅其火，火不能滅，盡其彼力終不能滅。摩拏嚩迦諸弟子等，疾詣烏嚕尾螺迦葉之所白言：「我師知否？火雖得然，今不能滅。」迦葉報言：「此必還是沙門所為。」迦葉復來至世尊所白言：「沙門！火雖得然，今不能滅。莫是沙門而復制也？」佛即報言：「汝欲滅耶？」迦葉告言：「欲令火滅。」佛言：「汝但還去，必自滅。」迦葉迴還，火已滅矣。又復歎曰：「此大沙門有是神力，亦阿羅漢也。」

至第六日，烏嚕尾螺迦葉自欲用火祭其火天，火又不然，即自入定欲令火然，火亦不然。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自用火，常式得然；今不能然，莫是沙門力所制也？」佛言：「迦葉！汝欲火然？」答言：「欲然。」佛言：「但去，火必自然。」迦葉迴還，火已然矣。用火事訖欲滅其火，火又不滅，又復入定欲令火滅，火終不滅。事不獲免，來白佛言：「火雖得然，今又不滅。必是沙門力所制也。」佛言：「汝欲滅耶？」迦葉告言：「欲令火滅。」佛言：「但去，火必自滅。」及至還家，火已滅矣。火滅已後，以彼餘炭積於一處。移時之後其炭自然，與諸弟子同滅其火，盡其力分終不能滅。又來白佛：「汝大沙門！火適得滅，今還自然熾盛倍常，我不能滅。此必沙門力所制也。」佛言：「火又然耶？」答言：「火然。」「汝不能滅耶？」答言：「我不能滅。」佛即報言：「汝但迴去，火自息滅。」迦葉即迴，火已自滅。迦葉歎曰：「奇哉！沙門！有斯力也。我欲然火，火不能然，告以得然；我欲滅火，火不能滅，告以得滅。今火再著，不能再滅；今火得滅，亦由彼力。是大沙門有大威德，此實希有，必應亦是阿羅漢也。」

過是日已，烏嚕尾螺迦葉作外道法設七日會，彼摩伽陀國王士庶皆悉聞知。迦葉思惟：「今大沙門在此近住，前所火祀皆能力制，今所作法莫復制耶？若彼沙門七日不來，我法必成；若復來者，或恐被制。」又作是念：「彼大沙門相好端嚴，威德殊勝，國中士庶若見殊勝，或恐捨我而事於彼。」以斯事故思念再三。佛即尋知，佛於七日他處遊化，雖在近住，迦葉及眾於七日中不見世尊。

時彼迦葉作七日法，國中士庶悉持香花及與財寶，廣作供養。作法既畢設會亦終，却復思念：「彼大沙門七日不見，我今設會多有餘長，沙門若來甚有供養。」作是念已，佛知其意，即便行詣迦葉住處。迦葉纔見心即歡喜：「此大沙門我思便至。」乃白佛言：「沙門來耶！」佛言：「我來！」又曰：「七日之中何以不來？」佛言：「汝作是念：『我設七日法會，若彼沙門來者恐法不成。』我知汝意是以不來。今汝思念：『作法已畢，沙門若來甚有供養。』我亦知爾，是以此來。」迦葉思惟：「此大沙門是大聖者，悉知我意，必定亦是阿羅漢也。」佛與迦葉言論已竟，尋還所止。

迦葉於後以虔潔心造諸飲食，極令香美異其常品，待至來日自詣佛所，白言：「沙門！我以專心備辦食竟，願過我舍而受供養。」佛受請已而告之曰：「汝但先去，吾當便至。」迦葉既去，世尊入三摩地，由如壯士屈伸臂頃，於贍部洲界取贍部樹果，盛滿鉢已迴還，先至迦葉住處跏趺而坐。迦葉後至，見佛先到驚而言曰：「沙門來耶！」佛言：「我來久矣。」迦葉又言：「從何道來？」佛即報言：「我從住處往贍部洲界取贍部樹果，還來於此。」迦葉言：「大沙門乃有如是神通迅疾，於少時間能往於彼取果還來，此大沙門亦是阿羅漢也。」佛即以果示之：「迦葉！汝曾見不？」迦葉言：「我未曾見。」佛言：「汝樂食不？」答言：「樂食。」佛言：「隨意。」迦葉食果歎未曾有。食果已竟，即以所造種種飲食自手奉上。佛喫食已澡漱亦畢，即為迦葉說偈，祝願訖，尋迴樹下。

又第二日請佛受供，佛即依前入三摩地，往弗婆提取菴摩羅果，先至迦葉住處。又第三日請佛受供，佛入三摩地，往西衢陀洲取得尾螺迦閉他果，還來先至迦葉住處。至第四日請佛受供，佛即入三摩地，如屈伸臂頃，往北俱盧洲取自然米飯鉢中持來，先至迦葉住處安坐，已久迦葉方來。迦葉又問：「自何道來？」佛答：「迦葉！我適往彼北俱盧洲，取自然米飯持來至此。」迦葉歎曰：「此大沙門有是神通，必是亦得阿羅漢果。」佛還問言：「北洲之飯汝樂食耶？」答言：「樂食。」佛言：「隨意。」迦葉食已歎未曾有，於是以自所辦種種飲食奉上於佛。佛受食竟澡漱亦畢，即為迦葉說偈，祝願已，還歸樹下。

世尊來日乃自持鉢往四大王天，直至忉利天取天酥味，還來所止樹下而食。喫食既畢，思水澡漱。帝釋天主知佛思水，如展臂頃來至佛所，白世尊言：「欲水用耶？」佛言：「欲水。」帝釋即觀近地先有涸池，以手指之，水即湧出，清淨香潔無與等者。佛即澡漱隨意受用。帝釋天主還歸天宮。迦葉忽見驚怪非常：「而此涸池無水已久，今復水滿，不知何來？」速至佛所而白佛言：「大沙門！此池久涸，水因何有？」佛即報言：「今日食畢無水澡漱，帝釋遙知，乃下天來為我出水。」迦葉歎言：「未曾有也！食從天取，水令天出，能感如是，此必亦得阿羅漢也。」迦葉乃立池名，謂之播抳佉多。

佛於後時入池澡浴，池岸之側先有大樹，名阿祖囉曩，佛以袈裟挂於樹上，迦葉來至見佛袈裟挂於樹上，知佛澡浴即來瞻覩。佛既浴訖，出水上岸，即展其手欲攀樹枝，時阿祖囉曩枝便低亞。迦葉乃見，還復歎曰：「此大沙門實不思議，感得無情自然低亞，沙門亦得阿羅漢也。」

世尊後時思欲洗衣：「云何得石而為用耶？」帝釋遙知，尋至佛所白言：「世尊！佛欲洗衣而用石耶？」佛言：「要石。」帝釋即令夜叉於大山中取石一塊，修令平正復使光潔，置於池側。佛即洗衣，洗已欲曬。帝釋又令夜叉別取一石置於池岸，佛洗衣竟就石曬之。迦葉來至，又見池岸忽然有石，乃自驚怪：「池岸先無，今從何來？」而白佛言：「大沙門！池岸之石自何而有？」佛即報言：「我欲洗衣為無石故，即起思念，帝釋下來為我安置；我又思念無處曬衣，彼天帝釋又安一石。二石所來，皆帝釋也。」迦葉大歎：「此大沙門，凡是所作非世之有，必已證得阿羅漢也。然其所證應莫超吾。」

迦葉之心似有省悟，世尊又以方便更現異相，教化迦葉令入正道。佛即化彼尼連河水忽然汎溢，居河左右人多漂溺，枯涸陂池處處皆滿，佛所止處正居其內，佛以神力令水環遶，四面壁立中心塵起。迦葉是時見河汎溢最盛於常，即思念言：「彼大沙門得不漂溺？」由是乘船速至佛所，乃見世尊樹下經行步步塵起，又以環水壁立不能下船，歎異倍常，遙相慰曰：「沙門安否？得無憂惱耶？」佛言：「我無憂惱，勞相諭也。」復思念言：「此大沙門自有神通，何不離此？」迦葉又言：「莫欲乘船離於此耶？」佛言：「欲離於此。」迦葉白言：「若欲離者當自上船。」佛以神力，如彈指頃，已在船中跏趺而坐。迦葉見佛已坐，不見所來所入。迦葉歎言：「沙門是大丈夫，有大威德，乃有神通能如是也。」迦葉白言：「我自亦得阿羅漢果，然不及沙門所證之道。」

佛知迦葉決定迴心，便即告言：「汝自言證阿羅漢者，非實證也！」迦葉忽聞世尊發如是語，身毛皆竪轉自尅責：「此大沙門悉能知我種種之事，今宜師之以進其道。」作念已定而白佛言：「大沙門！願知我意，今欲於大沙門法中出家而為僧伽，稟奉教勅修持梵行，唯願慈悲特賜聽許。」佛知迦葉證道時至，又以方便化彼徒眾，乃謂迦葉曰：「汝欲於吾法中出家學道為沙門者，還曾令諸弟子悉知已否？」迦葉答言：「弟子未知。」佛言：「汝為人師，不得卒暴。且可歸還與弟子議，若謂然者即可再來，斯亦未晚。」

迦葉奉教還至住處，乃與摩拏嚩迦等五百弟子同集一處，告而言曰：「彼大沙門相好異常神通難及，凡所動止天悉遙知，或來座前而聽其法，或有要用皆能給送，累見神變我實不如。今欲師彼出家以進其道。吾已決定，汝等如何？細自籌量以實報我。」摩拏嚩迦白迦葉言：「彼火龍暴惡首先降伏，神異他心眾人目覩。我等所業悉自師傳，師既未如，弟子何說。師若決志，我等皆隨；師若達彼宗源，亦願垂於濟度，我等已決眾共一心，今或可行不可失也。」於是迦葉知眾誠願，乃令弟子取事火具，護摩杓等種種之器，及鹿皮衣、樹皮衣、淨瓶、拄杖、革屣等物，悉棄尼連河中，以示不迴之相，師徒相率同詣佛所，頂禮佛足退立一面。

爾時世尊謂迦葉曰：「汝復來耶？」迦葉答言：「今與弟子同來，欲於大沙門法中出家修學。」佛已懸知乃更審曰：「汝諸弟子誠心以否？」迦葉答言：「我與弟子皆悉誠心，唯願慈哀咸垂濟度。」佛即默許度為沙門，又復報言：「汝等今朝是真出家、是真梵行，披袈裟衣而實沙門。」

爾時烏嚕尾螺迦葉身著袈裟成沙門相，又聞佛言：「汝今是真出家、是真梵行。」私自慶喜我心全滅。又復思惟：「往昔大仙嘗說斯事：『世稀有佛出興於世，得無上覺具一切智，是大聖人天上人間悉能利樂。』我於前時夜出觀星有大火聚，謂其事火與我同宗，乃是梵王、帝釋、四天王等互來聽法。今惟此事是大聖人，此非大聖，孰為聖也？」於是迦葉易沙門稱，呼佛為世尊也。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九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烏嚕尾螺迦葉有其二弟：一名曩提迦葉；二名誐耶迦葉。是二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學徒，悉在尼連河下流岸側而住，各於師法勤加修習。是二迦葉一日於尼連河中，忽見烏嚕尾螺迦葉祀火之具、護摩杓等，及鹿皮、樹皮衣，乃至淨瓶、柱杖、革履等物，悉從尼連河中流下，乃驚怪思念：「我兄迦葉得無王難耶？得無賊難耶？乃至水火等難？因是難故退失修行。若不爾者，云何祀火之具種種之物，棄於水中任自流下？審知今日必見差異。」於是二弟思議再三，共行尋兄，原其的實，至兄住處，不見迦葉及弟子輩，唯餘所居空寂而已。

時二迦葉倍極悽然，即詣隣人訪其所以。隣人報言：「烏嚕尾螺捨棄仙道，將諸弟子歸於沙門。我等諸人不知其事，請自詣彼詢其因由。」時二迦葉聞此說已，互相謂曰：「我亦聞有沙門近來此處，凡諸舉止皆異常人。儻或我兄及與弟子，若實然者，極為稀事。今可往彼自觀虛實。」二人相將同到佛所，方見其兄烏嚕尾螺及與弟子，被袈裟衣成沙門相，悉坐佛前瞻仰聽法。時二迦葉目覩斯事因知其實，心驚毛豎，足不能進。

佛見曩提誐耶來尋其兄，又見立於會前足不能進，即遣烏嚕尾螺自起迎接。時二迦葉既覩其兄離席迎接，即趨進前來禮足問訊。二迦葉言：「我兄耆年有德久已修行，博學該通世無等者，摩伽陀國王及大臣乃至士庶，皆謂我兄證阿羅漢道，常持種種香花、飲食、上妙衣服及以珍寶而來供養，凡有言說莫不諦信。如何今日忽棄己道便隨他教？我本修行依兄指授，乃至弟子咸無異轍，兄今自棄本所修習，我等云何更堅進趣？處大疑網，願賜開解。」作是說已顒住一面。

時烏嚕尾螺迦葉告曩提誐耶等言：「往世無佛由若冥夜，人無慧目不知沈墜，我於是際苦節修行，事火為功每祈聖證；復以此道轉教汝曹，餘人無能得過我道，便即自謂證阿羅漢。有大沙門曰佛、世尊，身長丈六金色晃耀，相好具足、威德特尊，哀愍我故來近止住。凡所動靜天悉遙知；四天大王乃至梵釋，咸來聽法；又見神足，於剎那頃，往復四洲乃至天上，取酥陀味悉皆示我；又復知我實未證得阿羅漢道。以斯事故我道不如，省悟宜先誠慚後悔，乃與弟子投誠出家。哀愍我故便垂救濟，令著法服度為僧伽。先不告汝，吾之過矣。」

時曩提迦葉、誐耶迦葉，根緣已熟便生信向，聞是語已悲喜交至，乃謂兄言：「我本修行因兄教授，兄今棄捨我亦願隨。」又復言曰：「無佛出世，寧聞正法，雖止老耄，亦希出離。」烏嚕尾螺告言：「善哉，善哉！今正是時。」曩提迦葉、誐耶迦葉，即前詣佛，頭面著地禮雙足已，退住一面白言：「世尊！我兄烏嚕尾螺先是本師，今者出家已為沙門；我今亦欲出家，願賜濟度。」佛雖默許，還令導彼徒眾而告之曰：「汝等弟子悉知已否？」二迦葉言：「未知。」佛言：「汝可令知，還來度汝。」

時二迦葉承佛教勅還歸所住，各集弟子告而言曰：「摩拏嚩迦！汝還知否？有大沙門其名曰佛，來近我師迦葉止住，累以神通顯現異相，皆令我師一一目覩；又以法力制其所作，我師省悟知法不如，將諸學眾投彼出家。我因見其所棄受用隨水流下，乃自訪尋委其緣由。及到於彼，已見我師迦葉及五百弟子，悉著袈裟成沙門相，在會而坐聽其說法。我見是事初大驚怪不能前進，我師迦葉離席來迎，具說前事。我聞殊勝亦願出家，載念汝曹迴來相報。吾意如此，汝等思之，以信實心各報於我。」彼二迦葉說是語已，時摩拏嚩迦弟子之眾白迦葉曰：「我等修學從師所受，師辯勝劣弟子寧知；師尚投彼出家，我等云何執守？如或決定，亦願相隨。」於是曩提迦葉、誐耶迦葉，各領弟子同詣佛所，至佛會已，頂禮佛足，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迦葉言：「汝等來耶？」時二迦葉答言：「已來。」又白佛言：「我等各各將諸弟子同來投佛，於正法中願得出家，稟奉尸羅修持梵行；願佛大慈哀愍聽許。」佛即攝受度為沙門。佛又報言：「汝等今朝是真出家、是真梵行。」時迦葉等聞是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各各禮佛旋繞畢已，瞻仰而住。

爾時世尊度迦葉等千苾芻已，即離適悅之地，將耆年迦葉等一千苾芻，往誐耶山頂塔處經行。到誐耶已，佛為諸苾芻等現三種事：一者神通；二者說法；三者調伏。於是世尊，入三摩地現神變相，於本座沒而於東方虛空之中，現行、住、坐、臥四威儀事；又於身上出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及與紅色；又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乃至南西北方皆現是相。見神變已，於剎那間還復本座。爾時世尊又與說法，謂諸苾芻：「汝於心、意、識等諸法之中，有疑、無疑，有念、無念，可滅、不滅，於斯諸法汝決定行。」又復告曰：「汝等當知！眼識為緣貪於諸色，因色觸故內心發生，即有苦樂，或非苦非樂，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諸苾芻！貪火既爾，嗔、癡亦然；由是輪迴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諸苾芻！三火熾盛由我為本，欲滅三火當斷我本，我本若斷三火自息，於是三界輪迴一切諸苦自然斷絕。」時三迦葉及千苾芻，又蒙世尊現神變相及說正法，得諸漏盡得心解脫，所作已辦捨諸重擔，正得己利永斷輪迴，悉皆證得阿羅漢道。

爾時世尊於誐耶山頂，度三迦葉及弟子千人，皆證阿羅漢道已。時民彌娑囉王及輔相大臣乃至士庶，悉知世尊在誐耶山頂，有弟子眾數滿千人。有一大臣告於王曰：「我聞國人近有言論，彼釋族中生一童子，初生之時，有雪山邊娑儗囉體河岸，往昔迦毘羅仙住處，有一善相婆羅門相而言曰：『今此童子，相好具足福慧圓滿，必為金輪聖王，王四天下，盡大海際悉在統御，正法理世民行十善；復有輪寶、摩尼寶、女寶、主兵寶、主藏寶、象寶、馬寶，如是諸寶自然出現恒常隨逐；又有千子色相第一，具大勇猛能破冤敵，四洲畏威悉皆降伏。然或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心修行，必成無上正等正覺。』具以上事悉白於王，請早圖謀勿令後悔，如能殺者保國終吉。」

時民彌娑囉王在正殿上獨坐思惟，常念五種之事：一者常願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於世間；二者早得往彼瞻禮隨喜；三者到已便得聞法；四者如所說法悉能了知；五者為我受戒，受已稟持。方念斯事，忽聞大臣計議之言，傷嘆良久報而言曰：「汝實愚人，欲於如來起極惡心，是大愚癡。汝可速去，勿更發言。」時彼大臣聞是語已，知不聽從慚懼而退。

爾時民彌娑囉王即顧左右親位大臣，福相圓滿有智慧者，而告之曰：「汝去往彼誐耶山頂世尊之所，代我恭敬而請世尊。如我辭曰：『民彌娑囉王稽首雙足恭肅無量，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否？今請世尊降臨宮城微受供養，當使於我及彼人民獲大利樂。唯願世尊及與聖眾耆舊大德皆悉降臨，當盡此生奉以飲食、湯藥、乃至臥具及僧伽梨等，一切供給不使乏少，願大慈悲無辭勞屈。』」如是說已，頂禮佛足顒聽聖旨。佛即默然。時彼使人知佛受請，作禮旋繞辭已而還。

爾時民彌娑囉王聞使迴旋，速御前殿受使朝拜。君臣禮畢遽發問言：「世尊來耶？」使人近前而奏王曰：「臣奉王旨詣誐耶山，請佛及眾，具以王旨白於世尊。佛已默然，必來降赴。」時王降勅左右大臣，便可嚴潔宮殿及與城隍，乃至四衢悉令清淨，復設種種名香妙花以備迎接。爾時世尊與耆舊迦葉及千阿羅漢，離誐耶山詣於王城，去城不遠有杖林塔，佛與大眾至塔而住。時民彌娑囉王得聞世尊與諸聖眾至杖林塔安住已定，即令所司，嚴整車駕前後導從，與自眷屬及諸群臣，欲出於城詣杖林塔所。出宮未遠，王所乘車地忽有坑輪陷不進，王自思念：「我必往昔曾造不善，致於今日有斯事也。」纔起是念，即聞空中有聲告曰：「汝於往昔無不善業，但為見在諸牢獄中多有禁繫，車輪之陷正為此也。」王聞空言，定知賢聖，既蒙指諭心極感重，即遣使人散詣諸獄，以罪輕重等第赦之。車駕前進至於城門，王之寶冠又忽破壞，復思念言：「我定往昔曾作不善，乃於今日疊有不祥。」王發是意，空中賢聖又復告言：「天子！汝於往昔無不善業，但緣前來所放禁繫之人，輕者已放，重者雖活由繫別處，冠破之祥乃為此也。」王聞賢聖空中語已，便令使人諸處詔喚，咸到車前悉赦宥之。罪人獲免，歡喜踊躍稱王之德。時王部從及諸眷屬，所乘之車有一萬二千，復有國中婆羅門長者及諸人民，亦有百千車，同出城門詣世尊所。

時王至杖林塔，於近苑內取迦俱那花五朵，自手執持詣於佛所，去佛不遠下車徒步，免去傘蓋劍仗之類，使令相隨。既至佛所，偏袒右肩合掌向佛，三自稱言：「我是民彌娑囉王。」佛亦三印：「如是！如是！」王即以五朵花奉上於佛，然後頭面著地禮其雙足，又以種種言辭而伸讚歎。佛即報言：「請王就坐。」王昇座已，其王眷屬及婆羅門長者士庶等，次第禮佛歡喜踊躍，各各以偈讚於世尊，讚詠畢已却住一面。

時烏嚕尾螺迦葉，先是王及大臣一國士庶所尊重者，今為沙門侍立佛側，王及人民莫不疑怪，咸起念曰：「耆年迦葉，事火修行勤苦彌久，智慧道德皆出人右，今在眾會生我等疑。為是如來奉迦葉教耶？為是迦葉奉如來教耶？」作此念時佛即玄鑒，乃謂迦葉曰：「汝自知時。」迦葉承佛聖旨，不起於座入三摩地，於本座沒現於東方，作行、住、坐、臥四威儀相，又復身放光明而有五色，所謂：青、黃、赤、白、紅，其色間雜由如玻[王\*梨]；又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方西方乃至北方皆亦如是。現神變已，忽然之間還來眾會，合掌向佛，說伽陀曰：

我本修行，奉事於火，

彌歷年歲，疑設勤勞。

心常自謂，已證羅漢，

執著我相，不能解脫。

佛大慈悲，而來濟度，

制火不然，又令不滅。

初謂同我，亦事於火，

言無所求，事火何用。

天上人間，無所愛戀，

我設法會，為求利養，

欲來不來，皆知我意。

又於四洲，及彼天界，

取果及飯，悉與我食。

我執事火，迷於正行，

猶若盲者，復如死人，

無有見知，定趣墜墮。

摩訶牟尼，猶如大龍，

布精進雲，灑甘露雨，

利益一切，有情無情。

我欲出離，求作沙門，

蒙佛大悲，說清淨法，

於最上句，使令知覺。

我今實證，阿羅漢果，

佛為我師，我是弟子，

諸人當知，勿生疑念，

此誠實言，宜應諦信。

爾時迦葉說伽陀已，頂禮佛足還復本座。時會大眾王及人民，實知迦葉是佛弟子。佛知眾會疑心已息，乃謂王曰：「我今為汝演說法要，汝當諦聽，善思念之。」王及眾會受教而聽。佛言：「大王！汝今當知，如王身色有生有滅，當審觀察生滅二相令實了知；復觀受、想、行、識亦同於色。善男子！若能於此如實了知是生滅已，當復觀察是非生滅；若能了知色非生滅，即知受、想、行、識亦非生滅。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本非生滅，無去無來，若能如實了知本非生滅，無去無來，亦復不住非生非滅，無去無來。大王！若於此法如實知已，即得無數阿僧祇寂滅之法。」時彼會眾一切婆羅門、長者、士庶中，有生疑念者：「世尊今說色、受、想、行、識本無者，云何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布捺誐羅相、摩拏嚩迦相、主宰承事等相？若此我、人、眾生、壽者等相亦實無者，云何知彼眾生所作善不善業二種因果，捨此蘊已復趣他蘊？」

爾時世尊知彼眾中起心念已，即謂迦葉等曰：「諸苾芻！所有我、人、眾生、壽者等見，乃是凡夫愚人，若有是見當感其苦，若知苦生當求苦滅。諸苾芻！種種有為因果之法，乃從種寂而轉生故，我自知已，欲令眾生於生滅法亦同我知。諸苾芻！佛眼清淨過於天等，所有眾生好相、惡相，及生貴、賤、善願、惡願，隨眾生業我今一一如實了知，眾生身業具如是事，口業具如是事，意業具如是事。畧說眾生邪見起於邪業，或於佛法而生毀謗，由斯業故命終之後，墮於惡趣備受眾苦。諸苾芻！若有眾生於其身口作諸善業，具正見、正行、正業，而於佛法常欣讚譽，由斯善故命終之後生善逝天。諸苾芻！我有如是知見，非不能知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布捺誐羅相、摩拏嚩迦相乃至主宰承事等相，或諸所作善惡因果，捨此蘊已復趣他蘊，如是等事亦無所有。我先已說，種種有為因果之法，從因發生從因得滅，所謂：因於無明，緣生於行，行緣生識，識緣生名色，名色緣生六入，六入緣生觸，觸緣生受，受緣生愛，愛緣生取，取緣生有，有緣生生，生緣生老死憂悲苦惱，以是因緣得一大苦蘊生。諸苾芻！若滅其因一切皆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則一大苦蘊滅。諸苾芻！集因滅故苦自然滅，若苦止息得涅盤樂；又復我相永斷正滅非轉，了苦非有滅云何滅，是得止息是得清涼，離一切句是則涅盤。」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世尊復謂民彌娑囉王曰：「汝觀色是常非常耶？」王曰：「非常。」佛言：「是苦非苦耶？」對曰：「是苦。」世尊又言：「受、想、行、識是常非常耶？」對曰：「非常。」又曰：「是苦非苦耶？」對曰：「是苦。」佛言：「色、受、想、行、識悉是非常，是苦，是顛倒法，一切無我。」佛又告言：「大王！當以正智正慧觀其真實，彼色、受、想、行、識有過去、現在、未來耶？有內外、麁細、貴賤、遠近耶？」對曰：「色、受、想、行、識非過去、現在、未來。亦非內外、麁細、貴賤、遠近等。」佛言：「善哉，大王！若能於此五蘊如實了知，是非常、苦、空、無我之法，復以正智觀其真實，知非過去、現在及以未來，乃至內外、麁細、貴賤、遠近等，又能不著不捨者，斯真解脫。大王！得斯解脫者，是智解脫，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我生已盡，永不復趣輪迴之道。」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民彌娑囉王及八萬天人，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及有婆羅門、長者、士庶等百千人眾，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於是民彌娑囉王得法知見已，於法堅固斷其貪愛，除去疑惑正信不退，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心柔順，歸依佛、法及以僧伽，持近事戒永不殺生。今請世尊常住我國，願盡形壽奉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常無乏少，乃至聖眾盡生供養。」佛即默然。時王見佛默然受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頭面禮佛雙足，旋繞畢已辭別而退。

爾時諸苾芻眾，見民彌娑囉王蒙佛世尊為說妙法，不起於座，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心皆生疑：「此王云何遇佛世尊，便得聞法，證法眼淨除去塵垢？」作是念已，佛即玄知，告而言曰：「諸苾芻！此民彌娑囉王乃於過去作大善業，所作決定果報無差，今為人王具大福德，乃宿世因感果如是。諸苾芻！地、水、火、風外界熟時，蘊、界、六根一切好醜，隨其所作善惡之業，悉皆獲得果報不虛。」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眾生之所作，善惡經百劫；

因業不可壞，果報終自得。

「諸苾芻！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阿囉曩毘，十號具足為人天師。時佛世尊為諸眾生說種種法，化利畢已即入涅盤。彼諸弟子收其舍利，擇清淨地建立妙塔，復以種種香花而恒供養。過是已後久歷年歲，有轉輪王出於世間，名羯里計，時有兵眾十八俱胝，常領是眾飛空巡幸，復有七寶常為先導。後於一日經過塔上，有虛空神捉其輪寶住空不進。時羯里計王思惟是事：『今我方行輪寶自住，恐是福盡感應斯現。』彼虛空神乃告之曰：『大王！汝非福盡，下有阿羅曩毘佛舍利塔，端指輪寶不得直進。』時羯里計王與十八俱胝飛空兵眾，同時降下詣於塔所，王及眷屬各以妙衣共拭佛塔，得清淨已，散諸妙花及焚寶香，又作種種音樂而為供養，以頭面禮發其誓願：『以我今日師事於佛所設供養種種功德，果報不虛當來獲得。』

「諸苾芻！於意云何？彼羯里計轉輪聖王并諸眷屬者，即民彌娑囉王及眷屬等是。諸苾芻！以彼供養阿囉曩毘正覺之塔種種功德，當感無數百千俱胝劫受天上人間最上快樂，以本願力今值於我復作供養，所獲功德乃與阿囉曩毘正等正覺平等無異。諸苾芻！一切眾生作黑業者黑業相續，作白業者白業不斷，或作雜業亦復如是。諸苾芻！所獲果報悉從因業，汝等當知，廣為人說。」

爾時會中諸苾芻眾，以民彌娑囉王見佛聞法遠塵離垢，又聞說彼往昔之事，乃於烏嚕尾螺而起疑心：「云何世尊為現神通，種種教化方得迴心，彼曩提誐耶隨言受化，佛大慈悲具一切智，必能斷除我等疑惑。」作是念已，將欲發問。佛即告言：「修因感果定不虛爾。諸苾芻！過去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亦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作大佛事，化利畢已即入涅盤。時世有王名羯里計，常於彼佛恭敬供養。佛既入滅，王以種種香木荼毘世尊，復以乳汁灑滅餘火，即收舍利貯四寶瓶，又選勝地起大寶塔。其塔高聳量一由旬，王及人民常作供養。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家中巨富等毘沙門天，眷屬眾多自在快樂，先與別族長者而為朋友，常於佛塔廣興供養。後娶其門以為姻戚，歲月緜久乃生三子。於後長者年耄有疾，服藥不差漸漸羸困，乃趣無常，三子以禮葬於尸林。是時三子思憶訓誨旦暮啼泣，又念家富共議追福。長兄慳恡先未知善，忽聞欲施初即遲疑，以孝存心尋便允可。長兄言曰：『布施之外分充受用。』二弟應諾，即持金銀種種財物，詣於塔所作最上供養。如是施已同發誓言：『願以善根所生果報，於當來世以今正等正覺迦葉之稱為其姓氏，佛出世間亦得值遇，聞法信解證於菩提。』發誓願已，禮拜旋繞歡喜而歸。是故迦葉今得此姓，值遇於我而為沙門，復聞正法證無學果。諸苾芻！烏嚕尾螺初難化者，以彼宿世欲檀施時心有遲疑，是故我現種種神變方得省悟；曩提誐耶而易化者，亦由往昔檀施之時，心本清淨始終無異。諸苾芻！是故烏嚕尾螺及曩提誐耶，復為兄弟得迦葉姓，又值於我聞法證道，此往昔事汝等諦信。」

爾時世尊說是迦葉往昔事已，離杖林塔，於王舍城不遠就一樹下，與千苾芻眾圍繞而住。時民彌娑囉王以佛近住，欲立精舍安佛及僧而久住止。民彌娑囉王為太子時，常出城外而為遊戲，去城至近有一園苑，林樹蓊欝泉池清淨，雖復四序花竹恒茂；太子愛樂而欲求買，園主長者自恃耆耄兼亦家富，太子逼取終不允從，出言悖慢聞於太子：「我寧離此國，不捨此園。」太子聞已謂左右曰：「今此耆耄言甚不遜，我若紹位無得忘也。」於後父王摩賀鉢納摩崩已，即灌頂傳寶號。民彌娑囉王既紹其位，乃憶前事，下令所司發使奪取。時彼長者速得心病，便趣無常。命終之後，以其憤怨積聚毒惡，乃於園內生蛇趣中，含毒伺隙欲酬前恨。

後於一日王因春節，將諸嬪婇遊幸彼園，盡極歡娛以肆其意。王方疲困寢息園中，時彼毒蛇謂其得便，疾出窟穴欲來蠚王。時諸嬪嬙散行遊冶；王有親近內侍一人，執劍侍衛防其不虞，時有飛禽名迦蘭那迦，飲啄翱翔常在園內，忽見蛇出相呼鳴噪，執劍內侍見蛇出已即斷其命。禽眾極噪，王亦驚寤，問執劍者：「緣何喧擾？」執劍者曰：「適有毒蛇欲來蠚王，迦蘭那迦相呼驚噪，我既目見，已斷蛇命。」王聞是語心驚毛豎，令詔太子及諸大臣共議斯事：「古剎帝利灌頂大王，或於身命欲致危害，有能忠力濟其難者，當何賞賜？」大臣對曰：「能於身命脫其難者，可分半國以賞其功。」王乃允從，分其半國與迦蘭那迦用賞其功。大臣對曰：「彼迦蘭那迦飛禽之類，與國境土當何所用？」王謂大臣：「此事如何？」大臣對曰：「可就窠巢多植竹木使其遂性，勿令傷害。如斯可矣，餘不能為。」王聞曰：「善！」遂從其奏，乃於園外別擇一處，廣種竹樹安迦蘭那迦，令人守之不得傷害。

王有親舅，本事仙道，常求淨處進其修習，王以迦蘭那迦竹林無諸雜穢權令安處。及見世尊將諸苾芻近城樹下露地宴息，思欲捨彼造立精舍。王乃嚴駕自詣佛所，禮雙足已却住一面。

爾時世尊為王說法，以種種方便化令歡喜，復勸精進，當求最上寂靜快樂。時王聞法歡喜頂受，即起於座偏袒右肩，合掌頂禮白言：「世尊！我今請佛及諸聖眾，於我宮內來晨受食，唯願慈悲哀愍聽許。」佛即默然。爾時大王見佛默然，知已受請，歡喜踊躍禮拜而歸。乃下所司，即於是夜疾速備辦種種飲食及與香花，皆令倍常美妙清淨，復勅宮城內外乃至四衢道巷之中悉使嚴潔。纔至明旦，即遣使人白於世尊：「飯食已辦，請佛降臨。」於是世尊與千阿羅漢著衣持鉢，前後圍繞行詣王宮。王於門首執爐焚香待世尊至，佛既到已迎入就座，諸聖眾等亦各就坐，王與眷屬瞻禮畢已奉上飲食，焚香散花歡喜供養。佛與聖眾食畢澡手，王及眷屬樂欲聽法，佛為說法，各各諦聽歡喜信受。王復離座合掌白佛：「我今欲以迦蘭那迦竹林作佛精舍，願佛納受。」世尊默然。王知佛許，即取金瓶灌於佛手。奉施畢已，願佛隨意，即為世尊廣作嚴飾，佛與聖眾隨意而住。迦蘭那迦竹林精舍因茲所立。

爾時世尊後於一時為利樂故，與諸聖眾離迦蘭那迦竹林精舍，往寒林中經行宴坐。時王舍城有一長者，請佛及眾來晨供養，乃於是夜與諸眷屬及僮僕侍人，共辦飲食香花等事。時給孤長者因有事故，到王舍城經過彼家，遇夜止宿，見其長者家中老幼皆不寢寐，辦造飲食珍饌之類。怪而問曰：「長者之家老幼不寐辦造飲食，當何所用？為請王耶？為請大臣？莫為姻親而有聚會？」長者報言：「我不請王及大臣等，亦無姻親聚會之事。今為有佛出於世間，將一千聖眾遊化此國，王及眷屬大臣士庶，悉皆歸向次第供養。我為彼佛及與聖眾來晨設齋，是不寢寐。」給孤長者聞此語已，歎異非常，又復問言：「云何名佛？」對曰：「彼釋族中有王淨飯，生一童子，號悉達多，具輪王相，棄捨出家苦行修習，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斯即佛也。」又復問言：「云何聖眾？」對曰：「有剎利族或婆羅門族，乃至毘舍輸陀，如是之族善男子輩投佛出家，剃除鬚髮被袈裟衣，正信修行聞法悟解，悉皆證得阿羅漢道。此是隨佛一千聖眾，我所供養正為此也。」給孤長者聞是說已，身毛皆豎歡喜踊躍，又復問言：「如我云何得見彼佛及與聖眾？」對曰：「明旦咸來我舍受食。」

給孤長者雖聞是語，有若心狂，不待天曉欲往佛所。時方半夜值月明朗，即便出門行詣寒林，未至中途月忽雲蔽，又至一門不敢前進，給孤長者以天陰黑，便生怕怖佇立思量：「得無非人之類而來惱我耶？」心欲退還足不前進。時有天人發聲告曰：「長者但去勿得退心，唯有吉祥定無惱亂。於意云何？譬如百車百馬種種裝嚴，可令眾生見者愛樂，以斯布施，不如向佛前進一步，十六分之一分功德。」

又復告言：「長者但去勿得退心，唯有吉祥無惱亂事。於意云何？譬如一百金象眾寶裝嚴，以斯布施，不如向佛前進一步，十六分之一分功德。長者！乃至百童女以真珠、瓔珞眾寶嚴身，以斯布施，亦復不及向佛一步，十六分之一分功德。」時彼天人即發身光照耀途路，自彼門所直至寒林，如月盛明等無有異。給孤長者乃問天曰：「是何聖賢能作斯事？」天人告曰：「我昔曾為舍利子母，名捺誐囉也。命終之後生四天王界，今名摩度娑健馱摩拏嚩迦，見守此門。願勿疑慮，長者可去必獲吉祥。」給孤長者聞是語已讚言：「善哉！稀有斯事，我今定去見佛無疑。」給孤長者又復思惟：「若無正覺出於世間，無由得聞最上妙法。」於是長者得其光明無所障礙，直至寒林世尊住處。

爾時世尊在寒林外經行，時長者見佛威德相好異於常人，即便合掌而發問言：「是世尊否？」佛答言：「是。」長者身心歡喜無量。

又復問言：「世有何人而得安睡？」佛說伽陀而答之曰：

若人心寂靜，一切得安睡；

若人繫染欲，熱惱心不止。

染欲熱惱除，解脫無所繫；

心意調伏已，得息得安睡。

爾時世尊說伽陀已，與給孤長者同入林中。佛還本座，長者即前禮佛雙足，於一面坐樂欲聽法，佛乃勸發令心歡喜。爾時世尊告長者言：「布施、持戒得生天上，雖五欲自在非為究竟；欲免輪迴當斷煩惱，於善惡法廣為分別。」是時長者得聞是法，以宿善力深心思惟，蓋障即除心喜無量。佛知是已，即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是時長者不起於座證四諦理，如潔白衣易染其色，隨彼所染皆成上妙。長者得法知見永斷疑惑，於佛、法、僧深信堅固，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頂禮，白言：「世尊！我今歸依佛、法及苾芻眾，持近事戒永不殺生。」

爾時世尊問長者言：「汝何名字？」長者對曰：「我於國中少有資產，或是貧匱孤獨之人來丐求者，我施飲食及彼資具，國人名我為給孤獨。」「汝國何名？」對曰：「舍衛。願佛及眾來降我國，當以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一切受用，畢生奉施。」佛言：「長者！我與苾芻數踰千人，彼無精舍何以安住？」長者對曰：「佛若降臨速當建立，唯願大慈不違我請。」佛即默然。給孤長者見佛默然，知已受請，歡喜踊躍，頭面禮足旋遶而退。於是長者入王舍城，營搆事畢將欲還家，再詣寒林，請佛及眾勿慮精舍，願早垂降。言已還家。

自此日後一切皆停，於舍衛城周遍內外，求覓殊勝清淨之地，欲建精舍安佛及僧。「唯有祇陀童子園苑最勝。何以故？此童子園，其地寬廣無諸穢惡，竹樹蓊欝泉池清淨，寒風暑氣俱不能侵，又無蚊虻含毒之蟲，唯有吉祥飛走之類；又復王城不遠不近，非求法人不能到此，若建精舍斯為最勝。」思念已竟，即詣園主祇陀童子，而告之曰：「童子勿怪，我有勝事欲以上聞。童子可容，方敢陳說。」童子告言：「有事可說。」長者起立謂童子言：「欲買茲園，當為世尊及千聖眾造立精舍而請安住。尊若容允，價即稟言。」祇陀童子告長者曰：「一切可得，唯園勿言。」長者又曰：「我聞佛言：『一切無常無有主者，以不堅法宜易堅牢。』」童子報言：「非我所知，勿復更說。」長者又曰：「佛者難值，園即易求，今或遲疑後施無及。」祇陀童子雖聞此說心未能捨，乃以要言阨彼長者：「君能以金布滿其地，我即與汝，任自所為。」長者審知恐未誠信，報而言曰：「童子若爾，可聞市官，當使兩情執無反覆。」童子俛仰共聞市官。

時四天王遙知斯事：「佛今出世，舍衛城中給孤長者，買祇陀園造立精舍，兩人商議取正市官；我今變身與成其事。」天王變身作市官已，來於市肆，顒望給孤與童子至。二人至已，給孤先言：「我買彼園欲造精舍，令以黃金布遍其地，若能爾者即可相與，今來取正。此價云何？」市官言曰：「二人之心得可否未？」對言：「已定。」市官言曰：「善哉，善哉！童子收金，長者得園。」童子默然更無違悔。

長者即日，速以車、乘、象、馬之類，乃至僮僕，般運黃金處處布訖，唯前面少許而未周足。長者籌慮：「取何藏金可遍此地？」如是之際，童子告言：「汝已迴意便可收金。」長者報言：「我意不迴，思何藏金可遍此地，以斯事故籌慮少時。」童子思惟：「奇哉！長者能捨如是大財，為佛及僧造立精舍。」又復思惟：「我曾聞說：『若非正覺出於世間，一切眾生不聞正法。』斯可助施，理必相容。」即謂長者：「勿更取金，欲迴此地我施作門，美可共成功亦圓滿。」長者報言：「我非無金，童子爾者誠為甚善。」

布金纔畢方欲命工，外道悉知速來惑亂，謂長者曰：「瞿曇沙門今在摩竭陀國王舍城居，此舍衛城地貴名高，非彼所住，勿立精舍、勿得迎請。」長者即怒報外道曰：「此舍衛城非汝所有，何關汝事？」外道聞已知不從心，復詣於王，王亦不允，諸外道輩面慚無色心極煩惱。復詣長者而告言曰：「我先所說不為園苑，但以彼眾非我同修。長者今日若是堅執，斯有所報請不相違。我聞瞿曇有大弟子，先已到此，可與論義即辯勝劣；如彼得勝精舍可為，若其不勝何用迎請。我此所說，君見如何？」長者告言：「此說甚善。若定勝劣，足得相依，清濁要分、真偽斯辯。」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一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世尊在於寒林，受給孤長者請，預知舍衛國中有諸外道，各各苦行又復聰明，雖勤修習不得解脫，根緣已熟受化是時。世尊又觀誰可往彼？唯舍利弗乃有宿因，此若先行必有大利。於是世尊喚舍利弗，令先往彼舍衛大城，助給孤獨建立精舍。尊者受命往舍衛城，詣長者所，事皆參議。給孤長者承外道意來白尊者：「彼欲論義，於理如何？」又云：「此國之人素未知佛，於法勝劣宜其宣揚。」舍利弗曰：「善哉，善哉！斯言誠諦。」尊者於是入定觀察，諸外道輩及舍衛國人，根緣成熟有幾時分？見彼人眾唯餘七日。尊者出定告長者曰：「請語外道，過七日已可來論義。」長者具告。外道思惟：「立七日限斯有二事：一者知己非勝，設計私逃；二者或求本朋來共商攉。」如是思已，「我今云何不求朋侶？」由是諸處親自訪尋，乃得一人，名赤眼婆羅門，而告之曰：「彼瞿曇沙門有大弟子索我論義，汝婆羅門應宜相助。何以故？若自得勝利養猶存，彼或勝時我等何往？」彼即問言：「何時論義？」報曰：「後當七日。」「至時相報，必來助汝。」然婆羅門憂其墮負心甚煩惱，發信諸處求告朋黨。

七日滿已，給孤長者就寬靜處權立論場，即為舍利弗尊者排師子座，為彼外道對排高座。列座既畢遠近咸集，若公、若私迨及少長，有百千人集彼論處，亦有別國外道、婆羅門亦來會所。給孤長者手執香爐焚以妙香，與眷屬等同為擁從，迎舍利弗上師子座；尊者坐定，一切瞻仰，覩其威容悉皆讚歎。時彼外道與眾相隨，亦昇高座。安坐已定，尊者告言：「汝欲何作？」外道言：「我現神通，我既現已汝當亦現。」尊者報言：「我所作者，天上人間所不能作，云何汝言能同我作？」尊者又言：「赤眼婆羅門！汝所作者我悉能破。」

赤眼婆羅門化作花樹，如實芳葩豔冶動眾；尊者神力出微少風，其花根苗吹散異處。又化一池水滿澄湛，蓮花遍發人讚異常；尊者化出大象膚體端正，入池蹂踐須臾狼藉。外道又化一龍而有七首，張鱗努目奮惡拏空；尊者化金翅王，從空飛下坐於龍首，龍自降伏。時彼外道乃於最後化羅剎身立在眾前，醜惡異常人見恐怖；尊者持呪神力縛之，羅剎苦惱翻生瞋怒，外道驚怖身毛皆立，恐惡自傷發言求救，告尊者言：「我今歸依，願賜救護。」尊者解呪，羅剎怒息。時赤眼婆羅門得脫羅剎怖畏之難，又復覺知本所修習非是正行，告舍利弗曰：「願於尊者正法出家而為沙門，尊者大慈哀愍聽許。」舍利弗即與攝受度為沙門；後修梵行斷盡煩惱，雖居三界而離貪毒，其心平等由如虛空，觀金如土而無別異，於後修習得三明六通，證阿羅漢果，乃得帝釋諸天而來供養。

時大眾驚怪目注心凝，異口同聲讚舍利弗：「是論義師無人能敵，猶如牛王處於眾群。」一切瞻仰無有厭足。時舍利弗知眾心意及其種性，即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是會大眾有發三歸心者，有發聲聞菩提心者，有發辟支菩提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亦有出家證得須陀洹果，有證斯陀含果，有證阿那含果，有證阿羅漢果。

論義畢已會眾皆散，諸外道中有執性者，以其論義不勝辱於屈伏，潛共計議欲謀不軌：「可投長者請作工人，或得便時殺彼尊者。」設計已定，白長者言：「汝已斷我一切利養，今者無所歸趣，却願相愍收作工人，或察卑心且住鄉士，或不從允各去他邦。」哀告再三，傍不忍聽。長者於是具述彼意白舍利弗：「仁可思察於理如何？」舍利弗即入三昧，觀彼根緣證道非遙，遽云：「何患？」長者即退，錄其姓名，遣作工夫例與其直。

時舍利弗化出一人，於工夫中便為首領。尊者於後觀知根熟，來彼役所，就一樹下安詳而坐。時彼外道初為得便，各各心喜欲來親近；而彼首領執杖驅策不得前進。役既疲苦乃發聲言：「聖大尊者！救我！救我！」舍利弗曰：「汝等疲勞，可自歇息。」諸外道：「此大尊者我發殺心欲謀其命，今亦知我而令止息，實自慚懼無以再言。」時舍利弗察其追悔，又知根性成熟時分，乃呼近前便與說法，即為演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外道聞已，所有身見如二十山峰，以金剛智悉破無餘，應時獲得須陀洹果。復言：「尊者！欲於正法出家為僧。」舍利弗攝受度為沙門，漸漸進修精持梵行，見於輪迴趣其究竟，斷盡煩惱證阿羅漢果，其心平等猶如虛空，觀彼金土兩物不異，棄捨世利得大清涼，當受帝釋諸天一切供養。

爾時舍利弗化外道已，即與給孤長者共持一繩，各執其頭，量度精舍都大界至。界至已定，給孤長者所感果報，於兜率天現金宮殿；給孤長者不達聖意，謂舍利弗曰：「今此精舍不獨只為諸阿羅漢，我為如來、應、正等覺。」舍利弗曰：「我本所作正為如來，及阿羅漢。」又謂長者曰：「汝此封地，天報已現。」即借天眼，令其自見。長者見已驚喜無量，於是復發上上品心。舍利弗又自持繩一頭，令長者還執一頭，於中分擘十六殿堂、六十小堂，佛僧住處各各已定，彼金宮殿變寶莊嚴。尊者借通，復令觀見。長者歡喜乃自歎曰：「我此所作，當感如是福德之利。」

長者自見當來福報重重有異，復更於事轉倍精勤，擘殿堂已，及備其中一切受用。精舍事畢，復白尊者：「世尊行住，其量云何？」尊者報言：「用輪王儀。」於是長者，自舍衛國至王舍城，每十俱嚕舍各造一宮，以備如來止宿之地，及置庫藏牧貯一切所受用物；復令主者而恒守護，以白檀水日日灑淨，伺候如來令其香潔。處處如是，皆使嚴備。

辦事畢已，即發一人詣王舍城請佛及眾，謂所去人：「汝到於彼，代我詞曰：『給孤長者稽首雙足白于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否？所立精舍今已嚴備，願佛及眾愍念降臨，當盡此生奉上僧伽梨、飲食、湯藥并臥具，種種受用不使乏少，佛正遍知，願鑒虔切。』」去人領意到於佛所，以長者言具白世尊，復倍虔心而伸告請。傳意已畢，五體著地禮佛雙足，旋繞三匝顒住佛前。佛利樂故默然許之。去人知佛決定赴請，速還舍衛見於長者，而白言云：「世尊默然，必來降赴。」長者歡喜，於是陳列傘蓋、幢幡、名香、妙花處處迎接。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阿羅漢等可共往赴給孤之請。」佛領大眾前後圍繞，離王舍城詣舍衛國，瞻顧左右告羅漢等：「我此眷屬是調伏、是離欲、是善解脫、是阿羅漢、是佛眷屬，譬如牛王處於眾群，亦如象王眾象圍繞，師子王師子圍繞，鵝王鵝眾圍繞，金翅王金翅圍繞；又如眾學隨師，眾病求醫，眾兵輔將，眾商依主；又如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持國天王樂神圍繞，增長天王鳩盤茶鬼圍繞，廣目天王龍眾圍繞，多聞天王夜叉圍繞，日天千光圍繞，月天星宿圍繞，帝釋天眾圍繞，梵王梵眾圍繞；乃至復如悉帝彌魚處於海中，亦如海神攝聚眾水；如來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圓滿，光明莊嚴，如千日光照耀一切，行步巍巍猶如寶山，具足大悲、十力、四無畏等一切諸法。」

爾時世尊成就如是殊勝威德、解脫眷屬，次第行化至舍衛國。時給孤長者與其眷屬，將諸侍人，各各執持幢幡、寶蓋及妙香花，出舍衛城遠迎世尊及大聖眾。復有國中長者、士庶、若男若女，百千人眾亦來迎接；又有無數諸天，在虛空中隨喜讚歎。爾時世尊入城門時，即以右足蹈其門閫，於是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照耀世間，天鼓自鳴雨眾天花，所謂優鉢羅花、鉢捺摩花、俱母那花、奔拏里迦花、乃至曼陀羅劫樹等花，又降沈檀及多摩羅等眾妙香粖，又復舍中種種音樂不鼓自鳴；盲者得視，聾者聞聲，啞者能言，不完具者皆得完具，迷醉者得醒，食毒者自安，相憎者和解，禁縛者解脫，懷妊者得生，乃至貧者得豐資財。世尊入城之時，乃有如是百千吉祥瑞應利益之事。

至長者宅，佛與大眾次第而坐。長者所有若親若踈一切眷屬，皆來焚香散花禮拜供養。種種畢已，給孤長者執爐焚香，引佛世尊入於精舍。佛昇寶座，諸阿羅漢亦皆就坐。時給孤長者即取金瓶，欲灌世尊網鞔之手，瀉水不出。長者思惟：「我莫昔有不善業耶？乃於今日致有斯事。」佛告長者：「無不善業，但為此地汝於過去正等正覺已曾捨施修為精舍，勿作住心今為能施，若離此者水必流出。」長者對曰：「如佛所說。」作是語已，瓶水出聲具五功德。灌佛手已，願佛隨意。又復白言：「請為立名。」時祇陀童子亦在佛會，作是念曰：「佛若知者先說我名。」佛應所思，立精舍名號祇樹給孤獨園。祇陀童子得聞是已，乃於如來轉倍發心歡喜愛樂，更以四寶裝嚴其門。祇樹給孤精舍之名，因此所立。

爾時舍衛國主勝軍大王，聞佛遊化來入其國，受給孤長者請住於精舍，歡喜踊躍，詣於佛所，以種種語讚歎世尊，禮拜旋繞却坐一面，作是言曰：「我聞瞿曇沙門知自心相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瞿曇沙門依法喜論說，彼所有心亦得名邪亦得名正，亦可作善亦可作惡，而此心相無有去來，不可知不可說，是甚深法。云何可知？」佛言：「王所說者乃是真實，而彼心者亦得名邪亦得名正，亦可作善亦可作惡，而此心相無有去來，不可知不可說，是甚深法。我知是心，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王言：「瞿曇沙門！云何乃作如是之說？彼有耆舊迦葉、摩蹉梨娛舍離子、散惹曳尾囉致子、阿𡁠多計舍劍末羅、迦俱那迦旦也(二合)、野曩禰誐囉陀倪也(二合)帝子，彼等亦知心相，尚不證無上正等正覺；云何沙門少年始新出家，言證無上正等正覺？」佛言：「大王！勿作是說，世有四事不得輕慢。何者為四？一者王子不得輕慢；二者龍小不得輕慢；三者火小不得輕慢；四者僧小不得輕慢。何以故？而彼王子生剎利種，具足王相有大福德，於後成長必紹尊位，愚人無智謂小可慢，彼處寶位獲罪無悔。又復龍者，稟性毒惡變現不恒，或隱大身作小形質，愚人不識輕慢觸惱，須臾恚怒翻被傷害。又復火者能燒一切，或見微少不得輕慢，人若輕者後必蔓延，聚落山林皆悉燒壞。又復僧者清淨自守，雖是年少不得輕慢，見道證果非止老幼，亦復不擇久近貴賤，世人無慧不辯凡聖，遇阿羅漢輙起毀辱，所獲罪報如斷多羅樹頭不得再生，雖勤懺謝亦不除滅。」時勝軍王得聞如來說是四法，深心信受追悔言過，即以頭面禮佛雙足，懺謝旋繞，歡喜而退。

爾時世尊於舍衛國化利畢已，思欲往彼迦毘羅城。時勝軍王承佛化導心堅歸向，遂發使奉書上淨飯王：「汝皇太子悉達多，證得無上甘露法味，於世出世間咸蒙濟度。」淨飯王聞已遽即思慮：「雖喜我子已成正覺，今若遣使定化出家。」以手榰頤再三詳審。時有大臣名烏那曳曩，見王如是而發問言：「大王！云何榰頤不樂？」王即報言：「我非不樂，有所思事。勝軍大王有書報我，悉達太子已成正覺，在舍衛國給孤精舍，有千弟子皆阿羅漢。我昔為彼苦行去時，發人尋求至今不迴，今若遣使定是不復，云何可知有如此事？彼悉達多聰明智慧咸悉過人，凡所言說誰不諦信，我以此事而思慮之。」烏那曳曩即白王言：「臣今請行，願勿為慮。」王曰：「唯汝一人我常在念，若能爾者誠為大善。」王即親手而修書曰：「汝一切義成是我親子，既厭煩惱棄國出家，為求無上正等正覺。已聞成道教化眾生，思念之心日時相續。今他人得樂唯我苦惱，譬如大樹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終望果實。汝心已遂，宜憶往願昔者所言：『若不證無上菩提寂靜之道，誓不再入迦毘羅城。』大行已成，宜應愍我及眷屬等。」

烏那曳曩從王受書，速至舍衛行詣精舍。既至佛所，白言：「世尊！父王淨飯致書於佛。」言訖捧上。佛乃親受開封披讀，須臾默然。時烏那曳曩又白佛言：「今請世尊，去迦毘羅城。」佛言：「我去。」烏那曳曩即五體投地方伸禮敬，禮已再禮以至於極，又白佛言：「世尊若去，斯亦無言，或不去者，必堅請去。」爾時世尊為烏那曳曩說伽陀曰：

佛眼淨能見，無所著之者；

見無邊不往，汝何能將往？

佛眼見無邊，不著貪愛者；

精進力無往，汝何能將往？

若人心不亂，彼亦無降伏；

無邊智無步，汝何能堅往？

若人有得無降伏，彼亦無有不降伏；

如佛進力步無邊，汝以何步能堅往？

時烏那曳曩白世尊言：「我欲持此所說偈頌聞淨飯王。」佛告烏那曳曩：「我意不爾。」又曰：「若不爾者，其意云何？」佛言：「欲汝出家。」又曰：「我本來時與王有約，若是見佛定須迴還。」佛言：「汝勿違約，要去可去，但剃髮染衣斯亦無礙。」烏那曳曩言：「世尊為菩薩時尚依父母、師長之所教授，我今何敢不依教也？今求出家，願佛濟度。」佛即應時度為沙門。佛便告言：「烏那曳曩！汝今可往，若到本國至宮城門不得便入，但立門外請報於王，或問何名稱釋迦苾芻，王或呼召乃可前進。又若問言：『汝實是釋迦苾芻否？』即答：『是實。』若問：『一切義成亦如是像耶？』答言：『亦爾。』又問：『一切義成來否？』言：『來。』『當在何時？』便言：『後當七日。』言訖便出；若留者亦不得住。王曰：『一切義成若來，住宮內否？』答言：『不住。』王曰：『樂住何處？』答曰：『林野或住精舍。』若問：『何名精舍？』便可如祇樹給孤精舍具以聞奏。」佛教示已，烏那曳曩欲行。佛又告言：「王者一言便成富貴，天起心念一切皆得，一切聖人亦復如是。」

佛借神力，烏那曳曩於剎那頃到迦毘羅城，如佛所教心住正念，到宮城門住立不進。謂閽吏曰：「汝可奏聞，有釋迦苾芻詣門不進。」王令：「呼入。」時烏那曳曩蒙召即入。淨飯纔見，怪而問曰：「烏那曳曩汝出家耶？」答言：「出家。」王言：「汝當去時何言奏我？」答曰：「奉命即爾，本不出家，世尊威神方便開化，佛世難值正法難聞，皇子尚捨至尊，小臣何可固執？」王言似責心實不瞋，又以儀相非常，不以舊臣見待，即命上殿執手慰勞，乃令近臣敷座盥淨，奉上湯藥及果實等。烏那曳曩威儀非凡舉止有則，言必詳審情極和暢，王以初覩烏那曳曩剃髮易袈，言論久之全忘問佛。及至於此而復問言：「我子一切義成，善相威儀亦如此耶？」答言：「以我喻佛，由將芥子等須彌山，又如牛跡比於大海，乃至窻牖之明同彼日光。」王聞是語思念於子，不覺悶絕仆於地上，近臣以水灑面方穌。良久復問：「我子來耶？」答：「來。」又曰：「何時到來？」「後當七日。」王即下勅潔淨內宮，嚴飾殿宇，以備世尊及聖眾至。烏那曳曩白大王言：「世尊若來，不住宮內。」王曰：「樂住何處？」「若非林野即住精舍。」王曰：「何名精舍？」烏那曳曩即以精舍次第白於王曰：「十六殿堂、六十小堂，世尊居中聖眾四布，諸受用具悉使備足。」王聞說已，遣使速往儞也(二合)誐嚕駄林，刻日併工，如給孤精舍次第建立，倍持珍寶而嚴飾之。

爾時世尊至時遣大目犍連：「汝可遍告諸苾芻眾，我今欲往迦毘羅城，宜各受持袈裟應器，或可為見父母宗親而行化利。」大目犍連奉佛教勅，具以佛言遍告一切阿羅漢等已。佛領大眾出給孤精舍，往赴迦毘羅城父王之請，諸阿羅漢前後圍繞。佛即瞻顧謂阿羅漢等曰：「我此眷屬是調伏、是離欲、是善解脫、是阿羅漢、是佛眷屬，譬如牛王處於眾群，亦如象王眾象圍繞，師子王師子圍繞，鵝王眾鵝圍繞，金翅王金翅圍繞；又如眾學隨師，眾病求醫，眾兵輔將，眾商依主；又如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持國天王樂神圍繞，增長天王鳩盤茶鬼圍繞，廣目天王龍眾圍繞，多聞天王夜叉圍繞；日天千光圍繞，月天眾星圍繞，帝釋天眾圍繞，梵王梵眾圍繞；乃至復如悉帝彌魚處於海中，亦如海神攝聚眾水。如來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圓滿，光明莊嚴，如千日光照耀一切，行步巍巍猶如寶山，具足大悲、十力、四無所畏等一切諸法。」

爾時世尊與是眷屬隨路而去，次第遊化，至迦毘羅城不遠有嚕賀迦河。時淨飯王將諸眷屬及大小臣同在河邊，預嚴寶蓋幢幡，擊鈸吹貝廣設妓樂，焚香散花顒望世尊；又復自嚕賀迦河，至儞也(二合)誐嚕馱林，乃至城中及與郭外，王勅士庶預令嚴潔，丘墟沙礫悉使除去，布以淨土灑以香水，量其遠近各置香爐，俟佛經過焚香供養。時迦毘羅城士庶長者若男若女，各各執持殊妙香花，立於路次供養世尊。是彼人眾咸謂：「世尊昔為太子今得成佛。」歡喜踊躍欲觀儀範。又有起念：「父子相見其禮云何？若子拜父與世無殊，若父拜子國禮未可。太子修道苦行成佛，必應與世有別異也。」人眾填噎路無間隙。

佛與聖眾將至河次，知王眷屬悉在彼處，乃自思惟：「今迦毘羅城父王眷屬及人民等，各各念言：『太子去時百千天人前後圍繞，乘空而去雪山修行。』又云：『已成正覺領眾化導，今徒步歸國有何奇特？』我今宜應現其神足令父王見，及使人民歎異歡喜。」王及眷屬目見大眾，方欲奔趨迎接世尊，佛於是時入三摩地，出於東方虛空之中，現行、立、坐、臥四威儀相，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復於身中放大光明，或青、或黃、或赤、或白，及與紅等間雜諸色，猶如玻[王\*梨]互相映徹，乃至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又諸苾芻各各現通，踊身上昇高七多羅樹，世尊於中亦現一身，諸苾芻眾現通不等，或六多羅樹、或五、或四、或三、二、一，佛恒高出與眾有異。如是現已，佛與聖眾忽然隱沒，如彈指頃已在本處。王及眷屬倍生信仰，既前迎接。

王見大眾皆被袈裟儀相相似，初不辯認誰是世尊、孰為弟子。時烏那曳曩引淨飯王至世尊前，王見世尊尚存子想。烏那曳曩乃謂王曰：「如來斷煩惱習心得自在，如日照世住於虛空，乘真如乘證最上覺圓滿十力，具一切智，相好光明清淨照物，於法自在利益無邊。請王歸仰，當求聖道。」時淨飯王聞此語已，惺悟諦信，五體投地禮佛雙足，說伽陀曰：

生時大地皆振動，樹影覆身不隨日；

復以普眼觀眾生，是故我禮最尊足。

時諸釋眾見淨飯王禮佛足已。即有言曰：「世尊云何背於世法化眾生也？」王聞眾議，告而言曰：「汝豈不聞？悉達生時大地咸皆六種振動，一切世間光明普照，所有黑闇日不到處，諸威德光亦所不及，是時光明皆悉照耀，彼黑闇處所有眾生，皆以惡業而墮於中，忽因光照互得相見，各各有言：『此中何時更生眾生？』於此之時，我已頂禮最尊之足。是悉達多未出家時，行詣贍部樹下而坐，清淨無欲離不善法，已斷一切分別疑惑，樂住無詣寂靜之定，一切林樹影隨日轉，贍部樹影廕身不移。我既得見驚怪非常，乃於此時又禮尊足。我今所禮，方在第三。」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二

#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淨飯王說是語已，心有所思忽然淚下。復說伽陀問世尊曰：

往昔住宮中，多人同衛護；

山野中怖畏，一身云何住？

世尊答曰：

聖者十種住，我悉已安處；

牢繫今解脫，非住人王宮。

王曰：

象床金寶飾，昔為汝所寢；

山野唯草木，云何得安眠？

答曰：

解脫之臥具，菩提分莊嚴；

眠睡甚適悅，無一切熱惱。

王曰：

象馬及輦輿，昔出入所乘；

一切棘刺地，今云何可行？

答曰：

我有神足車，精勤乘往復；

雖行一切地，不礙煩惱刺。

王曰：

迦釋迦妙衣，嚴身昔自在；

今袈裟麤衣，云何忍被服？

答曰：

僧伽梨麤衣，牟尼山中服；

著已善相生，見者皆深悅。

王曰：

金寶器中食，恒食最上味；

今自持應器，所食知云何？

答曰：

等引法味最，食之得出離；

已斷世間愛，愍世故行化。

王曰：

乳糖水甘美，飲之昔無厭；

今所飲冷熱，清濁知云何？

答曰：

王貴盛之水，世間人爭飲；

飲已或增染，如我無愛樂。

王曰：

寶殿及樓閣，昔者隨心住；

今獨處山林，云何得無怖？

答曰：

已斷煩惱本，諸怖畏不生；

極微我亦無，隨處得安住。

王曰：

清淨妙香水，昔時恒沐浴；

今獨山野中，誰浴牟尼王？

答曰：

戒香漬法水，有德人恒浴；

潔身到彼岸，無量聖所說。

王曰：

昔妙香塗身，及著迦釋衣；

恒處內宮殿，離彼非相稱？

答曰：

戒香最馚馥，用塗身莊嚴；

我今非愚迷，離寶衣嚴飾。

王曰：

何處得輕慢，何處可怖畏；

無事及有事，今問願當說？

答曰：

老病死三法，可怖勿輕慢；

當求適悅境，無事應愛樂。

爾時淨飯王聞是說已，歡喜無量讚言：「善生釋族，於世八法而皆不染。」復以頭面禮如來足。又復思惟：「我得善利，我子乃證如是功德。」王與眷屬奉送世尊，入儞也(二合)誐嚕馱林精舍。

爾時世尊既至精舍登法座已，王及大臣乃至士庶圍繞瞻仰，虛空諸天歡喜讚歎。佛觀會眾各各心意及與根性，如實知已，廣為解說四聖諦法。時白淨飯王及釋眾等七十七千人，皆證須陀洹果。世尊又觀何處緣熟？彼梵現林時可說法。佛與大眾悉詣彼處，無量人眾相隨聽法。世尊廣說四諦行相，彼斛飯王迨於釋眾乃至人天，有七十六千人，又證須陀洹果。世尊復詣嚕呬怛迦林，亦有無量天人、釋眾、眷屬、人民、士庶隨佛聽法。世尊同前廣演四諦，甘露飯王及釋眾等乃至人天，有七十五千人，證須陀洹果。餘有證斯陀含果者，有證阿那含果者，有證阿羅漢果者；有發聲聞菩提心者，有發辟支菩提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亦有出家斷諸煩惱後證阿羅漢果者，乃至有發三歸心者。

時提婆達多既見世尊現於神變及說妙法，自無所證乃生妬心，發不善言，謂釋眾曰：「一切盲人樂斯幻化，此幻化事一切能作。」有一釋眾名鉢囉摩拏野，告提婆達多言：「汝勿於世尊大丈夫所發如是惡言。」提婆達多尋便默然。

時淨飯王起心思惟：「昔者天人、阿修羅為世間供養，今佛出世，真是世間恭敬供養。」有釋童子說偈讚佛曰：

釋種大仙大丈夫，能降妙法甘露雨；

救濟墮落黑闇者，開解脫門為引導。

爾時淨飯王，聞此童子說偈讚佛深心歡喜，然於真實而未見諦，唯云：「世尊是大丈夫具大威德，誰有聖子而同我耶？」世尊思惟：「父淨飯王不見真實，乃為二事：一者我心；二者分別心。若能離此可見真實。」佛觀大目虔連於淨飯王而有宿因，佛謂大目虔連曰：「汝以方便化淨飯王，令離我執。」於是大目虔連即詣王處。王見尊者心便歡喜，尊者應時入三摩地，隱於王前，乃出東方虛空之中，現行、立、坐、臥四威儀相；又復身中放五色光，猶如玻瓈互相映徹，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是種種現於神變；東方若此，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作神變已沒於虛空，如彈指頃已在王前。王曰：「佛弟子中更有如尊者否？」時大目虔連即說偈曰：

世尊弟子大威德，三明六通皆自在；

解脫三界阿羅漢，聲聞牟尼如我多。

時淨飯王初謂世尊獨有是事，心中常存我執之相，及大目虔連現神變已，乃知弟子亦有斯證，王之我心由此得滅。於是世尊即以方便作世間心：「云何得梵王、帝釋及淨光天來，我為說法？」於意云何？如來之心非聲聞、菩薩之所能知。所以然者，世間之心下至蟻子尚令得知，何況諸天。於是帝釋告毘首羯磨天子言：「汝化儞也(二合)誐嚕馱林作大法會，其中臺殿樓閣悉安師子之座，咸以眾寶而為嚴飾；復開四門各以四寶裝鉸，復令四天大王而守護之。」時毘首羯磨天子承帝釋命，變大法會種種嚴飾，如帝釋教，仍令四王為守門者。作變化已，白於世尊：「法會已成，請佛往彼。」是時世尊與自眷屬及梵王、帝釋、淨光天等無數百千之眾，還儞也(二合)誐嚕馱林。佛既到已入於寶殿，昇師子座即說妙法。

時尊者大目虔連與淨飯王，同詣佛所。至法會門，尊者直入，王即止住。王曰：「何故障我？」對曰：「佛為淨光天等說法，凡人不得預會。」王曰：「汝何賢聖，居此守門？」對曰：「我是持國天王。」時王乃問：「東門即爾，南門可否？」對曰：「不知。」既至南門復不得入，王乃問言：「何故如是？」對曰：「佛為淨光諸天說法，凡人不得預會。」又問：「汝何賢聖，居此守門？」對曰：「我即增長天王，故守南門。」王自惟曰：「我去西門應恐得入。」既至於彼亦不得入，王又審問：「何故如是？」對復如前。又問：「汝何賢聖？」答曰：「我是廣目天王。」淨飯王長息歎曰：「聖凡相隔，雖近至遠。」既心切見佛，更往北門，至彼同前止不令入。王即厲聲謂守門者曰：「賢聖勿是北方天王否？」對曰：「我即毘沙門也。」時淨飯王聞此語已迨將悶絕，又復思惟：「我雖至親今則踈遠，我親分別從此泯滅。」於是世尊知無分別，又察情極，若不時見恐致無常；佛以神力變樓臺殿閣乃至垣牆，悉成玻瓈清淨映徹，內外相覩無所障礙。王得見佛心極歡喜，即便禮拜於一面坐。

爾時世尊種種方便化其父王，令無我心及除分別，即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王得聞已，所有身見如二十山峯，以金剛智破滅無餘，便證須陀洹果。王思念曰：「我今所證，非天、非仙、非父、非母，亦非親愛一切眷屬之所獲得，當從如來慈孝所致。」又復思惟：「我於過去輪迴生死，骨聚如山血淚成海，或復墮落諸惡趣中，今日乃入解脫門預於聖道。」又復言云：「善哉！世尊！往昔修行無數苦行，不顧身命為利眾生，我今更求殊勝天報。」佛即悲念：「王今云何求斯報也？」時淨飯王即從座起，合掌頂禮白世尊言：「今欲請佛及諸聖眾，於我宮中來晨受食，唯願大慈咸垂降赴。」佛即默然。

王知許已禮謝而歸。纔至宮中詔白淨飯王，告而言曰：「我已證道，不樂王位，汝受灌頂代我理國。」白淨飯王問：「何時證耶？」答曰：「適於儞也(二合)誐嚕馱林聞法得證。」白淨飯王曰：「世尊初到彼林我已得證，王云代位，我實不能。」又詔斛飯王曰：「汝可灌頂代我理國。」對曰：「我於梵現林中聞法證果，所言代位，誠不樂也。」又謂甘露飯王曰：「汝受灌頂代我理國。」對曰：「我於嚕呬多迦林聞法證果，今亦不樂處王位也。」淨飯王曰：「若如是者，當令何人守宗社也？」諸王咸言：「釋族之中有賢德者，可令守之。」議事已畢。

淨飯王曰：「速令所司辦造種種珍饌飲食令極香美。」又勅潔淨內外除去葷穢，於正殿上當以清淨茵褥及上妙衣敷，置如來及聖眾坐位，復設香花及淨水瓶無使闕備。既至來晨遣使白佛：「今食已辦，請佛及眾同賜降臨。」

爾時世尊與諸聖眾前後圍繞，行詣王宮受食供養。佛至宮門，王與眷屬執爐焚香引世尊入。佛昇座已，諸聖眾等次第就坐。時淨飯王與諸眷屬，禮拜問訊讚歎訖，即親手奉上種種飲食而伸供養。食畢澡漱，供心圓滿。時淨飯王即取金瓶灌世尊手，白言：「奉施儞也(二合)誐嚕馱林精舍，願佛隨意。」瓶水出時有五功德聲。佛亦施願云：「以所施福，王及釋族，一切所求，隨意獲得。」王及眷屬聞是語已，歡喜踊躍禮佛而退，佛及聖眾迴還精舍。

後於一日世尊復在王宮受食，王之眷屬互相謂曰：「今世尊左右皆是耆年，善相威儀誠堪仰重，然侍奉世尊未為允當；可於釋族選其年少有賢善者，便令出家侍佛左右，貴得相稱。」時淨飯王勅下親族內外臣佐：「今一切義成捨轉輪王位，苦行修習為大法王，宜各選其賢子捨令出家侍從世尊，以成其美。」

時斛飯王有二子，一名阿儞嚕馱；二名摩賀曩摩。彼摩賀曩摩能理王務，然貪財利；阿儞嚕馱常處宮中隨意受樂。時斛飯王以勅旨宣下，乃呼摩賀曩摩：「汝可出家以奉王命。」子曰：「我不出家，彼阿儞嚕馱常在宮中受其快樂，可令出家。」父言：「彼子福德汝勿指陳。」子曰：「此是父母愛憐所許，若實有福，當可試驗。」父曰：「當何試驗？」子曰：「常式送食，今可空盤送之；若其有福，食自然出。」父即對面封以空盤，令宮嬪送之。誡曰：「若問何食，但對種種在內。」

時天帝釋觀知此事，阿儞嚕馱昔曾以食供辟支佛，今日云何令其無食？乃化種種珍美品饌滿彼空盤。女使至彼，阿儞嚕馱問言：「何物？」宮嬪心嗔，不依誡勅答言：「無物。」阿儞嚕馱即思念曰：「父母云何送空盤耶？」乃開封視之，異饌滿中人所罕見，馨香馚馥園苑皆滿。阿儞嚕馱意亦深怪，問彼女言：「本有食耶？本空盤耶？」女曰：「空盤。」遂却以此食奉上父母。父母見食亦大驚怪，又以此食示摩賀曩摩：「汝看此食，是彼化出。彼阿嚕馱人皆愛樂，我言大福非汝等力，汝初不信，今已驗知。」摩賀曩摩白父母言：「彼既大福可令出家，我今無福非出家者。」父母即謂阿儞嚕馱曰：「王今有勅，汝出家否？」對曰：「出家有何利益？在家有何過失？」父母言：「出家之人當證涅槃，可受天上人間第一供養。若人在家、出家，真實離欲，亦得天上人間供養；若是在家妄稱出家，當感三惡道報。」對曰：「出家在家得利失利我已曉了，今欲出家，上副王命。」父母告曰：「汝言大善。」

時阿儞嚕馱有一同年，名曰賢王，最相知見，乃往彼處而相告白。至賢王門方聞品琴，又值絃斷五音不足，阿儞嚕馱擅琴之聲止立不進，待其調品令人入報。賢王請入，謂阿儞嚕馱曰：「汝來何時？」答曰：「琴絃初斷我已到門，待其調品方令入報。」賢王稱善執手請坐：「汝今何來？」對曰：「淨飯王有勅，令釋族出家，意欲眷屬侍佛左右，以汝慕善故來相報。」賢王曰：「勅旨纔下尋亦便知，汝既出家我亦同往，汝可今夜宿於我舍。」阿儞嚕馱隨言即止。賢王令人為敷臥處，至夜眠睡無少安樂。明晨相見，賢王問言：「得安睡否？」報言：「不得安睡。」又問：「何故如是？」對曰：「床所鋪者病觸之衣，是以令我不獲安寢。」賢王即喚所司侍人，問其緣由自何而得？對曰：「王初生時敷設餘長，後因疾患曾已受用。」賢王歎曰：「善哉！釋族生此異子。」又言：「我出家者，提婆達多次當王位。」乃令左右呼提婆達多。到已問言：「我等奉勅咸去出家，未委汝今當何所作？」時提婆達多私自念曰：「若或我言不出家者，即令賢王亦不出家。」便以誑言：「我亦出家。」

時彼賢王速以公文奏淨飯王，王乃下勅告示內外：「今賢王、阿儞嚕馱及提婆達多等，釋種五百人出家，咸可知悉。」勅出之後中外歡喜，唯提婆達多獨自苦惱，意云：「本作方便欲令賢王出家，今或違言有妄語過，使我將來不得王位。」於是剛忍隨眾出家。

時淨飯王欲令後代知族尊貴，宣告內外，凡是街衢迨及城隍，一切嚴飾皆使殊勝，布以淨土灑以香水；復排幢幡、傘蓋、散花燒香，以擬賢王等五百釋種出家經過；彼釋種等各各父母，於衢路側及城門首，敷設觀看，亦命相師各相其子，誰可出家？誰當不可？賢王先出，相師稱歎：「此若出家必證聖道。」阿儞嚕駄次行出城，相師亦云：「得聖非久。」提婆達多出至城門，頭上寶冠忽然墮地，相師見已，「此惡業人，定入地獄。」又不善人名曰海壽，纔到門際驢作惡聲，相者知之：「此有口業曾謗聲聞，當來果熟定墮惡趣。」烏波難陀次出，乘象方至門首瓔珞墮地，乃自下象親手收取。相師言曰：「此鄙悋人，當入地獄。」如是五百釋種各各出已，相師皆見，咸以善惡具告父母。

時釋眾等出迦毘羅城，復遊園苑次至佛處，各各白佛云求出家。世尊思惟：「今此釋眾雖求出家，有志樂者，有不樂者。」佛以四法度為苾芻。時淨飯王有承事人，名烏波梨，善能剃髮，王即遣與釋眾剃髮，既至彼處不肯與剃，乃作色煩惱又復悲泣。賢王問言：「何以如是？」烏波梨曰：「我奉一人，非眾所使，可寧捨命，髮不能剃。」賢王諫曰：「勿作是言，汝奉王命非眾可使，此有善利請無煩惱。」賢王復以方便告釋眾曰：「汝等出家，寶冠妙衣及裝嚴具，今日已去咸無所用，都置一處與烏波梨，彼聞得者或可歡喜。」衣冠既集乃成大聚，時烏波梨即與剃髮。及覩釋眾各各年少捨其富貴，「我今卑族，何所戀耶？宜可棄彼恩愛去離煩惱，免其輪迴生滅之患。」於是榰頤再三忖度。尊者舍利弗見而問曰：「汝何榰頤？似有不樂？」答言：「非是不樂，有所思念。」具以情實告舍利弗。舍利弗謂曰：「世尊度脫非間尊卑，今正是時，宜其猛利。」世尊預知專期根熟，舍利弗將烏波梨來至佛前，五體投地伸其禮敬，白言：「世尊！今烏波梨欲於正法出家，願佛哀愍。」佛告烏波梨言：「汝得梵行。」世尊言訖，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後七日中鬚髮再出，威儀庠序如百臘苾芻，自說伽陀曰：

我今於如來，正法求出家，

佛言得梵行，鬚髮尋自落，

袈裟亦著身；此即從善本，

今日方成熟，故我為苾芻。

爾時世尊告大眾言：「今出家者，可依夏臘次第守其尊卑，乃至未來禮不得闕。」於是烏波梨平視諸釋。時彼賢王次第禮眾，至烏波梨前不肯禮拜，來白世尊：「今烏波梨是承事人，今我禮者是不順也。」佛言：「汝既出家當除我相，彼是上臘宜伸禮敬。」賢王纔禮，地六振動。次提婆達多亦不肯禮，又來白佛。佛言：「出家之人當除我相，彼是上臘宜可禮足。」於是諸釋無不禮者。諸苾芻等各各心疑：「今賢王禮拜，地六種動，有何因緣？唯願世尊，解諸疑網。」

佛言：「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波羅奈國，有王統御，名曰梵壽，國界豐盛人民快樂。時彼城中有一娼女，名跋捺囉，色相端嚴人所愛羨。有一男子，名孫那囉摩拏嚩迦，往彼女處言意相慕；女即報云：『備五百金錢可來相見。』是人貧匱莫副所言，別以方便而親附之，遂移居相隣時奉花果，後因節序男女作樂，嚴身戴花各衒其美。時跋捺囉起思念曰：『孫那囉摩拏嚩迦，彼人若來共作喜樂。』須臾來至。女即喜曰：『可取花來與汝作樂。』孫那囉摩拏嚩迦此日有事，心極煩惱通宵無睡，及天將曉熟寐不覺，眾人取花好者已盡，乃得尸利沙花。將與彼女，彼女不悅，即說偈言：

戒不精進業，怠墮重睡眠；

眾採好花去，得尸利沙花。

「又復告言：『汝求別花。』時初秋月暑氣猶欝，乃再去尋花，以至中午採花唱歌都不覺熱。值梵壽王入草詣林避熱，忽聞歌唱，令人尋求，見已呼來，乃謂之曰：『日光下照如火燒腦，云何歌唱都無所苦？』即以伽陀對曰：

我心迷故，非日不照；

為事有少，故不知苦。

「時王思惟：『此採花人能言。』乃留與語。王曰：『我出值熱來此求涼，汝可以言解我熱惱。』孫那囉摩拏嚩迦本有智慧所言稱旨，乃說征伐之利，投王心機。王聞歎奇即忘熱惱，宣問大臣：『有於剎帝利灌頂王所假身命難者，最上之賜，國有何典？』大臣對曰：『可與儲君。』即勅大臣冊居其位，告報內外准式備儀，禮赴春宮尊處儲貳，凡日受用無非珍寶，寢臥之所茵褥異常。孫那囉摩拏嚩迦私自惟曰：『儲君若此，尊極可知。』便起貪心欲謀大寶，纔發斯念便自覺知：『我或如斯，堪云來報？』由是追悔寢不安處，乃施麤席臥於地上。至明旦已，王即遣使觀其動止，乃見孫那囉摩拏嚩迦臥於地上，速來白王：『此非儲君，乃賤人爾！』王曰：『何知？』具事上聞。王曰：『此大智人，非是賤士。』乃令詔來詢問其故。王曰：『夜不寢床臥於地者何意？』對曰：『貴非究竟，所以不樂。』王曰：『汝意如何？』『今欲出家。』王復言曰：『未知此事。云何出家？有何功德？』答言：『於寂靜處苦節修行，亦無聖師，亦不求侶，觀緣究理證獨覺菩提。』王即稱善放令出家。後證道果來至王前，於虛空中現神變相，王覩是事深生歸信，五體投地以伸敬禮，即說伽陀曰：

善哉智慧人，非惡業能繫；

求寂靜修行，證獨覺菩提。

「說伽陀已。又復言云：『若有諸摩拏嚩迦，出家求道我即隨喜。』時有近臣名殑誐波羅，聞此偈已忻樂非常，記憶在心誡其貪愛。王因此後亦自勗勵，乃踈宮室多樂寂靜。殑誐波羅後接王喜遂求出家，王既允許拜辭而出，即詣深山逢苦行仙人，便隨學道精勤策勵，亦證五通。徑來王前現其神變，王乃問曰：『汝得如是功德耶？』答曰：『我證。』王謂證聖，便禮其足，頭纔至地地即振動。是時王母察此非真，乃為殑誐波羅說伽陀曰：

若根本出家，禮事於沙門；

寂默及精進，苦行成緣覺。

一切罪永滅，一切福業生；

後於諸世間，廣利樂眾生。

佛告諸苾芻：「昔梵壽王者，今賢王是；殑誐波羅者，烏波梨是；往昔禮拜地已振動，今日致禮與本無殊。諸苾芻！此過去、現在種種之事，今為汝等再分別說，汝等聞者宜其諦信。」

時諸苾芻聞此說已，歡喜踊躍，禮佛而退。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三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一名神通遊戲)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奉　詔譯

##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大阿羅漢，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迦旃延、富婁那彌多羅尼子、摩訶南、阿㝹婁駄、劫賓那、跋提羅、優波離、難陀、娑伽陀、阿難、羅睺羅，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人，皆是一生補處，遊戲神通三昧自在，大願滿足入無礙慧獲諸法忍，具陀羅尼辯才無滯，一切皆從波羅蜜生，已能圓滿菩薩諸地，已得一切菩薩自在，其名曰：彌勒菩薩、陀羅尼自在菩薩、師子王菩薩、成就義菩薩、寂戒慧菩薩、常精進菩薩、無礙慧菩薩、大悲思惟菩薩，與如是等菩薩眾俱。

爾時世尊，為諸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官屬、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及諸外道無央數眾，常以四事恭敬施安，於供養中最為殊勝。佛心無染，猶如蓮華不著於水，名稱高遠遍於十方，所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成就五眼、具足六通，於此世間及餘國土，為諸天人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言巧妙純一圓滿，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爾時如來於中夜分，入佛莊嚴三昧，從於頂髻放大光明，其光名為憶念過去諸佛無著智，上照淨居天宮，為欲開發諸天子故，光明網中而說偈言：

牟尼身口意清淨，智慧光明照世間，

此光最勝除冥暗，於釋師子應歸命。

智慧大海勝威德，知法自在為法王，

世間應供天中天，覺悟自在應歸命。

所有難調心已調，意淨超出諸魔網，

其所見聞不空過，解脫彼岸應歸命。

佛無體性無與等，所作無邊常寂然，

知淨妙理除疑惑，一切深信應歸命。

施甘露藥大醫王，辯才雄猛摧邪道，

法為眷屬知勝義，導師演說無上法。

爾時淨居天子，聞如是偈從禪定起，即時憶念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諸佛如來，及佛國土功德莊嚴，說法眾會皆悉明了。時摩醯首羅、難陀、蘇難陀等，無數淨居天眾，光明赫弈威神巍巍，照祇樹給孤獨園，來詣佛所頂禮佛足，一心合掌恭敬而立，白佛言：「世尊！有經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莊嚴法門』，顯示菩薩眾德之本，處於兜率微妙天宮，思惟降生示現勝種，具諸功德行童子事，藝業伎術工巧書算捔力騁武，而於世間皆悉最勝，示受五欲具菩薩道降伏魔軍，出生如來力無畏等一切佛法。此經如是，過去無量諸佛世尊皆已宣說，所謂波頭摩勝佛、法幢佛、為照明佛、功德幢佛、功德性佛、大性佛、仙天佛、勝光明佛、真幢佛、金剛堅固佛、降伏一切佛、真金色佛、極高行佛、珊瑚海佛、花幢佛、最勝色佛、善明佛、仙護佛、勝輪佛、高勝佛、開敷蓮花佛、眉間光明佛、蓮花臺佛、善光明佛、吉祥佛、善見佛師子光佛、堅牢惠施佛、香春佛、廣大名稱佛、底沙佛、弗沙佛、世間端嚴佛、普光明佛、寶稱佛、最勝光明佛、梵光佛、善聲佛、妙花佛、美音佛、上色行佛、微笑目佛、功德聚佛、大雲聲佛、善色佛、壽光佛、象王遊步佛、世間欣樂佛、降伏魔怨佛、正應供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葉浮佛、迦羅孫佛、俱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如是等過去無量諸佛如來皆說此經。唯願世尊！還如過去諸佛，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悲愍世間令得義利，令諸天人於大乘中而得增益，降伏異道摧滅魔怨，顯發菩薩所行功德，而於上乘勸勉精進，攝受正法紹三寶種使不斷絕，示現成佛事業圓滿故，亦說是經。」

如來爾時哀愍諸天默然受請。是時諸天蒙佛垂許，歡喜踊躍生清淨心，稽首作禮右遶三匝，散天曼陀羅花，供養於佛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詣迦羅道場敷座而坐，諸大菩薩及聲聞眾恭敬圍遶，告諸比丘：「昨於中夜，摩醯首羅及難陀，蘇難陀等，無數淨居天眾，稽首我足合掌恭敬，而白我言：『唯願如來演說神通遊戲大嚴經典，憐愍一切世間天人，令諸菩薩現在未來而得增益。』我時默然可其所請。汝等諦聽！我今宣說。」

## 兜率天宮品第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嚴經典？所謂顯於菩薩住兜率宮，常為無量威德諸天之所供養，逮得灌頂，百千梵眾之所稱揚，願力圓滿，能正了知諸佛法藏。慧眼清淨其心普洽，慚愧知足正念慧行，熾然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善巧勝波羅蜜，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梵行明達得大神通，知見現前無著無礙，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支、正道，菩提分法皆盡邊際。具足相好莊嚴其身，利益眾生無時暫替，如說而作無虛妄語，演說正法無所貪求。心淨質直離諸邪諂，無有怖畏亦無憍慢，於一切眾生其心平等，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如來，恒為無量百千那由他諸大菩薩恭敬尊重，又為梵釋四王、摩醯首羅、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聞名稱讚生歡喜心。入無礙解方便善巧，一切文句差別之相，皆悉能知，凡有宣說曾無所著。如大商主乘大法船遊生死海，得三十七菩提之分無量珍寶，而於佛法得陀羅尼。憶念修行終不錯謬，如大導師越四瀑流誓願滿足，降伏魔怨摧諸異學，以金剛慧及大悲軍能破煩惱。譬如蓮華出於功德廣大池中，增上願力之所生起，大菩提心而為其根，潤以甚深清淨法水，方便善巧以為其臺，菩提為莖，禪定為蘂，離諸熱惱清淨廣大以為其葉，多聞持戒及不放逸無所罣礙以為其香，非世八法之所能染。如師子王，福智為體，神通為足，聖諦為爪，梵住為牙，四攝為頭，覺十二緣以生其軀，三十七品菩提分法明了之智以為其頂，三解脫門以為頻申，禪定智慧以為其目，以諸三昧為其巖穴，毘奈耶林四威儀路怡悅其身，十力、四無所畏慣習所成而為其力，離諸貪欲為其行步，自在無畏無我無法以為其吼，摧伏外道如制群鹿。無上丈夫人中之日，禪定解脫智慧為光，外道螢燭皆悉掩蔽，無明昏翳破之無餘，於天人中廓然大照。譬如明月白分圓滿，世間樂見清涼無雲，眾星之中晈然最勝，示解脫路照菩提道，開敷天人拘物頭花。譬如輪王於四天下法化平等，七菩提分以為其寶，於一切眾生心行平等以為十善，大願成就無礙之法以為其輪。譬如巨海深廣難入，無量眾寶充滿其中潮不過限，緣起智慧深廣難入，一切法寶充滿其中，應眾生機為不過限。其心平等離諸憎愛如地水火風，其量高妙堅固難動如須彌山，智慧廣大不為諸垢之所染著猶如虛空。意樂清淨能行惠施，久積淨業無虛妄語。已能具足一切善根，自在熏修七阿僧祇，所習善根皆已迴向，弘五福德施七淨財，行十善道增長五十二種善根。已能修習正行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誓願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意樂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正直解脫四十分位。曾於四百億那由他拘胝佛所，隨佛出家，曾於五十百億那由他拘胝佛所，而行大施，已曾親近三百五十拘胝諸辟支佛，已曾教化無量阿僧祇諸聲聞眾，皆令住於正方便中。為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趣一生補處，從此命終生兜率天，為彼天子名曰淨幢，恒為諸天之所供養，當於彼沒後生人中，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彼天宮中有三萬二千微妙安樂所住之處，高閣重門層樓大殿，軒檻窓牖花蓋繒幡，寶鈴垂飾珠網交絡，散以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處處盈滿。諸天婇女百千拘胝那由他，奏天伎樂。其諸寶樹生眾天花，所謂阿提目多花、俱毘羅花、詹波迦花、波吒羅花、目真隣陀花、阿輸迦花、鎮頭迦花、阿娑那花、建尼迦花、堅固花、大堅固花，處處開敷以為嚴飾，真金線網彌覆其上，周匝間廁種種莊嚴。諸寶池中生摩利迦花、蘇曼那花、跋羅花、婆利師迦花、拘旦羅花、蘇建提花、天妙意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芬陀利花、妙香花，如是等花，成大花帳處處莊嚴。無量羽族，鸚鵡、舍利、拘抧羅鳥、鵝、鴈、鴛鴦、孔雀、翡翠、迦陵頻伽、命命等鳥，雜類形色出微妙音。

「諸天子等百千拘胝那由他數，大集法堂圍遶菩薩，聽受所說無上大法，除斷貪瞋憍慢結使一切煩惱，生廣大心踊躍歡喜住安隱樂。菩薩久修淨業所感，諸天伎樂八萬四千，皆出種種微妙音聲。其音聲中，而說頌曰：

尊憶然燈記，積集無邊福，

超越於生死，智慧發光明。

長時修惠施，其心常離染，

三垢憍慢盡，語業無諸過。

憶昔無邊劫，種姓恒處尊，

戒忍及精進，定慧久修習。

又念無邊劫，供養諸如來，

既超生老死，當度所應度。

眾生可悲愍，惟尊勿捨之，

諸天龍鬼神，皆悉共瞻待。

眾生久渴欲，如海納群流，

惟尊智充足，當救諸渴者。

遠於世譏嫌，樂法捨貪欲，

離垢清淨眼，哀愍諸世間。

菩薩宿福德，處於兜率宮，

天眾百千億，聞法曾無倦。

當下閻浮提，垂慈灑甘露，

已過於欲界，無數億諸天。

亦復共希望，菩薩當下生，

必壞於魔業，能摧諸異學。

佛道如觀掌，至時宜勿住，

煩惱火增盛，願為布慈雲。

普雨於法雨，滅除諸猛焰，

前佛已過去，今佛作醫王。

當以三脫門，為藥除眾病，

令彼諸含識，得至於涅槃。

如來大法音，外道悉摧伏，

譬如師子吼，百獸咸驚怖。

智慧以為手，從於精進生，

無量諸魔軍，自在能摧伏。

梵釋百千數，敬心祈見佛，

四王當奉鉢，唯悕速下生。

尊今應豫觀，欲依何種族，

當往閻浮界，示行菩薩道。

如器成珍寶，其器自嚴潔，

智慧淨摩尼，於彼雨甘露。

諸天樂器中，演出如是偈，

勸請於菩薩，大悲救眾生。

## 勝族品第三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聞如是偈即從座起，出於自宮詣法集堂坐師子座。復有無量無邊同乘同行大菩薩眾，皆昇法堂坐師子座，各有六十八拘胝眷屬前後圍遶。菩薩將欲降生，十二年前有淨居天，下閻浮地作婆羅門，說圍陀論。彼論所載，十二年後，有一勝人現白象形入於母胎。其人具足三十二種大人之相，有二決定：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復有天子，下閻浮提，告辟支佛作如是言：『仁者！應捨此土。何以故？十二年後當有菩薩降神入胎。』是時王舍城尾盤山中，有辟支佛名曰摩燈。聞是語已，自見其身猶如委土，從座而起，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焚身入於涅槃，唯餘舍利從空而下。是故此地名仙人墮處。諸比丘！是時波羅奈國五百辟支聞天語已，亦復如是，化火焚身入於涅槃，唯餘舍利從空而下。復以過去有仁慈王，施於群鹿無畏之處，是故彼地亦名仙人鹿苑。

「爾時菩薩處於天宮，以四種心而遍觀察：一者觀時，二者觀方，三者觀國，四者觀族。比丘！何故觀時？菩薩不於劫初而入母胎，唯於劫減，世間眾生明了知有老病死苦，菩薩是時方入母胎。何故觀方？菩薩不於東弗婆提、西瞿耶尼、北欝單越及餘邊地，唯現閻浮。所以者何？閻浮提人有智慧故。何故觀國？菩薩不生邊地，以其邊地人多頑鈍無有根器，猶如瘂羊而不能知善與不善言說之義，是故菩薩但生中國。何故觀族？菩薩不生旃陀羅、毘舍、首陀家，四姓之中唯於二族，剎帝利種及婆羅門，於今世間重剎帝利，是故菩薩生剎利家。如是觀已默然而住。爾時會中諸菩薩眾，及諸天子各相謂言：『菩薩今者當於何國、依何種姓而託生耶？』

「或有天言：『摩伽陀國毘提訶王，豪貴甚盛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父母俱不真正，憍慢卒暴善根微尠，無大福德，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憍薩羅王種望殊勝，多有財寶象馬車乘吏民僮僕，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本是摩燈伽種，父母宗親悉皆鄙劣少信薄福，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彼犢子王種姓豪強，富樂熾盛好行惠施，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凡劣無大威德，暴戾可畏，母族卑下篡竊君位，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毘耶離王尊貴富盛安隱快樂，無諸怨敵人民眾多，宮室苑園林泉花果，莊嚴綺麗猶若天宮，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國土中諸離車子，不相敬順，各自稱尊，是故菩薩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勝光王有大威力，統御兵眾能破怨敵，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剛強不修善業，是故菩薩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摩偷羅城王名善臂，勇猛安樂富貴自在，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本是邪見種族，殘害無道，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般茶婆王都在象城，勤事勇健支體圓滿，人相具足能制怨敵，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閹官之人室家壞亂，雖有五男皆非其胤，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彌梯羅城莊嚴綺麗，王名善友，威伏諸王，象馬四兵皆悉具足，珍寶無量樂聞正法，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雖有如是美事，年時衰暮無有力勢，復多子息，不宜生彼。』」

佛告諸比丘：「無量菩薩及諸天子，於閻浮提十六大國，所有威德勝望王種周遍觀察，皆悉不堪菩薩往生。相與籌議，竟不能知菩薩生處。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智幢，善入大乘心不退轉，告眾天子言：『汝等宜應往問菩薩，當生何處？』諸天子等咸共合掌，詣菩薩所而前問言：『閻浮提中何等種姓、具何功德，補處菩薩當生其家？』

「爾時菩薩告諸天子：『閻浮提中若有勝望種族，成就六十四種功德者，最後身菩薩當生其家。何等名為六十四德？一者國土寬廣種姓真正。二者眾所宗仰。三者不生雜姓。四者人相端嚴。五者族類圓滿。六者內外無嫌。七者心無下劣。八者二族高貴。九者二族可敬。十者二族有望。十一者二族有德。十二者其家多男。十三者所生無畏。十四者無有瑕疵。十五者貪愛微薄。十六者遵奉禁戒。十七者皆有智慧。十八者凡是所用要令群下先觀試之。十九者人皆工巧。二十者與朋友善終始如一。二十一者不害眾生。二十二者不忘恩義。二十三者知行儀式。二十四者依教行事。二十五者疑即無成。二十六者不愚於業。二十七者不悋於物。二十八者不作罪惡。二十九者功不唐捐。三十者施心殷重。三十一者志性決定。三十二者善於取捨。三十三者於施信樂。三十四者丈夫作用。三十五者所為成辦。三十六者勤勇自在。三十七者勇猛增上。三十八者供養仙人。三十九者供養諸天。四十者供養論師。四十一者供養先靈。四十二者常無怨恨。四十三者名振十方。四十四者有大眷屬。四十五者不阻善友。四十六者有多眷屬。四十七者有強眷屬。四十八者無亂眷屬。四十九者威德自在。五十者孝順父母。五十一者敬事沙門。五十二者遵婆羅門。五十三者七珍具足。五十四者五穀豐盈。五十五者象馬無數。五十六者多諸僕從。五十七者不為他侵。五十八者所作成就。五十九者轉輪王種。六十者宿世善根而為資糧。六十一者其家一切所有，皆由菩薩善根增長。六十二者無諸過失。六十三者無諸譏嫌。六十四者家法和順。如是名為六十四德。若有成就如上功德，補處菩薩當生其家。』

「『若有女人成就三十二種功德，當為菩薩之母。何等名為三十二德？一者名稱高遠。二者眾所咨嗟。三者威儀無失。四者諸相具足。五者種姓高貴。六者端正絕倫。七者名德相稱。八者不長不短不麁不細。九者未曾孕育。十者性戒成就。十一者心無執著。十二者顏色和悅。十三者運動順右。十四者識用明悟。十五者姿性柔和。十六者常無怖懼。十七者多聞不忘。十八者智慧莊嚴。十九者心無諂曲。二十者無所欺誑。二十一者未甞忿恚。二十二者恒無慳悋。二十三者性不嫉妬。二十四者性無躁動。二十五者容色滋潤。二十六者口無惡言。二十七者於事能忍。二十八者具足慚愧。二十九者三毒皆薄。三十者遠離一切女人過失。三十一者奉夫如戒。三十二者眾相圓滿。如是名為三十二德。若有成就如上功德，方乃堪任為菩薩母。菩薩不於黑月入胎，要以白月弗沙星合，其母受持清淨齋戒，菩薩於是方現入胎。』

「彼諸菩薩及諸天子，聞說如是種族清淨父母功德，各自思惟：『誰有具此諸功德者？』復作是念：『唯有釋氏輸頭檀王，族望殊勝，轉輪王種，所都國邑人民眾多，安隱豐饒甚可愛樂。其輸檀王，人相圓滿，顏容端正微妙第一，威德光大福智莊嚴，所為必善，以善化俗。其家豪貴富有財寶，象馬七珍皆悉盈滿，深達業果離諸惡見，於釋種中唯此為主，四方歸伏見者歡喜，閑習伎藝，不老不少，知教知時，世間軌式無不解了，以法為王，依法御物。又其國土所有人民宿植善根，咸以一心承事其主。

「『王之聖后名曰摩耶，善覺王女，年少盛滿具足相好，未甞孕育。端正無雙姿色妍美猶如彩畫，無諸過惡，所言誠諦出妙音詞，身心恬和無罪離惱，亦無嫉妬。語必應時，樂行惠施，性戒成就，常於己夫而生知足。心不輕動情無外染，支節相稱眉高而長，額廣平正髮彩紺黑，猶如玄蜂。含笑而言美聲柔軟，所作順右質直無曲，無諂無誑有慚有愧，心性安靜顏容清淨。三毒皆薄溫和能忍，而於面目及以手足，善自防閑。身體柔軟如迦隣陀衣，目淨脩廣如青蓮花，脣色赤好如頻婆果，頸如螺旋，美若虹蜺，脩短合度容儀可法。其肩端好其臂傭長，支體圓滿膚彩潤澤，猶如金剛不可沮壞。善解眾藝故號摩耶，常處王宮猶如寶女亦如化女，又似天女住歡喜園，具斯眾德，乃能堪任為菩薩母。如是功德唯釋種有，非餘有之。』於是頌曰：

菩薩在兜率，處於法集堂，

同乘及天眾，皆恭敬圍遶。

共觀於勝族，菩薩何處生？

見此閻浮提，剎利王大姓，

釋氏最清淨，於彼應降神。

城號迦毘羅，積代輪王種，

安隱無怨敵，善化眾所歸。

其國甚嚴好，萬姓皆歡喜，

奉法而從善，咸同王者心。

親屬多勝能，力將巨象比。

或與二三象，其力共齊等，

勇武多伎藝，不傷害眾生。

其王之聖后，千妃中第一，

端正無倫匹，故號為摩耶。

容貌過天女，支節皆相稱，

天人阿修羅，覩之無厭足。

清淨離諸過，而無穢欲心，

言詞甚微妙，質直復柔軟。

身體常香潔，一切無可惡，

含笑不嚬蹙，知法具慚愧。

無憍慢諂曲，及以嫉妬心，

離邪淨諸業，行慈好惠施。

世間女人過，其身悉超越，

一切諸天人，無有能踰者。

具足諸功德，宜應懷大聖，

曾於五百生，恒為菩薩母。

其王亦如是，多生以為父，

母請持禁戒，經三十二月。

梵行積威德，其身常光明，

聖后所遊履，斯處自嚴飾。

天人阿修羅，無能欲心視，

一切咸親敬，如母如姊妹。

以此清淨業，威儀比聖賢，

令王擅名譽，粟散咸歸伏。

功德兩相稱，是為菩薩母，

更無諸女人，堪為佛母者。

威德眾天子，大智諸菩薩，

咸歎斯母德，菩薩應降生。

## 法門品第四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如是觀種姓已，彼兜率天宮有一大殿，名曰高幢，縱廣正等六十四由旬。菩薩爾時昇此大殿，告天眾言：『汝當盡集聽我最後所說法門，如是法門，名為教誡思惟遷沒方便下生之相。』是時一切兜率天子及諸天女，聞是語已皆悉雲集。菩薩神力即於此殿化作道場，其量正等如四天下，復以種種珍寶而嚴飾之，凡所見者莫不歡喜。是時欲界、色界諸天子等，見此道場如是嚴麗，顧己所居如塚墓想。菩薩福德自善根力，成就勝妙師子之座，飾以金銀眾妙珍寶，覆以輕軟無價天衣，燒眾天香散眾天花。其中無量百千珍寶光明照耀，以大寶網彌覆其上，寶鈴搖動出和雅音，無量寶蓋雜色繒綵，殊妙幡䋿周匝間列，無量百千花鬘綺帶而以嚴飾，無量百千諸天婇女，種種歌舞以為供養。是諸天樂演微妙音，稱揚菩薩無量功德。無量百千四大天王之所擁護，無量百千釋提桓因之所圍遶，無量百千大梵天王之所讚歎，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菩薩捧師子座，復為十方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諸佛如來之所護念。其師子座，從於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劫諸波羅蜜福德資粮之所生起。」

佛告諸比丘：「菩薩坐此功德成就師子之座，告天眾言：『汝且觀我百千福聚相好嚴身。』是時大眾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乃見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周遍十方超過數量兜率天宮，各有最後身菩薩將欲下生，無量諸天恭敬圍遶，皆悉演說將沒之相諸法明門。爾時大眾既見如是，深生悲喜恭敬稽首，讚言：『善哉！我觀尊者，得見如是無量菩薩，皆由尊者神通之力。』菩薩告言：『汝等諦聽！如諸菩薩各為天眾，說將沒相諸法明門，安慰天人；我今亦當為汝等說諸法明門，有一百八。何等名為百八法門？信是法門，意樂不斷故；淨心是法門，除亂濁故；喜是法門，安隱心故；愛樂是法門，心清淨故；身戒是法門，除三惡故；語戒是法門，離四過故；意戒是法門，斷三毒故；念佛是法門，見佛清淨故；念法是法門，說法清淨故；念僧是法門，證獲聖道故；念捨是法門，棄一切事故；念戒是法門，諸願滿足故；念天是法門，起廣大心故；慈是法門，超映一切諸福事業故；悲是法門，增上不害故；喜是法門，離一切憂惱故；捨是法門，自離五欲及教他離故；無常是法門，息諸貪愛故；苦是法門，願求永斷故；無我是法門，不著我故；寂滅是法門，不令貪愛增長故；慚是法門，內清淨故；愧是法門，外清淨故；諦是法門，不誑人天故；實是法門，不自欺誑故；法行是法門，依於法故；三歸是法門，超三惡趣故；知所作是法門，已立善根不令失壞故；解所作是法門，不因他悟故；自知是法門，不自矜高故；知眾生是法門，不輕毀他故；知法是法門，隨法修行故；知時是法門，無癡暗見故；破壞憍慢是法門，智慧滿足故；無障碍心是法門，防護自他故；不恨是法門，由不悔故；勝解是法門，無疑滯故；不淨觀是法門，斷諸欲覺故；不瞋是法門，斷恚覺故；無癡是法門，破壞無智故；求法是法門，依止於義故；樂法是法門，證契明法故；多聞是法門，如理觀察故；方便是法門，正勤修行故；遍知名色是法門，超過一切和合愛著故；拔除因見是法門，證得解脫故；斷貪瞋是法門，不著癡垢故；妙巧是法門，遍知苦故；界性平等是法門，由永斷集故；不取是法門，勤修正道故；無生忍是法門，於滅作證故；身念住是法門，分㭊觀身故；受念住是法門，離一切受故；心念住是法門，智出障翳故；四正勤是法門，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故；四神足是法門，身心輕利故；信是法門，非邪所引故；精進是法門，善思察故；念根是法門，善業所作故；定根是法門，由心解脫故；慧根是法門，智現前證故；信力是法門，能遍超魔力故；精進力是法門，不退轉故；念力是法門，不遺忘故；定力是法門，斷一切覺故；慧力是法門，無能損壞故；念覺分是法門，如實住法故；擇法覺分是法門，圓滿一切法故；精進覺分是法門，智決定故；喜覺分是法門，三昧安樂故；輕安覺分是法門，所作成辦故；定覺分是法門，平等覺悟一切法故；捨覺分是法門，厭離一切受故；正見是法門，超證聖道故；正思惟是法門，永斷一切分別故；正語是法門，一切文字平等覺悟故；正業是法門，無業果報故；正命是法門，離一切希求故；正精進是法門，專趣彼岸故；正念是法門，無念無作無意故；正定是法門，證得三昧不傾動故；菩提心是法門，紹三寶種使不斷故；大意樂是法門，不求下乘故；增上意樂是法門，緣無上廣大法故；方便正行是法門，圓滿一切善根故；檀波羅蜜是法門，成就相好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除慳悋故；尸波羅蜜是法門，超過一切惡道難處，教化眾生守禁戒故；羼提波羅蜜是法門，永離憍慢瞋恚等一切煩惱，教化眾生斷諸結故；毘離耶波羅蜜是法門，成就引發一切善法，教化眾生除嬾惰故；禪波羅蜜是法門，出生一切禪定神通，教化亂意眾生故；般若波羅蜜是法門，永斷無明有所得見，教化愚癡暗蔽惡慧眾生故；方便善巧是法門，隨諸眾生種種意解，現諸威儀及示一切佛法安立故；四攝事是法門，攝諸群生令求趣證大菩提法故；成熟眾生是法門，不著己樂利他無倦故；受持正法是法門，斷一切眾生雜染故；福德資糧是法門，饒益一切眾生故；智慧資糧是法門，圓滿十力故；奢摩他資糧是法門，證得如來三昧故；毘鉢舍那資糧是法門，獲得慧眼故；無碍解是法門，獲得法眼故；決擇是法門，佛眼清淨故；陀羅尼是法門，能持一切佛法故；辯才是法門，巧說言詞令一切眾生歡喜滿足故；順法忍是法門，隨順一切佛法故；無生法忍是法門，得授記莂故；不退轉地是法門，圓滿一切佛法故；諸地增進是法門，受一切智位故；灌頂是法門，從兜率天下生，入胎初生出家苦行，詣菩提場降魔成佛，轉正法輪起大神通，從忉利天下現入涅槃故。』是故菩薩將下生時，於天眾中說如斯法。

「諸比丘！菩薩說是諸法明門之時，於彼會中，八萬四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三萬六千那由他天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兜率諸天皆散妙花積至于膝。諸比丘！菩薩又欲令諸天眾深心歡喜而說頌曰：

菩薩將下生，處於兜率宮，

誡彼諸天眾，唯當莫放逸。

今汝心所樂，微妙寶莊嚴，

從於淨業因，致斯眾妙果。

是故應思報，無令業消歇，

沈淪惡趣中，備受無邊苦。

我所示汝法，應生尊重心，

自勵勤修行，當獲無為樂。

貪欲皆無常，虛假猶如夢，

如幻如陽炎，如電如聚沫。

貪欲無厭足，如渴飲鹹水，

若得出世智，乃可為知足。

天女共相娛，譬如集戲場，

同會城邑中，暫聚便離散。

有為非常伴，亦非親善友，

唯除離垢行，無有恒隨逐。

汝應共和合，慈悲利益心，

精求諸善法，終當除熱惱。

常念佛法僧，勤心莫放逸，

施戒多聞忍，一切皆圓滿。

如理觀諸法，因緣和合生，

無常及苦空，無主亦無我。

觀我有神力，辯才智慧等，

淨業不放逸，多聞持戒成。

我修多聞戒，汝等應隨學，

施戒及調伏，慈心莫放逸。

依義勿著言，如言而奉行，

堅固勤修習，利益諸群生。

常宜自知罪，勿復觀他過，

不作非自成，彼作非我受。

當思過去劫，流轉生死苦，

常行邪妄道，生死乖涅槃。

汝今離眾難，生天遇善友，

又聞最勝法，滅除諸貪妄。

棄憍慢貢高，調柔行質直，

應勤修正道，決定證涅槃。

當以智慧燈，銷滅愚癡暗，

以勝金剛智，破煩惱隨眠。

我得無邊法，當為汝宣說，

如是無邊法，汝豈能盡行？

我當證菩提，方灑甘露雨，

汝心若清淨，我當授勝法。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降生品第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為諸天人演說正法，勸勉開曉令其悅豫。告天眾言：『我當以何形像下閻浮提？』或有說言：『為童子形。』或有說言：『釋梵之形。』或有說言：『神妙天形。』或有說言：『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形。』或有說言：『日月天形。』或有說言：『金翅鳥形。』說如是等種種形像。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勝光，昔在閻浮提中為婆羅門，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作如是言：『圍陀論說，下生菩薩當作象形而入母胎。』即說偈言：

菩薩降神，應為象形，

端正姝好，頂上紅色。

皎潔鮮淨，如白玻[王\*(黍-禾+利)]，

具足六牙，飾以金勒。

無不吉祥，圍陀先記，

三十二相，當下閻浮。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兜率天宮，周遍觀察將下生時，輸檀王宮先現八種瑞相。何等為八？一者王宮忽然清淨，不加掃灑，無諸穢惡、塵土、瓦礫、蚊虻、蚰蜒、百足之類，周匝布散種種妙花香氣芬馥。二者從雪山中眾鳥來集，異類雜色毛羽光鮮，於王宮中樓閣殿堂棟梁軒牖，哀鳴相和遨遊自樂。三者於王宮中，草木花葉一時敷榮。四者王宮池沼皆生蓮花大如車輪，有百千葉覆映水上。五者王宮珍器自然而有蘇油、石蜜，種種美味，食而無盡。六者王宮樂器簫笛、箜篌、琴瑟之屬，非因擊奏，皆出種種微妙之音。七者王宮金銀、琉璃、車𤦲、馬瑙、摩尼、珊瑚，一切珍藏悉皆盈滿。八者王宮有大光明映蔽日月，遇斯光者身心安樂得未曾有。如是名為八種瑞相。

「是時，摩耶聖后，澡浴莊飾，塗諸天香、著妙衣服、眾寶自嚴，歡喜悅豫身心清淨，以一萬婇女圍遶侍從，遊音樂殿中詣輸檀王，於王右邊，昇妙寶網莊嚴之座。坐已容貌熙怡開顏微笑，於是頌曰：

善哉大王幸哀許，我今欲陳微妙願，

從是恒起仁慈心，當持八關清淨戒。

不害眾生如愛己，三業十善常修習，

遠離嫉妬諂曲心，願王於我莫生染。

聞此禁戒非隨喜，恐王長夜嬰苦報，

惟願令我得別居，宮殿香花自嚴飾。

諸善婇女常圍遶，鼓樂絃歌演法音，

凡鄙惡人令離我，婬穢香花皆不御。

一切囚徒悉寬宥，要當遣彼囹圄空，

七日七夜廣行檀，給濟貧乏令充足。

必使正化輕傜役，盡令公庭無諍訟，

各各慈心互相向，如昇忉利歡喜園。

憐愍世間同一子，法教如斯甚安樂。

王聞此言大歡悅，如所願者皆相許。

即勅諸臣淨宮殿，幡蓋香花恣嚴飾，

復以二萬勇健軍，操持劍戟令防護。

婇女絃歌相娛樂，復以瓔珞莊嚴身，

珍床寶座敷綩綖，處在勝殿如天女。

佛告諸比丘：「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梵眾天、梵輔天、妙光天、少光天、光嚴天、淨居天、阿迦尼吒天、摩醯首羅天，及餘無量百千天眾，悉皆雲集互相謂言：『菩薩將欲下生，我等諸天不往侍從，墮無反復不知恩養。誰能堪任侍衛菩薩下閻浮提，從初入胎及以出胎，童子盛年，遊戲受欲，出家苦行，詣菩提座，降伏魔軍，轉正法輪現大神力，下忉利天入般涅槃，常能奉事終不捨離？』爾時，諸天子等而說頌曰：

汝等誰堪任，歡喜隨菩薩，

當得福增長，亦獲大名譽。

若求忉利宮，勝妙常安樂，

婇女眾圍遶，應隨清淨月。

若求妙園林，勝處常遊戲，

寶地金花飾，應隨離垢光。

若求象馬車，遊處歡喜園，

婇女眾圍遶，應隨大丈夫。

若求夜摩天，及以兜率宮，

所生常見敬，應隨大名稱。

若求化樂天，自在諸宮室，

遊戲變化樂，應隨功德者。

若求作魔王，遠離諸毒心，

神變窮邊際，應隨利益者。

若求超欲界，住勝妙梵宮，

修行四等心，應隨禪定者。

若求生人間，受輪王勝報，

七寶從心至，應隨離欲尊。

若求人王位，長者及居士，

財富無怨敵，應隨無上士。

若求大富貴，端正及名譽，

教令有威德，應隨梵音者。

若求人天報，并致三界安，

無漏慧及禪，應隨法自在。

若求斷貪欲，及去瞋癡等，

淡泊志寂然，應隨調心者。

若求一切智，緣覺及聲聞，

十方師子吼，應隨功德海。

若求閉惡趣，開諸甘露門，

方昇八正道，應隨遠險路。

若求見諸佛，聽受甚深法，

及冀眾福祐，應隨功德藏。

若求出纏縛，生老病死苦，

清淨如虛空，應隨離垢人。

若求一切敬，相好莊嚴德，

及能拯自他，應隨可欣樂。

若求戒定慧，甚深難可證，

智者速解脫，應隨大醫王。

若求無量德，究竟皆圓滿，

及生涅槃樂，應隨智成就。

「爾時，諸天眾會聞此偈已，八萬四千四天王天、百千忉利天、百千夜摩天、百千兜率天、百千化樂天、百千他化自在天、六萬魔天、前世積德六萬八千梵眾天，乃至阿迦尼吒天與無央數百千諸天，如是等天先來在會，復有他方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量百千諸天眾等，皆悉來集。時大會中上首天子，而說頌曰：

汝等今應聽，我起決定心，

捨欲及神通，諸禪三昧樂。

隨從最勝者，降生處母胎，

不令諸惡侵，常當為擁護。

以諸妙音樂，讚誦功德海，

令天人歡喜，發無上道心。

人天聞是已，歡喜消眾患，

散以曼陀花，月花勝月等，

及熏沈水香，供養淨福者。

菩薩處胎中，不為三垢染，

越於生老死，得導窮邊際，

我等持淨心，隨從智慧者。

釋梵天王等，見行七步時，

以手捧香水，浴是無垢聖，

順世諸所為，人天獲大福。

處欲常無染，踰城棄寶位，

我等願隨逐。敷草坐道場，

降魔成正覺，勸說微妙法，

佛事遍三界，甘露洽群生，

乃至歸涅槃，常隨無暫捨。

佛告諸比丘：「欲界無量天女，見菩薩身形相微妙，將欲下生，各作是言：『何等女人應生菩薩？必有勝德堪懷尊者。』咸皆慕羨懷敬愛心，以己福報獲彼神通，得意生身，自彼天宮於剎那頃至迦毘羅城。其迦毘羅城周匝百千，園林池沼莊嚴殊勝，如帝釋宮，於其宮內有一大殿，名曰持國，摩耶聖后住在其中，種種莊嚴敷置綺麗，清淨無垢光明威神。聖后身佩瓔珞被以天衣，種種妙寶莊嚴其體。時諸天女至此殿已，住在虛空瞻於聖后。而有偈言：

欲界諸天女，觀菩薩妙身，

咸作是思惟，菩薩母何類？

競持花鬘等，塗香及末香，

歡喜詣王宮，合掌而恭敬。

袨服麗容貌，舒手咸共指，

見坐勝寶床，善心諦觀察。

人間斯妙質，天上未曾有，

我等常自謂，天女中殊勝。

今覩斯人已，自生輕賤心，

勝功德莊嚴，顏容甚端正。

若非此勝德，誰堪菩薩母？

譬如無價珠，置於淨寶器。

如是菩薩母，堪懷勝德人，

見者生歡喜，其心無厭倦。

面目甚端正，身相極光明，

如月在虛空，覩之而意淨。

如日盛暉耀，如真金百鍊，

見彼菩薩母，光明亦如是。

髮香且柔澤，紺黑類玄蜂，

皓齒如空星，目若青蓮葉。

支節善隨轉，手足皆平正，

天中尚無匹，人間誰與比？

如是審觀察，右遶散香花，

稱名歎佛母，還返於天上。

爾時四護世，釋梵及欲天，

并餘八部眾，皆來衛佛母。

諸天咸已見，菩薩將下生，

齎持妙香花，歡喜詣前住。

合掌稽首請，下生時已至，

辯才師子王，哀愍生世間。

佛告諸比丘：「菩薩將下生時，東方有無量百千菩薩，皆是一生補處，來詣兜率天宮供養菩薩，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生補處，皆至兜率天宮供養菩薩；十方世界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如是等各與八萬四千天女，前後圍遶至兜率宮，鼓樂絃歌供養菩薩。爾時，菩薩處大樓閣，坐於眾德所生勝藏師子之座，彼諸菩薩及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諸天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即於兜率最勝天宮而便降生。

「將下生時，放未曾有身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咸作是言：『云何此中忽生眾生？』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有十八相，所謂搖動、極搖動、遍搖動，扣擊、極扣擊、遍扣擊，移轉、極移轉、遍移轉，涌覆、極涌覆、遍涌覆，出聲、極出聲、遍出聲，邊涌中沒，中涌邊沒，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是時，一切眾生歡喜踊躍，愛樂清淨快樂無極，稱揚讚美。聞諸聲時，無一眾生恐畏驚悸，梵釋護世、日月威光皆悉不現，一切地獄、畜生、餓鬼，及諸眾生皆蒙安隱。無一眾生於此時中為貪瞋癡等，一切煩惱之所逼迫，互相慈愍起利益心，如父如母如兄如弟。人天樂器不鼓自鳴，無量諸天頂戴擎捧是妙樓閣，無量百千天女，前後圍遶奏天伎樂。其樂音中出是妙偈，歎菩薩曰：

尊者長夜積修習，所有淨業皆圓滿，

住於真正勝理中，今致天人上供養。

往昔無量拘胝劫，能施所愛妻子等，

由彼行檀獲勝報，故得諸天妙花香。

自割身肉而秤之，慈心救彼垂死鴿，

復以行檀獲勝報，能令餓鬼得充足。

尊者過去無邊劫，堅持淨戒未甞毀，

由彼尸羅獲勝報，能令惡趣息眾患。

尊者過去無邊劫，求菩提故行忍辱，

由彼羼提獲勝報，能令人天互慈愍。

尊者過去無邊劫，勝修精進無休已，

由彼勤劬獲勝報，身相端嚴如須彌。

尊者過去無邊劫，為斷結使修諸定，

由彼禪那獲勝報，能令今世無煩惱。

尊者過去無邊劫，修習智慧斷諸結，

由彼般若獲勝報，能使光明甚清淨。

被慈甲冑除煩惱，由愍世間今現生，

證得第一妙喜捨，尊獲梵住歸命禮。

照以智慧光明炬，淨除癡冥諸過失，

三千大千以為主，歸命牟尼大導師。

勝慧神足得諸通，見真實義能示現，

自既得濟能拯物，歸命船師能渡者。

隨順世法示同凡，不為世法之所染，

一切眾生若聞見，獲不思議勝利益，

況復聽聞尊妙法，信樂當生廣大善。

兜率天宮行暗冥，閻浮提中日將出，

煩惱惛睡諸群生，尊者皆當令覺悟。

迦毘羅城益興盛，無量諸天眾圍遶，

諸天寶女奏天樂，周遍王城演妙音。

佛母妙色以莊嚴，福德威容乘淨業，

聖子端正甚奇特，光明遍照三千界。

其國所有諸眾生，皆離諍論諸煩惱，

一切慈心相敬順，悉由菩薩之威力。

輸檀王種當興盛，由斯應紹轉輪王，

其城所有諸珍藏，一切眾寶皆盈滿。

夜叉羅剎鳩槃茶，修羅密跡諸天眾，

守護菩薩所居處，不久皆當證解脫，

悉以迴向菩提道，願速如尊成正覺。

## 處胎品第六

佛告諸比丘：「冬節過已，於春分中毘舍佉月，叢林花葉鮮澤可愛，不寒不熱，氐宿合時三界勝人，觀察天下白月圓淨，而弗沙星正與月合。菩薩是時從兜率天宮沒，入於母胎，為白象形，六牙具足，其牙金色首有紅光，形相諸根悉皆圓滿，正念了知，於母右脇降神而入。聖后是時安隱睡眠，即於夢中見如斯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勝人託生為白象，皎潔如雪具六牙，

鼻足姝妙首紅光，支節相狀皆圓滿。

降身右脇如遊戲，佛母因斯極歡喜，

未曾得見及未聞，身心安隱如禪定。

「爾時，聖后身心遍喜，即於座上以眾妙寶莊嚴其身，無數婇女恭敬圍遶，下於勝殿詣無憂園。到彼園已，遣信白輸檀王言：『要欲相見，王宜暫來。』王聞是信心甚歡喜，從寶座起，與諸臣佐及諸眷屬，前後翊從詣無憂園。既至園門舉體皆重，不能前進，而說偈言：

憶昔赴強敵，身猶不為重，

今者忽如是，此變當問誰？

「時，淨居天子於虛空中現其半身，為輸檀王而說頌曰：

菩薩大威德，下於兜率宮，

託在聖后胎，為王之太子。

眾行皆圓滿，人天所恭敬，

具慈悲福慧，灌頂當受職。

「時，輸檀王聞是偈已，合掌稽首作如是言：『我今見此希有之事。』於是入見聖后，自除憍慢，前問聖后：『欲何所求？惟願為說。』爾時，聖后以偈答曰：

我於睡夢中，見象如白銀，

光色超日月，身相甚嚴淨。

六牙有威勢，難壞如金剛，

支體甚堅好，來入於我腹。

爾後多瑞相，願王今善聽。

我見三千界，弘敞廣嚴飾，

每於寢寐時，諸天來讚我。

貪瞋等煩惱，結使皆銷滅，

我心寂靜樂，如在禪定中。

宜喚占夢人，明解圍陀論，

善閑八耀法，能辨吉凶者，

速召彼人來，為我解斯夢。

時王聞此語，即召占夢人，

而語彼人言，宜占聖后夢。

聖后時告彼，己所夢因緣。

汝既稱善占，吾今為汝說。

我夢象如雪，踰於日月光，

威勢有六牙，支體甚嚴好。

妙色極光淨，堅密如金剛，

來入我腹中，我夢如是事。

其人聞聖后，說所夢因緣，

皆曰無不利，斯夢甚為吉。

種族當興盛，必生勝相子，

在家作輪王，威力統所化。

出家成佛道，哀愍諸世間，

當灑甘露法，為人天所敬。

「時，輸檀王聞婆羅門解夢因緣，心甚歡喜，即以上妙衣服種種美食，而賜與之令歸本處。」

佛告諸比丘：「時，輸檀王於四城門四衢道中，為菩薩故設大施會，須食與食，須衣與衣，乃至香花臥具、田宅騎乘一切所求，皆悉給與。王時念言：『於何宮殿安置聖后，令得無憂歡樂而住？』時四天王來至王所，作如是言：『惟願大王善自安隱勿思此事，我與菩薩取妙宮殿。』時天帝釋即來王所，而說偈言：

護世宮為劣，不堪聖后居；

忉利有勝殿，持來奉菩薩。

「時，夜摩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勝妙殿，超過忉利宮，

在彼夜摩天，今持奉菩薩。

「兜率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兜率妙天宮，菩薩本居止，

是為最殊勝，還持奉菩薩。

「化樂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寶宮殿，隨心所化生，

莊嚴甚奇妙，願以奉菩薩。

「他化自在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妙宮殿，超過諸欲天，

眾寶所莊嚴，清淨悅心意。

光明甚奇耀，周匝散香花，

願以安聖后，持來奉菩薩。

佛告諸比丘：「是時，欲界諸天子等，為供養故，各各齎彼所有宮殿來至輸檀王宮。其王亦為菩薩造妙宮殿，綺飾精麗人間所無。爾時，菩薩以大嚴三昧威神力故，令彼一切諸宮殿中，悉現摩耶聖后之身，皆有菩薩，於母右脇結加趺坐。諸天子等各各自謂：『菩薩之母惟住我宮。』」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大嚴三昧，神化難思，

諸天悅豫，父王歡喜。

說是經時，會中有諸天子生如是念：「四天王天聞此人間污穢不淨，況乎此上三十三天乃至兜率諸大天耶？云何菩薩世間之寶，最勝清淨殊妙香潔，乃捨兜率處在人間，於母胎中經於十月？」

爾時，阿難承佛威神，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女人之身多諸欲惡，云何如來為菩薩時，乃捨兜率處於母胎右脇而住？」

佛告阿難：「菩薩昔在母胎，不為不淨之所染污，恒處寶殿嚴淨第一。如是寶殿為欲見不？當示於汝。」

阿難白佛言：「世尊！願垂顯示，令諸見者皆生歡喜。」

爾時，如來即以神力，令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與六十百千億梵天，下閻浮提來詣佛所，恭敬稽首，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梵天王言：「我昔為菩薩時，在胎十月，所居寶殿今為所在？汝可持來。」

梵天王言：「今在梵世。」時娑婆世界主稽首作禮忽然不現，於剎那頃昇于梵宮，告妙梵天子言：「汝宜次第下至三十三天，高聲唱言：『今日梵王，欲將如來處胎之時所居寶殿還至佛所，若欲見者宜可速來。』」爾時，梵王即持菩薩之殿置梵殿中，其梵殿量縱廣正等三百由旬，而與八萬四千拘胝梵天恭敬圍遶，從於梵世下閻浮提。是時欲界無量諸天，皆悉雲集於如來所，以天妙衣、種種伎樂、花鬘、妙香、天莊嚴具而為供養。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永不能覩菩薩之殿，雖審觀之亦不能見。時，四天王問帝釋言：「我等作何方便能覩斯殿？」帝釋報言：「當請如來乃得見耳。」時，天帝釋與四天王，稽首請佛。

是時，大梵天王先與諸梵，捧菩薩殿置於佛前。其殿三重周匝瑩飾，皆以牛頭栴檀天香所成，其香一分價直三千大千世界，光明照耀，以天眾寶而嚴飾之，床座器物皆稱菩薩，微妙綺麗人天所無，惟除菩薩旋螺之相。大梵天王所著天服，至菩薩座猶如水漬欽婆羅衣。其三殿內周匝皆有淨妙天花，其殿堅牢不可沮壞。凡所觸近皆生妙樂，如迦隣陀衣。欲界一切諸天宮殿，悉現菩薩寶殿之中。

佛告諸比丘：「菩薩入胎之夜，下從水際涌出蓮花，穿過地輪上至梵世，縱廣正等六十八洛叉由旬，如此蓮花無能見者，除諸如來并諸菩薩及大梵天王。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所有清淨殊勝美味，猶如甘露現此花中，大梵天王以毘瑠璃器，盛此淨妙甘露之味，奉上菩薩，菩薩於是受而食之。比丘！當知世間眾生，無有能食如是甘露之味，惟除十地究竟最後身菩薩方能食耳。諸比丘！菩薩以何善根而感斯味？由昔長夜行菩薩道時，能以醫藥救濟病苦，所有欲願皆令滿足，一切恐懼能施無畏。又以上妙花果供養如來及佛塔廟，一切聖眾父母尊長，如是施已然後自受。由斯福報，感大梵王每持甘露之味而以奉獻於寶殿內，上妙衣服諸莊嚴具種種器物，菩薩本願力故隨意能現。阿難！一切菩薩將入胎時，於母右脇先有如是寶莊嚴殿，然後從兜率天宮降神入胎，於此殿中結加趺坐。阿難！十方世界一切摩耶聖后，皆於夢中見白象來，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二十八夜叉大將，皆悉隨從而衛護之。復有四天女：一名鄔佉梨，二名侔佉梨，三名幢至，四名有光，亦與眷屬常來衛護。

「爾時，菩薩處母胎中，身相光明，猶如夜暗於山頂上然大火炬，亦如真金在琉璃中，光明洞照普遍世界。四大天王、二十八夜叉大將與其眷屬，每於晨朝恭敬供養，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每於中時恭敬供養，為聽法故，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每於申時與無量百千梵眾天子恭敬供養，為聽法故，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生歡喜心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

「阿難！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周遍十方無量百千諸菩薩眾，於日入時恭敬供養，為聽法故而來至此。爾時，菩薩化作莊嚴師子之座，令諸菩薩各坐其上，互相問答辯析上乘。此等諸來大菩薩眾，惟是同行同乘之所能覩，摩耶聖后亦不能見。

「阿難！菩薩處胎之時，不令聖后身覺沈重及諸苦逼，柔軟輕安怡懌歡暢，無有貪欲、瞋恚、愚癡、熱惱之患；亦無欲覺、恚覺、害覺；亦無冷熱、飢渴、惛惑、罪垢、散亂；亦無不可意色，及聲香味觸一切惡境；亦無惡夢；亦無女人貪誑、諂曲、嫉妬、諸煩惱過。具足受持清淨禁戒行十善道，不於他人而生欲心；亦無他人能於聖后而生欲想。於迦毘羅城及諸聚落并餘國土，所有男女若童男若童女，或為鬼神之所著者，見菩薩母皆自痊愈。或有眾生得種種病，風黃痰氣、盲聾啞痺、牙齒齲痛、瘰癧白癩、痟渴癲眩、癭癤瘡𤻷，種種諸病，見菩薩母舒手摩頂，自然銷除。設有眾生得如是病，不獲親來見菩薩母；聖后爾時，折草為籌而以賜之，纔執籌時所有病苦皆得銷散平復如本。聖后若觀菩薩之時，見於腹中右脇而住，如明鏡中覩諸色像，歡喜和悅身心泰然。

「阿難！菩薩處胎之時，諸天常奏天樂、雨眾天花，供養菩薩。是時國界寧靜景候調和，人民安樂好行恩惠，諸釋種子皆悉棄惡修習善事，於諸節會遊戲園林，受勝妙樂歡娛怡暢。時輸檀王隨順法行不樂世榮，捐棄國務如苦行者。阿難！菩薩處母胎中，神力現化成就如是。」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等當觀佛在胎時所居寶莊嚴殿。」

阿難言：「唯然，世尊！願為顯示。」

世尊爾時即為阿難、釋提桓因，及四護世并餘天人，顯示如來處胎之時寶莊之殿；皆大歡喜，得未曾有生清淨心。作是現已，大梵天王還持寶殿歸於梵世。佛告諸比丘：「菩薩處胎之時，已能化導三十六那由他天人令住三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最上勝人初入胎，大地山林皆震動，

金色淨光銷惡趣，一切天人咸喜悅。

為欲成此大法王，示現胎中寶嚴殿，

導師所居之寶殿，栴檀妙香極嚴飾。

此香一分之價直，等彼三千界珍寶，

下方涌出大蓮花，其花高至于梵世。

花中所承甘露味，梵王持以獻菩薩，

世間一切諸群生，無有能銷一滴味。

惟除最後身菩薩，方能致斯甘露食，

積劫所集福威力，服者身心得清淨。

帝釋梵王四護世，稽首供養於導師，

奉事頂禮聞妙法，歡喜右遶而辭去。

如是十方菩薩眾，亦復因斯樂法來，

坐於光明眾寶床，聞大乘法生歡喜，

各恣言談兩相顧，無量稱揚還本國。

四方男子及女人，為彼鬼魅所纏縛，

露首袒體心狂亂，若見佛母皆除愈。

所有黃痰與癲癩，盲聾瘖瘂種種疾，

佛母舒手摩其頂，眾病應時得銷散。

或有困篤在遠方，折草作籌而惠之，

籌至病者尋平復，世間無不蒙眾祐。

由法醫王在腹中，苦惱眾生盡安樂，

聖后自觀菩薩體，猶如空中見明月。

形相微妙甚端嚴，歡喜悅樂心安住，

無復貪瞋癡所擾，亦無愛欲嫉妬害。

不為飢渴寒熱侵，身心靜然離眾惱，

人天上下更相見，音樂不鼓而自鳴。

國土清寧甚安隱，眷屬欣豫同無患，

龍天由斯降時澤，草木花果盡敷榮。

惠施一切之所須，王宮七日雨珍寶，

是時無有貧乏者，猶如帝釋歡喜園。

王修法行持淨戒，雖處堂殿如林野，

由此聖后懷菩薩，每入後宮親慰問。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誕生品第七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處胎滿足十月將欲生時，輸檀王宮先現三十二種瑞相：一者一切大樹含花將發。二者諸池沼中優鉢羅花、拘物頭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皆悉含蘂。三者諸小華叢吐而未舒。四者自然而有八行寶樹。五者二萬寶藏從地踊出。六者於王宮內自生寶牙。七者地中復出無量寶瓶，滿中香油。八者從雪山中無量師子之子來遶迦毘羅城，歡躍震吼各守城門。九者彼諸師子亦不嬈害一切人民。十者五百白象之子，來自雪山至王殿前。十一者有無量天諸嬰孩忽然而現，婇女懷抱婉轉遊戲。十二者有諸龍女出現半身，手持微妙諸寶瓔珞於空而住。十三者有十千天女，各持孔雀羽扇現於空中。十四者有十千寶瓶，盛滿香水泛以眾華，現於虛空旋遶迦毘羅城。十五者有十千天女，各捧寶瓶現虛空中。十六者有十千天女，各各執持幢幡寶蓋現虛空中。十七者無量天諸婇女持天樂器，現虛空中而未擊奏。十八者一切香風皆未飄拂藹然而住。十九者江河諸水湛而不流。二十者日月宮殿及諸星辰皆不運行。二十一者弗沙之星將與月合。二十二者王宮殿堂自然寶網彌覆其上。二十三者一切燈炬皆悉無色。二十四者一切樓閣殿堂臺榭之上，忽然皆有摩尼珠寶嚴飾垂懸。二十五者眾寶庫藏忽然自開。二十六者惡禽怪獸皆不出聲。二十七者於虛空中，演妙音詞唱言善生善生。二十八者一切人間所作事業皆悉停息。二十九者高下之地悉皆平正。三十者所有街衢巷陌遊從道路，自然柔軟散花嚴飾。三十一者一切孕婦產生無難皆獲安隱。三十二者娑羅樹神出現半身合掌恭敬。先現如此三十二種瑞相。

「爾時摩耶聖后，以菩薩威神力故，即知菩薩將欲誕生。於夜初分詣輸檀王，而說偈言：

大王聽我今所請，久思詣彼龍毘園，

於我不懷嫌妬心，願得速往暫遊觀。

大王精勤思惟法，修諸苦行多疲倦，

自我懷此清淨人，處在宮中亦已久。

樹木蓊欝初榮茂，今時正可翫園林，

節物方春甚佳美，與諸婇女相娛樂。

眾鳥和鳴似歌頌，飛花處處皆盈滿，

惟願大王速垂勅，及時遊彼好園苑。

王聞聖后斯語已，欣然即勅諸臣佐。

速嚴妙好諸輦輿，龍毘尼園亦莊嚴。

又宜駕被二萬象，色類白雪形似山，

摩尼珠寶耀其體，真金線網彌其上。

象王皆悉六牙備，兩邊交垂以珍鐸，

又取二萬駿捷馬，朱𩣭白質如銀雪。

勒以金鞍寶鈴網，其馬迅疾如風馳，

二萬勝兵皆勇健，能伏怨敵堪營衛。

各擐甲冑及干戈，并執鬪輪將羂索，

聖后所乘諸輦輿，摩尼雜寶間莊嚴。

又以車載眾珍饌，於上覆之微妙帊，

又部車兵勇健者，被甲執持諸器仗。

又駕無量諸車乘，載以珍琦眾雜寶，

又以無邊諸妙寶，周匝彫瑩龍毘園。

又以珠寶并綺繒，校飾園中好林樹，

處處皆以名華散，猶如帝釋歡喜園。

汝等種種嚴辦訖，即宜速疾來報我。

群臣既承王勅已，尋時具物皆營辦。

奏言福壽最勝王，如所教勅皆已集。

王聞是事心歡喜，尋便入閤勅內人。

若能愛樂隨我者，汝等應當盡嚴飾，

香熏繒綵袨衣服，柔軟微妙令心喜。

珠珮瓔珞自嚴身，各持百千眾樂器，

琴瑟簫笛箜篌等，鼓吹當令出妙音。

天人男女若聞者，皆使愛樂生歡喜，

聖后所坐寶車輿，無令異人得親近。

諸婇女等為執御，一切惡相皆除屏，

四兵總集王門首，隱隱如聞海浪聲。

聖后初出宮門已，咸唱吉祥微妙頌，

輦輿王宮自彫飾，寶鈴寶鐸振和音。

然後百千諸天人，於上安施師子座，

車中傍羅四寶樹，枝葉花果皆榮茂。

復有瑞鳥聲和雅，繽紛翻舞而翔集，

幢幡蓋網天衣服，高聳圍遶遍莊嚴。

諸天婇女在虛空，以歡喜心而讚歎，

聖后是時昇寶乘，三千世界六種動。

帝釋淨除於道路，護世四王來御車，

大梵天王為前導，而以屏除諸惡相。

無量百千諸天眾，恭敬頂禮而瞻仰，

見是天眾來營從，父王心生大欣喜。

念言聖后所懷妊，必定應是天中天，

既為護世四天王，帝釋梵王諸天眾。

廣設無邊大供養，由此定當得成佛，

無有三界諸眾生，堪受如斯供養者。

設令釋梵及諸龍，四護世等受斯供，

不堪任故當首碎，或因斯供便命終。

唯有最勝天中天，堪受人天妙供養。

佛告諸比丘：「時有八萬四千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皆悉端正勇健無敵，被以甲冑種種莊嚴，執持器仗護衛聖后。六萬釋種婇女翊從圍遶，王之眷屬若長若幼恭敬衛護。又有六萬王之婇女，作倡伎樂種種歌舞，又有八萬四千諸天童女，八萬四千龍女，八萬四千乾闥婆女，八萬四千緊那羅女，八萬四千阿修羅女，如是等皆以眾寶而自莊嚴，作眾伎樂歌舞讚詠，翊從佛母往龍毘尼園，以好香水遍灑其地，散以天花，園中草木若時非時，枝葉花果悉皆榮熟，莊嚴殊勝猶如帝釋歡喜之園。

「爾時聖后既到園已，遊歷詳觀至波叉寶樹，其樹枝葉蓊欝鮮潤，天花人花周匝開敷，微風吹動香氣芬馥，又以雜彩摩尼珠寶而嚴飾之。樹下周遍地平如掌，所出眾草其色青紺如孔雀尾，能生樂觸如迦隣陀衣，過去無量諸佛之母，亦皆來坐此寶樹下。是時百千淨居天子其心寂靜，或垂辮髮，或著寶冠，至此樹下圍遶聖后，歡喜頂禮奏天伎樂而讚歎之，即以菩薩威神，其樹枝幹風靡而下，於是稽首禮聖后足。

「爾時聖后放身光明，如空中電，仰觀於樹，即以右手攀樹東枝，頻申欠呿，端嚴而立。是時欲界六萬百千諸天婇女，至聖后所承事供養。比丘當知！菩薩住胎成就如上種種功德神通變現，滿足十月，從母右脇安詳而生，正念正知而無染著。」

佛告諸比丘：「是時帝釋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恭敬尊重曲躬而前，一心正念，即以兩手覆憍奢耶衣，承捧菩薩。其事已畢，即將菩薩處胎之時所居寶殿還於梵宮。

「爾時菩薩既誕生已，觀察四方，猶如師子及大丈夫，安詳瞻顧。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是時即得清淨天眼，觀見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城邑及諸眾生，所有心行皆悉了知。如是知已，而復觀察是諸眾生，所有戒定智慧及諸善根與我等不？乃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無一眾生與我等者。

「爾時菩薩善自思惟稱量正念，不假扶持即便自能東行七步，所下足處皆生蓮華。菩薩是時無有怖畏，亦無謇訥，作如是言：『我得一切善法，當為眾生說之。』

「又於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天人應受供養。』

「又於西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世間最尊最勝，此即是我最後邊身，盡生老病死。』

「又於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無上上。』

「又於下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降伏一切魔軍，又滅地獄諸猛火等所有苦具，施大法雲雨大法雨，當令眾生盡受安樂。』

「又於上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為一切眾生之所瞻仰。』菩薩說是語時，其聲普聞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於最後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爾如是神通變化。

「比丘當知！是時一切眾生歡喜踊躍，大地震動，而諸眾生無有恐怖，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非時藥木，皆悉榮茂。於虛空中出妙音聲，降微細雨，及雨種種天諸花香，真珠瓔珞上妙衣服繽紛徐墜。又扇和暢微妙香風，能生清淨柔軟樂觸，無雲無霧、無煙無塵及以暗冥，於虛空中而聞清徹和雅梵音，稱歎菩薩諸功德法。爾時菩薩放大光明，無量百千種種異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遇斯光者，身心安隱快樂無極。一切日月、諸大梵王、帝釋護世及餘天人，所有光明皆悉不現。

「是時一切眾生，遠貪恚癡憂悲驚恐，亦離不善諸惡罪障，所有病苦眾生皆得痊除，飢渴眾生皆得飽滿，顛狂醉亂皆得惺悟，諸根缺減皆得圓滿。貧者得財，繫者解脫，地獄眾生皆蒙休息，畜生眾生無相害心，餓鬼眾生皆得飽滿。」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阿僧祇百千拘胝那由他劫，修諸善行精進力故，初生之時即能十方各行七步，一切諸佛如來威加，此地化為金剛，菩薩遊踐得無陷裂。是時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悉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又於此時，諸天音樂出微妙聲，雨眾天花末香熏香，花鬘珍寶諸莊嚴具上妙衣服，如雲而下，一切眾生皆得上妙安隱快樂。菩薩出現世間最尊最勝，所有功德入不思議，若欲廣說窮劫不盡。」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為菩薩時，尚能成就如是勝希有事，何況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難：「未來世中有諸比丘，不能修習身戒心慧，愚癡無智憍慢貢高，掉舉心亂不遵法律，多所貪求不信正法，具沙門垢相似沙門，如是比丘，若聞菩薩清淨入胎，不能信受，乃復共聚撗生誹謗，作如是言：『菩薩處胎居母右脇，雖不為彼膿血所污，何能有此大功德耶？』如是愚人，既不能知菩薩積集功德，亦不能知菩薩示現入胎，而有如是殊勝清淨無量功德，哀愍眾生出現於世。阿難！諸佛如來出現於世，不於天上而成正覺轉妙法輪，但於人間示現成佛。何以故？若於天上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中眾生咸作是念：『我既非天，何能堪任修習佛道？』便生退屈。由是義故，但於人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彼愚癡法賊之輩，而於菩薩不思議事不能了知，撗生誹謗妄為憶度。阿難！愚癡之人尚不信佛有無量德，何況能信菩薩神通？如是比丘耽著利養及以名聞，沈溺罪垢。」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來之世，若有如是愚癡下劣之人，誹謗此經，得幾所罪？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若未來世有如是等諸惡比丘，誹謗此經，積集眾罪離沙門法。阿難！譬如有人滅佛菩提，毀呰十方三世諸佛，其所獲罪寧為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誹謗如斯大乘經典，其所獲罪與此人等。」

爾時阿難聞是語已，身毛為竪，唱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聞彼人行如是惡，身心迷悶。」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滅佛菩提，其人由此惡行因故，當墮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於未來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誹謗如斯大乘經典，其人命終定墮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汝於如來功德不應限量。所以者何？如來功德甚深廣大難可測故。阿難！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受愛樂生歡喜心，如是等人即得淨命獲大利益，其人一生為不唐捐，已修善行已得真實，離三惡道當成佛子，已得深信堪受供養，於諸聖賢心生清淨，亦當決除一切魔網，而能出於生死曠野，拔憂惱箭，善知歸依獲勝妙樂。如是等人甚為希有，堪作世間無上福田。何以故？諸佛之法甚深難信而能信故。阿難當知！是人非少善根而得成就如是之信。何以故？諸佛如來曾與彼人，於多生中為善知識。阿難！若有眾生，於佛世尊雖未得見，但聞名字即生信喜；或復有人不聞佛名，得見如來便生信喜；或復有人雖得見聞不生信喜；或復有人若聞若見皆生信喜。阿難！除不信喜，當知是人於多生中，皆蒙如來為善知識，其人功德與如來等，即為如來成就度脫而攝受之。阿難！我昔修菩薩道時，諸有眾生來至我所，我皆攝受施其無畏。汝等今者，應生淨信精勤修習。汝所應作悉已開顯，亦為汝等拔憍慢箭。阿難！譬如有人久別親友，過百由旬冒遠尋之，得與相見暫解離念尚生歡喜，何況曾得值佛種諸善根，今復覲佛得為親友，而不喜耶？阿難當知！未來諸佛皆作是念：『此諸人等，已得過去如來為善知識，今復值我。我與是人亦為親友，心生歡喜。』譬如有人見親友時心生歡喜，見友之友亦生歡喜。阿難！若有眾生於此經典少分生信，我以是人付未來佛。彼佛亦當作如是念：『此等眾生是我親友，如其所願當令滿足。』譬如有人多諸親友，唯生一子心甚憐念，其人不久病欲命終，喚其所親付是愛子，其友受付念如己子。佛亦如是。未來諸佛皆是親友，以是眾生付未來佛。阿難！我今開悟於汝，汝應於此深生淨信，當勤修習。」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時，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天諸婇女，以天妙花、塗香末香、花鬘衣服、眾莊嚴具，散聖后上如雲而下。」

爾時世尊說是偈言：

將生離垢光，天女有六萬，

咸出妙歌頌，讚歎菩薩母。

皆於聖后前，歡喜作是言。

願勿懷憂惱，我等堪供養。

尊生出三界，無上大醫王，

草木花葉敷，人天盡恭敬。

大地六種動，名聞遍十方，

如是最勝人，聖后今生彼。

虛空諸樂器，不鼓而自鳴，

百千淨居天，歸命生歡喜。

今者聖人出，為世作津梁，

四王釋梵等，及餘諸天眾，

曲躬盡圍遶，咸生歡喜心。

彼人中師子，當出母右脇，

光明極清淨，暉耀如金山。

釋梵手承捧，震動百千界，

三惡趣眾生，離苦皆安樂，

天衣及天花，遍滿於虛空。

諸佛精進力，此地為金剛，

導師所下足，瑞蓮隨步起。

周行七步時，演妙梵音聲。

我為大醫王，能除生死病。

我於世間中，為最尊最勝。

梵釋諸天等，在於虛空中，

以手捧香水，灌灑於菩薩。

龍王下二水，冷煖極調和；

諸天以香水，洗浴於菩薩。

三千大千界，一切皆震動。

諸天持白蓋，并執素瓔紼，

遍覆於虛空，皆以寶莊嚴，

持種種供具，供養人師子。

有報輸檀王，王生眾相子，

增長於王族，從王種姓生，

當作轉輪王，統領四天下。

應知釋種中，時生五百子，

一切皆勇健，力如那羅延。

復有報王言，婢僕各八百，

馬生二萬駒，牛生六萬犢。

象子有二萬。四方諸國王，

同時皆慶賀，其數亦二萬。

諸王咸欵附，𥡳首而白言。

善哉最勝王，我願為僮僕。

象王金網飾，歡躍至王宮，

牛有種種色，端正甚可愛。

駿馬如珂雪，𩣭尾皆金色，

增顯大王族，王應自往觀。

所有眾吉祥，皆因菩薩力，

天人見功德，咸生歡喜心，

發願求菩提，速登無上果。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輸檀王倍復增上而行法行，見來求者一切施與。諸族姓中同於是時生二萬女。諸女之中，耶輸陀羅而為上首。又諸僕使及青衣等，所生男女數各八百，於諸男中車匿為最。駿馬生駒其數二萬，於諸馬中乾陟為上。生白象子數亦二萬。四百拘胝類洲之中，菩提樹牙是時初生名阿說他。於四洲中生栴檀林。於迦毘羅城四邊，自然出現五百園苑，五千寶藏從地踊出。如上所說一切事物，所司部錄擬供菩薩。是時輸檀王與諸眷屬聚會，作是念言：『我子生已，一切事物皆悉增長成就，我當與子名薩婆悉達多。』即以種種衣服飲食，慶賀菩薩此名。」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聖母右脇平復如故。於一井中出三種泉，浴菩薩母，又於池中出妙香油，聖后塗身。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執寶缾持好香油，至聖后所而慰問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各執持上妙塗香，塗聖后身，而慰問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女，各各執持上妙天衣，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各執持寶莊嚴具，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又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各執持上妙音樂鼓吹絃歌，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此閻浮提一切外道五通神仙，乘空至於輸檀王所，而白王言：『王生福德之子，吉祥無量種族增盛。』」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於龍毘尼園七日七夜，人天擊奏種種微妙音樂，而以供養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飲食，施設一切。釋種親族，皆悉集會讚言吉祥，悉行惠施作諸功德，供養三萬二千名聞勝智諸婆羅門，隨其所須皆令滿足。梵王帝釋化作端正摩那婆身，於眾會中坐第一座，而演吉祥微妙讚歎。」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摩醯首羅告淨居天子言：『菩薩已於百千阿僧祇拘胝那由他劫，修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多聞，成就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心常希求利益一切，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從彼而生，以百福相而自嚴飾，勇猛決定，習諸善行降伏魔怨，已能成就清淨妙願，名大智幢，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為大導師，天人供養積集福德，增長意樂，遠離生老病死，能盡邊際，能於甘蔗上族中生，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悟世間。我與汝等可共往彼，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及為斷除諸餘天子憍慢掉舉故，令彼諸天於長夜中獲利益故，得安樂故，證菩提故。又欲見輸檀王，讚歎吉祥慶賀種族，宣說菩薩定當成佛。』

「爾時摩醯首羅天子，與十二百千天眾圍遶，光明赫奕照迦毘羅城，詣輸檀王宮，頂禮菩薩遶百千匝，恭敬捧持。慶賀輸檀王言：『大王應大歡喜。何以故？王之太子相好莊嚴，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色相光明道德名稱悉皆殊勝。大王！如是菩薩，決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諸比丘！摩醯首羅與淨居天子，設大供養，宣說菩薩定得作佛，還歸本處。」

佛告諸比丘：「菩薩初生滿七日已，摩耶聖后，即便命終，生三十三天。過七日已，菩薩還迦毘羅城，所有儀式莊嚴殊勝，倍過聖后，往龍毘尼園。百千拘胝有五百千天女，皆捧寶缾盛以香水；五百千婇女，持孔雀羽扇次第而行；五百千婇女，香水灑地導前而行；五百千天女，於前執篲掃地而行；五百千婇女，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次第而行；五百千天女，執寶花鬘次第而行；五百千婇女，持眾寶具次第而行；五百千婆羅門，執諸寶鈴詠吉祥音次第而行；二萬大象種種莊嚴次第而行，八萬寶車幢幡幰蓋莊嚴微妙翊從而行；四萬步兵悉被甲冑，皆操儀仗陪列而行；又有色界尊勝諸天，執持拘胝百千那由他寶幢幡蓋，於虛空中供養而行；又有欲界諸天，執持拘胝百千那由他寶幢幡蓋，於虛空中供養而行；又有欲界諸天，以種種天諸寶具，莊嚴菩薩之車，又有二萬諸天婇女，為菩薩御。是時人天婇女羅列而行。天無所嫌人無所羨，此由菩薩威神力故。」

佛告諸比丘：「是時迦毘羅城五百釋種，各造宮殿合掌恭敬，稽首請輸檀王言：『善哉善哉！一切成利，願天中天幸我宮殿，願最上導師幸我宮殿，願歡喜悅樂者幸我宮殿，願好名稱幸我宮殿，願普遍眼幸我宮殿，願無等等幸我宮殿，願功德光明具相莊嚴者幸我宮殿。』由是讚歎成利因緣故，名菩薩為薩婆悉達多。

「於是輸檀王愍諸釋意，即將菩薩入諸釋宮，經於四月，方得周遍，然後乃將菩薩歸於自宮。於自宮中有一大殿，名寶莊嚴。菩薩居彼殿已，時輸檀王召諸親族長德耆年，凡預國姻皆悉來集，而告之言：『我子嬰孩早喪其母，乳哺之寄今當付誰？誰能影護使得存活？誰能慈心為我瞻視？誰能養育令漸長大？誰能憐撫如愛己子？』時有五百釋氏之婦，前白王言：『我能養育王之太子。』諸釋耆舊咸作是言：『汝等年少色盛心舉，不堪依時養育太子。摩訶波闍波提，親則姨母有慈有惠，唯此一人堪能養育。』是諸釋種皆共和合，請摩訶波闍波提為養育主。時輸檀王躬抱菩薩，付於姨母而告之言：『善來夫人！當為其母。』摩訶波闍波提奉王勅已，命三十二養育之母，八母抱持、八母乳哺、八母洗浴、八母遊戲，養育菩薩。譬如白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清淨圓滿，亦如尼拘陀樹植彼膏腴沃壤之地，漸漸增長。」

佛告諸比丘：「時輸檀王又與釋種共集議論：『我此太子為作轉輪聖王？為當出家成佛道也？』時有五通神仙名阿斯陀，與外族那羅童子，居雪山中，見菩薩生時有無量希奇之瑞，又聞虛空諸天讚言：『佛出於世。』又見空中雨種種香花種種衣服，人天往來歡喜踊躍，即以天眼周遍觀察，見迦毘羅城輸檀王太子，福德光明照曜世間，成就三十二大人相。見此事已，告那羅童子言：『汝應當知！閻浮提內迦毘羅城，輸檀王太子福德光明，普照十方世間之中，此為大寶，三十二相莊嚴其身。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成就七寶具足千子，統領大地盡海邊際，以法御物，不假刀兵自然降伏；若出家者，當得成佛不由他悟，為天人師，名稱普聞利益一切。我今與汝當往瞻禮。』

「時阿斯陀仙與那羅童子，猶如鴈王翔空而至，攝其神足步入王城，詣輸檀王宮立於門下，告守門者：『汝可入通，有阿斯陀來造於王。』時守門人往到王所，而白王言：『大王！門有仙人名阿斯陀，願得親謁。』王聞是已，掃拭宮殿安施妙座，引仙人入。仙人既至呪願王言：『吉祥尊貴，願增壽命，以法為王。』王於是時，以種種香花供養仙人，延其就座。仙人坐已，王言：『大仙！恒思頂禮未果所願，不審今者從何而至？』仙言：『大王！聞有聖子，我欲見之，故來此耳。』王言：『我子適睡請待須臾。』仙言：『如是正士自性覺悟本無眠睡。』

「比丘當知！菩薩是時念仙人故，從睡而寤。王自抱持授與仙人，仙人跪捧周遍觀察，見菩薩身，具足相好超過梵王、釋提桓因、護世四王，光明照曜踰百千日。既見是已，即起合掌恭敬頂禮，種種稱揚歎未曾有：『斯大丈夫出現於世。』右遶三匝捧持菩薩，作是思惟：『今當有佛出興於世，自恨衰老不值如來，常處長夜恒迷正法。』於是悲啼懊惱歔欷哽咽。時輸檀王見阿斯陀仙如是哀感，不能自勝，王及姨母一切眷屬皆悉啼泣，白仙人言：『我子初生之時已召相師占問善否，皆大歡喜以為奇特。今者大仙，悲淚如是，我等眷屬非無疑心，吉凶之事願為我說。』時阿斯陀仙捫淚而言：『惟願大王勿懷憂慮。我今哀歎無有異情，自傷年老死時將至，不聞正法不覩佛興。大王當知，無量眾生被煩惱火之所燒害，佛當能灑甘露法雨為滅除之；無量眾生行於邪見曠野之中，佛當能示涅槃清淨之道；無量眾生繫在煩惱牢獄，佛當能宥使得解脫；無量眾生閉於生死不能自出，佛當能與開方便門；無量眾生為煩惱箭之所中傷，佛當能拔令免斯苦。大王！如優曇花時時一現，諸佛如來出興於世亦復如是。我今所恨不見此時，自惟失祐是故悲耳。大王！若人值佛坐菩提座，降伏魔怨轉于法輪，當知是人必獲勝果。大王！乃有無量眾生，值佛出世奉持正教，得阿羅漢。我恨彼時不預斯事，是故悲耳。大王！如韋陀論中所記，王之太子必定不作轉輪聖王。何以故？三十二大人相極明了故。』

「王言：『何等名為三十二相？』仙言：『三十二相者：一者、頂有肉髻。二者、螺髮右旋其色青紺。三者、額廣平正。四者、眉間毫相白如珂雪。五者、睫如牛王。六者、目紺青色。七者、有四十齒齊而光潔。八者、齒密而不踈。九者、齒白如軍圖花。十者、梵音聲。十一、味中得上味。十二、舌軟薄。十三、頰如師子。十四、兩肩圓滿。十五、身量七肘。十六、前分如師子王臆。十七、四牙皎白。十八、膚體柔軟細滑紫磨金色。十九、身體正直。二十、垂手過膝。二十一、身分圓滿如尼拘陀樹。二十二、一一毛孔皆生一毛。二十三、身毛右旋上靡。二十四、陰藏隱密。二十五、髀𦟛長。二十六、腨如伊尼鹿王。二十七、足跟圓正足指纖長。二十八、足趺隆起。二十九、手足柔軟細滑。三十、手足指皆網鞔。三十一、手足掌中各有輪相轂輞圓備，千輻具足光明照耀。三十二、足下平正周遍案地。大王！王之聖子具此三十二大人之相，分明顯著，如是之相唯諸佛有，非輪王有。大王聖子！復有八十種好，不合在家作轉輪王，必當出家得成佛道。』

「王言：『大仙！何者名為八十種好？』仙言：『八十種好者：一者、手足指甲皆悉高起。二者、指甲如赤銅。三者、指甲潤澤。四者、手文潤澤。五者、手文理深。六者、手文分明顯著。七者、手文端細。八者、手足不曲。九者、手指纖長。十者、手指圓滿。十一者、手指端漸細。十二、手指不曲。十三、筋脈不露。十四、踝不現。十五、足下平。十六、足跟圓正。十七、脣色赤好如頻婆果。十八、聲不麁獷。十九、舌柔軟色如赤銅。二十、聲如雷音清暢和雅。二十一、諸根具足。二十二、臂纖長。二十三、身清淨嚴好。二十四、身體柔軟。二十五、身體平正。二十六、身無缺減。二十七、身漸纖直。二十八、身不動搖。二十九、身分相稱。三十、膝輪圓滿。三十一、身輕妙。三十二、身有光明。三十三、身無斜曲。三十四、䐡深。三十五、䐡不偏。三十六、齊稱位。三十七、齊清淨。三十八、身端嚴。三十九、身極淨遍發光明破諸冥瞑。四十者、行如象王。四十一、遊步如師子王。四十二、行如牛王。四十三、行如鵝王。四十四、行順右。四十五、腹圓滿。四十六、腹妙好。四十七、腹不偏曲。四十八、腹相不現。四十九、身無黑子。五十者、牙圓正。五十一、齒白齊密。五十二、四牙均等。五十三、鼻高修直。五十四、兩目明淨。五十五、目無垢穢。五十六、目美妙。五十七、目脩廣。五十八、目端正。五十九、目如青蓮。六十者、眉纖而長。六十一、見者皆生喜。六十二、眉色青紺。六十三、眉端漸細。六十四、兩眉頭微相接連。六十五、頰相平滿。六十六、頰無缺減。六十七、頰無過惡。六十八、身不缺減無所譏嫌。六十九、諸根寂然。七十者、眉間毫相光白鮮潔。七十一、額廣平正。七十二、頭頂圓滿。七十三、髮美黑。七十四、髮細軟。七十五、髮不亂。七十六、髮香潔。七十七、髮潤澤。七十八、髮有五卍字。七十九、髮彩螺旋。八十者、髮有難陀越多吉輪魚相。大王！此是聖子八十種好，若人成就如是八十種好，不應在家，必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輸檀王聞阿斯陀仙如是語已，身心泰然歡喜踊躍，從座而起頂禮菩薩，而說偈言：

汝為帝釋諸天人，一切恭敬稽首禮，

及為一切諸神仙，皆來恭敬而尊重，

為諸世間之塔廟，故我頂禮自在王。

「諸比丘！輸檀王為阿斯陀仙及那羅童子，施設種種飲食上妙衣服，右遶頂禮。時阿斯陀仙撫那羅童子左肩，乘虛而去。是時仙人語童子言：『不久有佛出興於世，汝當往詣求請出家，於長夜中得大利益。』」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入天祠品第八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諸剎帝利、婆羅門、居士長者，豪富之家二萬童女，皆悉擬為菩薩婇女，王及大臣亦各有二萬童女，擬為菩薩婇女，此等諸女皆與菩薩同日而生。是時釋種耆舊詣輸檀王所，白言：『大王！今者可將太子謁於天廟以祈終吉。』王時許之，即遣所司，淨諸城郭鄽肆巷陌，所有盲聾瘖瘂諸根不具，瓦礫糞穢諸不吉祥皆悉除屏，擊福德鼓，扣善相磬，所由之門皆令藻飾。又諸福王、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克期同集，無量婇女車徒騎從，諸吉祥缾香油香水悉令盈滿，婆羅門子夾於衢路，詠吉祥音，諸天祠廟皆悉嚴好，如是等事一切成辦。時輸檀王入於後宮，告摩訶波闍波提言：『欲將太子往於天廟。』并勅宮人並須嚴飾。摩訶波闍波提以諸寶服莊嚴菩薩，是時菩薩熙怡微笑，而作是言：『今者見將欲往何處？』姨母告言：『將太子出，謁於天廟。』爾時菩薩，而說偈言：

自我初生時，震動三千界，

日月及護世，梵釋諸天龍，

皆悉下閻浮，俱來頂禮我，

何有天相及？將吾造其所。

我是天中天，於天中最勝，

天無與等者，誰復有能過？

隨順世俗故，所以來生此，

見我威神力，一切皆欣喜。

是故應知我，獨為天中天。

佛告諸比丘：「如是集會軍眾吉祥讚歎，莊嚴城闕，街衢巷陌鄽肆諸門悉已清淨。時輸檀王自將菩薩乘車而出，與諸婆羅門、剎利、大富長者、居士大臣，及諸國王、釋氏眷屬，前後翊從，燒香散花滿於衢路，象馬車乘軍眾無量，皆悉執持寶幢幡蓋，種種鼓樂歌舞作倡，百千諸天御菩薩車，無量百千那由他天子并天婇女，於虛空中，散眾天花、鼓樂絃歌。時輸檀王威力如是詣於天廟。至天廟已，王自抱持菩薩入天廟中，足踰門閫，所有天像皆從座起，迎逆菩薩恭敬禮拜。時眾會中百千天人，皆大歡笑踊躍無量，唱言：『善哉，善哉！甚為希有。』迦毘羅國六種震動，諸天形像各現本身，而說頌曰：

芥子並須彌，牛跡方溟海，

日月對螢火，豈足以為倫？

我今如芥子，而復同牛跡，

亦與螢火等，故我應敬彼。

菩薩如日月，亦復同溟海，

而與須彌等，不宜恭敬我。

福慧及威力，禮者獲大利，

若人去憍慢，生天證涅槃。

佛告諸比丘：「菩薩示現入天廟時，三萬二千天子及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諸比丘！以是因緣，我時忍可入於天廟。」

## 寶莊嚴具品第九

佛告諸比丘：「時有大臣名優陀延，其人善閑星曆，與五百眷屬，月離于軫、角宿合時，來至王所，而白王言：『請為太子造寶莊嚴具。』時王報言：『宜令速造。』五百釋種大臣亦各奉為菩薩造莊嚴具，所謂指環首飾，寶頸耳璫，寶帶瓔珞，寶屐寶鈴，寶鐸金網，如是等莊嚴之具既成就已，而弗沙星正與月合。是時諸釋眷屬持此寶具，詣於王所，各言：『大王！我等所造莊嚴之具，願上太子。』王言：『且待，汝等先以種種供養，我今亦為太子造莊嚴具。』諸釋眷屬重白王言：『我等所獻豈異，常得莊嚴。太子但許各為七日御用，是所願耳。』至於明旦，摩訶波闍波提往無垢光明園，以諸寶具嚴飾菩薩，懷抱捧接至於園中。時有八萬四千婇女迎候菩薩，有一萬童女觀瞻菩薩，有一萬釋種童女敬仰菩薩，有五千婆羅門讚歎菩薩，如是等欽望之心皆無厭倦。時有釋種名跋陀羅，以諸所造寶莊嚴具，衣著菩薩。當爾之時菩薩身光，暎奪眾寶所有光彩悉不復現，譬如聚墨對閻浮檀金。爾時園中有神，名曰離垢，即現其形，於輸檀王及諸釋種前，說偈讚曰：

，

閻浮金一銖，暎之即無色。

假使閻浮金，充滿三千界，

菩薩一毛光，暎之亦無色。

光明甚圓滿，百福相莊嚴，

如是清淨身，豈資於外好？

日月星珠彩，梵釋諸天光，

若對菩薩身，皆悉不能現。

由先淨業感，眾相自莊嚴，

不待下劣人，所奉莊嚴具。

應屏汝所獻，莊嚴眾珍寶，

汝自以為美；菩薩無所求，

非菩薩所須，宜持賜車匿。

天神說偈已，忽然而不現。

王及諸釋種，深生希有心，

踊躍歡喜言，釋氏當興盛。

## 示書品第十

佛告諸比丘：「菩薩年始七歲，是時以備百千吉祥威儀之事，欲將菩薩往詣學堂，十千童男、一萬童女圍遶翊從，車一萬乘載以珍羞并諸寶物，於迦毘羅城四衢道中及諸鄽里，處處散施，復有百千音樂同時俱作雨眾天花，復有無量百千婇女，眾寶瓔珞莊嚴其身。或在樓閣軒檻，或處殿堂窓牖瞻望菩薩，以眾妙花，而遙散之。復有百千天諸婇女，莊嚴其身，各執寶缾盛以香水，於前灑道。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各於虛空出現半身，手執花鬘瓔珞珠寶，垂懸其上。一切釋種前後圍遶，隨輸檀王，而將菩薩詣於學堂。

「爾時菩薩將昇學堂，博士毘奢蜜多，見菩薩來，威德無上，自顧不任為菩薩師，生大慚懼迷悶躃地。時兜率天子名曰妙身，扶之令起安置座上，身昇虛空，而說頌曰：

所有世間眾伎藝，於無量劫已修習，

為欲成熟諸童子，隨順俗法昇學堂。

復欲調伏諸眾生，令入大乘真實法，

善解因緣知四諦，能滅諸有得清涼。

天中之天為最尊，施甘露者無能勝，

一切眾生心行異，於一念中悉能知。

寂滅之法猶能悟，況復文字而須學？

「爾時天子說此偈已，即以天妙香花供養菩薩，忽然不現。時輸檀王勅諸童子及諸保母，瞻侍菩薩，王還本宮。菩薩爾時手執天書栴檀之簡，塗以天香摩尼明璣以為嚴飾，而問師言：『有：

「『梵寐書、佉盧虱底書、布沙迦羅書、央伽羅書、摩訶底書、央瞿書、葉半尼書、婆履迦書、阿波盧沙書、沓毘羅書、罽羅多書、多瑳那書、郁伽羅書、僧祇書阿跋牟書、阿奴盧書、達羅陀書、可索書支那書、護那書、末提惡剎羅書、蜜怛羅書、弗沙書、提婆書、那伽書、夜叉書、乾闥婆書、摩睺羅書、阿修羅書、迦婁羅書、緊那羅書、密履伽書、摩瑜書、暴磨提婆書、安多力叉提婆書、拘耶尼書、欝單越書、弗婆提書、沃憇婆書、匿憩波書、般羅憩波書、婆竭羅書、跋闍羅書、戾佉鉢羅底隷書、毘憩波書、安奴鉢度多書、舍薩多婆書、竭膩那書、嗚差波書、匿差波書、波陀戾佉書、地烏怛散地書、夜婆達書、鉢陀散地書、末提訶履尼書、薩婆多增伽訶書、婆尸書、比陀阿奴路摩書、尼師答多書、乎盧支磨那書、陀羅尼閉瑳書、伽伽那必利綺那書、薩婆沃殺地儞產陀書、娑竭羅僧伽訶書、薩婆部多睺婁多書。

「『如上所說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是時毘奢蜜多聞所未聞，歡喜踊躍自去貢高，而說頌曰：

希有清淨勝智人，已自該通一切法，

示入學堂從下問，所說書名昔未聞。

無見頂相極尊高，面貌威嚴莫能視，

智慧神力最第一，當以善巧教詔我。

顧己微淺焉能學，徒聽書名實未知，

是為最上天中天，於世間中無有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有十千童子，而與菩薩俱在師前，同學字母唱阿字時，出一切諸行無常聲；唱長阿字時，出自利利他聲；唱伊字時，出諸根本廣大聲；唱伊字時，出一切世間眾多病聲；唱烏(上聲)字時，出世間諸惱亂事聲；唱烏字時，出諸世間一切眾生智慧狹劣聲；唱翳字時，出所希求諸過患事聲；唱愛字時，出勝威儀聲；唱烏字時，出死曝流到彼岸聲；唱懊字時，出皆化生聲；唱唵字時，出一切物皆無我我所聲；唱阿字時，出一切法皆滅沒聲；唱迦(上聲)字時，出入業果聲；唱佉字時，出一切諸法如虛空聲；唱伽(上聲)字時，出甚深法入緣起聲；唱伽字時，出除滅一切無明黑暗厚重瞖膜聲；唱哦字時，出銷滅眾生十二支聲；唱者字時，出觀四諦聲；唱車(上聲)字時，出永斷貪欲聲；唱社字時，出度一切生死彼岸聲；唱闍字時，出降一切魔軍眾聲；唱壤字時，出覺悟一切眾生聲；唱吒(上聲)字時，出永斷一切道聲；唱吒字時，出置答聲；唱荼(上聲)字時，出斷一切魔惱亂聲；唱荼字時，出一切境界皆是不淨聲；唱拏(上聲)字時，出永拔微細煩惱聲；唱多(上聲)字時，出一切法真如無別異聲；唱他(上聲)字時，出勢力無畏聲；唱陀(上聲)字時，出施戒質直聲；唱陀字時，出希求七聖財聲；唱那(上聲)字時，出遍知名色聲；唱波(上聲)字時，出證第一義諦聲；唱頗字時，出得果入現證聲；唱婆(上聲)字時，出解脫一切繫縛聲；唱婆字時，出斷一切有聲；唱摩(上聲)字時，出銷滅一切憍慢聲；唱也字時，出通達一切法聲；唱羅字時，出厭離生死欣第一義諦聲；唱羅(上聲)字時，出斷一切生死枝條聲；唱婆(上聲)字時，出最勝乘聲；唱捨字時，出一切奢摩他毘鉢舍那聲；唱沙(上聲)字時，出制伏六處得六神通聲；唱娑字時，出現證一切智聲；唱呵字時，出永害一切業煩惱聲；唱差字時，出諸文字不能詮表一切法聲。」佛告諸比丘：「菩薩與諸童子居學堂時，同唱字母，演出無量百千法門之聲，令三萬二千童男三萬二千童女，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因緣，示現入於學堂。」

## 觀農務品第十一

佛告諸比丘：「菩薩年漸長大，便於一時，共諸釋子出城遊觀行至園中，見諸農夫勤勞執役。菩薩見已，起慈悲心，哀嗟世間有如斯苦！即作是念：『何處空閑？我當於彼思惟離苦。』乃見園中有閻浮樹，枝葉蓊欝鮮榮可愛，菩薩爾時，於彼樹下結加趺坐，離諸欲惡，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住初禪，內淨一心滅覺觀離生喜樂住二禪，離喜受聖說住捨有念有想身證樂住三禪，斷除苦樂滅憂喜，不苦不樂，念清淨住四禪。時有外五通仙人，乘虛而行從南往北，至閻浮樹不能飛過，共相謂言：『我今何為不能飛過此閻浮樹？』心驚毛竪，而說偈言：

我等昔能過，須彌及金剛，

如是堅固山，去來無罣礙。

猶如有大象，衝度小林叢，

於彼無留難，其事亦如是。

又亦曾飛過，諸天龍神宮，

皆悉不為難，一切無所障。

今者是誰力，來制我神通，

於此閻浮林，遲迴不能過？

「爾時林中有神，說偈答言：

輸頭檀王之太子，圓滿猶如清淨月，

身相猶如日初出，面貌猶如蓮花敷。

於此閻浮樹陰下，端坐思惟甚深定，

積劫已曾修善行，故能除熱得清涼。

由是大士之威神，令汝不能於此過。

「爾時諸仙聞是偈已，遙見菩薩威光赫然相好無比，各生希有奇特之心，咸作是言：『此為何人，威容乃爾？為是帝釋，為是四王，為是魔王，為是龍王，為是摩醯首羅天，為是毘紐天，為是轉輪聖王？』時諸仙人以偈讚曰：

身色超過四護世，釋梵日月自在天，

福德相好無能踰，清淨離垢應是佛。

「爾時林神，以偈答仙人曰：

釋提桓因及護世，梵王毘紐與自在，

若比菩薩之威光，百千萬分不及一。

「爾時諸仙聞是偈已，從空而下至菩薩前，乃見菩薩入深禪定身心不動，以偈讚曰：

世間煩惱火，尊是清涼池，

當以無上法，令其除熱惱。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無明覆，尊為智慧燈，

當以勝淨法，為彼除冥暗。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憂惱海，尊為大船筏，

當以最勝法，濟之登彼岸。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老病苦，尊為大醫王，

當以微妙法，救之令得愈。

佛告諸比丘：「時諸仙人讚菩薩已，頂禮圍遶昇空而去。爾時輸檀王於少時間不見菩薩，悒然不樂，作如是言：『太子今者為在何許？』即遣群臣處處求覓。有一大臣至閻浮樹，乃見菩薩在彼樹下端坐思惟，諸樹光陰逐日而轉，唯閻浮之影湛然不移。時彼大臣見如是事，心生希有，歸白王言：

太子宴坐閻浮樹，其樹經時影不移，

種種相好以莊嚴，威德光明超釋梵。

「爾時輸檀王聞是語已，往閻浮樹下，見菩薩身相好莊嚴威光赫奕，以偈歎曰：

譬如山峯夜然炬，亦如明月在虛空，

太子安隱入深禪，我今見之喜且懼。

## 現藝品第十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年既長大，復於一時，輸檀王共諸釋種長德耆年，相與談議。時諸釋種白大王言：『太子年漸長大，無量諸仙善占相者皆云：「太子若得出家必定成佛，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十善御物以法為王，成就七寶。何謂為七？一者輪寶，二者象寶，三者馬寶，四者珠寶，五者女寶，六者主兵臣寶，七者主藏臣寶。具足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大王！若令太子不出家者，轉輪聖王必有繼嗣，諸粟散王咸當歸伏。應為求婚令生染著，由是自當不出家也。』時輸檀王告諸釋言：『誰女有德堪為其妃？』時有五百大臣，各白王言：『我女有德堪為太子之妃。』輸檀王言：『太子之妃固難為選，不知誰女能稱其意？宜問太子何等之女可以為妃？』是諸釋種往菩薩所，各各問言：『太子娶何等女而以為妃？』是時菩薩報諸釋言：『却後七日當述斯意。』菩薩思惟，而說偈言：

欲有無邊過，為諸苦惱因，

猶如毒樹林，亦如猛火聚。

今處深宮內，婇女共相娛，

此處甚難居，猶如履霜刃；

未若住禪定，獨在於山林。

「爾時菩薩過七日已，起大悲心思惟方便欲度眾生，告諸大臣而說頌曰：

蓮花生長淤泥中，不為淤泥之所染，

王者德感於眾庶，方為一切之所宗。

世間無量諸眾生，當於我所證甘露，

是故示有妻子等，非為五欲之所染。

我今隨順過去佛，而不退失諸禪定，

婚娉宜應選仇偶，勿娶凡女以為妃。

具足相好清淨人，諦語稱心無放逸，

我今為書陳所好，汝宜依書善求覓。

若有少盛好威儀，不恃麗容而起慢，

無憍無悋無嫉妬，無諂無誑無諸病。

恒常質直起慈心，憐愍眾生如愛子，

好行惠施無諸過，供養沙門婆羅門。

乃至夢寐無邪心，未曾懷孕至貞潔，

恒為心師不高舉，執意卑愻猶如賤。

不貪滋味及欲樂，有慚有耻而無害，

未嘗歸依諸外道，恒與真正理相應。

身語意業常清淨，惛沈睡眠皆遠離，

所作無不善思惟，恒行善行未曾捨。

承事舅姑如父母，愛念左右如自身，

夫睡方眠復先起，善能解了諸義理。

如是之女我方取，豈得凡劣以為妃！

佛告諸比丘：「是時大臣乃傳此書，至輸檀王所，王見書已告諸臣言：『汝宜齎書於迦毘羅城，觀諸族姓，若剎帝利、若婆羅門，乃至毘舍、首陀種族之中，必有令女具斯眾德，當娶是女為太子妃。』即說偈言：

剎利婆羅門，毘舍及首陀，

有女具斯德，宜速來報我。

太子心所好，以奉法為先，

汝今應審觀，無論於種族。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臣奉王勅已，於迦毘羅城求訪如是令德之女。有一大臣名為執杖，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相好端嚴姝妙第一，不長不短不麁不細，非白非黑具足婦容，猶如寶女。於是大臣詣執杖家，見耶輸陀羅。爾時耶輸陀羅拜於大臣，而問之言：『以何緣故而來至此？』大臣以菩薩書授耶輸陀羅，而說頌曰：

釋氏大王之太子，顏容端正甚可愛，

大人之相三十二，八十種好皆圓滿，

太子書中述婦德，如是之女可為妃。

「爾時耶輸陀羅，見菩薩書取而讀之，怡然微笑報大臣曰：

書載德行今悉備，唯應太子為我夫。

當以斯意速啟知，無令不肖而共居。

「爾時大臣見是事已，歸白王言：『大王！我於迦毘羅城，處處求訪覩一賢女，堪為太子之妃，端正姝妙色相第一，不長不短不麁不細，非白非黑具足婦容，猶如寶女。』王曰：『汝所稱者誰之女耶？』白言：『執杖大臣之女，名耶輸陀羅。』王自惟念：『太子相好超過世間；德貌備足，方可以充太子妃耳。汝所稱者，何必具美？我當造無憂寶器，隨太子意來者遺之，竊使伺候觀其所好，其所好者即娉為妃。』乃遣金師多造無憂之器，復以七寶而為嚴飾，擊鼓宣令告迦毘羅城，自知女有德貌堪為太子妃者，至第七日總集王宮。七日滿已，諸女皆集。菩薩爾時處于大殿，據仁賢床婇女圍遶。時輸檀王密使內人：『觀察菩薩意之所向，當速報我。』

「時迦毘羅城一切美女，皆以瓔珞莊嚴其身，至菩薩前，暫覩威光不能仰視。爾時菩薩以無憂寶器次第付之，皆蒙厚禮低顏而去。爾時耶輸陀羅，侍從圍遶最後而至，姿容端正色相無雙，諦觀菩薩目不暫捨，怡然微笑而作是言：『獨不垂賜無憂之寶，將非我身不足採耶？』菩薩報言：『我今於汝誠無所嫌，汝自後來寶器盡耳。』即脫指環而以與之，其環價直百千兩金。耶輸陀羅受指環已，復作是言：『所賜之物何太少乎？我身雖劣止直爾耶？』是時菩薩盡脫所著眾寶瓔珞而以贈之。耶輸陀羅言：『我今何為奪於太子嚴身之寶？自當以諸寶飾奉上太子。』作是語已，不肯受之還歸本處。

「時王使者具以上事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太子意在執杖大臣之女耶輸陀羅。』王聞是語，即遣國師詣執杖家作如是言：『聞卿有女堪為太子之妃，故遣相求，宜知此意。』爾時國師奉王勅已，到執杖家具陳是事。爾時執杖報國師言：『自我家法積代相承，若有伎能過於人者，以女妻之。太子生長深宮，未曾習學文武書算、圖象兵機、權捷[打-丁+(企-止+衣)]力世間眾藝，何為我女適無藝人？應會諸釋簡選伎能，誰最優長當得是女。』爾時國師聞此語已，歸白於王。

「王聞此言，愁憂不樂，竊作是念：『我先勅諸釋種親侍太子，皆白我言：「太子不勇。」執杖此辭，或因是也。』

「爾時菩薩詣父王所，白言：『大王何以憂愁？』王時默然，乃至三問。王遣餘人為說斯意。於是菩薩熙怡微笑，來白王言：『世間寧有殊能妙伎與我等者？』王便歡喜，更審問言：『汝今能與他人捔伎藝耶？』如是三問，菩薩答言：『大王！但當速召有異術人，我能於前現眾伎藝。』時輸檀王於迦毘羅城外，為一試場，遍告天下：『過七日後，若有善於伎術，皆集此場，共觀太子現諸伎藝。』至第七日，五百釋子菩薩為首，當共出城往試場所。是時執杖大臣莊飾其女，載以寶車侍從圍遶，來觀伎藝，立表號令，若有伎藝出於人者，以女妻之。

「時輸檀王遣將最勝白象以迎菩薩，提婆達多先至城門，見此勝象莊嚴第一，問：『是誰象？』答言：『大王遣將此象以迎太子。』提婆達多聞是語已，生嫉妬心，恃力憍慢，前執象鼻以手搏之，於是而死。難陀續到欲出城門，見彼白象當路而斃，問：『誰殺乎？』答言：『提婆達多！』難陀于時以手倒曳，致於路側。菩薩尋至，問：『誰殺象？』御者答言：『提婆達多左手執鼻右手搏之，其象爾時應手而死。』菩薩歎曰：『提婆達多甚為不善！』復問御者：『誰能移之？』答言：『難陀以手倒曳致于路側。』菩薩歎曰：『善哉難陀！』

「爾時菩薩坐於寶輅，以左足指持彼白象，徐擲虛空越七重城，過一拘盧舍，其象墮處便為大坑，爾後眾人號為象坑。是時虛空諸天皆大歡喜，歎未曾有，而說頌曰：

菩薩車中垂左足，以指擲象重城外，

決定當能以智力，運諸眾生超死城。

佛告諸比丘：「爾時輸檀王，與諸釋種長德耆年國師大臣無量眾會，集藝場所，五百釋種童子皆至此場。時諸釋種，請毘奢蜜多為試藝師，語毘奢蜜多言：『應觀我等諸童子中，誰最工書、誰學優贍？』而毘奢蜜多，先知菩薩解一切書無能踰者，於是微笑向諸童子，而說頌曰：

天上人間，所有文字，

太子究之，盡窮其底，

吾與汝等，誰能及者。

為我說書，靡識其名，

適曾挍量，人天最勝。

「爾時五百釋種，前白王言：『我等先知太子通達書藝無能及者，而於算術或未過人。』時有大臣名頞順那，極閑算術，輸檀王語頞順那言：『汝宜觀諸童子，於算數中誰最為優？』爾時菩薩自與唱數，令諸童子次第下籌，隨菩薩唱計不能及，一一童子乃至五百皆悉錯亂。菩薩是時語諸童子：『汝等唱數我當算之。』諸童子等次第舉數，菩薩運籌唱不能及，都無錯謬，乃至五百童子一時俱唱，亦不雜亂。時頞順那心生希有，以偈讚曰：

善哉心智奇敏捷，五百釋種無能及，

彼昔皆稱我能算，今知太子不可量。

「時諸釋種及一切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太子於算計中亦復第一。』皆從座起合掌頂禮，白大王言：『善哉，大王！快得善利！今者太子辯才智慧皆悉第一。』

「時輸檀王告菩薩言：『頗復能與頞順那校量算不？』菩薩言：『大王！此事可耳。』時彼算師問菩薩言：『頗有了知百拘胝外數名以不？』菩薩報言：『我甚知之！』頞順那言：『太子能知，請為我說。』菩薩答言：『百拘胝名阿由多，百阿由多名尼由多，百尼由多名更割羅，百更割羅名頻婆羅，百頻婆羅名阿芻婆，百阿芻婆名毘婆訶，百毘婆訶名欝僧迦，百欝僧迦名婆呼羅，百婆呼羅名那迦婆羅，百那迦婆羅名底致婆羅，百底致婆羅名卑波婆他般若帝，百卑波婆他般若帝名醯兜奚羅，百醯兜奚羅名迦羅頗，百迦羅頗名醯都因陀利，百醯都因陀利名僧合怛覽婆，百僧合怛覽婆名伽那那伽致，百伽那那伽致名尼羅闍，百尼羅闍名目陀羅婆羅，百目陀羅婆羅名薩婆婆羅，百薩婆婆羅名毘僧以若跋致，百毘僧以若跋致名薩婆僧以若，百薩婆僧以若名毘浮登伽摩，百毘浮登伽摩名怛羅絡叉。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一須彌山微塵數量。過此有數，名度闍阿伽羅摩尼，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恒河沙絡叉數量。過此數已，有數名度闍阿伽摩尼舍梨，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恒河沙拘胝。過此數已，有數名婆訶那婆若爾炎致。過此復有數名伊吒，過此復有數名古盧鼻，過此復有數名古吒鼻那，過此復有數名娑婆尼叉，若有解此數者，能知恒河沙拘胝絡叉。過此復有數名阿伽羅娑羅，若有解此數者，能知百拘胝恒河沙絡叉。過此復有數名隨入極微塵波羅摩呶羅闍，至此數已，一切眾生皆不能知，唯除如來及最後身菩薩，方能解爾。』

「頞順那言：『太子！云何能解極微塵數？』菩薩答言：『凡七極微塵成一阿耨塵，七阿耨塵成一都致塵，七都致塵成一牖中眼所見塵，七眼所見塵成一兔毛上塵，七兔毛上塵成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成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麥，七麥成一指節，十二指節成一搩手，兩搩手成一肘，四肘成一弓，千弓成一拘盧舍，四拘盧舍成一由旬。今此眾中誰能了知一由旬內微塵數量？』頞順那曰：『我聞太子所說猶尚迷悶，何況諸餘淺識寡聞？惟願太子為我宣說，一由旬內有幾微塵。』

「菩薩答曰：『由旬微塵數量，盡阿芻婆一那由多，復有三十拘胝那由多百千，復有六萬拘胝，復有三十二拘胝，復有五絡叉，復有萬二千絡叉；如是算計成一由旬塵數。如是南閻浮提七千由旬，西拘耶尼八千由旬，東弗婆提九千由旬，北欝單越十千由旬；如是四天下成一世界。百億四天下成一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百億四天王天，百億忉利天，百億夜摩天，百億兜率陀天，百億化樂天，百億他化自在天，百億梵身天，百億梵輔天，百億梵眾天，百億大梵天，百億少光天，百億無量光天，百億遍光天，百億少淨天，百億無量淨天，百億遍淨天，百億無雲天，百億福生天，百億廣果天，百億無想眾天，百億無煩天，百億無熱天，百億善見天，百億善現天，百億阿迦尼吒天；如是名為三千大千世界。縱廣之量乃至百由旬，千由旬，百千由旬，拘胝由旬，百拘胝由旬，尼由多由旬，如是次第由旬數量，可得知之。微塵之量，非諸名數所能及也，以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塵不可算計，是故名為阿僧祇耳。』菩薩說此數時，頞順那及諸釋種，皆大歡喜生希有心踊躍無量，悉解上妙衣服眾寶瓔珞，奉上菩薩。讚言：『善哉，善哉！』頞順那即說偈言：

拘胝室哆阿由多，如是復有尼由多，

更割羅及毘婆羅，數名極至阿芻婆。

而復超過無量數，此等太子皆能知，

諸釋汝今悉應聽，太子世間無與等。

三千大千眾草木，折以為籌作智人，

如是不足為挍量，況復五百釋童子。

佛告諸比丘：「時有百千天人，悉唱：『善哉，善哉！』虛空諸天，以偈讚曰：

過現及未來，若干眾生心，

上中下品類，一念悉皆知，

何況此算數，而不能明了。

佛告諸比丘：「菩薩降伏諸釋童子，捔試伎藝跳躑奔走皆悉最勝。爾時虛空諸天，復說偈言：

菩薩多劫行施戒，忍辱精進慈悲力，

感得如是輕身心，周旋捷疾汝當聽。

汝見大士常居此，不知一念往十方，

遊歷佛國遍親承，未曾知彼有來去；

於是釋子得殊勝，此事不足為希有。

佛告諸比丘：「是時五百童子角力相撲，分為三十二朋。難陀就前騁其剛勇，菩薩舉手纔觸其身，威力所加應時而倒。提婆達多常懷我慢陵侮菩薩，謂己威力與菩薩等，挺然出眾巡彼試場，疾走而來欲挫菩薩。爾時菩薩不急不緩，亦無瞋忿安詳待之，右手徐捉飄然擎舉，摧其我慢，三擲空中，以慈悲故使無傷損，告諸釋種：『汝宜盡來與我相撲。』俱生瞋忿銳意齊奔，菩薩指之悉皆顛仆。時諸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虛空諸天雨眾天花，以偈讚曰：

假使十方諸眾生，皆具大力如那延，

最上智人於一念，纔指之時悉顛仆。

假使須彌鐵圍山，大士手摩盡為末，

何況世間不堅人，而與太子挍優劣。

當以大慈坐道樹，降伏欲界天魔軍，

復以甘露洽群生，定知菩薩無能勝。

「爾時執杖大臣告諸釋子言：『我已觀見種種伎藝，今可試射，誰最為優？』於是共射鐵鼓。阿難陀曰：『可置鐵鼓二拘盧舍。』提婆達多曰：『可置鐵鼓四拘盧舍。』孫陀羅難陀曰：『可置鐵鼓六拘盧舍。』執杖大臣曰：『可置鐵鼓八拘盧舍。』菩薩言：『可將鐵鼓置十拘盧舍，并七鐵猪及七鐵多羅樹置十拘盧舍外。』爾時阿難陀射及二拘盧舍，過二鐵鼓；提婆達多射及四拘盧舍，過四鐵鼓；孫陀羅難陀射及六拘盧舍，過六鐵鼓；執杖大臣射及八拘盧舍，過八鐵鼓；自此為限，皆不能越。

「爾時菩薩引弓將射，其弓及弦一時俱斷，菩薩顧視更覓良弓。時輸檀王心甚歡喜，報菩薩言：『先王有弓在於天廟，常以香花供養。其弓勁強無人能張。』菩薩言：『試遣將來。』王即遣使取先王弓箭，持授與諸釋種子，是諸釋種皆不能張，然後將弓授與菩薩。爾時菩薩安隱而坐，左手執弓右指上弦，忽然而張似不加力，彈弓之響遍迦毘羅城。城中居人咸皆驚怖，各各相問：『此為何聲？』時諸人天同時唱言：『善哉，善哉！』虛空諸天說偈讚曰：

菩薩張弓時，安然不動搖，

意樂當圓滿，降魔成正覺。

佛告諸比丘：「是時菩薩身心安隱進止閑詳，然後控弦射諸鐵鼓悉皆穿過，鐵猪、鐵樹無不貫達，箭沒於地因而成井，爾後眾人號為箭井。時諸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太子生年未曾習學，乃能具有如斯伎藝。』虛空諸天而說偈曰：

今觀菩薩射，未足為希有，

當坐先佛座，而證大菩提。

禪定以為弓，空無我為箭，

決除諸見網，射破煩惱怨。

佛告諸比丘：「如是權捷騰跳，競走越逸，相扠相撲，書印算數，射御履水，騎乘巧便，勇健鈎索，皆妙能辦。末摩博戲占相畫工雕鏤，管絃歌舞，俳謔按摩，變諸珍寶幻術占夢，相諸六畜，種種雜藝，無不通達。善雞吒論、尼建圖論、布羅那論、伊致訶娑論、韋陀論、尼盧致論、式叉論、尸伽論、毘尸伽論、阿他論、王論、阿毘梨論、諸鳥獸論、聲明論、因明論，人間一切伎能，及過人上諸天伎藝，皆悉通達。於是執杖大臣白輸檀王及諸釋種一切眾會言：『我今以女為太子妃。』」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隨順世法現處宮中，八萬四千婇女娛樂而住，耶輸陀羅為第一妃。初至宮中，不修婦人淺近儀式，俄然露首未曾覆面。時輸檀王及優陀夷竊怪是事，後宮婇女咸悉宣言：『妃今初來應示羞耻，何為顯異無有愧容？輕慢淺薄乃至如是。』耶輸陀羅聞此語已，為諸宮女，而說頌曰：

但無瑕疵，何用覆藏？

行住坐臥，皆悉清淨。

如摩尼寶，置於高幢，

光彩照曜，一切表見。

若默若語，常無私匿，

以諸功德，而自莊嚴。

雖衣草衣，故弊之服，

無累其體，唯增美麗。

若人懷惡，外飾其容，

猶如毒缾，塗之以蜜。

如是等人，甚可怖畏，

譬如毒蛇，不可附近。

若復有人，棄惡知識，

親於善友，除眾生罪。

建立三寶，功不唐捐，

身口意業，皆悉清淨。

諸大仙人，能知他心，

自當明鑒，無假覆蔽。

佛告諸比丘：「爾時輸檀王，聞耶輸陀羅能有如是智慧辯才，心大歡喜，即以上妙衣服寶珠瓔珞價直無量，賜耶輸陀羅，以偈讚曰：

太子具眾德，而汝甚相稱，

今二清淨者，如蘇及醍醐。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音樂發悟品第十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處在深宮將欲出家，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梵釋四王，常以種種供具供養菩薩，歡喜讚歎。又於異時，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自思惟：『菩薩長夜成就眾生，以四攝法而攝受之，是諸眾生根器已熟，菩薩何故久處深宮，而不出家成道度彼？若不及時，恐致遷移善心難保，後成正覺而無可度。』作是念已，至菩薩前，頂禮希望，作如是言：『云何當見菩薩出家學道，坐菩提座降伏眾魔，成等正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三轉十二行無上法輪，現大神通，隨諸眾生所有意樂，皆令滿足？』」

佛告諸比丘：「菩薩長夜不由他悟，常自為師，了知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所行之行，知時非時，遊戲神通未嘗退失，應眾生根。猶如海潮無時錯謬，以神通智知諸眾生，可攝益時，可摧伏時，可度脫時，可棄捨時，可說法時，可默然時，可修智時，可誦念時，可思惟時，可獨處時，可往剎利眾會，可往婆羅門眾會，可往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眾會之時。」

佛告諸比丘：「一切最後身菩薩將欲出家，法爾有十方無邊阿僧祇世界諸佛如來神通之力，令其宮內鼓樂絃歌，出微妙音勸請菩薩，而說偈言：

宮中婇女絃歌聲，以欲而惑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變此音聲為法言。

尊昔見諸苦眾生，發願與彼為依怙，

善哉若記昔諸行，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昔為眾生故，身肉手足而無悋，

持戒忍辱及精進，禪定智慧皆修行，

為求菩提勝福故，一切世間無能及，

是諸眾生瞋恚癡，尊以慈悲皆攝伏。

尊於愚癡邪見者，而能廣起大悲心，

積集福智已無邊，禪定神通極清淨。

身光能至於十方，如月無雲而普照，

無數音樂聲微妙，勸請菩薩速出家。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住於最勝微妙宮中，一切所須皆悉備具，殿堂樓閣眾寶莊嚴，幢幡寶蓋處處羅列，寶鈴寶網而嚴飾之，垂懸無量百千繒綵眾寶瓔珞。一切橋道以眾寶板之所合成，處處皆有眾寶香爐燒眾名香，珠交露幔張施其上。有諸池沼其水清冷，時非時華周遍開發，其池之中鳧鴈鴛鴦、孔雀翡翠、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出和雅音。其地純以瑠璃所成，光明可愛猶如明鏡，莊嚴綺麗無以為喻，人天見者莫不歡喜。復於一時，諸婇女等樂器之音，由十方佛威神力故，而說頌曰：

尊憶往昔發弘願，愍諸眾生無依怙，

若證甘露大菩提，救濟令之離苦惱。

如昔諸佛所行行，獨處空山林野間，

證得如來一切智，見諸貧乏施財寶。

尊昔已行於大施，一切財寶皆能捨，

為諸眾生雨法雨，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於淨戒無缺減，自昔多劫常修習，

解脫眾生諸煩惱，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修百千諸忍辱，世間惡言皆忍受，

常以忍辱而調伏，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行精進極堅強，長時修習摧魔眾，

滅除一切三惡趣，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以勝定除諸垢，灑甘露雨洽群生，

充滿世間諸渴乏，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以無邊大智慧，斷除邪見愚癡惑，

尊應思惟昔弘願，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昔已行無量億，慈悲喜捨諸勝行，

以此一切諸勝行，分布世間諸眾生。

婇女絃歌甚微妙，以欲而感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一切皆令為法音。

尊憶往昔為國王，有人於前而從乞，

與我王位及國土，歡喜捨之無悔恨。

尊昔曾為婆羅門，名曰輸迦極精進，

慈孝供養於父母，成熟無量婆羅門，

及餘眾生歸善道，捨是身已生天上。

尊憶往昔作仙人，歌利王瞋斷支節，

起大慈心無惱恨，所傷之處皆流乳。

昔作奢摩仙子時，父母居山同苦行，

王以毒箭誤而中，抱慈無恨歡喜死。

尊憶昔為金色鹿，見人渡河而被漂，

因起慈心以救之，後反加害無瞋恨。

尊憶昔者為仙人，寶珠誤墮於大海，

起精進心抒彼海，龍王驚怖還寶珠。

尊於昔者為大仙，慈心護彼歸命鴿，

有人從尊索是鴿，自割身肉而稱之，

與鴿輕重乃齊等，畢至命終為擁護。

又尊昔為奢摩仙，人來問樹有幾葉，

善知多少而酬答，其人不信天來證。

尊昔曾為鸚鵡鳥，釋化為人來詰問，

所依之樹既枯折，何為守之而不離？

答云依此而成長，帝釋便生希有心，

即令枯樹重榮茂。尊是受持功德者，

安處世間諸眾生，置佛無邊功德海。

如是十方佛威神，讚歎菩薩諸功德，

變諸婇女絃歌曲，勸請菩薩速出家。

尊昔長劫發弘願，拔諸眾生生死苦，

請憶往昔所行行，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往昔無邊劫，以金銀等眾珍寶，

頭目王位及妻子，見來求者歡喜施。

昔為首鞞幢牙王，月燈珠髻及大悲，

堅猛妙目諸王等，皆有威力能行施。

尊於多劫能持戒，其戒清淨如明珠，

堅持守護無纖過，亦如𤛆牛自愛尾。

尊憶曾為大象王，獵師以箭中其身，

而起慈心無所報，捐彼六牙而守戒。

尊憶多劫修諸忍，因修忍故受眾苦，

請憶昔日為熊身，見人凍餓而溫養，

彼歸路逢畋獵者，將來共屠心不恨。

尊以精進堅固力，為菩提故修諸行，

當伏魔王及軍眾，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昔為駿逸馬，騰空利益諸世間，

於夜叉國濟眾生，安置之於無畏處。

如是精進無邊劫，神通智力除煩惱，

心極調柔坐寂定，以此利益諸眾生。

尊於昔者為國王，普使眾生行十善，

是諸眾生行善故，命終皆得生梵世。

尊智能知善不善，及了眾生諸根性，

智慧能入諸理趣，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愍眾生墮邪見，生老病死苦海中，

淨除生死險惡道，示現涅槃真實路。

如是一切十方佛，讚歎菩薩諸功德，

皆變婇女絃歌曲，勸請菩薩速出家。

尊昔為王名勝福，尸利尼彌訖瑟吒，

及雞薩梨千耶若，法思光明堅強弓，

戒月光明進德光，知恩能捨大威德。

王仙月形及猛實，增長菩提求妙法，

善住月光殊勝行，地塵勇施諸方主，

惠施寶髮清淨身，作是及餘無量王，

皆悉能捨於難捨，為諸如來雨法雨。

尊昔值遇恒沙佛，悉皆承事無空過，

為求菩提度眾生，今正是時速出家。

初事不空見，值堅固花佛，

以一念清淨，見毘盧舍那，

又遇栴檀佛，以草炬供養，

又佛入城時，以金末散地，

逢法自在佛，說法讚善哉，

值普光如來，一稱南無佛，

見大聚光佛，供養以金花，

值光幢如來，奉獻以掬豆，

又見智幢佛，無憂花如來，

持粥以供養，於彼發弘願。

又值寶髮佛，供養以明燈，

見花光如來，供養以良藥，

又值無畏佛，施以寶瓔珞，

婆胝伽羅佛，施波頭摩寶，

見娑羅王佛，供養以純乳，

施名稱如來，奉以師子座，

又見真實佛，及高智如來，

曾頂禮圍遶。又見龍施佛，

供養以衣服，見增上行佛，

施以栴檀香，又見致沙佛，

供養以妙鉢，又見大嚴佛，

施優鉢羅花，又值光王佛，

以妙寶供養，又見釋迦佛，

施以金蓮華，又值宿王佛，

讚歎如來德，又見日面佛，

施以莊耳花，又值妙意佛，

散以真頭花，又見降龍佛，

施以摩尼寶，又值增益佛，

奉上眾寶蓋，又見藥師佛，

奉以勝妙座，值師子幢佛，

奉以眾寶網，又見持德佛，

以音樂供養，又值迦葉佛，

奉以眾末香，又見放光佛，

以妙花供養，又值阿鞞佛，

奉以妙勝臺，又見世供佛，

奉以妙花鬘，又值多伽佛，

曾捨天王位，又見難降佛，

施以眾妙香，又值大光佛，

捨身而供養，又見尚花佛，

獻寶莊嚴具，又值法幢佛，

散以眾妙華，又見作光佛，

奉優鉢羅花，盡心而供養。

如是及餘無量佛，一一皆以諸供具，

供養承事無空過，願尊憶念過去佛，

及憶供養諸如來。眾生苦惱無依怙，

請尊憶念速出家，尊憶昔值然燈佛，

獲得清淨無生忍，及五神通無退失，

從此即能往諸剎，一念遍事諸如來。

有為諸法悉無常，五欲王位皆不定，

為苦所逼諸眾生，願速出家救濟之。

婇女絃歌奏清音，以欲將惑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所出眾聲演法言。

三界煩惱，猶如猛火，

迷惑不離，恒為所燒。

猶如浮雲，須臾而滅，

合已還散，如聚戲場。

念念不住，如空中電，

遷滅迅速，如水瀑流。

由愛無明，輪轉五道，

循環不已，如陶家輪。

染著五欲，如被網禽，

欲如怨賊，甚可怖畏。

處五欲者，猶如履刃，

著五欲者，如抱毒樹。

智者棄欲，猶如糞坑，

五欲昏冥，能令失念。

常為可怖，諸苦之因，

能令生死，枝條增長。

由彼漂溺，生死河中，

聖人捨之，如棄涕唾。

如見狂犬，疾走而避，

如蜜塗刀，如毒蛇首。

如戈戟刃，如糞穢瓶，

不能捨離，猶如餓狗，

囓其枯骨。五欲不實，

妄見而生，如水中月，

如谷中響，如焰如幻，

如水上泡，從分別生，

無有實法。年在盛時，

愚癡愛著，謂為常有，

不能厭捨。老病死至，

壞其少壯，一切惡之。

有財寶者，不知遠離，

五家散失，便生苦惱。

猶如樹木，花果茂盛，

眾人愛之，枝葉彫零。

棄而不顧，老弱貧病，

亦復如是。亦如鷲鳥，

世間惡之，如霹靂火，

焚燒大樹，亦如朽屋，

不久崩壞。有法能離，

生老病死，願尊出家。

為諸眾生，說如斯法。

生老病死，纏縛眾生。

如摩婁迦，遶尼拘樹，

能奪勢力，損壞諸根。

猶如嚴霜，彫諸叢林，

盛年妙色，因而變壞。

譬如山火，四面俱至，

野獸在中，周慞苦惱。

處生死者，亦復如是，

願速出家，而救脫之。

尊觀病苦，損惱眾生，

猶如花林，為霜所彫。

尊觀死苦，恩愛永絕，

眷屬分離，無復重覩。

猶如逝川，亦如花落，

能害有力，令不自在。

獨行無伴，隨業而去，

一切壽命，為死所吞。

如金翅鳥，能食諸龍，

亦如象王，為師子食。

如摩竭魚，能吞一切，

亦如猛火，焚燒叢林。

願尊憶昔，發弘誓願，

今正是時，宜速出家。

婇女伎樂，欲惑菩薩，

諸佛神力，變為法音。

是諸有為，皆當壞滅，

如空中電，無暫停息。

亦如坏器，如假借物，

如腐草牆，亦如砂岸。

依止因緣，無有堅實，

如風中燈，如水聚沫，

如水上泡，猶如芭蕉，

中無堅實，如幻如化。

猶如空拳，展轉相因，

愚人不了，妄生計著。

譬如人功，及以麻枲，

木輪和合，以成其繩。

離是和合，即不成繩，

十二因緣，一一分析，

過現未來，無有體性，

求不可得，亦復如是。

譬如種子，能生於牙，

牙與種子，不即不離。

從於無明，能生諸行，

無明與行，亦復如是。

不即不離，體性空寂，

於因緣中，求不可得。

譬如印泥，泥中無印，

印中無泥，要因泥印。

文像可覩，依止根境，

有眼識生，三事和合。

說為能見，境不在識，

識不在境，根境識中，

本無有見，分別妄計，

境界相生。智者觀察。

曾無相狀，如幻夢等。

譬如鑽火，木鑽人功，

三種和合，得有火生，

於三法中，本無有火。

和合暫有，名曰眾生，

第一義中，都不可得。

譬如咽喉，及以脣舌，

擊動出聲，一一分中，

聲不可得，眾緣和合，

有此聲耳。智者觀聲，

念念相續，無有實法，

猶如谷響，聲不可得。

譬如箜篌，絃器及手，

和合發聲，本無去來。

於諸緣中，求聲不得，

離緣求聲，亦不可得。

內外諸蘊，皆悉空寂，

無我無人，無壽命者。

尊於往昔，值然燈佛，

已證最勝，真實妙法。

願尊於今，為眾生故，

雨甘露法，使得充足。

佛告諸比丘：「菩薩聞是偈已，專趣菩提正念不惰。何以故？菩薩於長夜時，尊重恭敬供養正法及說法師，深生淨信求於正法，好樂正法住於正法，隨所聽聞心無厭足，開悟眾生。於法施主深生尊重，為他演說無所希望，亦不因法而求財寶，為眾說法未曾慳悋。勇猛精進一心勤求，法為依止守護法藏，住於忍辱修行波若通達方便。」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多劫來，遠離世間五欲之過，為成就眾生，示現處於貪欲境界，積集增長一切善根殊勝福德資粮之力，示現受用廣大微妙五欲境界，而於其中心得自在。菩薩是時憶念往昔所發誓願，由是昔願思惟佛法皆悉現前，而起大悲觀察世間，富貴熾盛會歸磨滅，又觀生死多諸煩惱險惡怖畏，欲速除斷入大涅槃。」

佛告諸比丘：「菩薩久已了知生死過患，不取不著，樂求如來真實功德，依阿蘭若寂靜之處，其心常樂利益自他，於無上道勇猛精進，令一切眾生得安樂故、得利益故、得寂靜故、得涅槃故，常起大慈大悲，能以四攝攝諸眾生無有厭倦，觀諸眾生猶如一子。於諸境界心無所著，設大施會增長福德，遠離慳貪施不望報，於長夜中勇猛精進，善能降伏貪瞋憍慢慳嫉煩惱，未曾暫忘一切智心。著大施甲被精進鎧，以大悲心度脫眾生，智力堅強恒無退失，等心眾生隨其意樂皆令滿足。知時非時悟法非法，迴向菩提。於惠施中三事清淨，以金剛智除斷四魔，戒行成就善能守護身語意業，乃至小罪而懷大懼心常清淨，於諸垢濁，惡言毀呰、輕弄誹謗、打辱繫縛，曾無濁亂。具足忍辱心性調柔，所作事業常能堅固，於一切善心無退轉。念智具足恒修正定，獲智慧明能破諸暗。心常觀見苦空無常不淨之法，已善修習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又常安住奢摩他、毘鉢舍那，深入緣起覺悟真實，恒自了知不因他解，遊三脫門，了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

佛告諸比丘：「菩薩從多劫來，於四威儀恒住如是智慧、如是功德、如是精進、如是利益。十方諸佛復令宮中婇女樂器出微妙聲勸發菩薩。又欲化諸宮中婇女，即時證得四種法門。何等為四？一者方便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而攝取之。二者紹三寶種能使不絕，不壞一切智性不退願力。三者智力堅固，大慈大悲不捨眾生。四者有殊勝智慧資粮之力，分別一切菩提分法。大嚴法門得現前故，以此四種為欲成就宮中諸婇女故，即於是時作大神通，令諸婇女解悟樂音所出言詞百千法門，所謂廣大心，愍眾生心，求菩提心，發起深心，而於佛法令生淨信，遠離憍慢尊重正法，知善不善，憶念諸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神通，四攝法，四無量，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一一分別奢摩他、毘鉢舍那。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無貪寂滅，無生盡智，乃至涅槃。菩薩神通令音樂中出如是聲。諸婇女等聞是聲已，生希有心歡喜踊躍得未曾有。」

佛告諸比丘：「菩薩處王宮時，能令八萬四千諸婇女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無量百千諸天聞如是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說微妙偈，勸請菩薩速疾出家。」

## 感夢品第十四

爾時佛告諸比丘：「諸天勸發菩薩已，菩薩是時現夢於輸檀王，王於夢中乃見菩薩，剃除鬚髮行出宮門，無量諸天圍遶而去。時王從夢寤已問內人言：『太子今者為在宮耶？為出遊觀？』內人答言：『太子在宮無所遊觀。』王心尚疑菩薩已去，悵然憂惱如箭入心，作是思惟：『如我所夢事相既爾，定知太子必當出家。』復作是念：『從今以往更勿復許太子遊觀，令諸婇女誘以五欲生其愛著。』

「時輸檀王為菩薩故造三時殿：一者溫煖以御隆冬，二者清涼以當炎暑，三者適中不寒不熱。更造重門使難開閉，開閉之時須五百人，開閉之聲聞四十里。所有善知天文極閑相法及五通仙，皆悉窮問遣其先記，如是等人皆云：『太子於吉祥門踰城而出。』王聞是已轉增憂惱。諸比丘！後於一時菩薩即便欲出遊觀，乃命馭者：『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奏王：『今日太子欲出遊觀。』王聞是已，即時遣使掃飾園林，復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散眾名花，於寶樹間懸繒幡蓋，真珠瓔珞次第莊嚴，金銀寶鈴處處垂下，和風搖動出微妙音，從城至園周匝瑩飾，精麗清淨猶若天宮。復使路邊無諸可惡衰老疾病及以死屍，聾盲瘖瘂六根不具，非吉祥事並令駈逐。

「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髮白體羸膚色枯槁，扶杖傴僂喘息低頭，皮骨相連筋肉銷耗，牙齒缺落涕唾交流，或住或行乍伏乍偃。菩薩見已問馭者言；『此曰何人？形狀如是。』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此老人也。』又問：『何謂為老？』答曰：『凡言老者，曾經少年漸至衰朽，諸根萎熟氣力綿微，飲食不銷形體枯竭，無復威勢為人所輕，動止苦劇餘命無幾，以是因緣故名為老。』又問：『此人獨爾，一切皆然？』馭者答言：『一切世間皆悉如是。』菩薩又問：『如我此身亦當爾耶？』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貴若賤皆有此苦。』爾時菩薩愁憂不樂，謂馭者曰：『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縱逸遊戲？當思方便免離斯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時輸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園林遊戲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行至中路，忽於道上有一老人，氣力衰微身體困極，太子見已即便還宮。』

「時輸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所言殆實。』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菩薩還處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更為菩薩示現事相，使得覺悟令速出家。』

「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我今欲往園林遊觀，汝速為我啟奏大王，嚴辦車從，我當暫出。』王聞是已召集諸臣而告之曰：『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道逢老人中路而反愁憂不樂。今復求出欲詣園林，宜應從城至園悉令清淨，懸繒幡蓋燒香散花，勿使糞穢不淨及老病死諸不吉祥在於衢路。』所司受勅嚴麗過前。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困篤萎黃上氣喘息，骨肉枯竭形貌虛羸，處於糞穢之中受大苦惱，二人瞻侍在於路側。又問馭者：『此為何人？』報菩薩言：『此病人也。』又問：『何謂為病？』答曰：『所謂病者，皆由飲食不節嗜欲無度，四大乖張百一病生，坐臥不安動止危殆，氣息綿惙命在須臾，以是因緣故名為病。』又問：『此人獨爾，一切當然？』馭者答言：『一切世間皆悉如是。』又言：『如我此身亦當爾耶？』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貴若賤皆有此苦。』爾時菩薩愁憂不樂，謂馭者曰：『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縱逸遊戲？當思方便免離斯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時輸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行至中路，忽於道側見一病人，氣力綿惙受大苦惱，太子見已即便還宮。』

「時輸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言不虛也。』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太子還受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更為菩薩示現事相，使得覺悟令速出家。』

「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我今欲往園林遊觀，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又奏大王，王聞是已謂馭者曰：『太子前出東南二門，見老病已還來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不喜悅，宜遣內外莊嚴道路，香花幡蓋倍勝於前，勿使老病死等不祥之事在於道側。』所司受勅嚴飾倍前。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化作死人，臥於輿上香花布散，室家號哭而隨送之。菩薩見已心懷慘惻，問馭者曰：『此是何人，而以香花莊嚴其上？復有眾多眷屬而哀泣之？』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此死人也。』又問：『何謂為死？』答曰：『夫言死者，神識去身命根已謝，長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恩愛別離永無重覩。命終之後，精神獨行歸於異趣，恩愛好惡非復相知。如此死者誠可悲也。』又問：『唯此人死，一切當然？』報菩薩言：『凡是有生必歸於死。』菩薩聞已轉不自安而作是言：『世間乃有如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當思方便求離此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

「時輸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出遊園苑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忽於路側有一死人，臥於床上四人舉輿，眷屬悲號，太子見已慘然不樂，遂於中路即便還宮。』時輸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無虛謬也。』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太子還於宮內處在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為菩薩更現事相，令速出家。』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今日欲往園林遊觀，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又奏父王，王聞是已謂馭者曰：『太子前出三門，見老病死愁憂不樂，今者宜令從北門出，嚴飾道路香花幡蓋使勝於前，勿得更有老病死等非吉祥事在於路側。』所司受勅嚴好過前。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時淨居天化作比丘，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形貌端嚴威儀庠序。太子遙見問：『是何人？』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如是名為出家人也。』太子即便下車作禮因而問之：『夫出家者何所利益？』比丘答言：『我見在家生老病死一切無常，皆是敗壞不安之法，故捨親族處於空閑，勤求方便得免斯苦。我所修習無漏聖道，行於正法調伏諸根，起大慈悲能施無畏，心行平等護念眾生，不染世間永得解脫，是故名為出家之法。』於是菩薩深生欣喜讚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上，我當決定修學此道。』既見是已登車而還。時輸檀王問馭者言：『太子出遊寧有樂不？』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向出至於中路，皆悉嚴好無諸不祥。忽有一人著壞色衣剃除鬚髮，執持應器杖錫而行，容止端嚴威儀詳審。太子即便下車作禮，言語既畢嚴駕而歸，竟亦不知何所論說。』時輸檀王聞此語已，心自念言：『阿斯陀仙言無虛謬。』於是更增微妙五欲而娛樂之。」

佛告諸比丘：「時淨居天欲令菩薩速疾出家，重與父王作七種夢：一者夢見有帝釋幢眾多人舁，從迦毘羅城東門而出。二者夢見太子乘大香象徒馭侍衛從迦毘羅城南門而出。三者夢見太子乘駟馬車，從迦毘羅城西門而出。四者夢見有一寶輪，從迦毘羅城北門而出。五者夢見太子在四衢道中揚桴擊鼓。六者夢見迦毘羅城中有一高樓，太子於上四面棄擲種種珍寶，無數眾生競持而去。七者夢見離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時輸檀王作是夢已，心大恐懼忽然而覺，命諸大臣而告之曰：『我於夜中作如是夢，汝宜為我喚占夢人令解斯事。』

「時淨居天化作一婆羅門，著鹿皮衣立在宮門之外，唱如是言：『我能善解大王之夢。』諸臣聞奏召入宮中。時輸檀王具陳所夢，語婆羅門：『如此之夢是何祥也？』婆羅門言：

「『大王當知！所夢帝幢眾人舁出城東門者，此是太子當為無量百千諸天圍遶出家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乘大香象徒馭侍衛從城南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以十力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乘駟馬車從城西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四無畏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寶輪從城北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在四衢道中揚桴擊鼓者，此是太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諸天傳聞乃至梵世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高樓太子於上棄擲寶物，無數眾生競持而去者，此是太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諸天人八部之中當雨法寶，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種種諸法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去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外道六師心生憂惱之像。』

「爾時化人為輸檀王解彼夢已，白言：『大王！宜應欣慶，勿生愁惱。所以者何？此夢吉祥獲大果報。』作是語已忽然不現。

「時輸檀王聞婆羅門解夢因緣，恐畏太子出家學道，於是更增五欲之具。

「是時耶輸陀羅亦夢二十種可畏之事，忽然覺悟，中心驚悸惶怖自失。菩薩問言：『何所恐懼？』耶輸陀羅啼哭而言：『太子！我向夢見一切大地周遍震動；復見一鮮白大蓋常庇蔭者車匿輙來奪我將去；復見有帝釋幢崩壞在地；復見身上瓔珞為水所漂；復見日月星宿悉皆隕墜；復見我髮為執寶刀者割截而去；復見自身微妙端正忽成醜陋；復見自身手足皆折；復見形容無故赤露；復見所坐之床陷入於地；復見恒時共太子坐臥之床四足俱折；復見一寶山四面高峻，為火所燒崩摧在地；復見大王宮內有一寶樹被風吹臥；復見白日隱蔽天地黑暗；復見明月在空眾星環拱，於此宮中忽然而沒；復見有大明燭出迦毘羅城；復見此護城神端正可憙住，立門下悲號大哭；復見此城變為壙野；復見城中林木泉池悉皆枯竭；復見壯士手執器仗四方馳走。太子！我夢如是心甚不安，將非我身欲有殀喪？將非恩愛與我別離？此是何徵，為凶為吉？』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自思惟：『出家時到表是徵祥，乃令此妃見如斯夢。』慰喻耶輸陀羅言：『妃今不應懷此恐懼。所以者何？夢想顛倒無有實法，設令夢見帝憧崩倒日月隕落，於妃之身何所傷損？車匿持蓋將去，既曰夢奪，皆為虛妄，但自安寢不假憂愁。』其夜菩薩自得五夢：一者夢見身席大地、頭枕須彌、手擎大海、足踐渤澥。二者夢見有草名曰建立，從䐡而出，其杪上至阿迦膩吒天。三者夢見四鳥從四方來，毛羽斑駁，承菩薩足化為白色。四者夢見白獸頭皆黑色，咸來屈膝舐太子身。五者夢見有一糞山狀勢高大，菩薩身在其上周匝遊踐不為所汙。」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出家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靜夜中作是思惟：『我若不啟父王私自出家，有二種過：一者違於法教，二者不順俗理。』既思惟已，從其所住詣父王宮，放大光明，一切臺殿、樓閣、園林，倍增嚴飾光明照曜。王遇光已尋便覺悟，謂侍者曰：『此為何光？夜分未盡，豈日光乎？』侍者答曰：『非日光也。』重以偈頌而白於王：

臺亭及樓閣，牆壁與園林，

眾影悉不生，故非日出光。

鴛鴦及翡翠，孔雀迦陵伽，

群鳥未翔鳴，故非日出光。

此光甚希有，昔所未曾見，

能令心喜悅，除熱得清涼。

應是勝德人，垂光照於此。

時王從臥起，詳觀於十方，

乃見菩薩身，威德無有上。

深心極尊重，將欲申恭敬，

菩薩以神力，固不令王起。

長跪而合掌，前白父王言。

大王莫愁惱，勿與我為障，

今者願出家，唯垂見哀許。

王時聞此言，思惟設何計，

涕泣向菩薩，而作如是言。

大位及國財，一切悉能捨，

除去出家事，餘皆無所惜。

菩薩以妙音，重白父王言。

竊有四種願，未稱於本心，

大王若賜者，當斷出家望。

一願不衰老，二願恒少壯，

三願常無病，四願恒不死。

王聞是語已，而告菩薩言。

此事甚為難，非我力能辦，

諸仙雖劫壽，終歸於壞滅。

誰離生老死，獨求常住身？

菩薩答王言，四願若難得，

今但求一願，更不受後身。

王聞菩薩言，愛心稍微薄。

而作如是說，我今亦隨喜，

利益諸眾生，令汝願滿足。

雖發如是語，心猶懷熱惱。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歡喜而退，雖復往來人無知者。既至明旦，王召親族及諸釋種，作如是言：『太子昨於中夜來請出家，我若許之國無繼嗣。汝等今者作何方便令其息心？』時諸釋種白大王言：『我等當共守護太子，太子何力能強出家？』是時，父王勅諸親族，於迦毘羅城東門之外，置五百釋種童子，英威勇健制勝無前，一一童子有五百兩鬪戰之車以為嚴衛，一一車側五百力士執戟於前；南西北門各有五百，如上所說。於其城上，周匝分布持刀杖人，復有宿舊諸釋大臣，列坐四衢咸悉營備，王自簡練五百壯士，擐甲持矛皆乘象馬，於城四面晝夜巡警無暫休息。是時，國大夫人摩訶波闍波提，於王宮內集諸婇女，而說偈言：

汝等於今夜，無令著睡眠，

當建妙高幢，燭以摩尼寶。

四面珠瓔珞，亦發大光明，

照曜宮殿中，如日咸覩見。

奏彼天伎樂，絃出微妙音，

花髻半月埀，寶鬘師子飾，

臂璫及環玔，種種以嚴身。

戶牖設重關，堅牢持管鑰，

出入咸親覲，進止悉當知。

汝等侍奉人，宜應執兵器，

鬪輪將羂索，矛戟及戈鋋，

莫生慢怠心，周衛於階闥。

汝等守太子，如人護自眼，

勿使棄世間，猶如象王去，

寶位絕繼嗣，國土無威光。

佛告諸比丘：「時有二十八夜叉大將，般遮迦王而為上首，先住在彼毘沙門宮共相議言：『菩薩今欲出家，我與汝等作何供養？』時，四天王告夜叉眾言：『菩薩將欲出家，汝等應當捧承馬足。』

「時，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眾言：『菩薩今夜將欲出家，汝等宜應營護佐助。』時，彼眾中有一天子，名曰靜慧，作如是言：『我當於迦毘羅城，所有一切軍士婇女守菩薩者，悉令惽睡無所覺知。』

「復有莊嚴遊戲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令彼城內外，所有象馬及諸雜類寂然無聲。』

「復有嚴慧天子，作如是言：『我當從彼於虛空中化為寶路，皆以金銀、瑠璃、硨𤦲、馬瑙、真珠、玫瑰，眾寶廁填，散諸名花彌布其上，懸繒幡蓋羅列道側。』

「復有諸大象王，伊鉢羅王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我於鼻端化為樓閣，其中則有天諸婇女，皷舞絃歌而為翊從。』

「復有諸大龍王，婆婁那王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我等當吐栴檀香雲及沈水香雲，雨栴檀末及沈水末，妙香芬馥遍滿虛空。』

「復有法行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遣宮中所有端正女人，形貌變壞不可附近。』

「復有開發天子，作如是言：『我當於中夜時覺悟菩薩。』

「釋提桓因作如是言：『我今亦當為彼菩薩開示道路。』

「如是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那、緊陀羅、摩睺羅伽等，盡其所應護助菩薩。

「爾時，菩薩於音樂殿中端坐思惟：『過去諸佛皆發四種微妙大願。何等為四？

「『一者願我未來自證法性，於法自在得為法王，以精進智救拔一切牢獄愛縛苦惱眾生，皆令解脫。

「『二者有諸眾生癭此生死黑暗稠林，患彼愚癡無明翳目，以空、無相、無願為燈為藥，破諸暗惑除其重障，成就如是方便智門。

「『三者有諸眾生竪憍慢幢起我我所，心想見倒虛妄執著，為說法令其解悟。

「『四者見諸眾生處不寂靜，三世流轉如旋火輪，亦如團絲自纏自繞，為彼說法令其縛解。』如是四種廣大誓願正念現前。

「爾時，法行天子及淨居天眾，以神通力，令諸婇女形體姿容悉皆變壞，所處宮殿猶如塚間。作是現已，於虛空中告菩薩言：

面貌清淨如蓮華，功德智慧無能比，

觀察女人當遠離，云何於此生著心？

「爾時，菩薩以偈答曰：

我今觀此婬欲境，一切變壞如臭屍，

願得永出諸愛纏，不復於中生執著。

「爾時，菩薩見於宮內所有美女形相變壞，或有衣服墜落醜露形體，或有頭髮蓬亂花冠毀裂，或有容貌枯槁瓔珮散壞，或有脣口喎斜，或有眼目角睞，或呀喘將絕，或涕唾交流，或欬嗽不止，或揮手擲足，或有面色青白怪狀恐人，或皮膚坼裂膿血穢污，或有悲啼，或有大笑，或復𪗾齒，或復讇語，或傍壁倚立，或憑床危坐，或枕鼓而臥，或抱箏而寢，或有睡含簫管齧以作聲，或取諸樂器撩亂委擲，或䚎然而睡，或覆面在地，或有張口，或有閉目，或失便痢臭氣熢㶿，或有蓋頭，或有露首顛倒狼藉縱橫而臥。先時所有端正美容，天諸神力悉皆變壞。

「見如是等種種相已靜念思惟：『女人身形不淨弊惡，凡夫於此妄生貪愛。』起大悲心發如是言：『咄哉！世間。苦哉！世間。甚可怖畏，凡夫無知不求解脫；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劇苦，猶如屠肆能斷諸命；此處不淨，猶如群豕在溷廁中；此處無味妄生味想，猶如餓㺃囓其空骨；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困竭，猶如水族曝於乾地；此處窮迫，猶如乏鹿為火所害；此處可怖，猶如死囚詣於都市；此處沈沒，猶如涉海船舫破壞；此處危懼，猶如盲人墜於深谷；此處無利，猶如蒲博財物都盡；此處無潤，猶如大旱草木乾燋；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損耗，猶如黑月漸漸將盡；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作如是說，種種譬喻審諦籌量，次於己身從頭至足，循環觀察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愛潤業田，從緣受生死，

積集眾不淨，和合成此身。

脾腎肝肺心，腸胃生熟藏，

皮肉將骨髓，毛髮及爪牙。

運動如機關，諸虫之窟穴，

糞穢常盈滿，膿血恒流注，

生死憂惱侵，老病飢渴逼。

智者觀是苦，一切如怨讐，

當棄虛妄身，云何生取著？

「菩薩如是觀自身已，繫念現前寂然久默。於虛空中有諸天眾，告法行天子言：『菩薩將欲出家，今者遲迴似生疑悔。所以者何？我見菩薩觀視婇女，或熙怡微笑，或嚬慘不樂，將非菩薩生戀著耶？然彼之心猶如大海，我等凡淺不能測量。』法行天言：『菩薩於無量劫，捐捨一切頭目髓腦國城妻子，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何況今者是最後身，而於弊欲生戀著耶？』

「爾時，菩薩即從座起，褰七寶所成羅網帷帳，安詳徐出合掌而立，正念十方一切諸佛。作是念已，即見天主釋提桓因，及四大天王、日月天子，各率所統，東方提頭賴吒天王，領乾闥婆主從東而來，將無量百千乾闥婆眾，奏諸伎樂鼓舞絃歌，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南方毘婁勒叉天王，領鳩槃茶主從南而來，將無量百千鳩槃茶眾，各執寶瓶盛滿香水，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西方毘婁博叉天王，領諸龍神主從西而來，將無量百千諸大龍眾，各各手持諸雜珍寶、真珠、瓔珞，種種花香，復散香雲、花雲及諸寶雲；亦動微妙輕靡香風，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北方毘沙門天王，領夜叉主從北而來，將無量百千大夜叉眾，手捧寶珠其光照曜過於世間百千燈炬，身著鎧甲手執弓刀矛戟干戈輪矟叉弩，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爾時，天主釋提桓因，從三十三天與其眷屬一切諸天百千萬眾，持天花鬘、末香、塗香、衣服、寶蓋、無數幢幡及以瓔珞，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日月天子左右而至，亦齎種種供養之具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爾時，菩薩觀見十方，仰瞻虛空及諸星宿，并覩護世四大天王、乾闥婆、鳩槃茶、諸天、龍神并夜叉等，復見天主釋提桓因，各領百千自部眷屬，前後導從遍滿虛空，弗沙之星正與月合。時，諸天等發大聲言：『菩薩欲求勝法今正是時，宜速出家，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於今夜靜，出家時到。』即就車匿，而語之言：『車匿！汝宜為我被乾陟來。』爾時，車匿既聞此言，竊自思念：『今始夜半，何用乾陟？』白菩薩言：『內外甚安，無有急難好惡之事，不審太子何用乾陟？』爾時，菩薩告於車匿，而說偈言：

我身已具足，一切吉祥事，

當欲出家去，汝今莫違我。

「於是，車匿復聞菩薩如是偈已，舉身戰掉不能自持。爾時，菩薩重語車匿：『我今欲為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須彼乾陟。莫違我意，速被將來。』車匿是時故發大語，望使宮內皆悉聞知，白菩薩言：『太子恒常無有錯謬，諸所作事必擇其時，今者何為而索乾陟？』虛空諸天以神通力，令彼一切都不覺知。爾時，菩薩密以偈頌，語車匿言：

車匿汝當知，我今觀此處，

一切可怖畏，猶如塜墓間。

如共羅剎居，亦似疽蟲穴，

又類受胎水，縱橫狼藉眠。

我見五欲苦，心意至不安，

不願處此宮，於園林遊觀。

覩彼老病苦，并見於死屍，

我定欲出家，汝速取乾陟。

「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昔在嬰孩，相師占已而白王曰：「王之太子相好具足當作轉輪聖王。」我又曾聞世間智人修諸苦行，或不剪爪，或有倒懸，或衣以樹皮，或自拔頭髮，或受牛鹿等禁，或五熱炙身，修此苦因願求樂報，況復太子當為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七寶具足。一切世間咸謂，太子必當得此轉輪王位。仙人所記應無虛妄，如是寶位云何棄之？』爾時，菩薩語車匿言：『昔日仙人但記為轉輪王，亦復有記當成佛道，於二記中何者為定？慎勿妄語。』車匿言：『昔日阿斯陀仙合掌而言：「大王當知，王之太子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輪王也。何以故？佛相明了，轉輪聖王相不明了。」但諸釋種隱而勿傳，恐畏太子出家學道，不謂太子猶憶斯事。』菩薩語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下生之時，在胎之時乃至出時，所有諸事悉皆不忘，況復仙人授我記莂而得忘耶？車匿！諸天復勸我言：「菩薩速疾出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轉法輪。」是故應知，必得成佛。車匿！我今寧被割截肢體、食雜毒食、入大火聚、投彼高巖，不能在家受五欲事，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常甚可怖畏。』即說偈言：

我昔受五欲，今實畏苦因，

無始積愛流，猶如海難滿。

逐焰轉增渴，處夢未覺知，

坏器不堅牢，盛饌和諸毒。

浮雲必銷散，泫露無久停，

幻事惑彼心，水泡暫起滅，

芭蕉不堅實，虛拳誑小兒，

蛇首不可親，毒蔓終難觸。

智者當遠離，猶如避深坑。

佛告諸比丘：「菩薩說此偈已又告車匿：『我亦曾作四天王天乃至六欲諸天，亦曾生彼色究竟天、非想非非想處。我憶往昔無量生中，愚癡惑亂為麁弊欲，備受眾苦打罵繫縛，損害身命死入惡道。今者於此深生厭離，正使諸天勝妙境界尚無貪染，何況躭此人間五欲生戀著耶？轉輪聖王雖得自在，終未免於生死之患。我觀世間煩惱曠野甚可怖畏，無有歸依無所恃怙，又常淪沒生死河中，憂悲險溜瞋忿奔浪，嗜欲驚洄恚恨旋洑，諸見羅剎常伺候人，我於是中繕修六度以為船筏，智為舟檝，信作堅牢，自既濟已，復當攝取一切眾生令到彼岸。』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今者心決定耶？』菩薩報於車匿，而說偈言：

車匿汝當知，我今已決定，

自利利他故，起於精進心。

不動若須彌，終無能退轉，

假使金剛雹，刀劍及干戈，

電火熱鐵團，墜在我頂上，

終不於俗境，而生戀著心。

「爾時，無量百千諸天，於虛空中歡喜踊躍，雨眾天華，而說頌曰：

最勝清淨如虛空，煙雲塵霧不能染，

一切境界無所著，具足善利成菩提。

「於是，靜慧天子及莊嚴遊戲天子，於迦毘羅城令一切人民皆悉惽睡。爾時，菩薩告車匿言：『車匿！汝今莫令我生憂憤，宜應速疾被乾陟來。』是時，車匿白菩薩言：『今始中夜未是行時，一切宮城悉皆防衛，誰應於此開諸關鑰？』時，釋提桓因以神通力令諸門戶皆自然開。車匿既覩宮城開已，傍偟愁戀轉復悲啼，作如是言：『我無伴侶，此城內外所有四兵，釋種群臣王及王子，耶輸陀羅後宮婇女，一切惽睡無有知覺。今欲何去？當復語誰？太子之心決定如是，我今懇切啟請莫從，自惟無力豈能遮止。』是諸天眾於虛空中告車匿言：『車匿！速疾嚴被乾陟將來，勿令菩薩心生憂惱。所以者何？汝豈不見無量百千大菩薩眾，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與其眾恭敬供養，光明赫奕遍照虛空。』車匿聞此語已，告乾陟言：『乾陟！太子今者當乘汝出。』即取最上金勒寶鞍諸莊嚴具用被馬王，悲泣流淚持以奉進，讚菩薩言：『伏願太子有所悕求悉皆成滿，一切障礙咸得銷除，當令世間獲安隱樂。』

「菩薩於此乘馬王已，初舉步時，十方大地六種震動，昇虛而行，四天大王捧承馬足，梵王帝釋開示寶路。爾時，菩薩放大光明，照燭一切無邊世界，所可度者皆得度脫，有苦眾生皆得離苦。

「爾時，菩薩迴眄俯視迦毘羅城作如是言：『若我從今不得盡於生死邊際，終不再見迦毘羅城，況復於中行住坐臥，爾後眾人於此起塔。』」

「諸比丘！是時菩薩既出宮已，宮中婇女皆悉覺悟，處處求覓不見菩薩。耶輸陀羅發聲大哭，婉轉于地，自拔頭髮絕身瓔珞，悲哭而言：『一何痛哉！一何苦哉！我於今者何所依怙？太子棄我而去用復活為！』悲啼懊惱不能自勝。宮女總集號叫哀戀，如魚失水，如樹斷根，悲哭之聲聞於宮外。是時宮女奏於父王，今夜睡寤不見太子。其當廐臣亦言：『今者失彼乾陟。』王聞此已發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今何所去？』作是語已悶絕躃地，傍臣即以冷水灑面良久醒悟，即喚所有防衛之臣而勅之曰：『汝等諸將已自不謹致失我子，汝當為我內外分行速疾求覓，若得見者善言誘喻迎將還宮。』是時，群臣奉王勅已，展轉相告銜命而行訪覓菩薩，諸天神力永不得見。

「爾時，菩薩去迦毘羅城，至彌尼國其夜已曉，所行道路過六由旬，彼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扈從至此，所為事畢忽然不現。菩薩既行至彼往古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慰喻車匿：『善哉！車匿！世間之人，或有心從而形不隨，或有形隨而心不從，汝今心形皆悉隨我。世間之人見富貴者競來奉事，覩貧賤者棄而遠之，我今捨國來至於此，唯汝一人獨能隨我。善哉！車匿！甚為希有，我今既得至閑曠處，汝便可將乾陟俱還。』即自解髻取摩尼寶以付車匿，告言：『車匿！汝持此寶還於宮內，奉上大王作如是言：「太子今者於世間法無復希求，不為生天受五欲樂，亦非不孝，亦無瞋忿嫌恨之心，又亦不求財位封祿，但見一切眾生迷於正路沒在生死，為欲拔濟故出家耳，唯願大王勿生憂慮。大王！若謂我今年少未應出家，汝以我言方便諮啟，生老病死豈有定時，人雖少盛誰能獨免？往古有諸轉輪聖王，捨國求道詣於山林，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私心亦復如是，若未獲得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我意善為開解。』又復脫身所著瓔珞以授車匿：『汝可持此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為欲斷諸苦本，今故出家求滿此願，勿生憂念。」』又脫諸餘嚴身之具：『與耶輸陀羅，語言：「人生於世愛必別離，我今為斷此諸苦故出家學道，勿以戀著橫生憂愁。」』及語宮中諸婇女等，并告釋種時年童子：『我今欲破無明網故方得智明，所為事畢還當相見。』是時，車匿既聞菩薩苦切之語，悲泣懊惱自投於地，作如是言：『我既無力能令太子還於王宮，若我從此獨自歸者，王及姨母并諸釋種，會當瞋忿笞撻於我，詰責我言：「汝將太子棄在何處？」我必無辭，將何酬答？』菩薩報言：『車匿！勿為此慮。所以者何？世間若有持所愛人言語，委曲向彼陳說，克蒙眷念，或當賞錫，但莫憂也。車匿！汝疾還宮無令大王生於愁惱。』於是，車匿從地而起，舉聲大哭，乾陟低頭前屈雙脚，舐菩薩足淚下悲鳴。

「爾時，菩薩以手摩乾陟頂而語之言：『乾陟！汝所作已畢，莫復啼哭，當大報汝。』

「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若不剃除鬚髮，非出家法。』乃從車匿取摩尼劒，即自剃髮，既剃髮已擲置空中，時天帝釋見希有事，心大歡喜，即以天衣於空承取，還三十三天禮事供養。

「爾時，菩薩剃鬚髮已，自觀身上猶著寶衣，即復念言：『出家之服不當如是。』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著袈裟手持弓箭，於菩薩前默然而住。菩薩語獵師言：『汝所著者乃是往古諸佛之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耶？』獵者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此服便來近我，我因此故方得殺之。』菩薩言：『汝著袈裟專為殺害，我今若得唯求解脫。汝能與我此袈裟不？汝若與我我當與汝憍奢耶衣，汝何惜彼麁弊之服？』獵師報言：『善哉！仁者！如是弊衣實無所惜。』即取袈裟授與菩薩。菩薩于時心生歡喜，即便與彼憍奢耶衣。時，淨居天以神通力，忽復本形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菩薩見已，於此袈裟倍生殷重。爾後，眾人在此起塔。于時，菩薩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儀容改變，作如是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於是發遣車匿將乾陟還，流淚盈目以別車匿。別車匿已，安詳徐步，經彼跋渠仙人苦行林中。」

佛告諸比丘：「車匿既見菩薩志意不迴，牽彼乾陟悲哀而返，爾後眾人於此起塔。於是車匿既辭別已，遙望菩薩，頭無天冠、身無瓔珞，種種寶服一切都無，舉手椎胸悲哀啼哭，無復冀望哽咽徘徊；乾陟悲鳴驤首局顧，瞻望躑䠱淚下交流。車匿于時漸到城已，譬如有人入於空宅，其城內外菀園泉林，以菩薩去皆悉枯竭。城中所有大小居人，不覩菩薩唯見車匿，並隨其後而問之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車匿報言：『太子今者，棄捨五欲獨處山林。』眾人聞已怪未曾有，人人各各相視流淚，共相謂言：『我等當隨大子而去，住彼山林。所以者何？離聖太子何所存活，城闕蕭條無可愛樂。』

「是時，車匿牽彼乾陟，并齎瓔珞及無價寶冠諸莊嚴具，將入王宮，其馬嘶聲聞於宮內。是時，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及後宮婇女，皆來集聚共相謂言：『乾陟之聲今乃不遠，將非太子迴還宮耶？』是時車匿入宮門已，姨母及妃并諸婇女，渴望欲見爭趣宮門，唯覩車匿不見菩薩，同時啼哭問於車匿：『太子今在何處，汝獨歸來？』車匿答言：『太子棄捨五欲為求道故，在彼山林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悲泣懊惱不能自勝，發聲大哭，責車匿言：『我今何負於汝，取我聖子送彼山林，猛獸毒蠱甚可怖畏，而今獨往將何所依？』車匿言：『太子付我馬王及諸寶具，逼促於我令我速還，恐畏夫人橫生愁惱。』是時，宮中諸婇女等，染欲因緣故深於愛著，苦惱身心悲涕哽咽。

「摩訶波闍波提銜淚而言：『嗚呼太子！汝身本以栴檀塗拭威德光大，今者云何顦顇山野，蚊虻唼膚能安斯苦？嗚呼太子！在家之時，衣以憍奢耶衣，今者云何著麁弊服？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百品調和香潔之膳，今者云何能噉無味麁澁之食？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坐臥茵褥無非細軟，今者云何藉履荊棘能忍受之？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富貴之人盡心事汝，猶恐有失，今日云何貧賤之人或能欺汝？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端正婇女恒常娛樂恣於五欲，今者云何自放山林獨行獨住？』摩訶波闍波提種種言詞悲哭懊惱，從地而起，重問車匿：『我子當去之時，向汝何囑？我子頭髮今在誰邊，復誰剃也？』車匿啼哭不能自勝，報夫人言：『太子囑我，汝至宮時，再拜我母慇懃勸請，莫生憂念，道：「我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當相見。」即執寶劒自剃頭髮，擲置虛空，諸天接取將還供養。』摩訶波闍波提重復悲泣作如是言：『嗚呼太子！頭髮甚長柔軟青紺，於一毛孔一毛旋生，堪冠王冠受於王位，汝今何為割截棄擲？嗚呼太子！兩臂𦟛長踝不露現，行步詳雅如師子王，目如青蓮，身真金色，言音隱隱如鼓如雷，如此之人何堪修道？審其是地當有聖王，此盛德人應為其主。』即說偈言：

若言此地非福處，不應生是勝德人，

既現希有功德身，自當為世作聖王。

「爾時，耶輸陀羅發聲哀哭，責車匿言：『車匿！太子去時，我於彼夜睡眠惽重，不覺不知。汝將太子送在何處，今去近遠汝獨歸來？車匿！汝無利益，是我怨讐損害於我，汝作惡業今已備足，不假虛啼。車匿！此馬常時嘶聲聞於數里，當爾之夜何以寂然，今日悲鳴但增哀感？汝與乾陟俱為不善，令我無主，城邑空虛，由此乾陟及汝車匿。』於是，車匿悲哀啼哭，報耶輸陀羅言：『妃今不應瞋罵乾陟，亦復不當責及於我，我與乾陟初無過罪。所以者何？乾陟去時非無疑難，悲鳴蹋地前却不行，嘶聲徹半由旬，蹄聲聞一拘盧舍，但以諸天神力不令妃悟耳。我與乾陟有何𠎝過？大王先有嚴勅，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護太子，諸城門禁兵衛之人，咸著睡眠無所覺了。太子初出如日昇天，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行路之際我最引前，初出之時，我反贊助，諸城門戶自然而開，乾陟是時足不踐地，剃髮擲空貿易衣服，種種事業皆是諸天神力所為。』爾時，耶輸陀羅苦惱逼切忽然躃地，流淚而言：『苦哉苦哉！何故太子棄我而去，豈可不聞韋陀論說，古昔有王入於深山，携其妃后同修聖行。何故今日獨捨我去？車匿！太子若為生天修諸苦行，求諸天女；然彼天女何必可求，乃捨王位及棄我等。車匿！我實不願獨自生天，亦不自求人間妙樂，願與我主生生之處，恒作夫妻，還如向時受勝果報。』作此語已，悲哀啼哭，又言：『車匿！我主今在何處，使我無端遂同孤寡，於今已往，不衣好衣不食美食，香華瓔珞我身永絕，雖復居家恒常作於山林之想。』耶輸陀羅以無數千言責於車匿，車匿前進諫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惱。所以者何？太子出時諸天翊從，東方天王及乾闥婆主，南方天王及鳩槃茶主，西方天王及大龍主，北方天王及夜叉主，其身悉被金剛鎧甲，或執弓刀，或持矛戟，或復導前，或復隨後，梵王帝釋及日月天，皆將眷屬，欲界天子，化作摩那婆身，天人寶女無數千億皆大歡喜，將天妙華散太子上。太子觀見，不取不捨不貪不高，猶如虛空無所罣礙，我今難可一一具說。』

「爾時，輸檀王遙聞宮內哀哭之聲，便從自宮蒼忙而出。是時，車匿齎菩薩寶冠珠瓔繖蓋，牽彼乾陟來至王前，一一具陳頭面作禮。

「時，輸檀王既見菩薩諸莊嚴具，兼聞車匿所說言詞，失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一旦背我今何所去？』自絕宛轉號咷而哭。是時，迦毘羅城所有居人，悉皆哀哭聲震天地，諸釋眷屬各各悲戀，不能自持，相視流淚，咸來諫喻扶王令坐。王雖暫穌，少時還絕，良久醒悟，責車匿言：『汝將我子棄擲何處？』車匿惶怖，白言：『大王！太子棄捨五欲不染世間，慇懃切諫都無迴意，即語我言：「汝莫諫我，我今不須一切欲樂，願捨國位樂此山林。」』

「時，輸檀王重聞車匿如是語已，流淚懊惱，語車匿言：『我今窮矣，無復氣勢，手足悉折，猶如朽株，亦如大樹無有枝葉，敵境或當輕侮於我，我今單己無所能為。嗚呼我子！最勝丈夫，何故棄家違離我願？嗚呼我子！諸相滿足百福莊嚴，一一相中皆悉備具，伺諸婇女睡眠不覺，忽然而出。嗚呼我子！善巧多智，昔在宮內我無憂愁，今捨我去無復依倚。嗚呼我子！上族中生，恒為眾人之所尊重，棄捨寶位及以四方一切眷屬，單己而去，譬如白象摧折大木。我子去時，所有城門難開難閉，開閉之時其聲遠徹，云何此夜人皆不聞？必是天神令無聲響。嗚呼我子！捐捨寶位如棄涕唾，我先為汝造三時殿，調適寒暄，云何一朝棄之而去，娛樂曠野遊處山林，甘與禽獸而為伴侶？於今已往，護城諸神皆悉棄捨此城而去。嗚呼我子！愛念之心徹我骨髓，何故棄我入於山林？』

「爾時，輸檀王憶念菩薩不捨晝夜，欲抑令還，復思仙人昔日有記：『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七寶自然主四天下，千子具足端正勇健，能伏怨敵；若令出家，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開化十方。』定知我子必不肯還。普召大臣而告之曰：『卿等在家皆有子息，共相娛樂目前有慰，不念吾憂，吾有一子奇相聖達，當為轉輪聖王主四天下，一旦離別入於深山窮谷絕險無人之處，飢渴寒熱令誰所悉？卿等子弟宜擇五人追而侍之，若中道還者滅卿五族。』大臣奉勅即簡五人，入山求侍。是時，五人追不能及，心自念言：『是為逸人，行不擇路何道之有？我若歸還必滅吾族，不如選可住處隨意而住。』於是五跋陀羅遁於山林。」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爾時佛告諸比丘：「車匿奉菩薩教，安慰大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諸釋種等，令離憂惱。為欲饒益諸眾生故，剃除鬚髮，向獵師邊，以憍奢耶衣貿易袈裟清淨法服，於是詣鞞留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奉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次往波頭摩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利婆陀梵行仙人所。時彼仙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光明調伏二仙人所，其仙亦請菩薩明日設齋。諸比丘！菩薩次第至毘舍離城。城傍有仙，名阿羅邏，與三百弟子俱，常為弟子說無所有處定。時彼仙人遙見菩薩心生希有，告諸弟子：『汝等應觀是勝上人。』諸弟子等白仙人言：『我見是人形貌端正，昔所未有，為從何來？』比丘！我於爾時問阿羅邏言：『汝所證法可得聞乎？今欲修行願為我說。』仙言：『瞿曇！我所證法甚深微妙，若能學者當為宣說令得修習。若有清信善男子，受我教者，皆得成就無所有處微妙之定。』

「諸比丘！我聞仙人所說，作是念言：『我今自有精進念定樂欲信慧，獨在一處常勤修習心無放逸，必證彼仙所得之法。』於是精勤修習心不厭倦，經於少時皆已得證。既得定已往仙人所作如是言：『大仙！汝唯證此，更有餘法？』仙言：『瞿曇！我唯得此，更無餘法。』菩薩報言：『如是之法我已現證。』仙言：『以我所證汝亦能證，我之與汝宜應共住教授弟子。』諸比丘！是時仙人甚相尊重，即以最上微妙供具供養於我，諸學徒中以我一人為其等侶。

「比丘！我時思惟：『仙人所說非能盡苦，何法能為離苦之因？』即於彼時出毘舍離城漸次遊行，往摩伽陀國王舍大城，入靈鷲山獨住一處，常為無量百千諸天之所守護，晨旦著衣執持應器，從溫泉門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前五肘心無散亂，城中諸人見菩薩來心生希有，咸作是言：『此是何人？為是山神，為是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耶？』」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清淨身，光明無有量，

威儀悉具足，心靜極調柔。

處在靈鷲山，自守出家法，

於彼晨朝時，著衣持鉢已，

調伏身心故，入城而乞食。

身如融金聚，相好以莊嚴，

路傍若男女，觀者無厭足。

城中居民輩，見是勝人來，

皆生希有心，奔馳競瞻仰，

斯人甚奇特，今從何所來？

有諸婇女等，咸昇妙樓閣，

於彼窓牖間，𨶳望不暫捨。

街衢盡充滿，闤闠悉空虛，

棄捨所作業，俱來候菩薩。

有人遽往告，頻婆娑羅王。

今有梵天來，入城而乞食。

復有作是言，或是天帝釋，

夜摩兜率天，化樂他化主。

四天及日月，或是羅睺等，

鞞留質多羅，薄離諸天眾。

復有白王言，此是靈山神，

大王應當知，王今獲大利。

時王聞此語，心生大喜悅，

自陟高樓上，遙觀菩薩身。

相好甚端嚴，譬如真金聚，

王因勅左右，奉獻菩薩食，

并遣尋所住，隨逐而觀之，

使者隨菩薩，見往靈鷲山，

歸來白大王，具陳所見事。

王聞是事已，益增希有心，

於彼晨朝時，嚴駕躬親謁。

遙覩巖石中，光相極清淨，

威容甚嚴好，不動若須彌，

屏除諸侍從，徒步而前進。

頂禮菩薩足，種種慰問已，

而白菩薩言，大士從何來？

鄉邑在何處？父母為是誰？

為是婆羅門，為是剎帝利？

或是諸仙聖？仁者如實說。

菩薩答王言，我父輸檀王。

居住雪山下，城名迦毗羅，

人民甚安樂，為求無上道，

是故今出家。王重稽首言。

仁今盛少年，容顏甚端正，

應受五欲樂，何為乃行乞？

我當捨此國，與汝共治之。

今者幸相見，中心甚欣喜，

願得作親友，共莅於王位。

何為樂獨處，空山林野中？

菩薩於是時，以柔軟音句，

徐答大王言，我今甚不戀，

世間諸榮位，欲求寂滅故，

捨之而出家，況乃於王國，

而復生貪羨？譬如娑竭龍，

大海為宮室，豈復於牛跡，

而生愛著心？大王應當知，

五欲無邊過，能令墮地獄，

餓鬼及畜生，智者當遠之，

棄捨如涕唾。欲如果熟已，

將墜自不久，又如空中雲，

須臾而變滅，如風駛飄鼓，

無時而暫停。若著五欲者，

即失解脫樂。誰有智慧士，

而求大苦因？若人未得欲，

貪火極熾然，若已得之者，

轉復無厭足。得已愛別離，

便生大苦惱。天上微妙樂，

人中殊勝果，假使世間人，

盡受二種報，心亦未知足，

得此更求餘。譬如熱乏人，

渴逼飲鹹水，五欲亦如是，

悕求無息時，常在生死中，

輪轉恒無際。若有智慧者，

必淨攝諸根，證無漏聖道，

爾乃名知足。王今應觀身，

無常不堅固，九孔恒流溢，

眾苦作機關。我雖受五欲，

而不生貪著，為求寂滅樂，

是故今出家。頻婆娑羅言。

善哉大導師！我本臣事汝，

汝是帝王子，能棄五欲榮。

我今勸俗利，必獲無量罪，

唯願大慈悲，哀愍捨我過。

當於此境界，證得佛菩提，

願使不我遺，我當獲大利。

於是從座起，頂禮菩薩足，

百千眾圍遶，還返於自宮。

菩薩調伏心，為世間依止，

隨益而去住，當往尼連河。

## 苦行品第十七

佛告諸比丘：「王舍城邊有一仙人，摩羅之子名烏特迦，與七百弟子俱，常說非想非非想定。爾時菩薩見彼仙人，於大會中多聞聰慧眾所宗仰，作是思惟：『我若不至其所同其苦行，云何能顯彼所修行諸定過失？我今方便令彼自知，其所修習非為究竟；又欲開顯我之定慧利益一切，令彼眾會生希有心。』發是念已至仙人所，作如是言『仁者！誰為汝師？汝所修行復是何法？』仙人答言：『我本無師自然而悟。』菩薩告言：『我今故來求汝所證，願為演說，我當行之。』仙言：『隨意所欲當為宣說。』

「爾時菩薩受彼教已，於一靜處專精修學，由昔慣習定慧因緣，即得世間百千三昧，隨彼諸定，所有差別種種行相皆現在前。是時菩薩，復從定起謂仙人言：『過此定已更有何法？』仙言：『此最為勝，更無餘法。』菩薩作是思惟：『我有信、進、念、定、慧，速能證得彼仙之法，其所得者非為正路、非厭離法、非沙門法、非菩提法、非涅槃法。』」

佛告諸比丘：「菩薩為欲令彼諸仙捨其邪道，說如上事。時五跋陀羅先於彼所修行梵行，竊相議言：『我等久學尚未能測彼定淺深，云何太子於少時間，已能證得大仙之法，嫌未究竟更求勝者？由斯義故，必當證獲無上菩提。彼得道時，我等五人亦應有分。』作是念已，即捨仙人還從菩薩。

「爾時菩薩出王舍城，與五跋陀羅次第遊歷，向尼連河次伽耶山，於山頂上在一樹下敷草而坐。作是思惟：『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放逸身心住於貪欲隨於熱惱，雖行苦行去道甚遠；譬如有人為求火故，便取濕木置之水中，鑽燧索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人住貪欲等，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制御於身不行貪欲，於境界中心猶愛著，雖修苦行去道尚遠；譬如有人為求火故，猶取濕木置之陸地，鑽燧責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復有人起貪愛等心未寂靜，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攝衛身心離於貪欲除諸熱惱，最上寂靜修行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譬如有人為求火故，取彼燥木置於乾地而鑽燧之，當知是人定求得火；若復有人不處貪欲，身心寂靜勤修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佛告諸比丘：「菩薩出伽耶山已，次第巡行至優樓頻螺池側東面，而視見尼連河，其水清冷湍洄皎潔，涯岸平正林木扶踈，種種花果鮮榮可愛，河邊村邑處處豐饒，棟宇相接人民殷盛。爾時菩薩漸至一處，寂靜閑曠無有丘墟，非近非遠不高不下，即作是念：『今止此地易可安神，往古已來修聖行者多於此住。』

「復作是念：『我今出於五濁惡世，見彼下劣眾生諸外道等，著我見者修諸苦行，無明所覆虛妄推求，自苦身心用求解脫。所謂或有執器巡乞行而食之；或有唯一掬食以濟一日；或不乞食任彼來施；或有不受來請須自往乞以求解脫。或有恒食草木根莖、枝葉花果、蓮藕狩糞、糠汁米泔油滓；或有不食沙糖、蘇油石蜜、淳酒甜酢種種美味以求解脫。或有乞一家食，若二若三乃至七家；或有一日一食、二日一食，乃至半月一月一度而食以求解脫。或有所食漸頓多少隨月增減；或有日食一撮乃至七撮；或有日食一麥一麻一米；或有唯飲淨水以求解脫。或有名稱神所自餓而死，謂隨己意生天人中；或有紡績鵂鶹毛羽以為衣服，或著樹皮，或著牛羊皮革糞掃毯毼，或著一衣乃至七衣，或黑或赤以為衣服，或復露形；或手提三杖，或貫髑髏以求解脫。或一日一浴、一日二浴，乃至七浴或常不浴；或有塗灰或有塗墨；或坌糞土或帶萎花；或五熱炙身以煙熏鼻自墜高巖，常翹一足仰觀日月；或臥編椽棘刺、灰糞瓦石、板杵之上以求解脫、或作唵聲、婆娑聲、蘇陀聲、娑婆訶聲，受持呪術諷誦韋陀以求解脫。或依諸梵王、帝釋、摩醯首羅、突伽、那羅延、拘摩羅、迦旃延、摩致履伽、八婆蘇二阿水那、毘沙門、婆婁那、阿履致、旃陀羅、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夜叉、步多、鳩槃茶、諸天鬼神以求解脫。或有歸依地水火風空，山川河池溪壑大海，林樹蔓草塜墓四衢，養牛之處及[土\*厘]( chán)肆間，或事刀劍輪矟一切兵器以求解脫。是諸外道怖生死故，勤求出離修習苦行都無利益。非歸依處而作歸依，非吉祥事生吉祥想。』」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為欲摧伏外道現希有事，令諸天人生清淨心；又欲令彼壞因緣者知業果報；又欲示現功德智慧有大威神，分扸諸定差別之相；又欲示現有大勇猛精進之力。』便於是處結加趺坐，身口意業靜然不動，初攝心時專精一境，制出入息熱氣遍體，腋下流汗額上津出譬如雨滴，忍受斯苦不生疲極，便起勇猛精進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制出入息，於兩耳中發大音響，譬如引風吹鼓鞴囊，受是苦事不生疲倦。諸比丘！我於爾時耳鼻口中斷出入息，內風衝頂發大音聲，譬如壯士揮彼利刃，上破腦骨，受是苦事，不生疲極退轉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諸出入息一切皆止，內風強盛於兩肋間，旋迴婉轉發大聲響，譬如屠人以刀解牛，受是苦事都無懈倦。」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內風動故遍身熱惱，譬如有人力弱，受制於大火聚，舉身被炙。受斯苦極，更增勇猛精進之心，作是念言：『我今住彼不動三昧，身口意業皆得正受，入第四禪遠離喜樂，遣於分別無有飄動，猶如虛空遍於一切無能變異，此定名為阿娑婆那。』菩薩爾時修如是等最極苦行。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婆羅門，以斷食法而為苦者，我今復欲降伏彼故日食一麥。比丘當知！我昔唯食一麥之時，身體羸瘦如阿斯樹，肉盡肋現如壞屋椽，脊骨連露如笻竹節，眼目欠陷如井底星，頭頂銷枯如暴乾瓠，所坐之地如馬蹄跡，皮膚皺𧽏如割胊形，舉手拂塵身毛焦落，以手摩腹乃觸脊梁。又食一米乃至一麻，身體羸瘦過前十倍，色如聚墨又若死灰，四方聚落人來見者咸歎恨言：『釋種太子寧自苦為？端正美色今何所在？』」

佛告諸比丘：「菩薩六年苦行之時，於四威儀曾不失壞，盛夏暑熱不就清涼，隆冬嚴寒不求厚煖，蚊虻唼體亦不拂除，結加趺坐身心不動，亦不頻申亦不洟唾。放牧童竪常來覩見，戲以草[這-言+(卄/手)]而刺我鼻，或刺我口或刺我耳，我於爾時身心不動，常為天龍鬼神之所供養，能令十二絡叉天人住三乘路。」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於往昔，捨位出家已，

為利眾生故，思惟諸方便。

我出濁惡世，生此閻浮提，

多諸邪見人，破法行異道。

愚者求解脫，自苦其身心，

雖怖生死因，恒迷出離果。

或有赴火聚，自墜於高巖，

五熱以炙身，塗灰而自毀。

日常一掬食，劣以濟身命，

乞食於他門，主喜而方受，

顏色少懷悋，終朝而不食。

或時聞杵臼，及以狗吠聲，

即止不行乞，乃喚亦不受。

蘇油及美味，乳酪沙糖等，

一切皆不御，唯食麤惡食。

糠汁及油滓，狩糞并藕根，

草木諸花葉，以求於解脫。

或有服淨水，或日食一麻，

或止進一米，或有自餓死，

以求於解脫。或有著皮革，

糞掃及鳥羽，樹皮毛毼等，

種種弊衣服。或有著一衣，

乃至著七衣，或有常露形，

以求於解脫。坐臥編椽上，

棘刺灰土中，板杵瓦石間，

以求於解脫。或常舉兩手，

或有翹一足，散髮及髽髻，

逐日而迴轉，以求於解脫。

或常禮日月，河海及山川，

高原諸樹林，以求於解脫。

此諸外道等，勤修無利苦，

執著虛妄業，堅受未嘗捨，

如是邪見人，死當墮惡趣。

我為如是等，昔於六年中，

示現摧伏彼，勤修大苦行。

有諸無智人，見外道邪苦，

竊以為真法，便生隨喜心，

亦為成熟彼，勤行大苦行。

乃擇空閑地，加趺坐三昧，

當是節食時，日食一麻米。

履寒不就煖，處熱不求涼，

亦不逐蚊虻，亦不避風雨。

童牧來觀看，戲以草[這-言+(卄/手)]刺，

通於耳鼻口，以草木瓦石，

打擲於我身，亦不能致損，

一切皆忍受。身亦不低昂，

亦不生疲極，涕唾便痢等，

諸穢皆已絕，唯餘皮骨在。

血肉盡乾枯，形體極羸瘦，

如阿斯迦樹，住阿那婆定。

身心寂不動，亦不味禪樂，

而起大悲心，普為諸眾生，

修行如是定。以修此定故，

速疾得成佛，滅除外道眾。

摧伏諸異學。亦以迦葉等，

不信有菩提，如是大菩提，

無量劫難得。為是諸人等，

入阿那婆定。當坐此定時，

有十二洛叉，諸天人眾等，

住於三乘路。諸天龍神等，

恒於日夜中，供養菩薩身，

各自發弘願，願住那婆定，

利益諸眾生，其心如虛空。

## 往尼連河品第十八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六年苦行，魔王波旬常隨菩薩，伺求其過而不能得，生厭倦心悒然而退。」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菩薩之所居，林野甚清淨，

東望尼連水，西據頻螺池。

初起精進心，來求寂靜地，

見彼極閑曠，止此除煩惱。

時魔王波旬，到於菩薩所，

詐以柔軟語，而向菩薩言。

世間諸眾生，皆悉愛壽命，

汝今體枯竭，千死無一全。

當修事火法，必獲大果報，

無宜徒捨命，為人所憐愍。

心性本難伏，煩惱不可斷，

菩提誰能證，自苦欲何為？

菩薩告波旬，而作如是言。

惽醉貪瞋癡，與汝為眷屬，

將汝至於此，共汝壞善根。

我不求世福，勿以此相擾，

我今無所畏，以死為邊際。

志願求解脫，決無退轉心，

雖有諸痛惱，我心恒寂靜。

住斯堅固定，精進樂欲等，

我寧守智死，不以無智生。

譬如義勇人，寧為決勝沒，

非如怯弱者，求活為人制。

是故我於今，當摧汝軍眾，

第一貪欲軍，第二憂愁軍，

第三飢渴軍，第四愛染軍，

第五惽睡軍，第六恐怖軍，

第七疑悔軍，第八忿覆軍，

第九悲惱軍，及自讚毀他，

邪稱供養等。如是諸軍眾，

是汝之眷屬，能摧伏天人。

我今恒住彼，正念正知等，

銷滅汝波旬，如水漬坏器。

菩薩作是言，魔王便退屈。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過現未來所有沙門、若婆羅門，修苦行時，逼迫身心受痛惱者，應知是等但自苦己都無利益。』復作是念：『我今行此最極之苦，而不能證出世勝智，即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必有餘法當得斷除生老病死。』復作是念：『我昔於父王園中閻浮樹下修得初禪，我於爾時身心悅樂，如是乃至證得四禪，思惟往昔曾證得者，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將此羸瘦之身不堪受道，若我即以神力及智慧力，令身平復向菩提場，豈不能辦如是之事，即非哀愍一切眾生，非是諸佛證菩提法；是故我今應受美食令身有力，方能往詣菩提之場。』時有諸天心常愛樂修苦行者，已知菩薩欲食美食，白菩薩言：『尊者莫受美食，我今方便以神通力令尊氣力平復如本，與食無異。』菩薩思惟：『我實不食已經多時，四輩人民亦皆知我修行苦行。若我因彼天神之力而不食者，便成妄語。』時五跋陀羅既聞菩薩欲受美食，咸作是念：『沙門瞿曇如是苦行，尚不能得出世勝智，況復今者欲食美食受樂而住，是無智人退失禪定。』便捨菩薩詣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中。」

佛告諸比丘：「菩薩苦行已來，優婁頻螺聚落主名曰斯那鉢底，有十童女，昔與五跋陀羅常以麻麥供養菩薩。爾時諸女既知菩薩捨置苦行，即作種種飲食奉獻，未經多日色相光悅，於是眾人復相謂言：『沙門瞿曇形貌威嚴有大福德。』十童女中其最小者，名曰善生，昔於菩薩苦行之時，恒以飲食供養八百梵志，願因供養梵志之福資益菩薩，令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六年勤苦衣服弊壞。』於屍陀林下見有故破糞掃之衣，將欲取之，於時地神告虛空神作如是言：『奇哉奇哉！釋種太子捨輪王位，拾是所棄糞掃之衣。』虛空之神聞此語已，告三十三天，如是展轉，於一念中乃至傳聞阿迦尼吒天。爾時菩薩手持故衣作如是言：『何處有水洗浣是衣？』時有一天於菩薩前，以手指地便成一池。爾時菩薩復更思惟：『何處有石可以洗是糞掃之衣？』時釋提桓因即以方石安處池中，菩薩見石持用浣衣。爾時帝釋白菩薩言：『我當為尊洗此故衣，惟願聽許。』然菩薩欲使將來諸比丘眾不令他人洗浣故衣，即便自洗不與帝釋。浣衣已訖入池澡浴。是時魔王波旬變其池岸極令高峻。池邊有樹名阿斯那，是時樹神按樹令低，菩薩攀枝得上池岸，於彼樹下自納故衣。時淨居天子名無垢光，將沙門應量、袈裟供養菩薩。

「爾時菩薩受袈裟已，於晨朝時著僧伽梨入村乞食，其聚落神於昨夜中告善生言：『汝常為彼清淨之人設大施食，彼人今者捨苦行已，現食美食。汝先發願：「彼人受我食已，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正是時，速宜營辦。』時善生女聞神語已，即取千頭牸牛而𤛓其乳七度煎煮，唯取其上極精純者置新器內，用香粳米煮以為糜。當煮之時，於乳糜上現千輻輪波頭摩等吉祥之相。時善生女見此相已即自思惟：『是何瑞應？』時有仙人語善生言：『如此乳糜若有食者，必當得成無上菩提。』是時善生煮乳糜已，灑掃所居極令清淨，安置妙座種種施設，告優多羅女言：『汝宜往請梵志偕來。』優多羅女既奉命已向東而行，唯見菩薩不覩梵志，南西北行但覩菩薩不見梵志，亦復如是。由淨居天隱梵志身，令優多羅女永不得見。優多羅女歸白善生言：『我所去處，唯見沙門瞿曇，不復見有諸餘梵志。』善生女言：『此為最勝，我故為彼辦是乳糜，汝宜速往為我延請。』優多羅女至菩薩所，頭面禮足作如是言：『善生使我來請聖者。』菩薩聞已往詣其所坐殊勝座，時善生女即以金鉢盛滿乳糜持以奉獻。菩薩受已作是思惟：『食此乳糜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告善生：『我若食已，如是金鉢當付與誰？』善生女言：『願以此鉢奉上尊者隨意所用。』爾時菩薩擎彼乳糜，出優婁頻螺聚落，往尼連河置鉢岸上，剃除鬚髮入河而浴。」

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之時，百千諸天散天香花遍滿河中。菩薩浴竟，競収此水將還天宮，所剃鬚髮善生得已起塔供養。菩薩既出河岸，作是思惟：『當以何座食此美味？』河中龍妃即持賢座從地涌出，敷置淨處請菩薩坐。菩薩坐已食彼乳糜，身體相好平復如本，即以金鉢擲置河中，是時龍王生大歡喜，収取金鉢宮中供養。時釋提桓因即變其形為金翅鳥，從彼龍王奪取金鉢，將還本宮起塔供養。爾時菩薩從座而起，龍妃還持所獻賢座，歸於本宮起塔供養。諸比丘！由菩薩福慧力故，食乳糜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轉增赫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年苦行時，身體極羸瘦，

不以天神力，往彼菩提場。

為愍眾生故，還依諸佛法，

須食於美食，方證大菩提。

有女於往昔，行善名善生，

為佛六年苦，廣施八百眾。

夜半聞天語，晨朝𤛓乳牛，

練彼千牛乳，作糜持奉獻。

菩薩著衣已，巡行至其舍，

受彼乳糜取，往詣尼連河。

菩薩無量劫，廣修諸善行，

身心俱寂靜，進止極調柔。

至彼連河岸，天龍悉圍遶，

菩薩入河浴，諸天散香花。

將欲昇河岸，神來低寶樹，

善女施金鉢，龍妃奉妙床。

行步如師子，往詣菩提座。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詣菩提場品第十九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身體，復食乳糜氣力平全，方欲往詣十六功德之地菩提樹下，為欲降伏彼魔怨故，以大人相西面而行。所謂徐徐安隱而行，容止美好如虹蜺而行，雅步閑詳如須彌山巍巍而行，不怱遽行，不遲慢行，不沈重行，不輕躁行，不濁亂行，離垢而行，清淨而行，無過失行，無愚癡行，無染著行，如師子王行，如龍王行，如那羅延行，不觸地行，千輻輪相印文而行，足指網鞔甲如赤銅照地而行，震動大地而行，如山相擊出大音聲而行，坑坎堆阜自然平正而行，足下光明照罪眾生歸於善趣而行，所踐之地皆生蓮花而行，隨順過去諸佛就師子座而行，心如金剛不可沮壞而行，閉諸惡趣開諸善門而行，安樂一切眾生而行，銷滅魔力而行，摧諸邪論而行，除斷無明翳障而行，絕生死翅羽而行，暎蔽釋梵護世自在天王而行，於三千大千世界唯我獨尊而行，自證聖道不由他悟而行，將證一切智而行，念慧相應而行，欲除生老病死而行，方趣寂滅離垢不死無畏向涅槃城而行。

「爾時菩薩正念向彼菩提之樹直視行，時便有如是無量威儀。時有風天雨天，從尼連河至菩提樹，周遍掃灑盡令嚴淨，又雨無量殊勝香華遍覆其地。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小諸樹皆悉低枝向菩提樹，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山等大小諸山，皆悉低峯向菩提樹。欲界諸天子等，各散種種微妙香花，一一妙花縱廣一拘盧舍以為花臺，復現廣路脩遠無際，於路左右七寶欄楯皆悉嚴好，其量高下如七多羅樹，眾寶幡蓋處處莊嚴。復化七寶多羅之樹，一一樹間絡以金繩，於其繩上皆懸珍鐸，明珠琉璃間廁其中。其樹兩間有七寶池，於彼池內金沙遍布香水盈滿，優鉢羅花、拘勿頭花、波頭摩花、芬陀利花，如是等花充滿池中。其池四邊七寶階道，周匝莊嚴，於其階道則有迦陵頻伽、鳧鴈鴛鴦、命命諸鳥出和雅音。有八萬四千天諸婇女，以眾香水灑於前路，復有八萬四千天諸婇女散眾天花。一一樹下復有眾寶妙臺，是諸臺上各有八萬四千天諸婇女，皆捧寶器盛妙栴檀沈水之香，復有五千天諸婇女，奏天伎樂歌舞頌歎出和雅音。」

佛告諸比丘：「菩薩詣菩提樹時，其身普放無量光明，又遍震動無邊剎土，復有無量百千諸天奏天伎樂，於虛空中雨眾天花，又雨無量百千天妙衣服。復有無量象馬牛等圍繞菩薩，發聲哮吼其音和暢。又有無量鸚鵡舍利、拘抧羅鳥、迦陵頻伽、鳧鴈鴛鴦、孔雀翡翠、共命諸鳥，翻翔圍繞出和雅音。菩薩往菩提場時，有如是等無量希有吉祥之相。」

佛告諸比丘：「菩薩將欲坐菩提座，其夜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告諸梵眾作如是言：『仁者當知！菩薩摩訶薩被精進甲，智慧堅固心不劬勞，成就一切菩薩之行，通達一切波羅蜜門，於一切菩薩地得大自在，獲諸菩薩清淨意樂。一切眾生諸根利鈍皆悉了知，住於如來祕密之藏超諸魔境，一切善法皆能自覺，不由他人而得覺悟，為諸如來大神通力之所護念，當為眾生說解脫道，亦為眾生作大商主，摧伏一切諸魔軍眾。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唯佛獨尊為大醫王，調和法藥救眾生苦；為大法王，以智慧明照於十方建大法幢。不為世間八法所染，猶如蓮花不著於水；能積無量真實法寶，猶如大海蘊諸奇珍。怨親平等，如須彌山安住不動，心意清淨，如摩尼珠離諸垢穢，於三千大千世界得大自在。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無量功德詣菩提場，為欲降伏眾魔怨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欲圓滿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故，轉正法輪故，為欲震大師子吼故，施大法雨令諸眾生得滿足故，令諸眾生得清淨法眼故，令諸外道息諍論故，欲使本願得圓滿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仁者！汝等應當發心往詣親近供養。』即說偈言：

無量百千劫，具慈悲喜捨，

禪定智慧通，於今證涅槃。

若欲遠三惡，及離於八難，

受天妙樂報，乃至得涅槃。

應持上供具，供養於菩薩，

六年修苦行，欲詣菩提場。

三千世界主，釋梵及日月，

一切無與等，見者咸歡悅。

降伏諸魔軍，必當成正覺，

身相三十二，最勝自莊嚴，

梵音甚清徹，心淨離諸過。

或有人樂欲，上生於梵世，

或有人樂欲，證得聲聞果，

或有人樂欲，得成辟支佛，

或有人樂欲，當獲無上果，

如是諸人等，應供養導師。

佛告諸比丘：「時大梵天王為供養菩薩故，以神通力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清淨，除諸砂鹵瓦礫荊棘，地平如掌無有丘墟，以金銀琉璃、硨磲馬碯、珊瑚虎魄、真珠等寶而嚴飾之。又遍三千大千世界生諸瑞草，青綠右旋柔軟可愛如迦陵陀衣，又諸巨海變為平地，亦不嬈彼魚鼈黿鼉水性之屬，所有十方剎土梵王、帝釋、護世四王，咸見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嚴淨，各於本土皆悉莊嚴遙申供養。又十方無邊剎土一切菩薩為供養故，以超過人天殊勝供具，各於本國而申供養，皆見無邊世界如一佛土，諸須彌山、鐵圍山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及，咸見菩薩光明普照。

「有十六天子，守護此菩提之場，是諸天子皆證無生法忍及得阿惟越致，其名曰：轉進天子，無勝天子，施與天子，愛敬天子，勇力天子，善住天子，持地天子，作光天子，無垢天子，法自在天子，法幢天子，所行吉祥天子，無障礙天子，大莊嚴天子，清淨戒香天子，蓮花光明天子。如是等天子，各化四万八十由旬，廣設無量寶莊嚴具，其地四邊皆有七重寶路，一一寶路皆悉行列寶多羅樹，一一樹間金繩交絡，垂諸寶鈴覆以寶網。閻浮檀金以為蓮花遍滿於地，一一花上各以七寶而嚴飾之。復燒種種上妙天香，十方世界人天之中，所有妙樹悉於中現；又十方世界一切水陸勝妙香花悉於中現。又十方世界諸佛菩薩，各於本土現無量資糧廣博嚴飾福德智慧菩提道場，如是種種事業皆悉現於此道場中。」

佛告諸比丘：「十六天子見如是等神通瑞相，種種莊嚴，踊躍歡喜，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見此道場歎未曾有，各想自宮猶如塜墓，皆有無量讚述功德。復有四護菩提樹神：一名毘留薄瞿、二名蘇摩那、三名烏珠鉢底、四名帝珠，各以神力變菩提樹，高廣嚴好各長八十多羅之樹，根莖枝葉花果茂盛，端正可愛莊嚴無比見者歡喜，踰於帝釋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拘鞞羅樹。菩薩所坐成菩提處，則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也，此樹下地純以金剛所成不可沮壞。」

佛告諸比丘：「菩薩欲往菩提樹時，放大光明遍照無邊無量世界，地獄眾生皆得離苦，餓鬼眾生皆得飽滿，畜生眾生慈心相向，諸根不具眾生皆得具足，病苦眾生皆得痊愈，怖畏眾生皆得安樂，獄囚眾生皆得釋然，貧窮眾生皆得財寶，煩惱眾生皆得解脫，飢渴眾生皆得飲食，懷孕眾生皆得免難，羸瘦眾生皆得充健。而於此時，無一眾生為貪恚癡之所逼惱，人天不死亦不受胎。是時一切眾生更相慈慜生利益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如兄如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地獄痛苦逼，一切皆休息，

畜生相食噉，各各起慈心。

八難皆閉塞，三惡悉空靜，

光明所照處，咸受微妙樂。

眼耳鼻舌等，諸根不完具，

皆悉得具足。煩惱所擾者，

便得大安樂。狂亂得正念，

貧賤得富貴，病苦得痊除，

禁囚得解脫。一切無忿競，

展轉起慈心，如父母愛子。

菩薩光明網，遍滿於十方，

普照恒沙界，暎蔽無邊土。

鐵圍大鐵圍，及餘諸山等，

皆悉不復現，變為一佛剎。

以眾寶所成，嚴飾甚微妙，

由光照燭故，一切如觀掌。

如是等莊嚴，為供養菩薩。

護菩提場神，有十六天子，

面八十由旬，現種種嚴飾。

菩薩大威力，面八十由旬，

亦現無邊剎，各各皆嚴淨。

天龍八部眾，覩如是事已，

還自思本宮，而生塜墓想，

咸起奇特心，頌歎諸功德。

善哉福難思，乃感如斯果，

匪唯身語意，起如是莊嚴。

以本願力故，一切皆成就，

隨諸眾生業，皆悉得滿足。

四護菩提神，嚴飾菩提樹，

勝過歡喜園，帝釋殊妙林。

此神所嚴飾，端正甚可愛，

一切天人等，稱讚無窮已。

佛告諸比丘：「菩薩清淨光明普照世界，滅除一切眾生煩惱，遇斯光者皆生欣喜。此光又照迦利龍王宮，時彼龍王遇斯光明，於龍眾中而說偈言：

過去三佛皆已現，智慧光明真金色，

於是還覩無垢光，由斯定有佛興世。

其光清淨踰日月，非螢非燭星電等，

亦非梵釋阿修羅，一切威光所能及。

我以先業行不善，所處宮殿常昏暗，

恒雨熱沙以燒身，自念長時受斯苦。

忽遇光明如日照，身心清涼遍歡喜，

億劫修行眾行者，今時定坐菩提場。

我與汝等諸親眷，衣服香花并伎樂，

及以種種莊嚴具，供養利益世間者。

佛告諸比丘：「龍王爾時與其眷屬，歡喜踊躍瞻顧四方，乃見菩薩身相巍巍如須彌山，梵釋四王、龍神八部，皆悉圍遶心大歡喜，頭面禮足恭敬尊重，即以種種香花衣服瓔珞，作眾伎樂供養菩薩，合掌曲躬以偈讚曰：

面淨如滿月，世間大導師，

我昔值諸佛，瑞相皆如是，

今尊破魔已，行當證菩提。

曾於過去劫，廣修內外施，

持戒及忍辱，精進禪智慧，

方便大慈悲，願力喜捨等，

以是諸功德，當得成佛道，

一切諸叢林，低枝禮佛樹，

有千吉祥瓶，圍遶在虛空，

眾鳥吐和音，翻翔競隨逐。

身色真金光，遍照於十方，

惡趣停苦惱，世間蒙快樂。

尊今於三界，定為大導師。

梵王及帝釋，欲色諸天子，

咸捨微妙樂，皆來申供養，

尊今於世間，必為大醫王。

凡是所遊踐，蓮華隨步起，

尊今於世間，必為應供者。

導師坐道場，無量拘胝數，

一切魔軍眾，皆當自摧伏。

日月可墮落，須彌可崩壞，

若未得菩提，終不可移動。

願我與眷屬，得捨此龍身，

功德自莊嚴，當往菩提座。

「說是偈已，其龍王妃名曰金光，與無量龍女恭敬圍遶，持眾寶蓋衣服瓔珞人天妙花，復持寶器盛眾名香，奏諸伎樂說是妙偈，讚菩薩曰：

能斷貪瞋癡，世間諸過患，

渡生死海者，故我今頂禮。

尊為大醫王，善拔煩惱箭，

眾生未調伏，而當調伏之。

眾生處世間，恒為煩惱覆，

尊當以慧日，照之令得除。

世間無依怙，今當得依怙，

而於虛空中，雨種種衣食。

諸天龍神等，皆生歡喜心，

辯才大導師，願速坐道場。

降伏眾魔怨，當成無上道，

似昔諸如來，所證菩提法。

無量劫修習，利益諸群生，

願速坐道場，證無上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作是思惟：『古昔諸佛坐於何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念時，即知過去諸佛皆坐淨草而成正覺。是時淨居天子知菩薩心，白菩薩言：『如是如是！過去諸佛欲證菩提皆坐淨草。』爾時菩薩復自思惟：『誰能與我如是淨草？』時釋提桓因即變其身，為刈草人在菩薩右，不近不遠持草而立，其草青紺如孔雀尾，柔軟可愛如迦尸迦衣，宛轉右旋香氣芬馥。

「爾時菩薩既見化人執斯妙草，漸向其所徐而問之：『汝名字誰？』其人答曰：『我名吉祥。』菩薩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祥，復欲令他而得吉祥，人名吉祥於我前立，我今定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菩薩欲從化人而求淨草，出是語時梵聲微妙，所謂真實聲，周正聲，清亮聲，和潤聲，流美聲，善導聲，不謇聲，不澁聲，不破聲，柔軟聲，憺雅聲，分析聲，順耳聲，合意聲，如迦陵頻伽聲，如命命鳥聲，如殷雷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如天讚聲，如梵天聲，如師子聲，如龍王聲，如象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解脫之聲，無染著聲，依義之聲，應時之聲，宣說八千萬億法門之聲，順一切諸佛法聲。菩薩以此美妙之聲，語化人言：『仁者！汝能與我淨草以不？』於是頌曰：

吉祥汝今時，宜速施淨草，

我當坐是草，降伏彼魔軍，

若證寂滅法，即得無上道。

我為菩提故，無量劫修行，

施戒精進忍，禪定智慧力，

解脫與意樂，福德及神通，

緣彼諸行故，今得圓滿果。

若施我淨草，獲無量福德。

因施淨草故，必當成導師。

吉祥聞此言，心生大歡喜，

手持淨妙草，住於菩薩前，

即以歡喜心，而白菩薩言。

若以施草故，能獲大菩提，

幸先授菩提，然後受淨草。

菩薩報吉祥，非唯施淨草，

即獲大菩提；應修無量德，

方蒙諸佛記。吉祥汝應知，

菩提不妄授；菩提可妄授；

我當以菩提，授一切眾生。

吉祥汝應知，我證菩提已，

分布諸世間，汝當於我所，

聽受甘露法。菩薩受淨草，

往詣菩提場，舉足欲行時，

其地大震動。諸天龍神等，

皆生歡喜心，恭敬合掌言。

菩薩於今者，必降伏眾魔，

定獲甘露法，證於無上道。

佛告諸比丘：「菩薩向菩提場時，無量菩薩并諸天眾，各各莊飾菩提之樹，其菩提樹有八萬四千，一一皆願菩薩坐其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菩提樹，或有高顯殊特百千由旬，純花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二億由旬，純香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百千由旬，純以栴檀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五億由旬，純以繒綵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十億由旬，純以珠寶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百億由旬，純以七寶所成。如是八萬四千菩提之樹，一一樹下各隨色類敷師子座，或有師子之座以花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香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栴檀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珠寶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雜寶莊嚴。」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示現取草周遍敷設如師子王，具足勢力，精進堅固無諸過失，貴盛自在智慧覺悟有大名稱，降伏眾魔摧諸外道，具足如是種種功德，將證菩提而面向東，於淨草上結加趺坐，端身正念發大誓言：

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

寧可碎是身，終不起此座。

「爾時菩薩昇菩提座，即證方廣神通遊戲大嚴之定。得是定已，現身各各坐彼師子之座，一一身上皆具眾妙相好莊嚴。其餘菩薩并諸天人各各皆謂菩薩獨坐其座。又由定力，能令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諸人天，皆見菩薩坐菩提座。」

## 嚴菩提場品第二十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坐菩提場，六欲諸天恐有障難，即於東面恭敬而住，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皆有無量諸天恭敬而住。是時菩薩放大光明，其光名為開發菩薩智，周遍照耀盡虛空界一切十方諸佛剎土。爾時東方世界有國名離垢，其佛號曰離垢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遊戲莊嚴，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變現十方盡虛空界一切佛剎，成一清淨琉璃道場，一切佛剎五道眾生，展轉指示各相謂言：『此是何人，神通遊戲莊嚴威德色相乃爾？』是時菩薩於一一眾生前現化菩薩，而說頌曰：

能斷諸垢濁，貪瞋癡習氣，

身照十方剎，暎蔽眾光明。

福智及三昧，積劫轉增長，

一切諸莊嚴，最勝牟尼力。

「爾時南方世界，有國名寶莊嚴，其佛號曰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現寶蓋，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持一寶蓋周遍覆此菩提之場，大梵天王、釋提桓因、護世四王，更相謂言：『以何果報而現如此寶莊嚴蓋？』於寶蓋中，出妙頌曰：

在昔億千劫，供養三世佛，

慈心行捨施，故得相莊嚴。

成就那延力，導師感是報，

利益於一切，端坐菩提場。

「爾時西方世界，有國名詹波，其佛號曰開敷花王智慧神通。彼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寶網，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取一勝妙寶網彌覆菩提道場，十方諸來天眾龍神八部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斯寶網？』於寶網中，出妙頌曰：

能為眾寶因，眾寶所依處，

三界皆歸趣，名聞遍十方。

欲證大菩提，住於清淨法，

精進力成佛，能感如斯供。

「爾時北方世界，有國名曰轉，其佛號曰掩蔽日月光。彼有菩薩摩訶薩，名莊嚴王，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令十方無邊剎土功德莊嚴之臺，皆現於此菩提道場，諸來眾會心生奇特，一切人天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此殊勝莊嚴妙臺？』於妙臺中，出妙頌曰：

由昔無邊劫，福智資粮滿，

身口意清淨，慚愧及慈悲。

無上能仁尊，眾善無不具，

今坐菩提座，故獲如斯福。

「爾時東南方世界，有國名德王，佛號功德光明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功德慧，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無量功德莊嚴眾寶樓觀，諸來天龍夜叉等眾，見未曾有生奇特心，更相謂言：『以何因緣而有斯瑞？』於樓觀中，而說頌曰：

眾德之所生，具足功德者，

能成就功德，天龍咸恭敬。

德海詣道場，功德香普熏，

今坐菩提座，感如斯供養。

「爾時西南方有國名出寶，其佛號寶幢。彼有菩薩摩訶薩，名出眾寶，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無量阿僧祇眾寶圓光，其中諸天見未曾有生奇特心，更相謂言：『以何威力而現如是眾寶圓光？』其圓光中，出妙頌曰：

以眾寶宮殿，花果與園林，

頭目髓腦等，身肉及手足。

如是種種施，積習諸功德，

今現證菩提，感如斯供養。

「爾時西北方世界，有國名雲，其佛號曰雲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雲雷震聲，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沈水香雲及栴檀香雲，遍布菩提道場，諸天眾會皆生歡喜奇特之心，共相謂言：『以何因緣有斯瑞應？』其香雲中，出妙頌曰：

法雲覆一切，普雨於法雨，

滅眾生煩惱，令得於涅槃。

神通定根力，功德為莊嚴，

證甘露菩提，故獲如斯供。

「爾時東北方世界，有國名金網，其佛號寶蓋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金網莊嚴，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彼諸來菩薩供養具中，化出無量無邊大菩薩眾，皆有殊勝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執持花鬘曲躬稽首，一一菩薩以偈頌曰：

由昔無邊劫，深信極尊敬，

以微妙音聲，讚歎諸如來。

今坐菩提座，是故我頂禮，

願以讚歎業，當得無上果。

「爾時下方世界，有國名普觀，其佛號曰普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寶藏，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一一菩薩前，化出廣大妙金蓮花，而於花中皆有婇女，出現半身端正姝妙，咸以寶莊嚴具嚴飾其身，手執種種金珠瓔珞曲躬稽首。而諸人天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得如是微妙婇女？』是諸婇女以偈頌曰：

由昔無邊劫，頂禮諸如來，

辟支及聲聞，父母并尊者。

質直無過患，具一切功德，

皆應恭敬禮，清淨戒圓滿。

「爾時上方世界，有國名殊勝功德，其佛號曰德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虛空藏，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來詣菩提道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虛空中普雨十方世界諸佛剎土，昔所不見昔所未聞，眾寶花鬘、塗香末香燒香，繒綵衣服、幢幡寶蓋、摩尼眾寶，金銀琉璃、車𤦲馬瑙、象馬車乘輦輿兵眾、花樹果樹、童男童女。爾時梵、釋、護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群生，皆悉得見，生歡喜心，無有驚怖。」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利益一切世間者，欲證無上菩提時，

十方無量諸菩薩，皆悉如雲而集會，

彼諸菩薩所來事，我今以喻而略說。

無量菩薩從空來，猶如密雲震吼聲，

各各執持寶瓔珞，明珠垂懸甚嚴飾。

無量菩薩從空來，首飾寶冠垂辮髮，

擎捧如花妙臺觀，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猶如師子震吼聲，

說空無相及無願，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猶如牛王哮吼聲，

雨未曾有微妙花，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美聲猶如孔雀王，

身光出現千種相，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光明猶如淨滿月，

以妙音聲而讚歎，菩薩無量諸功德。

無量菩薩從空來，光明照耀猶如日，

暎蔽一切魔宮殿，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身色美艷如虹蜺，

福慧資粮悉圓滿，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手出摩尼眾寶網，

并散曼陀蘇曼陀，婆利師花詹波花，

及持如是等花鬘，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以神通力震大地，

而諸眾生不驚怖，一切靡不歡喜者。

無量菩薩從空來，手接須彌大山王，

如持花鬘不為重，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頂戴四大香水海，

遍灑大地皆嚴淨，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各持殊勝眾寶蓋，

令諸菩薩皆覩見，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現為梵王住寂定，

一一毛孔演妙法，說大慈悲及喜捨。

無量菩薩從空來，示為帝釋微妙形，

一切天人共圍遶，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示為護世之形像，

一切天人共圍遶，各各散以天花香，

以緊那羅乾闥婆，美妙音聲讚菩薩。

無量菩薩從空來，各持芬香妙花樹，

枝葉花果遍莊嚴，而至菩提道場所。

其樹花臺有菩薩，於彼花中出半身，

悉皆具相三十二，各各執持諸妙花，

拘物頭花波頭摩，優鉢羅花芬陀利。

無量菩薩從空來，手持清淨蓮花沼，

其身廣大如須彌，變為淨妙諸花鬘，

遍覆三千大千界，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各於眼中現劫燒，

而復於此示成劫，遍身一一支節中，

演出無邊諸佛法，所有眾生皆得聞，

聞者悉斷諸貪欲，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其身端正甚可愛，

以眾寶具而莊嚴，其聲猶如緊那羅，

一切天人修羅等，見聞皆悉無厭足。

無量菩薩從空來，其身堅固如金剛，

震動大地至水際，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光明照耀如日月，

滅除眾生煩惱苦，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其身皆是眾寶成，

遍於無邊佛剎土，普雨雜寶妙花香，

一切眾生悉歡喜，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各能總持四種藏，

其身一一毛孔中，演說無數諸經典，

具足辯才大智慧，覺悟惛醉諸群生。

無量菩薩從空來，執持天鼓如須彌，

擊出美妙大音聲，遍滿拘胝億佛剎，

普告一切諸人天，娑婆世界雨甘露。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降魔品第二十一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比丘當知，菩薩坐菩提座已作是思惟：『我於今者當成正覺，魔王波旬居欲界中最尊最勝，應召來此而降伏之；復有欲界諸天及魔波旬所有眷屬久積善業，當得見我師子遊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念已放眉間白毫相光，其光名為降伏魔怨，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傍耀魔宮。魔王波旬於光明中，聞如是偈：

世有最勝清淨人，經歷多時修行滿，

是彼釋種捨王位，今現坐於菩提場。

汝身稱有大勇猛，當往樹下共相挍，

其人已達於彼岸，既自能度當度他。

應滅三惡悉無餘，令彼人天轉充滿，

若使得證菩提已，不久空虛汝境界。

愚癡黑暗瞋恚伴，悉當銷散盡無餘，

彼定廣開甘露門，汝等今者為何計？

佛告諸比丘：「時魔波旬聞是偈已，復於夢中見三十二不祥之相：一者見其宮殿悉皆黑暗。二者見其宮中沙礫塵土處處飛揚。三者見其宮殿破壞而生荊棘糞穢盈滿。四者自見驚怖不安東西馳走。五者自見寶冠墮落頭髮解散。六者見其園中樹木無有花果。七者自見頭破腦流於地。八者見其自心熱惱。九者見其園中樹木枝葉枯落。十者見其池井皆竭。十一者見其宮中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諸鳥羽翮摧殘。十二者見其宮中鍾鼓琴瑟、簫笛箜篌，種種樂器悉皆斷壞委擲於地。十三者見其親族憂惱舉手拍頭悵然而立。十四者自見其身墜墮床下損傷頭面。十五者見其諸子有威力者詣菩提場頂禮菩薩。十六者見其諸女悲哭懊惱。十七者自見其身衣服垢膩。十八者自見其身羸瘦顦顇頭坌塵土。十九者見其樓閣窓牖悉皆崩摧。二十者見其軍將鬼神夜叉羅剎鳩槃茶等，悉皆刎首狼藉在地。二十一者見其珠寶瓔珞為火所燒。二十二者見欲界四天大王、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諸天向菩薩前住立瞻仰。二十三者見其自身對敵鬪戰拔刀不出。二十四者見其自身可惡復出惡聲。二十五者見其左右及己眷屬皆悉背逆捨之而去。二十六者見吉祥瓶皆悉破壞。二十七者見那羅天唱不祥音。二十八者見歡喜神稱不歡喜。二十九者見虛空中黑暗煙霧處處彌滿。三十者見護宮神舉聲大哭。三十一者見自在之處咸不自在。三十二者自見其宮震動不安。」

佛告諸比丘：「魔王波旬從夢寤已，遍體戰慄心懷恐懼，召其大臣而語之曰：『我聞空中聲言：「釋種太子，出家學道苦行六年，坐菩提座當成正覺，其道若成必空我境。」汝等軍眾宜往其所而摧伏之。』即說偈言：

汝當率領大兵眾，菩提樹下制沙門，

諸君如能愛敬我，與彼戰鬪速令去。

彼志方空我境界，使為緣覺及聲聞，

若不滅之令永斷，世間成佛無休已。

「爾時魔王主兵大臣諫於波旬，而說頌曰：

大王所領四天主，及以八部諸龍神，

欲色諸天隨梵釋，皆悉頂禮歸依彼。

王之諸子勝智者，勇力世間無等倫，

王軍滿八十由旬，夜叉羅剎并諸鬼，

雖復近王居左右，恒常敬彼無過人，

皆悉合掌生尊重，私以香花而奉獻。

我覩如斯事相已，定知菩薩勝王軍。

王之兵眾所居處，鵂鶹野干為怪響，

菩提樹下甚清淨，善禽瑞獸送和音。

如是吉相彼定強，我觀菩薩誰能勝？

又王軍眾所住處，常雨沙礫及埃塵，

菩提樹下聖所居，天雨香花悉盈積。

王軍所處地高下，砂礫瓦石皆充滿，

菩提樹下坦然平，復以七寶而嚴飾。

若見如斯前相已，有智之者定須還，

如是莊嚴悉周遍，菩薩必當成正覺。

大王若不從臣諫，如夢所見終不虛，

大王不可犯仙人，宜且收兵還本處。

古昔有王觸仙故，呪禁一國悉成灰，

過去有王名淨德，違忤羅闍大仙意，

令彼彌年遭亢旱，叢林稼穡咸不登。

王豈不聞圍陀論，三十二相必成佛，

眉間光明白毫相，普照十方諸佛國，

況復如王此軍眾，彼豈不能降伏之？

無見頂相過極天，諸天畢竟無能覩，

行當成彼微妙果，世間未聞今得聞。

須彌及以諸山等，皆悉稽首菩提樹，

施戒忍進禪定慧，歷劫以來修習成，

而能獨坐破王軍，皆是熏修善根力。

佛告諸比丘：「是時波旬聞彼大臣如是偈已，其心悶亂，復召千子，其五百子清白之部，在魔王右歸依菩薩，其五百子冥黑之部，在魔王左贊助魔王。於是波旬告語諸子：『汝等宜應一心籌量，以何方計能摧伏彼？』右面魔子名曰導師，於波旬前，而說偈言：

睡龍醉象師子王，三獸暴猛猶難觸，

況復有斯禪定力，誰能犯彼大牟尼。

「左面魔子名曰惡慧，亦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若視人人必破，吾今看樹樹亦摧，

怒目所向無全者，如值伺命終難活。

「右面魔子名曰美音，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人是不堅何足破，樹稱危脆任能摧，

縱汝瞋目須彌崩，何能舉眼瞻菩薩？

設使善浮過大海，復能一氣吸滄溟，

如是之事自可為，無能懷惡觀菩薩。

「左面魔子名曰百臂，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一身有百臂，一一皆能放百箭，

大王但去不假憂，如此沙門何足害？

「右面魔子名曰妙覺，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縱汝一毛成一臂，一一皆能放百箭，

汝自以此為殊勝，豈損菩薩之一毛？

牟尼定力出世慈，毒火兵刃無能害，

執持刀杖圖為惡，散在空中盡成花。

雖復天人阿修羅，夜叉羅剎有大力，

終為忍辱之所制，能令威勢成羸劣。

「左面魔子名曰嚴威，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能入比丘身，為火焚燒盡令滅，

譬如山火焚枯木，一切叢林悉無餘。

「右面魔子名曰善目，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世界須彌可燒盡，金剛之慧實難焚，

山移海竭大地銷，日月從空皆墮落，

利益眾生坐道樹，未證菩提終不移。

「左面魔子名曰傲慢，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住此以手摩，日月宮殿盡令碎，

又能吸彼四大海，於中所有皆空竭，

當擲沙門於海水，大王勿以此為憂。

不假兵眾降伏之，我獨能令彼銷滅，

今當摧折菩提樹，并取沙門擲十方。

「右面魔子名曰有信，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假使力碎三千界，如是大力滿恒沙，

不動菩薩之一毛，何足能傷智慧者？

「左面魔子名曰可怖，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如此沙門不足畏，彼無朋黨而獨居，

今當恐之走十方，大王兵強何以怖？

「右面魔子名一緣慧，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日月師子寧有兵，輪王威勢不假眾，

一切菩薩無軍旅，一身一念破魔軍。

「左面魔子名曰求惡，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惟願大王莫愁惱，我今不持諸器仗，

以鼻卷取彼沙門，於是撲之令碎滅。

「右面魔子名功德莊嚴，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其人身力甚堅固，如那羅延不可壞，

況持忍辱而為鎧，勤行精進以為刃，

以三解脫為所乘，復以智慧為調御，

菩薩由斯福德力，必能摧伏我魔軍。

「左面魔子名曰不退，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譬如激矢自不歸，山火從風定難止，

霹靂金剛必無反，未摧釋子終不還。

「右面魔子名曰樂法，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激矢中石不復前，烈火遇水必銷滅，

霹靂至地竟何去，若見菩薩當自歸。

大王乍可盡虛空，或使眾生心作一，

或能將繩繫日月，如此之事皆可為，

唯有菩薩坐菩提，大王不可而傾動。

「左面魔子名不寂靜，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眼有毒若使看，須彌崩倒渤澥竭，

當知沙門及道樹，纔視之時盡成灰。

「右面魔子名一切利成，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假使以彼三千界，其中盡成於猛毒，

功德之藏若視之，能令眾毒為無毒。

諸毒豈復過三毒，三毒無累其身心，

菩薩本自同虛空，大王慎勿輕而往。

「左面魔子名曰喜著，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莊飾萬億諸天女，鼓奏百千妙絃歌，

誘之將入自在宮，恣欲令其永貪著，

大王由是得自在，唯願勿以此為憂。

「右面魔子名曰法慧，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彼所樂者非非法，唯有解脫及諸禪，

為眾生故樂行慈，於爾五欲無貪著。

「左面魔子名旃陀羅，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大王不聞諸子言，其聲哮吼皆摧裂，

并有勇健迅捷力，疾往於彼滅沙門。

「右面魔子名師子吼，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野干群鳴大澤中，秪為未聞師子吼，

若使一聞師子吼，自當奔馳走十方。

如是一切無智魔，未聞人中師子吼，

徒自競辯無休止，若使聞已皆銷滅。

「左面魔子名曰惡思，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豈可不見吾軍眾，我有惡思能速成，

若非世間無智者，何不速起而奔走？

「右面魔子名曰善思，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彼非無知乏勢力，汝自凡愚闕勝能，

汝今未悉彼善權，彼當以智降伏汝。

我等魔子恒沙眾，如是雄勇遍三千，

不動菩薩之一毛，豈獨惡思能致損？

無能於彼生惡念，應當尊重起淨心，

是即三界為法王，汝宜退還勿戰鬪。

佛告諸比丘：「魔王爾時又命諸女作如是言：『汝等諸女！可共往彼菩提樹下，誘此釋子壞其淨行。』於是魔女詣菩提樹，在菩薩前，綺言妖姿三十二種媚惑菩薩：一者揚眉不語。二者褰裳前進。三者低顏含笑。四者更相戲弄。五者如有戀慕。六者互相瞻視。七者掩斂脣口。八者媚眼斜眄。九者嫈嫇細視。十者更相謁拜。十一以衣覆頭。十二遞相拈搯。十三側耳佯聽。十四迎前躞蹀。十五露現髀膝。十六或現胸臆。十七念憶昔時恩愛戲笑眠寢之事而示欲相。十八或如對鏡自矜姿態。十九動轉遺光。二十乍喜乍悲。二十一或起或坐。二十二或時作氣似不可干。二十三塗香芬烈。二十四手執瓔珞。二十五或覆藏項領。二十六示如幽閑。二十七前却而行瞻顧菩薩。二十八開目閉目如有所察。二十九迴步直往佯如不見。三十嗟歎欲事。三十一美目諦視。三十二顧步流眄。有如是等媚惑因緣，復以歌詠言詞嬈鼓菩薩，而說頌曰：

初春和暖好時節，眾草林木盡敷榮，

丈夫為樂宜及時，一棄盛年難可再。

仁雖端正美顏色，世間五欲亦難求，

對斯勝境可歡娛，何為樂彼菩提法？

我等諸女受天報，其身微妙咸可觀，

如是天身不可求，仁今果報宜應受。

諸仙見我猶生染，況復人能無染心？

修彼禪定竟何為？菩提之法甚懸遠。

「爾時菩薩聞彼妖惑之言，心生哀愍，即以妙偈化其魔女：

我觀五欲多過患，由是煩惱失神通，

譬如火坑及毒匳，眾生赴之而不覺，

我久已離諸煩惱，自心覺已方覺他。

世間五欲燒眾生，猶如猛火焚乾草，

亦如焰幻無有實，亦如泡沫不久停，

如彼嬰孩戲糞中，如彼愚人觸蛇首，

一切皆無有實法，是身虛妄從業生。

四大五蘊假合成，筋骨相纏而暫有，

智者誰應耽著此？凡夫迷故生欲心。

如是諸幻我已知，是故於中不貪著，

欲求畢竟自在樂，今當於此證菩提，

我已解脫於世間，如空中風難可繫。

「爾時菩薩身如融金，面如滿月，深心寂定如須彌山安處不動，猶如明珠無有瑕疵，如日初出照於天下，猶如蓮花不染淤泥，心無所著亦無增損。是時魔女復以柔軟言詞白菩薩言：『仁者道德尊重，天人所敬，應有給侍，天遣我來供養仁者，我等年少色如優鉢羅花，願得晨夜興寢親暱左右。』菩薩報言：『汝昔有福今得天身，不念無常造斯幻惑，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盛諸穢毒，行當自壞，何足可矜？汝為不善自忘其本，當墮三惡道中，欲脫甚難。汝等故來亂人善事，革囊盛糞非清淨物，而來何為？去！吾不喜。』其諸魔女媚惑菩薩既不能得，即以建尼迦花及詹波花散菩薩上，右遶三匝作禮而去。歸魔王所，告魔王言：『大王！我等昔來未曾見有如是之士，於欲界中覩我姿容而心不動。我為媚惑能竭人意，譬如旱苗見日燋枯，亦如春蘇置於日下自然銷融。今此丈夫何緣乃爾？惟願大王！莫與此人共為嫌隟。』即說偈言：

其身猶如蓮花藏，其面猶如清淨月，

其光猶如猛火焰，其色猶如紫金山。

百千生中修正行，所有誓願皆成就，

自度生死能度他，救濟眾生無懈倦。

善哉願王莫瞋彼，天上人間最尊勝，

眼目清淨如蓮花，熙怡微笑無貪著，

須彌崩壞日月落，其人不可而傾動。

佛告諸比丘：「是時白部魔子導師啟其父言：『菩薩清淨超過三界，神通道力無有能當，諸天龍神咸共稱讚，必非大王所能摧屈，不煩造惡自招禍患。』於是波旬告其子言：『咄！汝愚小智慧淺劣，未曾見我神通道力。』導師復言：『大王！我實無知智慧淺劣，不願大王與彼釋子共為怨對也。所以者何？若有眾生以惡心來欲害於彼，不以為恨；復有眾生以善心來供養於彼，不以為欣，處此二間，心生平等。大王！假使有人能畫虛空作眾色像未足為難，手捧須彌而以遊行亦未為難，假使有人浮渡大海亦未為難，繫四方風亦未為難，欲令一切眾生同作一心亦未為難，欲害菩薩甚為難也。』

「是時魔王波旬不受子諫，詣菩提樹告菩薩言：『汝應速起離於此處，必定當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為大地主。汝可不憶往昔諸仙記，汝當作轉輪聖王？汝若起受轉輪王位，作自在主威德無上，如法理國統領一切。今此曠野甚可怖畏，獨無伴侶恐害汝身，速當還宮恣受五欲，菩提難得徒自勞形。』作是語已默然而住。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汝今不應作如此說。我意不樂五欲之事，故捨四方及以七寶。波旬！譬如有人既吐食已，豈復更能取而食之？我今已捨如是果報，必定證得無上菩提，盡於生老病死之患。波旬！我今已坐金剛之座，當證菩提，汝宜速去。』於是波旬瞋目發憤向菩薩言：『汝今何故獨坐於此？豈不見我夜叉軍眾？』即拔利劍來就菩薩，作如是言：『我當以劍斬截於汝，速疾起去勿復安坐。』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假使世間一切眾生盡如汝身，悉持刀杖來害於我，我終不起離於此座。波旬！寧以四大海水及此大地移於餘處，日月星辰從空隕墜，須彌山王可令傾倒，而我是身終不可移。』

「時魔波旬聞是語已，惡心轉熾發憤瞋吼，其聲如雷，語諸夜叉：『汝等速宜擎諸山石，將諸弓弩、刀劍輪矟、干戈斧鉞、矛䂎鈎戟種種器仗，喚諸毒龍，擬放黑雲雷電霹靂。』是時夜叉大將統率自部夜叉、羅剎、毘舍遮鬼、鳩槃茶等，變化其形作種種像，復嚴四兵象馬車步，或似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無量百千萬億種類，一身能現多身，或畜頭人身，或人頭畜身，或復無頭有身，或有半面，或有半身，或有二頭一身，或有一身三頭，或復一身多頭，或復無面有頭，或復有面無頭，或復無面而有三頭，或復多頭而無有面，或復多面而無有頭，或復無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多眼，或復無耳，或唯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耳，或復無手，或唯一手二手三手乃至多手，或復無足，或唯一足二足三足，乃至多足，或有全身唯現骸骨，或頭現髑髏身肉肥滿，或唯頭有肉身是骸骨，或身體長大羸瘦無肚，或復纖長其腹橫大，或長脚大膝牙爪鋒利，或大面傍出，或頭在胸前，或脣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出黑煙，或口吐猛焰，或血肉枯竭皮骨相連，或身出膿血更相飲吮，或自截支節撩亂委擲，或眼目角睞，或口面喎斜，或舌形廣大，或縮如壃石，或持人頭，或執死人手足骨肉肝膽腸胃而噉食之，或執毒蛇而食，或以蛇纏頸，或手擎髑髏，或著髑髏之鬘，或復面色全赤全白全青全黃，或有半黃半青半白半赤，或作煙熏之色，或作死灰之色，或復身毛如針，或毛出火焰，或張目閉目，或口吐白沫。或於身上現百千面，一一面狀甚可怖畏。或從眼耳鼻口出諸黑蛇而噉食之。或飲融銅，或吞鐵丸，或刖手足肘膝而行，或身出煙焰象頭戴山，或被髮露形，或衣青黃赤白之服，或著師子虎狼蛇豹之皮，或頭上火然瞋目奮怒，交橫衝擊遍滿虛空，及在地上形狀變異，不可勝載。

「是諸天鬼，或布黑雲雷電霹靂，或雨沙土瓦石，或擎大山，或放猛火，或吐毒蛇，或有努爪，或有揮劍，或有彎弓，或有舞矟，或有揮鉞，或有搖動脣頷，或有張口欲噬，或哭或笑，或飛或走，或隱或顯，哮吼呌呼惡聲震裂。如是兵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畟塞填咽菩提樹邊，煙焰欝蒸狂風衝怒，震動山岳蕩覆河海，天地掩色星辰無光。魔軍集時其夜正半，是時無量淨居天眾作如是言：『菩薩今者證大菩提。』復有天言：『魔眾熾盛，由此或能損害菩薩。』爾時菩薩報彼天言：『我今不久當破魔軍悉令退散，猶如猛風吹微細花。』於是端坐正念不動，觀諸魔軍如童子戲。魔益忿怒轉增戰力。菩薩慈悲令舉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又不墮落，揮刀擲劍停在空中，或有墮地悉皆碎折，惡龍吐毒變成香風，沙礫瓦石雨雹亂下，皆悉化為拘物頭華。所有彎弓射菩薩者，其箭著絃皆不得發，或有發者停住空中，於其鏃上皆生蓮花，火勢猛熾化為五色拘物頭花。

「爾時波旬猶故瞋忿毒心不止，仗劍前趨語菩薩言：『汝釋比丘，若安此坐不速起者，吾自殺汝。』於是東西馳走欲近菩薩不能前進。是時魔王長子前抱其父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會自不能殺彼沙門，徒生惡念必招罪咎。』魔不受諫向菩薩走。

「是時淨居天子在虛空中語波旬言：『汝不自量，欲害菩薩終不能得，猶如猛風不能傾動須彌山王。』即向波旬，而說偈言：

地水火風性，可違堅濕煖，

菩薩志牢固，終無退轉時。

在昔發弘誓，永離諸煩惱，

於彼生死病，當作大醫王。

人多墮邪路，方開正見眼，

眾生處黑暗，將然智慧燈。

欲濟生死海，能為作船筏，

此是大聖主，方開解脫門。

忍辱為柯幹，信進為花葉，

生諸大法果，而汝不應毀。

汝今有癡縛，彼已得解脫，

當破汝煩惱，勿為障礙因，

莫復於此人，而生于惡念。

無量劫習法，今者皆圓滿，

還如昔諸佛，於此證菩提。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提樹神，以十六種言詞毀呰魔王，淨居諸天以無量妙音讚歎菩薩。是時魔王瞋猶不解，作如是言：『今此比丘得度彼岸，當教無量無邊眾生遠離我境。』更勵魔眾駈逼菩薩而不能得。

「爾時菩薩語魔王言：『魔王波旬汝當諦聽！我今於此斷汝怨讎，滅汝惡業，除汝嫉妬，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宜廻心生大歡喜。』復告波旬：『汝以微善今獲天報，我於往昔無量劫來修習聖行，今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波旬語菩薩言：『我昔修善汝所能知，汝之累德誰信汝者？』爾時菩薩徐舉右手以指大地，而說偈言：

諸物依何得生長，大地能為平等因，

此應與我作證明，汝今當觀如實說。

「爾時地神形體微妙，以種種真珠瓔珞莊嚴其身，於菩薩前從地踊出，曲躬恭敬捧七寶瓶，盛滿香花以用供養，白菩薩言：『我為證明，菩薩往昔於無量劫修習聖道，今得成佛，然我此地金剛之齊，餘方悉轉此地不動。』作是語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出大音聲有十八相。

「爾時魔眾，皆悉退散憒亂失據，顛倒狼藉縱橫而走，先時所變雜類之體不能復形，魔王是時神氣挫恧無復威勢，聞大地聲心生惶怖悶絕頓躃。時有地神，即以冷水灑魔王上而告之言：『汝魔波旬！速疾起去，此處當有種種兵杖欲來害汝。』

「爾時魔王長子於菩薩前，頭面禮足作如是言：『大聖！願聽我父發露懺悔，凡愚淺劣猶如嬰兒無有智慧，將諸魔眾恐怖大聖，我先諮諫不受我語。今乞大聖恕寬我父，惟願大聖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大梵天王、釋提桓因、無數天子畟塞虛空，咸見菩薩破魔軍眾，皆大歡喜作天伎樂，雨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華、優鉢羅華、拘物頭華、波頭摩花、芬陀利花，以天栴檀細末之香散菩薩上，各以偈頌稱讚菩薩。是時魔王波旬與其眷屬退散而去，還其自宮。」

## 成正覺品第二十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降伏魔怨，滅其毒刺建立法幢，初離欲惡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內靜一心滅覺觀，定生喜樂入二禪，離喜受聖人說住於捨，有念有想身受樂入第三禪，離憂喜捨苦樂、念清淨入第四禪。

「爾時菩薩住於正定，其心清白光明無染，離隨煩惱，柔軟調和無有搖動，至初夜分得智得明，攝持一心獲天眼通。菩薩即以天眼觀察一切眾生，死此生彼好色惡色，勝劣貴賤隨業而往，皆悉了知。是諸眾生緣身語意，造諸惡業誹謗聖人，邪見業故身壞命終便生惡趣。菩薩復觀見諸眾生，緣身語意造諸善業，正見業故身壞命終便生天上。於中夜分攝持一心，證得憶念過去宿命智，通觀過去自他所受生事，皆悉了知一生二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萬生、億生，百億生千億生，乃至照過無量百千那由他拘胝數生，乃至成劫壞劫、無量無邊成劫壞劫，皆悉憶知。一一住處若名若姓，若色相若飲食若苦樂若受生若死沒，所有色相住處事業，若自若他，皆悉了知。

「菩薩作是念言：『一切眾生住於生老病死險惡趣中不能覺悟，云何令彼了知生老病死苦蘊邊際？』作是思惟：『此老病死從何而有？』即時能知因生故有，以有生故老病死有。如是生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有故有。『如是有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取故有。『如是取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愛故有。『如是愛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受故有。『如是受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觸故有。『如是觸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六處有。『如是六處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名色有。『如是名色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識故有。『如是識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行故有。『如是行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無明有。

「爾時菩薩既知無明因行，行因識，識因名色，名色因六處，六處因觸，觸因受，受因愛，愛因取，取因有，有因生，生因老死憂悲苦惱，相因而生。復更思惟：『因何無故老死無？因何滅故老死滅？』即時能知，無明滅故即行滅，行滅故即識滅，識滅故即名色滅，名色滅故即六處滅，六處滅故即觸滅，觸滅故即受滅，受滅故即愛滅，愛滅故即取滅，取滅故即有滅，有滅故即生滅，生滅故即老死滅，老死滅故即憂悲苦惱滅。復更思惟：『此是無明，此是無明因，此是無明滅，此是滅無明道，更無有餘；此是行，此是行因，此是行滅，此是滅行道；此是識，此是識因，此是識滅，此是滅識道；此是名色，此是名色因，此是名色滅，此是滅名色道；此是六處，此是六處因，此是六處滅，此是滅六處道；此是觸，此是觸因，此是觸滅，此是滅觸道；此是受，此是受因，此是受滅，此是滅受道；此是愛，此是愛因，此是愛滅，此是滅愛道；此是取，此是取因，此是取滅，此是滅取道；此是有，此是有因，此是有滅，此是滅有道；此是生，此是生因，此是生滅，此是滅生道；此是老死，此是老死因，此是老死滅，此是滅老死之道，此是憂悲苦惱。如是大苦蘊生乃至滅，如是應知。此是苦，此是集，此是苦集滅，此是滅苦集道，應如是知。』」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後夜分明星出時，佛、世尊、調御丈夫聖智，所應知，所應得，所應悟，所應見，所應證，彼一切一念相應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覺，具足三明。諸比丘！是時諸天眾中無量天子作如是言：『我等應散香花供養如來。』復有天子，曾見先佛成正覺時，即作是言：『汝等未可散花，如來當現瑞相，往昔諸佛成正覺時皆現瑞相。』諸比丘！如來知彼天子思見瑞相，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如佛所證以偈頌曰：

煩惱悉已斷，諸漏皆空竭，

更不復受生，是名盡苦際。

「爾時彼諸天子心生歡喜，以微妙天花遍散佛上，當於是時香花彌布積至于膝。如來遠離無明黑暗及愛見網，竭煩惱河、拔除毒刺、解諸纏縛、摧壞魔幢建立勝幡，能善安處諸眾生界記莂眾生，觀察根性知其病本，施甘露藥為大醫王，令諸眾生皆得度脫，安置涅槃寂靜之樂，住如來藏結解脫繒入智慧城，同諸如來清淨法界。」

佛告諸比丘：「一切如來見我成道皆悉讚言：『善哉，善哉！』咸以寶蓋而覆於我。其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於寶蓋中出妙光明，其光明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彼世界中，諸菩薩眾讚佛功德而說偈言：

如彼波頭摩，從地而踊出，

開敷甚清淨，不為淤泥染。

起大慈悲心，如雲遍充滿，

當雨大法雨，潤洽於眾生。

能令諸善牙，一切皆增長，

堪受教法者，成就解脫果。

「爾時諸天，以偈頌曰：

人中師子降眾魔，諸定現前證甘露，

獲得三明及十力，威神震動遍十方。

在昔諸來菩薩眾，為愛法故供養佛，

即從坐起禮佛足，讚歎如來作是言。

世尊得無疲勞耶，我等親見摧魔眾，

善哉丈夫三界尊，當雨無邊大法雨。

十方諸佛皆施蓋，復出迦陵微妙音。

如我所得淨菩提，仁者所證亦如是。

佛告諸比丘：「欲界諸天女等，見於如來坐菩提座，獲一切智大願滿足，降伏魔怨建立勝幢，為大醫王善療眾病。如師子王無諸怖畏，清淨離垢得一切智，具足三明超越四流，持一法蓋覆護三界稱婆羅門，遠離諸垢稱為比丘，除無明藏稱為沙門，離諸不善稱知足者，斷煩惱故稱勇猛者，能壞魔幢稱大力者，猶如寶洲，一切法寶充滿其中。時諸天女即說偈言：

於此菩提樹王下，降伏一切大魔軍，

安住不動如須彌，身心堅固無驚畏。

尊於多劫修布施，故得一切皆圓滿，

尊於多劫修戒行，暎蔽釋梵諸天眾，

尊於多劫行忍辱，故得身相真金色，

尊於多劫勤精進，故能降伏諸魔怨，

尊於多劫修禪定，故獲如斯勝供養，

尊於歷劫習多聞，速證無上大菩提，

尊能降伏於蘊魔，死魔煩惱及天魔，

一切諸魔皆斷滅，是故今者無憂惱。

天中之天為最尊，三界人天所供養，

由是有種福田者，所得之福無失壞。

眉間毫相極光明，普照十方諸國土，

掩蔽世間諸日月，一切眾生蒙饒益。

如來身色甚端嚴，相好顏容極清淨，

堪為三界應供者，普利一切諸群生。

目淨遍觀於十方，普見眾生身業事，

耳淨遍聞於一切，天人言音佛法聲。

廣長舌相演妙音，求解脫者聞甘露，

魔軍興害不驚懼，天人供養無喜慍。

摧壞魔怨不加力，但以慈心降伏之，

無染無著無諸過，身心安隱不傾動。

今有無上天人師，一切眾生蒙善利，

逮聞正法當信受，願速如尊成正覺。

佛告諸比丘：「如來於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現佛神通，遊戲自在不可勝載，若欲說者窮劫不盡。」

爾時世尊，略說偈言：

普變一切地，平正猶如掌，

涌出妙蓮花，一一皆千葉。

無量諸天眾，各雨眾妙花，

復於世尊前，合掌而瞻仰。

世尊初成佛，作種種神通，

須彌諸山王，草木叢林等，

一切皆稽首，頂禮菩提座，

此是佛世尊，現神通遊戲。

身放百千種，光明照十方，

逮三惡眾生，息苦獲安樂。

是時八難處，無有一眾生，

懷貪瞋癡等，一切諸煩惱。

此是師子王，大神通遊戲。

日月摩尼火，電等諸光明，

由佛放光明，蔽之皆不現。

諸天人世間，無能見佛頂。

坐於師子座，作遊戲神通，

佛以指按地，即時六種動。

降伏魔軍眾，如制兜羅綿，

魔王懷憂惱，以杖而畵地。

此是佛世尊，遊戲大神通。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 讚歎品第二十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時淨居天子以天妙香花遍散佛上，如佛世尊真實功德，以偈讚曰：

眾生煩惱暗，智慧能銷除，

如來所以出，為世光明者。

降伏諸魔軍，功德皆圓滿，

當雨大法雨，以普洽群生。

世間最勝人，智力無踰者，

處世無染著，猶如淨蓮華。

眾生在長夜，煩惱病纏縛，

佛為大醫王，療之令得愈。

尊今出於世，八難咸空寂，

一切人天等，遇佛蒙安樂。

若有覩見此，人中勝丈夫，

經於百劫中，不墮諸惡趣。

若有得聞佛，微妙甚深法，

速除煩惱患，苦蘊亦皆盡。

當得殊勝果，解脫涅槃樂，

於諸世間中，得為應供者。

若有勸供養，亦獲大福利，

當得勝妙果，乃至於涅槃。

佛告諸比丘：「淨居天子讚如來已，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是時遍光天子，復以種種微妙香華，塗香末香燒香散華幢幡寶蓋供養如來，圍遶三匝合掌向佛，以偈讚曰：

牟尼深智聲和美，獲得無上大菩提，

於諸聲中最第一，是故我等今敬禮。

於諸世間起慈故，為作燈明作依止，

能拔眾生諸毒箭，復為世間大醫王。

尊昔值遇然燈佛，發大慈心潤一切，

尊如世間淨蓮華，不為三界淤泥染。

其心堅固無能沮，高廣難動如須彌，

又如金剛不可壞，亦如含秋淨滿月。

佛告諸比丘：「遍光天子讚如來已，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是時梵眾天子以無量摩尼莊嚴寶網，覆菩提道場供養世尊，頂禮佛足右遶三匝，以偈讚曰：

世尊能持明智光，及持三十二勝相，

念慧功德皆圓滿，離諸結使諸過惡，

清淨無垢斷三毒，是故我等今敬禮。

名稱普聞證三明，施諸眾生三解脫，

清諸濁穢心調伏，起大慈悲利世間，

三業寂靜出於世，蠲除三疑無染著。

為諸世間行苦行，以四聖諦化眾生，

勤修善行超諸行，自得度已當度彼。

魔王將諸魔眾來，尊以慈悲悉降伏，

已得甘露菩提道，是故我等咸歸命。

佛告諸比丘：「梵眾天子如是種種讚歎佛已，退住一面。是時右面魔王子清白之部至世尊所，以眾妙寶蓋奉上如來，以偈讚曰：

我自見如來，端坐菩提座，

魔軍極熾盛，超然不驚悸，

而於一念頃，降伏悉無餘。

既有如是德，我今稽首禮，

一切皆圓滿，無上大牟尼。

魔眾如恒沙，本不能傾動。

尊為菩提故，無量劫行檀，

捨施妻子等，身肉及手足，

一切皆無悋，故得勝莊嚴。

尊發廣大願，得成無上道，

當度諸群生，定慧為甲冑，

淨法為船筏，意樂圓滿已，

方度諸群生。我以歡喜心，

讚佛諸功德，願我於來世，

得成無上道，又以此功德，

降伏眾魔怨，速證一切智。

佛告諸比丘：「清白魔子說如是偈讚歎佛已頂禮如來，恭敬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復有他化自在天王，與無數天子恭敬圍遶來至佛所，將妙閻浮檀金天花散如來上，以偈讚曰：

如來所說皆真實，無有覆藏無雜亂，

遠離癡冥及罪垢，證得甘露大菩提，

光明遍照於十方，是故我今稽首禮。

世尊慈悲於一切，善別諸根摧外道，

智慧殊勝十力者，能顯眾生微妙行，

身處虛空現神變，猶如履地無罣礙。

見彼生死廣大愛，知惟妄苦而棄之，

當隨天人諸意業，教化皆令得解脫。

利益十方如日光，復於三界猶如眼，

為諸世間作依止，其心曾不生貪著，

遊戲神通得自在，而於世間無與等。

佛告諸比丘：「他化自在天王讚歎佛已，與諸天眾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化樂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至佛所，以種種花鬘珍寶繒綵，供養如來，以偈讚曰：

如來智慧光，滅盡於三垢，

煩惱皆已斷，吉祥悉成就。

世間諸眾生，執著於邪慢，

尊今攝取之，致於甘露道。

是故出世間，天人所供養，

能除煩惱病，說為大醫王。

日月摩尼火，帝釋梵王等，

若於世尊前，其光悉不現。

智慧所照燭，是處咸吉祥，

一切皆希有，故我今頂禮。

世尊知實義，亦知虛妄法，

於此二法中，無非如實說。

言詞甚微妙，心意極調柔，

為天人導師，故我今頂禮。

尊有大智慧，覺悟諸群生，

三明八解脫，能除彼三毒。

善識眾生根，堪受不堪受，

各隨其意樂，故我今頂禮。

佛告諸比丘：「化樂天王說是偈已，與諸天眾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時兜率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天妙衣服珠網寶蓋，以覆佛上，說偈讚曰：

往昔兜率宮，廣說清淨法，

遺教今猶在，諸天咸戀慕。

如是功德海，為世作明燈，

見者無厭足，故我今頂禮。

尊於彼天沒，八難皆銷盡，

而坐菩提場，世間獲安樂。

佛為眾生故，起大菩提心，

今已降魔怨，得成無上道。

請速度未度，轉于大法輪。

佛告諸比丘：「兜率天王說是偈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是時夜摩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香花塗香末香幢幡寶蓋，供養於佛，以偈讚曰：

佛為無上士，世間誰與等？

戒定慧解脫，故我今頂禮。

我觀諸天眾，於此菩提場，

以妙寶臺閣，供養於尊者，

無有餘人天，堪受如斯供。

佛為世間出，長時苦行已，

降伏魔軍眾，得成無上道。

滅除無明暗，智光照十方，

與世為法眼，利益於一切。

設於無量劫，讚歎佛世尊，

一毛孔功德，猶尚不能盡，

名聞遍十方，故我今頂禮。

佛告諸比丘：「夜摩天王讚歎佛已，與諸天眾恭敬圍遶，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時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及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衣服供養佛已，頂禮如來，以偈讚曰：

如來功德甚清淨，身心不動若須彌，

智慧光明照十方，名稱普聞於一切。

世尊往昔於多劫，供養無量諸如來，

故得降魔成正覺，堪受人天勝供養。

尊是多聞定慧者，開彼無上智法眼，

我今歸依釋勝幢，一切世間大法主。

尊為菩提於多劫，廣行無量諸苦行，

慈悲喜捨及方便，精進智慧大梵福。

已得如是等功德，今復具足十力果。

我覩佛坐菩提時，魔王軍眾欲加害，

諸天或有憂懼者，如來身心不驚動，

世尊以手垂下時，魔軍於是皆退散。

在昔諸佛成正覺，尊今得道亦如是，

福智一切皆無異，是為人天應供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以如是等偈讚佛已，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是時四大天王與諸天婇女，皆持薝波花、婆利師等種種香花，奏天妓樂來詣佛所，供養佛已，說偈讚曰：

如來美音聲，能悅一切意，

善行精進戒，心淨常微笑，

令眾生愛樂，故我今頂禮。

以彼微妙言，除眾生煩惱，

能與無量樂，離罪心清淨，

獲得無漏智，世間無與比。

平等而不動，猶如須彌山，

示現於世間，如蓮華出水。

佛告諸比丘：「四天王讚歎佛已，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虛空諸天，亦以種種香花寶蓋幢幡鈴網彌覆虛空，又出半身，各持種種寶珠瓔珞，供養如來，以偈讚曰：

我常處虛空，善惡悉皆覩，

惟有如來身，清淨無諸過。

又見菩薩眾，持種種寶臺，

遍於虛空中，其數無有量。

又見菩薩眾，供養於如來，

散彼微妙花，積滿大千界。

又見菩薩眾，將無量供具，

花鬘諸瓔珞，傘蓋及耳璫，

花香極盈滿，悉皆無雜亂，

如流歸大海，雲集遍虛空。

如來受彼供，一切心平等。

佛告諸比丘：「虛空天眾供養佛已，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地神供養佛故，淨掃其地灑以香水，散以名花遍菩提場皆悉清淨，又以寶幔彌覆其上，即以偈頌讚歎如來：

如來坐是大千界，此為堅固金剛座，

假使身肉盡乾銷，未得菩提終不起。

如來不以神通力，我此所居當碎裂，

見此諸來菩薩眾，我等今者咸安隱。

世尊此地經行故，三千世界並蒙光，

佛光所至皆是塔，何況身居此成道，

我所統領諸土地，并願世尊之所用。

是諸佛子及聲聞，并所說法之功德，

願令一切眾生等，皆證無上佛菩提。

佛告諸比丘：「地神說此偈已，頂禮佛足合掌恭敬却住一面。」

## 商人蒙記品第二十四

佛告諸比丘：「世尊初成正覺，無量諸天皆悉稱讚如來功德。爾時世尊觀菩提樹王目不暫捨，禪悅為食無餘食想，不起于坐經於七日。欲界無量諸天子等，捧十千寶瓶盛滿香水來詣佛所，復有色界無量諸天子，亦捧十千寶瓶盛滿香水來詣佛所，澡浴如來并洗菩提之樹。爾時如來澡浴竟，復有無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競取如來澡浴之水以自灑身，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諸天子浴如來已俱還天宮，所將餘水香氣不滅，惟聞佛香不聞餘香，心生歡喜得未曾有，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時有天子名曰普花，從座而起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世尊住何三昧，於七日中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諸比丘！我於彼時告普花天子言：『如來以喜悅三昧為食而住，由此定力於七日中結跏趺坐。』是時普花天子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世尊足有千輻輪，猶如蓮華甚清淨，

恒為諸天寶冠接，是故我今稽首禮。

爾時天子禮佛已，重說伽他而讚揚。

為欲除彼天人疑，歡喜合掌而前問。

如來降生於釋氏，令彼釋種皆歡喜，

能滅三毒一切疑，願解天人之所惑。

何故十力成正覺，於七日中觀樹王，

人中師子青蓮眸，觀樹跏趺而不動？

一切諸佛皆如是，為獨世尊觀樹王？

面貌端嚴無二言，齒白齊密口香潔，

請為利益天人故，令生歡喜如實說。

爾時如來告天子，汝所問者今略說。

猶如世法登王位，亦於七日忌遷移，

如是諸佛為法王，順俗七日無移動。

又如猛將制勝己，便即思惟所降眾，

如是諸佛降眾魔，七日跏趺而不起。

三毒煩惱及我慢，此等皆能損眾生，

一切煩惱有漏因，我於是處皆除斷。

無漏智火從斯起，焚燒三毒悉無餘，

我於此處以智力，決除生死堅牢網。

正知蘊體皆不實，秪由無始妄惑生，

我我所執二無明，并及邪見皆銷滅。

諸障稠林四顛倒，善根智火咸燒盡，

妄覺為鬘從想生，獲得菩提悉捐棄。

六十五種無明險，四十不善三十垢，

十六放逸十八界，二十五有悉無餘，

二十重塵皆遠離，二十八種世間怖，

我於此處以精進，如是一切悉超過。

證獲如來五百吼，并得百千圓滿法，

九十八使諸隨眠，罪樹枝葉將根本，

我以智慧而為火，於此焚燒悉無餘。

愛疑積集如瀑河，諸見之水常盈滿，

我於此處以智日，威光曝之使空竭。

邪偽諂曲慳嫉等，如是過患煩惱林，

我今於此以智火，焚燒一切悉令滅。

誹謗梵聖生諸罪，根本能令墮惡趣，

我以智藥而投之，令彼吐盡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獲定慧眾德，

憂悲苦惱眾，除盡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獲得真實理，

諸結我慢箭，拔之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以智慧利刀，

斷截我我所，生死之根本；

亦如彼帝釋，破壞修羅眾。

又我於此處，得清淨智眼，

而諸眾生等，癡翳之所覆，

我以智慧藥，洗之令得除。

又我於此處，以解脫冷水，

於彼境界木，滅除貪火煙。

又我於此處，以大精進風，

除滅煩惱雲，及以分別電。

又我於此處，獲得慈三昧，

諸大功德藏，降伏眾魔軍。

又我於此處，獲得無願定，

諸大功德藏，斷一切煩惱。

又我於此處，獲得於空定，

諸大功德藏，斷一切分別。

又我於此處，獲得無相定，

諸大功德藏，滅除於戲論。

又我於此處，獲得三解脫，

神通智慧力，決除生死網。

又我永斷彼，無常作常想，

於苦作樂想，無我作我想。

我以精進力，渡越生死海，

蠲壞諸愛網，猶如摩竭魚。

我於此覺悟，一切貪瞋等，

猶如大火聚，燒爇諸飛蛾。

自我於長夜，無量無邊劫，

劬勞生死中，流轉無休已；

今者得止息，無憂亦無懼，

我所覺悟者，外道不能覺，

是甘露句義，能除憂惱等。

我入無畏城，除諸蘊界處，

愛等皆滅盡，不復受後身。

我為菩提故，於無量億劫，

廣行眾善行，施身肉手足，

功德皆圓滿，是故於此處。

獲得勝甘露，無上大菩提，

同諸佛如來，所證真實法。

隨諸眾生類，分別而演說，

我今亦復然，得如是妙法。

能於一剎那，證知諸世間，

因緣和合生，空寂無所有，

如乾闥婆城，如虛空陽焰。

我所得法眼，普見無邊剎，

猶如於掌中，視菴摩勒果。

我所得三昧，一切皆通達，

憶思無量劫，如從夢中悟。

世間諸天人，為顛倒想燒，

我今於此處，如實而能了。

我於無量劫，求無上菩提，

修行於大慈，緣修慈心故，

降伏於魔眾。我於無量劫，

修行於大悲，緣修悲心故，

滅除諸惱患。我於無量劫，

修行於大喜，緣修喜心故，

證於無上道。我於無量劫，

求無上菩提，修行於大捨，

緣修捨心故，證得甘露法。

我適於魔前，發如是誓言，

若不得佛道，終不解此坐。

我以金剛智，滅除無明等，

獲得十種力，今故解斯坐。

未得今悉得，諸漏皆已盡，

魔軍悉破散，今故解斯坐。

五蓋門盡破，三愛牙悉除，

是故於今者，方解跏趺坐。

爾時勝丈夫，從金剛座起，

復坐於寶座，受諸天澡浴。

諸天以寶瓶，滿中盛香水，

與佛天中天，澡浴身體已。

於是諸天眾，并諸婇女等，

擊奏天伎樂，以申於供養。

汝諸天子等，應當如是知，

我故七日中，不起於此座。

佛告諸比丘：「如來何故初成正覺，於七日中不起于座？為居此處斷除無始無終生老病死故，於七日觀樹不起。至第二七日周匝經行，三千大千世界以為邊際。至第三七日觀菩提場目不暫捨，亦為居此斷除生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第四七日如來隨近經行，以大海為邊際。

「爾時魔王至世尊所，作如是言：『世尊！無量劫來精勤苦行，方得成佛；入般涅槃，今正是時。惟願如來入於涅槃，惟願善逝入於涅槃。』佛言：『波旬！我本發願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求大菩提，經無量劫勤苦累德，一切眾生於我法中未獲義利，云何速令我入於涅槃？又於世間，三寶未具、眾生未調，未現神通、未說妙法，無量菩薩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令我入於涅槃？』爾時魔王聞是語已退坐一面，以杖畫地作是念言：『此欲界中於今已去，非我所有。』心生憂惱。是時魔王三女見父愁苦，白其父言：

大王何所為，心生極憂苦？

今惱大王者，請說是何人？

我當以欲牽，如繩制於象，

令其生染著，將歸自在宮。

「爾時魔王說偈報其女言：

世間離染人，貪境不能制，

以彼超過欲，是故我憂惱。

「此諸魔女，如來為菩薩時已作妖姿擾亂菩薩，種種幻惑無能得便，女人貪染煩惱深重，於是三女更變其形，一為童女之形，一為少婦之形，一為中婦之形，來至佛所。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彼三女皆成老母。於是三女還至其父所，而說偈言：

王說離欲人，貪境不能染，

我復為變化，惑亂彼沙門。

人有見我者，欲盛便嘔血，

今現微妙質，不動於彼心，

仍以大神通，化我為老母。

願王以威力，令得如本形。

「爾時魔王報諸女言：『我不見有若天若人能制佛者。汝可自往懺悔前罪，彼攝神力方令汝等復本形耳。』於是魔女至如來所，而說偈言：

我等無智慧，幻惑於如來，

不知田非田，未識善不善。

我今極生悔，冀得罪銷滅，

惟願慈悲力，令復於本形。

「爾時如來以慈悲故，即攝神通，令彼魔女還復如本。於第五七日，住目真隣陀龍王所居之處。是時寒風霖雨七日不霽，龍王心念恐畏風雨上損如來，出其自宮前詣佛所，以身衛佛纏遶七匝，以頭為蓋蔽覆佛上。四方復有無量龍王皆來護佛，龍身委積如須彌山，是諸龍等蒙佛威光，身心安樂得未曾有。過七日已風雨止息，諸龍王等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還其本宮。

「爾時世尊於第六七日，往尼俱陀樹下近尼連河，是處多諸外道，彼外道眾皆來親覲，慰問世尊：『七日風雨，得無愁惱安樂住耶？』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寂靜而知足，思惟而證法，

饒益諸眾生，慈悲於一切。

遠離眾罪垢，不著於世間，

永斷我慢心，是最為安樂。

「爾時世尊於第七七日，至多演林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觀察眾生，為生老病死之所逼迫，高聲唱言：

世間諸眾生，恒為五欲燒，

應常思捨愛，愛故便增盛。

佛告諸比丘：「時北天竺國兄弟二人為眾商之主，一名帝履富婆，一名婆履，智慧明達極閑世法，其性調柔善能將導，興販貿易息利尤多，以五百乘車載其珍寶還歸本國。是諸商侶有二調牛，一名善生，一號名稱，巧識前路能知安危，示以優鉢羅花不勞杖捶，餘牛不濟方乃用之。行至乳林，路甚平正，牛足拒地輪轅摧折。是時五百乘車嬰於路傍，二牛為導亦不得進，加諸杖捶亦不能前。時諸商人心懷恐懼，共相謂言：『二牛不行，前途必有可怖之事。』即遣馬騎執持器杖前路而巡。彼使還已白商主言：『我行前路無諸險難，何為二牛亦不能前？』時護林神忽現其形語商人言：『汝諸商人勿懷恐懼。汝於長夜流轉生死，今得大利。所以者何？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初成正覺住此林中，不食已來四十九日，汝等應將種種飲食而以上之。』時二調牛便向佛行，而諸商人隨牛而往，行路不遠遙覩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光赫然如日初出。既見佛已，咸生希有恭敬之心，皆作是言：『此為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為是日月天，為是山神，為是河神？』

「世尊爾時微舉袈裟示彼商人，商人見已即知如來是出家人，心生歡喜，各相謂言：『出家之法非時不食，宜應辦諸美味酥蜜甘蔗乳糜之屬，及時奉施。』諸商人等營辦種種飲食美味，至如來前右遶三匝却住一面，作如是言：『世尊！哀慜我故受是微供。』」

佛告諸比丘：「如來爾時將欲受彼商人之食，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皆悉持鉢，我今當以何器而受斯食？』作是念已，時四天王各持金鉢奉上如來，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用我此鉢受商人食，憐慜我故，令於長夜獲大安樂。』

「爾時世尊告四天王言：『出家之法不合受汝如是金鉢，乃至展轉奉七寶鉢，皆悉不受。』

「是時北方毘沙門天王告餘天王言：『我念昔者有青身天，將四石鉢來與我等。復有一天，名曰遍光，來白我言：「慎勿用此石鉢，宜應供養而作塔想。何以故？未來有佛出興於世，名釋迦牟尼，當以此鉢奉上彼佛。」』

「爾時毘沙門天王語餘天王言：『欲施石鉢今正是時。』四天王各還自宮，與諸眷屬持彼石鉢，盛滿天花以香塗之，奏諸天樂供養石鉢，來詣佛所各各以鉢奉上如來，而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哀受我等，所獻石鉢受商人食，令我長夜獲大安樂得成法器，憐愍我故。』

「爾時世尊作是念言：『四大天王以淨信心而施我鉢，然我不合受持四鉢，若惟受一不受餘三，而彼三王必生嫌恨，是故我今總受四王所獻之鉢。』爾時世尊受北方毘沙門天王鉢，而說偈言：

汝奉善逝鉢，當得上乘器，

我今受汝施，令汝具念惠。

「爾時世尊，受提頭賴吒天王鉢，而說偈言：

以鉢施如來，念慧得增長，

生生受快樂，速證佛菩提。

「爾時世尊，受毘婁博叉天王鉢，而說偈言：

我以清淨心，受汝清淨鉢，

令汝得清淨，人天所供養。

「爾時世尊，受毘婁勒叉天王鉢而說偈言：

如來戒無瑕，汝施無瑕鉢，

汝心無瑕故，得報亦無瑕。

「爾時世尊受四天王鉢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右手按之，合成一器，四際分明。如來爾時憶念過去，而說偈言：

我昔以花盛滿鉢，奉施無量諸如來，

是故今者四天王，施我堅牢清淨鉢。

佛告諸比丘：「時彼商眾駈大群牛循路而行，於晨朝時牧人𤛓乳，凡所𤛓者化為醍醐，心生希有，速將醍醐來白商主：『今所𤛓乳，不知何故悉為醍醐？為是吉祥為是不祥？我今未決。』商眾之中有婆羅門，懷貪愛故云：『是不祥，應作大施。』商主遠祖已生梵世，是時現身作婆羅門，於商眾中，說是偈言：

汝等往昔發弘誓，如來若證菩提已，

我當以食奉獻佛，受我食已轉法輪。

今者如來成正覺，汝之所願亦滿足，

世尊應受汝美食，當轉無上大法輪。

汝今𤛓乳得醍醐，由此大仙之威力，

好辰善宿吉祥兆，是故一切皆吉祥。

梵天演說此偈已，還隱其形反天上。

佛告諸比丘：「時諸商人聞此偈已皆大歡喜，即取醍醐選上粳米煮以為糜，和好香蜜盛以栴檀之鉢，詣多演林奉上如來，白佛言：『世尊！惟願哀慜受我此食。』爾時世尊受商人食已，持彼栴檀之鉢擲置空中，其鉢栴檀一分價直百千珍寶，時有梵天，名曰善梵，接栴檀鉢還於梵宮起塔供養，其塔至今諸天香花供養不絕。爾時世尊呪願商人，而說偈言：

汝等所向皆吉祥，一切財寶悉充滿，

吉祥遍汝左右手，總汝身形是吉祥，

所求財寶自然至，以吉祥鬘為首飾。

日月星宿諸天等，帝釋四王皆擁護，

所去之處既吉祥，迴還亦復獲安樂。

以此施食之功德，當來得成無上道，

名為末度三皤佛。商人蒙記心歡喜。

佛告諸比丘：「如來最初為二商主及諸商人，而授記莂，時諸商人聞受記已得未曾有，皆悉合掌作如是言：『我從今者歸依如來。』」

## 大梵天王勸請品第二十五

佛告諸比丘：「如來初成正覺，住多演林中獨坐一處，入深禪定觀察世間，作是思惟：『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得甘露無為法，甚深寂靜離塵垢，

一切眾生無能了，是故靜處默然住。

此法遠離於言說，猶如虛空無所染，

思惟心意皆不行，若人能知甚希有。

此法性離於文字，孰能悟入其義理？

於多劫中供養佛，方能得聞生信解。

不可說有說非有，非有非無亦復然。

我昔無量劫修行，未得究竟無生忍，

我於今者得究竟，常觀諸法無生滅，

一切諸法本性空。然燈如來授我記，

汝於來世成正覺，作佛名號釋迦文。

雖於彼時已證法，今我所得方究竟。

見諸眾生處生死，不知是法及非法，

世間眾生有可度，故起大悲而度之。

梵王若來勸請我，或當為轉微妙法。

佛告諸比丘：「如來說是偈已，眉間白毫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爾時娑婆世界主螺髻梵王以佛威神，即知如來默然之旨，作是思惟：『我應往彼勸請如來轉于法輪。』告諸梵眾作如是言：『仁者！世間眾生善法損減惡法增長。何以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我等宜往勸請如來。』是時梵王與六十八拘胝梵眾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世間眾生今當損減。何以故？如來為諸眾生求無上覺，今得成佛默然而住不轉法輪，以是之故眾生損減。善哉世尊！善哉善逝！願為眾生起哀愍心而轉法輪。世尊！多有眾生堪能悟入甚深之法，惟願世尊轉于法輪。』爾時大梵天王以偈讚曰：

如來勝智，最極圓滿，

放大光明，普照世界。

當以慧日，開於人花，

何故棄之，默然而止？

佛以法財，施諸眾生，

於百千劫，已曾攝受，

世間親者，寧捨眾生？

惟願世尊，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然大法燈，

雨大法雨，建大法幢。

將諸眾生，超生死海，

煩惱重病，為療除之，

煩惱猛火，令其止息，

示無憂惱，涅槃之路。

說真實法，開解脫門，

令諸生盲，得淨法眼，

斷除生老，病死之患。

非天非人，亦非帝釋，

而能斷除，生死煩惱。

我及天眾，勸請如來，

轉于法輪。以此勸請，

所生功德，同於世尊，

轉于法輪，度脫眾生。

佛告諸比丘：「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大梵天王與諸天眾俱，以天栴檀香末及沈水香末供養佛已，忽然不現。」

佛告諸比丘：「爾時如來為令世間尊重法故，為令甚深妙法得開顯故，入深禪定觀察世間，作是念言：『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

「爾時大梵天王以佛威神，復知如來默然之旨，往詣釋提桓因所，而語之言：『憍尸迦！汝今應知，世間眾生處在生死黑暗稠林，善法損減惡法增長。何以故？如來棄之不轉法輪。憍尸迦！我等當共往詣佛所勸請如來。何以故？諸佛如來若不勸請皆悉默然，是故今者我與汝等，往詣佛所勸請如來轉于法輪，為令世間敬重法故。』爾時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光音天、廣果天、遍淨天、淨居天，乃至阿迦尼吒天，光明照耀，於夜分中至多演林頂禮佛已，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釋提桓因合掌向佛即以偈頌，而請如來轉于法輪：

世尊降伏諸魔怨，其心清淨如滿月，

願為眾生從定起，以智慧光照世間。

「釋提桓因說是偈已，如來爾時猶故默然。螺髻梵王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不應如是而為勸請。』於是大梵天王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請曰：

如來今已降魔怨，智慧光明照一切，

世間根熟有堪度，惟願世尊從定起。

「爾時世尊告梵天言：『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惟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然我常思念是二偈頌：

我證逆流道，甚深難可見，

盲者莫能覩，故默而不說。

世間諸眾生，著彼五塵境，

不能解我法，是故今默然。

「爾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聞如是偈，心大憂惱，即於是處忽然不現。」

佛告諸比丘：「復於一時大梵天王，觀摩伽陀國多諸外道等，於地水火風空橫生計度，封著邪見以為正道，而彼眾生有應度者，而知世尊于今猶固默然，復詣佛所頭面禮足，圍遶三匝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請曰：

摩伽陀國，多諸異道，

因邪見故，種種籌量。

惟願牟尼，為開甘露，

最清淨法，令其得聞。

佛所證法，清淨離垢，

到于彼岸，無增無減。

於三界中，超然特尊，

如須彌山，顯于大海。

當於眾生，起哀慜心，

而救濟之，云何棄捨？

如來具足，一切功德，

力無畏等，惟願拔濟。

苦惱眾生，世間人天，

為煩惱病，之所逼迫，

請佛慈悲，而救濟之，

惟有如來，為歸依處。

自昔天人，隨逐如來，

此等純善，悉求解脫。

是若聞法，皆能領受，

惟願如來，為其敷演。

故我今者，請大精進，

開示妙法，令見正路。

譬如大雲，雨於一切，

如來法雨，亦復如是。

潤洽一切，枯槁眾生，

彼諸人等，邪見毒刺，

生死稠林，無始流轉，

未蒙拔濟，盲無慧目。

將墮深坑。惟願導師，

開於正道，施其甘露。

佛難值遇，如優曇花，

惟願度脫，無依止者。

如來往昔，發弘誓願，

自既度已，當度眾生。

幸以慧光，除諸冥暗，

惟佛大慈，勿捨本願。

如師子吼，如天雷震，

為眾生故，轉于法輪。

「爾時世尊以佛眼觀見諸眾生上中下根，或邪定聚，或正定聚，或不定聚。比丘！譬如有人臨清淨池，見彼池中所有草木，或未出水，或與水齊，或已出水，如是三種分明見之，如來觀諸眾生上中下根亦復如是。如來爾時作是思惟：『我若說法，若不說法，邪聚眾生畢竟不知。』復更思惟：『我若說法，若不說法，正聚眾生，皆能了知。』復更思惟：『我若說法，不定眾生亦能了知，我不說法即不了知。』諸比丘！如來爾時觀不定聚眾生，起大悲心作如是言：『我本欲為此等眾生轉于法輪故出於世。』又為大梵天王請故，即以偈頌告梵王言：

我今為汝請，當雨於甘露，

一切諸世間，天人龍神等，

若有淨信者，聽受如是法。

「爾時大梵天王聞是偈已，歡喜踊躍得未曾有，頂禮佛足遶無數匝，即於佛前忽然不現。諸比丘！爾時地神告虛空神，唱如是言：『如來今受梵王勸請欲轉法輪，哀愍無量諸眾生故，利益無量諸眾生故，安樂無量諸眾生故，增長天人損減惡趣故，為諸眾生得涅槃故，當轉法輪。』地神作是語已，於一念頃虛空神聞展轉傳至阿迦尼吒天。

「諸比丘！爾時有四護菩提樹天：一名受法，二名光明，三名樂法，四名法行。是四天子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轉于法輪？』爾時如來告彼天言：『我於波羅奈國仙人墮處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彼天子言：『世尊！此波羅奈鹿野苑中，文物鮮少林泉非勝，然有無量諸餘城邑土地豐饒，人民殷盛園林池沼清淨可樂，何故如來於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爾時世尊告諸天子言：『仁者不應作如是說。所以者何？我念往昔於此波羅奈城，供養六十千億那由他諸佛如來，以要言之，九萬一千拘胝諸佛，皆於是處轉正法輪，一切甚深微妙之法皆從中出，是故此地常為天、龍、夜叉、乾闥婆、羅剎等之所守護。以是義故，如來於彼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 轉法輪品第二十六之一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所作已辦，棄捨重擔，拔煩惱根，淨諸塵垢，摧滅外道，降伏魔軍，入佛甚深微妙之理，已得知見，成就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無不具足，五眼清淨觀察世間。作是思惟：『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義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彼外道羅摩之子聰明有智，雖具煩惱三垢微薄。『若聞我法速能證知，彼得非想非非想定，常為弟子演說修習，今在何處？』以佛眼觀，見其命終已經七日。時有諸天頂禮我足而白我言：『世尊！彼人命終經於七日。如來為菩薩時，已能先知如來有大智力，其人若不命終堪受正法。』」

復告諸比丘：「彼羅摩子不聞我法，遂便命終，若不命終我當最初為其說法，彼若聞已即能證知。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彼外道阿羅邏仙人聰明有智，雖具煩惱三垢微薄。『若聞我法速能證知，今為所在？』以佛眼觀，見其命終已經三日。又於是時虛空諸天作如是言：『彼仙命終經於三日，如來為菩薩時，已能先知如來有大智力，其人若不命終堪受正法。』

「復告諸比丘：『彼阿羅邏不聞我法遂便命終，若不命終，我當最初為其說法，彼若聞已即能證知。』爾時世尊復作是念：『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見五跋陀羅，根性已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必能開悟，清淨離染三垢微薄，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不於我得聞正法，復當退失。我昔苦行之時謹心事我，我當最初為彼五人轉正法輪，彼能了知，具足施戒善法圓滿，解脫現前離諸障礙。』即以佛眼觀見五跋陀羅，在波羅奈鹿野苑中。」

佛告諸比丘：「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從菩提樹向迦尸國波羅奈城，振動三千大千世界。是時伽耶城傍有一外道，名阿字婆，遙見世尊即前問訊，在一面立而白佛言：『長老瞿曇！諸根恬靜端正可愛，身色晃耀如閻浮金及詹波花。仁者！修何梵行？師為是誰？從誰出家？進止威儀安隱乃爾。今從何來？復何所往？』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本無有師，世無與我等，

於法自能覺，證清淨無漏。

「阿字婆言：『瞿曇！汝自謂是阿羅漢耶？』爾時世尊，重以偈答：

我為世間，無上導師，

當度一切，真阿羅漢。

「阿字婆言：『瞿曇！汝自謂為佛耶？』如來答言：『我於世間最為殊勝，滅除一切煩惱惡法，我為正覺。』阿字婆言：『長老瞿曇！汝於今者為何所往？』世尊答言：『我今欲往波羅奈鹿野苑中，為諸盲冥眾生作大光明。』而說偈言：

我往波羅奈，於鹿野苑中，

為盲冥眾生，擊甘露法鼓，

轉所未曾轉，無上勝法輪。

「時阿字婆辭佛南行。如來北逝經伽耶城，城中有龍名曰善見，明日設齋奉請如來。如來食訖往盧醯多婆蘇都村，次復至多羅聚落，次復經娑羅村，如是遊歷，皆為長者居士奉獻飲食，次第而行至恒河邊。是時河水瀑集平流彌岸，世尊欲渡，問彼船人，答言：『與我價直當相濟耳。』

「爾時世尊報船人言：『我無價直。』船人言：『若無價直終不相濟。』如來爾時飛騰虛空達于彼岸。船人見佛現是神通乃自責言：『我無所識，云何不渡如是聖人？』心生憂惱悶絕躃地良久乃蘇，詣頻婆娑羅王具陳所見。王聞是事即勅船人：『自今已往沙門求濟勿受價直。』

「諸比丘！如來至波羅奈，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詣鹿野苑中。時五跋陀羅遙見世尊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放逸貪著不能持戒，欲斷煩惱尋復退墮便失禪定，先修苦行尚無所能，何況今日恣受美食安樂而住？是懈怠人明非道器，我等今者不須敬問，敷置坐處給水洗足，施設飯食一切莫為，隨其自來不應為起，彼若欲坐當指卑座令其就坐。』唯阿若憍陳如不同眾心。爾時世尊漸近五人所居之處，是時五人皆自不安，如鳥在籠為火所逼。比丘當知！世間眾生無有覩佛得安坐者。是時五人皆違本要，不覺忽然俱起迎佛，或有敷置坐具，或有給水洗足，或有撰履或有持衣，皆言：『善來，長老瞿曇！請坐勝座。』爾時世尊坐彼座已，五人於前禮拜問訊，在一面立，而白佛言：『長老瞿曇！面目端正諸根寂靜，身相光明如閻浮金及詹波花，瞿曇！今者應證出世聖種智耶？』

「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不應稱喚如來為長老也，令汝長夜無所利益。』又語五人：『我已證得甘露之法，我今能知向甘露道，我即是佛具一切智，寂靜無漏心得自在。汝等須來，當示汝法教授於汝，汝應聽受如說修行，即於現身得盡諸漏，智慧明了解脫而住，梵行成就，所作皆辦不受後有。』又告五人：『汝昔嫌我俱作是言：「長老瞿曇耽著世樂，不堅持戒欲斷煩惱便即退墮。」我適近汝各自不安，是故當知不得稱呼如來為長老也。』五跋陀羅俱白佛言：『世尊！我今願得於佛法中而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鬚髮長短如剃經七日，威儀整肅如百臘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懺悔先罪，即於如來為大師想，尊重瞻仰生歡喜心。

「爾時世尊入池澡浴，浴訖復於一處靜坐思惟：『過去諸佛當於何座而轉法輪？』作是念時，忽於是處有千寶座從地涌出，如來爾時從本座起，恭敬圍遶初三高座，至第四座結加趺坐。時五跋陀羅頂禮佛足坐於佛前。諸比丘！爾時世尊放大光明，其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於光明網中，而說頌曰：

從彼兜率宮，降生龍毘園，

梵釋咸承捧，威猛如師子。

十方行七步，曾無迷惑心，

即以梵音詞，而作如是唱。

我今於一切，為最尊最勝，

捨轉輪王位，當利益眾生。

六年苦行已，即詣菩提座，

降伏諸魔軍，疾成無上道。

梵釋諸天眾，勸請轉法輪，

哀慜諸世間，嘿然而受請。

以堅固願力，向於鹿苑中，

仙人所墮處，演說無上法。

此法無數劫，修習之所證，

汝等樂聞者，速應來聽受。

人天身難得，佛出世甚難，

聞法起信心，斯人亦復難。

汝不生八難，今獲人天身，

值佛聞正法，而能有淨信。

汝於百千劫，未曾聞正法，

今者得值遇，宜應善修習。

佛告諸比丘：「光明網中說如是偈，覺悟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人天等眾，『汝可速來！今佛世尊轉于法輪。』諸天龍等聞是語已，從其本宮來詣佛所。爾時地神以神通力，令此道場縱廣正等七百由旬，種種莊嚴周遍清淨，虛空天神復將種種幢幡寶蓋以為嚴飾，欲界色界諸天子等，將八萬四千寶師子座置道場中，各自請言：『世尊！哀慜我故，為坐此座轉正法輪。』

「諸比丘！爾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剎土，無量拘胝諸菩薩眾，宿植德本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恭敬勸請如來轉于法輪。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釋梵護世及餘無量諸天子眾，皆悉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向佛，勸請如來轉于法輪。是諸眾會咸作是言：『唯願世尊！利益安樂慜念諸眾生故，雨大法雨，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

佛告諸比丘：「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轉法，持眾寶輪備有千輻，莊嚴綺麗不可稱比，放千光明。又以花鬘寶鈴微妙繒綵無量寶具以為嚴飾。由是菩薩先願力故，感此輪生，供養如來過去諸佛，皆有此輪然後轉法。時彼菩薩持是輪寶，奉獻如來而說偈言：

尊憶過去時，然燈佛授記，

當得成正覺，號名曰牟尼。

我亦於彼時，發此弘誓願，

導師得成佛，當奉此輪寶。

一切人天等，及諸菩薩眾，

其數無有量，皆為轉法輪。

各以己神力，齎種種供具，

寶臺花蓋等，窮劫說不盡。

三千大千界，天人阿修羅，

諸龍神眾等，咸悉一心請。

佛告諸比丘：「如來於初夜時默然而過，於中夜分安慰大眾令生歡喜，至後夜已喚五跋陀羅而告之言：『汝等應知！出家之人有二種障。何等為二？一者心著欲境而不能離，是下劣人無識凡愚非聖所行，不應道理，非解脫因，非離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槃因。二者不正思惟，自苦其身而求出離，過現未來皆受苦報。比丘！汝等當捨如是二邊，我今為汝說於中道，汝應諦聽常勤修習。何謂中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為中道。』」

佛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所謂苦諦、苦集諦、苦滅諦、證苦滅道諦。比丘！何等名為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蘊苦，如是名為苦聖諦。何等名為苦集聖諦？所謂愛取有喜與貪俱悕求勝樂，如是名為苦集聖諦。何等名為苦滅聖諦？所謂愛取有喜與貪俱悕求勝樂，盡此一切，如是名為苦滅聖諦。何等名為證苦滅聖道諦？即八聖道，所謂正見乃至正定，此即名為證苦滅聖道諦。

「復告比丘：『如是苦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集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集滅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滅證道，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復告比丘！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如是四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復告比丘：『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如是四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復告比丘：『我先未見四聖諦，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正智未生；我從證見四聖諦法輪已，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復退失，而以正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出梵音聲，如是梵音從無量功德之所成就，無量劫來修習真實，不假於師自然而悟，發是妙聲，語憍陳如等言：『眼是無常苦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猶如腐草，雜土為牆危脆不實，如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憍陳如！一切法從因緣生無有體性，離常離斷猶如虛空，雖無作者及以受者，善惡之法而不敗亡。憍陳如！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由愛為水潤漬因緣眾苦增長；若得聖道證見諸法體性皆空，即能永滅如是眾苦。憍陳如！由彼分別不正思惟而生無明，更無有餘為無明因，而此分別不至無明。復由無明而生諸行，而此無明不至諸行，乃至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等為世間因，更無有餘能為其因。雖生諸法而因不至，法竟無我人眾生受者，捨於此身而至彼蘊；如理思惟無所分別，即滅無明，由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若能如是於蘊界處了悟因緣，爾時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如是甚深微妙之法，非諸異道所能了悟。』

「爾時世尊為憍陳如，三轉十二行法輪已，憍陳如等皆悉了達諸法因緣，漏盡意解成阿羅漢。即於是時三寶出現，婆伽婆為佛寶，三轉十二行法輪為法寶，五跋陀羅為僧寶。佛轉法輪時，六十拘胝欲界諸天、八十拘胝色界諸天，八萬四千人，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佛告諸比丘：「如來以妙梵之音轉于法輪，其聲遍至十方佛土，彼諸如來各聞三轉十二行妙梵之聲，咸見世尊住波羅奈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是時十方諸佛皆悉默然而不說法，彼土菩薩各從座起而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何故默然而不說法？』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汝等應知！釋迦如來於無量劫，勤苦累德勇猛精進行菩薩道，超過無量菩薩之行，於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利益一切起大慈悲轉于法輪。其佛梵音遍至十方無邊剎土，我今聞彼說法之聲，是故默然。』諸菩薩眾聞佛語已，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誓言：『願我當來速成佛道，以無漏法眼開悟眾生，同於彼佛。』」

爾時彌勒菩薩前白佛言：「世尊！無量諸來大菩薩眾，願聞如來轉于法輪所有功德。唯願世尊！略為宣說法輪之性。」

佛告彌勒及諸菩薩言：「善男子！法輪甚深，不可取故；法輪難見，離二邊故；法輪難悟，離作意及不作意故；法輪難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故；法輪不雜；斷除二障方能證故；法輪微妙，離諸喻故；法輪堅固，以金剛智方能入故；法輪難沮，無本際故；法輪無戲論，離攀緣故；法輪不盡，無退失故；法輪普遍，如虛空故。

「彌勒！法輪顯示一切諸法，本性寂靜，不生不滅，無有處所，非分別非不分別，到於實相昇于彼岸，空、無相、無願、無作，體性清淨離諸貪欲，會於真如、同於法性、等于實際，不壞不斷、無著無礙，善入緣起超過二邊不在中間，無能傾動，契於諸佛無功用行，不進不退不出不入，而無所得不可言說。性唯是一而入諸法，是為不二非可安立，歸第一義入實相法，法界平等超過數量，言語路斷心行處滅，不可譬喻平等如空，不離斷常不壞緣起，究竟寂滅無有變易，降伏眾魔摧諸外道，超過生死入佛境界，聖智所行、辟支所證、菩薩所趣，諸佛咨嗟！一切如來同有如是無差別法。彌勒！所轉法輪體性如是。若有如是轉法輪者乃名為佛，名正遍知，名自然悟，名法王，名導師，名大導師，名商主，名自在，名法自在，名轉法，名法施主，名大施主，名善行圓滿，名意樂滿足，名說者，名作者，名安慰者，名安隱者，名勇猛者，名戰勝，名作光，名破暗，名持燈，名大醫王，名療世間，名拔毒刺，名離障智，名普觀見，名普觀察，名普眼，名普賢，名普光，名普門，名端嚴，名無所著。如大地故名為平等，如須彌山王故名不動，成就諸功德出過世間故名最尊，達一切法故名無見頂，出過世間煩惱黑暗故名明燈，最極甚深難窮底故名大海，一切菩提分法寶具足故名寶所，無繫無著心解脫故名無染，通達諸法故名不退轉，利益眾生不擇處故名如風，焚燒一切煩惱故名如火，滌除一切分別煩惱故名如水，平等法界無中無邊無礙神通慧所行故名如空，除一切法障故名住無障智，超過世間眼所行境故名遍一切法界，身不染世間一切境界故名最勝人。名無量智，名演說世間師，名制多，名出世間，名不染世法，名世間勝，名世間自在，名世間大，名世間依止，名到世間彼岸，名世間燈，名世間上，名世間尊，名利益世間，名隨順世間，名一切世間了知，名世間主，名世間應供，名大福田，名最上，名無等等，名無比，名常正實，名一切法平等住，名得道，名示道者，名說道者，名超過魔境，名能摧伏魔，名出生死獲得清涼，名離無明黑暗，名無疑惑，名離煩惱，名離悕求，名除諸見惑，名解脫，名清淨，名離貪，名離瞋，名離癡，名盡漏，名心淨解脫，名智淨解脫，名宿命智，名大龍，名所作已辦，名離重擔，名逮得己利，名遠離生死結縛，名正智心善解脫，名善到一切心自在彼岸，名到施彼岸，名到戒彼岸，名到忍彼岸，名到精進彼岸，名到禪定彼岸，名到智慧彼岸，名願成就，名住大慈，名住大悲，名住大喜，名住大捨，名精勤攝眾生，名得無礙辯，名與世間作大依止，名大智，名念慧行覺成就，名得正念正斷正神足通、五根五力菩提分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名渡生死大海，名住彼岸，名住寂靜，名得安隱處，名得無畏處，名摧伏煩惱魔，名丈夫師子，名離毛竪怖畏，名無垢，名知者，名得三明，名度四河。持制多故名剎利，遠離一切罪垢故名婆羅門，破壞無明藏故名比丘，超過染著故名沙門，盡諸漏故名清淨者，持十力故名大力者，修身語意故名婆伽婆，是法王故名王中之王。名轉勝法輪，名利益眾生，名不變壞說法，名受一切智位，名成就七菩提寶，名得一切法寶境界，名眾會瞻仰，名能調伏未調伏者，名善能與諸菩薩受記，名得七淨財，名成辦一切樂，名隨一切意悉捨，名與一切眾生安樂，名持金剛勝智，名普遍眼，名見一切法無障礙，名普智作大神通，名演大法，名一切世間無有厭足，名光大清淨，名一切世間親近者，名知眾生器，名大嚴，名有學無學圍遶，名普照，名大幢王，名遍光明，名大光普照，名無雜對諸問難，名無分別，名光明遍照，名甚深難知難見難解般若波羅蜜光明場，名大梵，名寂靜威儀，名成就一切勝行，名持妙色，名見無厭足，名諸根寂靜，名資糧圓滿，名得調柔，名得勝調柔寂靜，名諸根調伏藏，名如馴象王，名如清淨池。具足三十二相故名永斷一切習氣障，具足隨好莊嚴身故名最上妙色無上，丈夫調御士故名四無畏，圓滿十八不共佛法故名天人師，成就一切事故名身口意業無譏嫌，成就一切相清淨智故名空住，善能了悟諸緣起性平等故名無相住，於一切願求無染著故名無願住，捨離一切境界故名無功用行，真如法界虛空相無相智境界故名如語不虛妄語不異語，觀如幻陽炎所夢水月谷響鏡像故名捨阿闌若，舉足下足調伏眾生故名行步不空過，斷除一切無明煩惱愛故名法城，為涅槃因故名見聞皆益，超過欲界故名出淤泥，超過色界故名摧魔幢，超過無色界故名建智幢，是法身智身故名出過一切世間無邊功德寶，智花開發成就解脫果故名大樹，難值故名優曇華。隨心願求皆得圓滿故，名摩尼珠王。

「成就諸業行故，名手足網鞔。於長夜梵行堅固護持不動故，名足下有千輻輪眾相莊嚴。於長夜如法供養衛護父母尊長及應供者，無依怙者為作依怙不殺命故，名手足長。於長夜誓不殺，演說不殺功德，勸諸眾生不殺，救護諸眾生故，名手足柔軟。於長夜供養父母承事尊上應供之人，以蘇油潤身自手塗摩歡喜無懈，名手足網鞔。於長夜善能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攝受眾生故，名足下安平。於長夜恒常增長勝上法故，名身毛右旋及以上靡。於長夜如來塔所自手修營供養灑掃，聞如來法身毛為竪心生希有，復為眾生演說正法，諸聞法者心生希有故，名𨄔如伊尼鹿王。於長夜聽聞正法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為他解說方便善知甚深句義，於老病死苦惱眾生為作依止，演說妙法不生輕慢故，名陰藏隱密。於長夜恭敬沙門婆羅門布施衣服，顯梵行德及顯十善自具慚愧，及教他堅固修行等事故，名臂𦟛長。於長夜不惱害眾生，身語意業與慈相應故，名身如尼拘陀樹。於長夜飲食常自知量，不多不少，見病者施種種湯藥，於下劣眾生常生慈慜，修理壞塔及營新塔，怖畏眾生施其無畏故，名身體柔澤。於長夜供養父母師長及應供者，以蘇油塗身，適其溫凊澡浴熏香，布施上妙室宅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令得安隱，以香水灑掃如來塔廟，又以香花幢幡寶蓋，莊嚴佛塔故名真金色，於長夜不惱害眾生常修慈忍，勸諸眾生修行十善，以金造如來形像及造塔廟，或以金彩圖畫如來及以塔廟，或生金末散佛形像及以塔廟，或以幢幡寶蓋莊嚴佛塔及佛形像，或以衣服飲食惠施眾生故，名一一毛孔一一毛生皆悉光澤分明顯現。於長夜常親近智者，請問何法是罪？何法非罪？何法可修？何法不可修？何法為上？何法為中？何法為下？擇其善者而修行之，及掃灑佛塔故，名七處高。於長夜父母及應供沙門婆羅門可遵崇者皆悉供養，貧窮下賤有所悕求皆隨彼意，施與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又修園池林井給彼須者故，名身上分如師子。於長夜父母及應供處常能供養恭敬，於貧窮下賤心不輕欺常生憐慜，在如是等願力堅固不捨棄故，名踝骨不現。於長夜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永離鬪諍，身語意業恒常清淨故，名兩肩平滿。於長夜在沙門婆羅門，生恭敬心迎來送去，善解諸教得無所畏，有鬪訟者教令不諍，又教諸王臣佐及一切眾生令修忠孝，修行善業增長佛法故，名師子頷。於長夜隨諸眾生所有樂欲，一切施與善言安慰，皆令歡喜願力堅固，名具四十齒。於長夜不兩舌鬪諍，有鬪諍處和其兩邊各令歡喜故，名齒不疎缺。於長夜常修善事遠離惡法，常施眾生乳酪及淨衣服，以白土為泥掃拭佛塔，以眾白花供養佛塔，具如是等功德故，名齒白齊密。於長夜所出語言，令諸眾生心生喜樂，不求他過以平等心，勸諸眾生演說正法故，名於諸味中得最上味。於長夜不惱眾生，有病苦者隨其所應而療除之，所求美味隨意與之，心不生悋故，名梵音聲。於長夜不妄語，不麁獷語，不惡語，常住慈悲喜捨四梵住處，以柔軟音聲，為眾生說法皆生歡喜心故，名眼青紺色。於長夜在父母師長常生恭敬，觀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有來求者恒起慈悲，勸諸眾生觀於佛像塔廟故，名眼睫如牛王。於長夜心不下劣意常廣大，勸諸眾生修無上法，遠離顰蹙恒常微笑，親近善友先言慰喻故，名舌廣大。於長夜遠離一切語過，恒常讚歎聲聞、辟支、菩薩、如來及諸法師，受持讀誦書寫經典，為人解說如法修行故，名肉髻無能見頂。於長夜頂禮父母諸尊沙門婆羅門，以香油塗其足下及為淨髮，一切來者皆以花鬘繫其頂上故，名眉間白毫右旋清淨光明。

「於長夜恒常開門大施普請眾生隨意所與，亦勸眾生行如是施，親近善友，恒不捨弃，求法重師不憚艱劬心無懈怠，於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父母師長所，以種種香油然燈，及造妙好端正如來形像，以妙寶莊嚴，又以白寶安置眉間作如來相好，勸諸眾生發菩提心，令修無量諸善行故，名得大勢，名成就那羅延力，名成就如來無畏願力，名說法不錯亂，名覺悟無言說，名願力能令一切眾生隨類各解，名無失念，名無異想，名如實了知諸眾生心，名非擇滅捨，名欲行三昧不斷，名精進不退，名念不退，名智不退，名解脫不退，名解脫知見不退，名從智出一切身語意業隨智慧行，名過現未來智障無礙，名得無礙解脫，名善入眾生之行，名如應說法，名善能超過一切音聲相彼岸，名善對答一切異類音聲，名迦陵頻伽聲，名天鼓聲，名天樂聲，名地大振動聲，名大海王聲，名大龍王聲，名大雲聲，名隨諸眾生類聲，名無著無礙令諸眾會生歡喜心，名梵釋天王之所供養，名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歡喜心瞻仰目不暫捨，名聲聞眾之所承事，名菩薩眾之所恭敬讚歎，名無悕求說法，名說一字一句皆不唐捐，名說法以時。彌勒！我今略說如來功德，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處無戲論，無生亦無滅，

體性空寂靜，轉如是法輪。

不出亦不入，無因亦無相，

一切法平等，轉如是法輪。

如夢幻陽炎，水月及谷響，

皆無有自性，轉如是法輪。

入諸因緣法，不斷亦不常，

遠離諸惡見，轉如是法輪。

遠離於無有，非法非非法，

本自不生滅，轉如是法輪。

實際非實際，真如非真如，

示諸法體性，轉如是法輪。

眼耳鼻舌身，及意皆不實，

體性空無思，轉如是法輪。

以如是法輪，覺諸未覺者，

一切法體性，我自已覺知。

不從他覺悟，名曰自然人，

得於法自在，故說為法王。

知理知非理，故名為導師。

隨應演說法，教化諸群生。

能到於彼岸，故名為教主，

為諸迷路者，演說真實法。

度之於彼岸，故名無上師，

以四攝及智，普攝諸世間。

越生死稠林，故名為商主。

於法無罣礙，故名法自在。

轉於正法輪，故名為法王。

名師名持法，名無上法主，

亦名大德主，亦名戒願滿，

亦名施無畏，亦名示涅槃，

亦名能降伏，亦名能自解，

亦名能悟心。智慧大光明。

普照於一切，破無明黑暗，

為世作醫王。能除煩惱病，

善拔諸毒箭，名無上導師。

有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

身分皆微妙，隨順於眾生。

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

大乘勝牟尼，具如是威德。

無上正法輪，如來勝功德，

若欲廣說者，窮劫不能盡。

佛智無有邊，廣大如虛空。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 轉法輪品之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化五人竟，作是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名稱，與五百弟子俱，國王奉事臣庶宗仰，我當詣彼教以正法。』即往尋之。迦葉見佛迎前問訊：『善安隱不？』爾時如來報迦葉言：『無病知足寂滅清信是為安隱。』迦葉請佛：『日既將暮，惟願沙門幸留於此，隨意所處。』佛語迦葉：『欲寄石室止住一宿。』迦葉言：『吾不愛，室中有毒龍，恐相犯耳。』乃至三語，迦葉報言：『任於中止。』

「爾時如來洗手足已，前入石室敷座而坐，龍便瞋怒身中出煙，佛亦出煙；龍大瞋怒身中出火，佛亦出火，二火俱熾焚燒石室。迦葉夜起見室盡然，驚怖歎惜：『此大沙門端正尊貴，不取我語，為火所害。』遽令弟子人持一瓶汲水而救；所有瓶水悉變為火，師徒益恐皆言：『龍火殺是沙門。』如來爾時以神通力，制伏毒龍置於鉢中，明旦持鉢盛龍而出。迦葉大喜怪未曾有：『今此沙門乃復活耶？器中何有？』見是毒龍。佛告迦葉：『我已伏之，令受禁戒。』迦葉甚慚，顧謂弟子：『是大沙門雖有神力，不如我得羅漢道也。』

「爾時如來移近迦葉所住之處在一樹下，於夜分中，四天大王皆來聽法，光明甚盛如大火炬，迦葉夜見謂佛事火。明旦白佛言：『沙門法中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昨夜四天下來聽法，是其光耳。』於後帝釋下來聽法，其光轉盛。迦葉明日復問：『沙門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此是帝釋來聽法耳。』於後梵王下來聽法，其光益盛。迦葉明日復問：『沙門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此是梵王來聽法耳。』

「迦葉及五百弟子，人事三火，旦欲然火火終不著，怪以問師。師言：『此是沙門所為故也。』俱來問佛：『我所事火然乃不著。』佛言：『欲使然耶？當令得然。』火即然矣。既然之後，迦葉滅火復不可滅，五百弟子相助滅之亦不能滅，各自念言：『復是沙門所為故也。』共往問佛：『火既得然今不可滅。』佛言：『欲使滅耶？當令得滅。』火即滅矣。

「迦葉白佛言：『惟願沙門！恒住於此共修梵行，我當勅家常使供養，每以日時請佛俱行詣其家食。』佛言：『汝可先去，當隨後至。』迦葉適去，佛以神力上忉利天取彼天果，東至弗婆提取菴摩勒果，南至閻浮界取閻浮果，西至拘耶尼取呵梨勒果，北至欝單越取自然粳米，盛置鉢中飛空而還，先迦葉至坐其床上。迦葉後到，問佛：『沙門從何道來？』佛語迦葉：『汝去之後，我往四方及上忉利，取是名果及以美飯，汝可食之。』

「時摩伽陀國，國王大臣吏人官屬、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當就迦葉為七日會。迦葉念言：『彼大沙門威德巍巍相好無上，眾人見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寧此沙門七日之中不來我所。』佛知其念隱而不現。七日滿已，迦葉念言：『節會已訖餘饌甚多，彼大沙門今若來者，我當飯之。』佛知其意忽然而至。迦葉驚喜而問：『如來七日之中何為見棄？』佛言：『汝先起念是以不現，今汝相憶故復來耳。』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將欲祀火俱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懅而告師，師言：『是大沙門所為故耳。』即往問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佛言：『當下。』應聲即下。既下之後，斧皆著薪而不可舉。復來問佛，佛言：『可去，自當舉耳。』應時即舉。

「尼連禪河遄流箭激，佛以神力令水涌起過於人上，佛行其下步步生塵。迦葉遙望恐佛漂溺，即與弟子乘船救佛，見水涌起佛行其下步步生塵，迦葉喚佛：『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即於水中從船底入，船無穿漏。迦葉復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猶不如我羅漢道也。』

「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何為貢高自稱羅漢？』於是迦葉心驚毛竪慚懼稽首：『今此大聖乃知我心。惟願大聖！攝受於我在聖法中而為沙門。』佛語迦葉：『汝既耆舊多有眷屬，又為國王臣民之所歸敬，今欲學道其可自輕，宜與弟子更熟詳議。』迦葉言：『善哉！如聖所教。然我內心非不自決，且當還與弟子論耳。』迦葉還來集諸弟子：『我已信解彼沙門法，其所得道是為真正。我今歸趣，汝意云何？』弟子答言：『我等亦願隨從歸依。』

「是時迦葉與諸弟子，釋其衣服，取事火具悉棄水中，俱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及弟子，於聖法中願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皆成沙門。

「迦葉二弟：一名難提，二名伽耶，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先住水邊，見諸梵志衣帔什物事火之具隨水下流，皆悉驚愕，恐畏其兄及諸門徒為人所害。即與五百弟子泝流而上，見兄師徒皆成沙門，怪而問曰：『兄今耆舊年百二十，智慧深遠國內遵崇，我意言兄已證羅漢，今棄淨業斅彼沙門，其道勝耶？』迦葉答言：『佛道最優其法無上，我自昔來未曾見有神通道力與佛等者，其法清淨當度無量，能以三事教化眾生：一者道力神通變化，二者智慧知他人心，三者善知煩惱應病授藥。』二弟聞已心生恭敬，顧謂弟子：『汝意云何？』五百弟子同聲發言：『願從師教。』即皆稽首求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皆成沙門。

「爾時如來與千比丘俱，往波羅奈國在於林下，為諸弟子或時變現，或時說法或復說戒，覩佛威神莫不欣喜，盡成羅漢。

「爾時世尊從波羅奈國，與優婁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及千羅漢，至摩伽陀國。時頻婆娑羅王久聞菩薩得成佛道，巨身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號具足已得知見，成就五眼證獲六通，梵釋四王皆悉奉事。『今入我國心甚歡喜，吾本共要成佛相度，乃不忽遺從我所願。』即勅國內嚴淨道路，王乘寶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出城迎佛。爾時世尊近王舍城，在遮越林於大樹下千比丘眾圍遶而坐，王遙見佛如星中月，如日初出，既如帝釋，亦似梵王處於天宮，儼若金山巍巍超絕。王心歡喜下車步進，去五威儀稽首禮佛，自稱其號作如是言：『久服尊德欽渴積時。』如來即以梵音慰問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人務無乃勞耶？』王曰：『蒙祐幸得安隱。』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臣民，咸覩迦葉於佛邊坐，心自念言：『迦葉耆舊眾仙之宗，豈應棄道作佛弟子？為是佛師？為師佛乎？』佛知其意，即以偈頌問迦葉言：

汝常祀山川，歸依水火風，

日月眾梵天，夙夜勤精進，

事來幾何時，其心無懈廢，

汝所奉神祇，寧有致福不？

「爾時迦葉以偈答曰：

自念祠祀來，已經八十載，

風水火梵天，山川及日月。

夙夜常精進，祈心不懈廢，

畢竟無所獲，值佛乃得安。

「說是偈已，王及群臣國中人民，乃知迦葉為佛弟子。佛告迦葉：『汝起，宜應現汝羅漢神通。』迦葉即時承佛教已，踊在虛空，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其身不濡，或身下出火其身不灼，飛行虛空七現七隱，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穿過須彌無所罣礙。於佛前地，西沒東現，東沒西現，南沒北現，北沒南現。既變化已還於佛前，長跪叉手而白佛言：『我是弟子，佛是我師。』王及臣民重明迦葉是佛弟子。

「爾時世尊告頻婆娑羅王言：『大王！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受想行識亦是無常苦空無我。色如聚沫不可撮摩，受如水泡不得久立，行如芭蕉中無有堅，想如所夢為虛妄見，識如幻化從顛倒起，三界不實一切無常。大王！有此國來為幾何時？』王言：『有此國來七百餘代。』『所領之王盡識以不？』答曰：『知吾父耳。』佛言：『世間須臾惟道可恃，應修來福無為空過。大王當知！如人生時，雖因父母而生其身，不由父母招其果報，善惡美醜先業所為。若造諸善，命終之後，生天人中、十方佛前，若造諸惡，命終之後，生於地獄、餓鬼、畜生，一切諸法緣合即生、緣散即滅。

「『大王當知！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大王！無明滅故則行滅，行滅故則識滅，識滅故則名色滅，名色滅故則六處滅，六處滅故則觸滅，觸滅故則受滅，受滅故則愛滅，愛滅故則取滅，取滅故則有滅，有滅故則生滅，生滅故則老死滅，老死滅故則憂悲苦惱滅。大王！十二因緣盡坦然無跡猶如虛空，分別本無逮得法忍。』說是法時，八萬四千諸天及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無央數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頻婆娑羅王得法眼淨，欣然請佛願受五戒，大臣百官國內人民，皆悉歸佛亦受五戒。既受戒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乃能棄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我於昔日輙先奉請，若得道時願前見度我，於今者宿願成滿，幸蒙佛恩得履道跡，國務殷繁比更親奉。』王及群臣遶佛三匝辭退而去。王至宮已群臣上賀：『古昔諸王悉不見佛，惟獨大王得值如來。』王益欣喜復慰群臣：『卿等夙福，今幸遇佛出興於世。』因勅後宮妃嬪婇女及國內人民，長修齋戒盡令奉法。

「時摩伽陀國有一長者，名迦蘭陀，見佛入國未有精舍，以好竹園奉上如來，前白佛言：『世尊大慈憐慜一切如父如母，能棄世榮今得成佛，未有精舍，我以竹園奉上如來。』佛時呪願而為受之，恒與聖眾遊處其內。

「彼時摩伽陀國人民殷盛耽著俗樂，喧呼歌舞不捨晝夜，佛適入國化以法言，齋戒修心皆捨俗樂。佛有弟子名舍婆耆，入城分衛威儀有法行步安詳，路人見之無不欣悅。時舍利弗見此沙門，心自念言：『我學道久頗知法式，未曾見有如是之人，必有異聞威儀乃爾。試往問之所事何道？』時舍利弗即問比丘：『汝師是誰？願聞其志。』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吾師具相好，三界為最尊，

五陰十二緣，不住於空有。

我今年尚少，學業猶未深，

不可以言辭，說佛諸功德。

「說是偈已，告舍利弗：『我所事師，天上人中最尊最勝，積功累德不可稱載。從兜率天降生閻浮，初生之時，能於十方各行七步，舉手唱言：「天上天下唯我最尊唯我最勝，三界苦惱吾當度之。」釋梵四天咸來供事，佛之功德不可具述。』時舍利弗聞此語已，如從暗中覩日光明，語比丘言：『善哉善哉！吾少好學八歲從師，年甫十六靡不該綜，自謂為達；今者得值無上正覺真為我師，汝所言佛，今在何處？』比丘答言：『今在迦蘭陀竹園精舍。』時舍利弗將諸弟子至如來所，稽首禮足前問訊已，而白佛言：『我處長夜恒履愚迷，幸得值佛願開正路，得為沙門成就禁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為說法，漏盡意解得阿羅漢。前白佛言：『世尊！我與同學大目犍連，要得道時必相開示。今欲往彼，願承聖旨。』佛言：『宜知是時。』

「時舍利弗入王舍城訪目揵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遊行里巷。爾時目連覩舍利弗形狀變改，逆而問之：『有何異見容服乃耳？』答曰：『學無常師惟道所在，求法積年不遇大聖，今者得值身心徧喜，故來相求願同法味。』目連答曰：『此非小事宜共籌量。』舍利弗言：『我昔所行與汝從事，汝所學者我悉知已，請無復言。』是時目連告舍利弗言：『仁者智慧本踰於我，今之所教豈相誤耶？』作是語已隨舍利弗往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違遠大聖沈沒煩惱，今得親奉願為沙門。』即捨澡瓶鹿衣杖具。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為說法，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時舍利弗、目揵連，及二百五十弟子，皆得出家盡成羅漢。

「爾時輸檀王聞子得道已經六年，中心欣喜欽渴彌積，語優陀夷言：『汝今可往請佛還國問訊起居，離別已來十有二載，夙夜悲慼不能自已，得一相見還如更生。』憂陀夷受王教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述王意，乃覩諸天梵釋咸來歸命，而白佛言：『願為沙門。』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得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作是思惟：『本與父王要誓，成佛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得佛道不違本誓。』即語優陀夷比丘言：『汝宜先往，顯汝神足，作十八變知吾道成，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優陀夷奉佛教已，飛行而往還到本國，於迦毘羅城上虛空中現十八變，王及臣民莫不驚懼。而優陀夷，說是偈言：

如來甚希有，難可得值遇，

勤苦無量劫，哀慜諸眾生。

本行菩薩道，今得願滿足，

坐於菩提樹，降伏大魔怨。

破壞生死因，銷滅諸煩惱，

已得成正覺，演說無上法。

我本奉王教，出國迎太子，

說王愁念久，言辭甚可悲。

佛顧本生地，尋當見親族，

我時承佛命，將入迦毘羅。

辭佛御神通，忽至大王所，

變化若干種，譬如淨蓮花。

父王見神變，心生大恐懼，

借問為所從，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求道度眾生，

勤苦無量劫，今乃得成佛。

王今勿驚懼，宜應悅豫心，

我已度生死，為王太子使。

王時聞子問，淚落如雨星，

我自十二年，愁念無窮已，

忽聞吉祥至，如人死復穌。

我子捨國位，成道名何等？

我時答王言，太子經六年，

勤苦得成道，號曰天中天，

三界最第一。我子在家時，

為造諸時殿，刻雕陳繢飾。

今者何所居？我時答王言。

佛得微妙法，所處無不安，

常在於樹下，諸天來供養。

我子在家時，坐臥敷綩綖，

皆以綺飾成，柔軟而光澤。

我時答王言，天帝貢衣服，

龍妃獻寶床，佛心無美惡，

未嘗見喜慍。我子在家時，

盛饌眾甘美，今所膳御者，

施設何等食？我時答王言。

持鉢從分衛，福眾無增減，

呪願彼施人，世世令安隱。

我子在家時，寢臥常使安，

絃歌奏清音，爾乃從寐起。

我時答王言，禪定非明暗，

諸佛無睡眠，帝釋常服膺，

梵王來勸助。我子在家時，

澡浴以香湯，芬馥滿室中。

今用何等香？我時答王言。

八解三脫門，澡浴除諸垢。

心寂無憂惱，猶如淨虛空。

我子在家時，雜香以塗熏，

清淨無塵穢，郁烈而香潔。

我時答王言，戒定慧解脫，

道德以為香，十方八難處，

普熏無不至。我子在家時，

四種妙寶床，重疊敷茵褥，

臥起而安悅。我時答王言。

四禪為床座，等持心自在，

不染煩惱泥，清淨如蓮花。

我子在家時，兵衛甚嚴肅，

出入常擁護，目不見諸惡。

我時答王言，千二百羅漢，

菩薩無央數，俱為弟子眾，

左右而恭侍。我子在家時，

象馬牛羊車，周旋往四方，

隨意而遊觀。我時答王言。

五通為驂駕，飛空無罣礙，

洞見一切心，遊踐超生死。

我子在家時，旌旗列羽衛，

人執諸兵仗，前後為導從。

我時答王言，四等為防護，

普濟眾厄難，恩慧仁愛敬，

以此為嚴衛。我子在家時，

鍾鼓導前路，雜以眾伎樂，

觀者每盈衢。我時答王言。

道樹成正覺，度五跋陀羅，

八萬四千天，皆已得法眼。

九十六種道，摧伏而歸命，

鳴於不死鼓，其音徹三千。

啟受皆明悟，一切咸欣悅。

我子王何國？提封為廣狹？

所化幾何人？悉當歸伏不？

佛領三千界，化導諸群生，

十方不可數，靡不蒙饒益。

我子在家時，聽政助吾化，

勸導以禮節，奉順莫敢違。

佛悟諸法空，捨於四顛倒，

無不歸伏者，寂靜無為業。

佛法無愛憎，一切皆通達，

化及諸眾生，無不蒙饒益。

假使有一人，其人無量首，

一首無量舌，舌有無窮辯。

如此恒沙人，以恒沙劫數，

歎佛一功德，猶尚不能盡，

況我如螢燭，何能演日光？

「時輸檀王聞此偈已歎言：『善哉！阿斯陀仙言無虛妄。』問優陀夷：『佛欲來不？』優陀夷言：『却後七日如來當至。』王聞是語歡喜踊躍，語諸大臣：『吾當迎佛，導從儀式法轉輪王。先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懸繒幡蓋，種種嚴飾盡其所宜，我當出城四十里外奉迎如來。』優陀夷言：『本承佛教來報大王，今請向佛說王之意，欽渴積年願覩如來，并及萬姓咸希福祐。』王言：『善哉！願速見佛。』時優陀夷還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王及國人計日度時願得見佛，我已告王却後七日世尊當至。』

「爾時如來到七日已，與諸弟子整持衣鉢，威儀詳序向迦毘羅城，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導從，梵王侍右，帝釋侍左，四王諸天前後導從，諸天龍神花香伎樂而以供散，寶幢幡蓋羅列道側，天雨香水以灑於地。如來欲行先現瑞相，十方世界三千國土六反震動，一切枯樹還生花葉，竭涸溪㵎自然流泉。王見瑞已勅諸釋種大臣百官，嚴持幡蓋燒香散花，作眾伎樂而以迎佛。王遙見佛處於大眾，如星中月、如日初出、如樹開花，巨身丈六端嚴熾盛，既見佛已悲喜交集，稽首作禮而白佛言：『世尊！離別多年今得相見。』大臣百官一切人民，皆稽首禮隨佛入城。

「爾時世尊足踰門閫地為大動，天雨妙花樂器自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躄者能行，病者得愈，瘂者能言，狂者得正，傴者得伸，毒害自銷；禽獸相和其聲清亮，環珮相觸皆悉流響，珍藏自然眾寶出現，苞匿異心皆共和合，一切眾生無婬怒癡，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畜生捨身當生人天。父王覩佛巨身丈六紫磨金色，如星中月，亦如金山，梵釋四王皆悉奉侍。見諸比丘曾為外道久修苦行形體羸劣親近侍從，猶如黑烏在紫金山，不能顯發如來之德，便勅國內豪貴釋種顏貌端正，選五百人度為沙門侍佛左右，如金翅鳥在須彌山，如摩尼珠置水精器。佛弟難陀亦為沙門，難陀所使名優波離，前白佛言：『世尊！人身難得佛法難遇，諸尊貴者皆棄世榮，我身卑賤何所貪樂，惟佛慈悲願見救度許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在比丘中隨例而坐。難陀後至次第作禮，到優波離即止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當設禮。』爾時世尊告難陀言：『佛法如海容納百川，四流歸之皆同一味，據戒前後不在貴賤，四大合故假名為身，於中空寂本無吾我，當思聖法勿生憍慢。』爾時難陀去自貢高，執心卑下禮優波離，於是大地為之震動。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庶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為說法度無數眾。耶輸陀羅携羅睺羅年已七歲，來至佛所稽首佛足，瞻對問訊而白佛言：『久違侍奉曠廢供養，諸釋眷屬皆有疑心，太子去國十有二載，何從懷孕生羅睺羅？』佛告父王及諸群臣：『耶輸陀羅守節貞白無瑕疵也，若不信者今當取證。』爾時世尊化諸比丘皆悉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時耶輸陀羅即以指環與羅睺羅而語之言：『是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羅持取指環直前奉佛。王及群臣咸皆歡喜，歎言：『善哉！羅睺真是佛子。』爾時世尊為王說法，即時得道，群臣萬姓後宮婇女，咸奉戒法淨修梵行，是時國內安靜，萬邦來賀。」

## 囑累品第二十七

爾時世尊告淨居天難陀、蘇難陀等言：「菩薩始從兜率下生閻浮，乃至出家降伏魔怨轉于法輪，汝等諸天！皆悉贊助。今復請我利益世間，演說如斯大嚴經典，菩薩所行如來境界，自在神通遊戲之事。汝等若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我此法印當得增廣。若菩薩乘人聞說此經，必大歡喜得未曾有，發起堅固精進之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等福德無量不可稱計。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經合掌信受，其人當獲八種功德。何等為八？一者端正好色，二者力勢強盛，三者心悟通達，四者逮得辯才，五者獲諸禪定，六者智惠明了，七者出家殊勝，八者眷屬強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願樂欲聞如是等經，與說法師敷置高座，轉身當得八種坐處。何等為八？一者長者坐處，二者居士坐處，三者輪王坐處，四者護世坐處，五者帝釋坐處，六者梵王坐處，七者菩薩得菩提時所坐之處，八者如來轉正法輪所坐之處。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經稱揚讚美，是人當得八種淨語。何等為八？一者言行相應，無違諍故；二者所言伏眾，可遵承故；三者所言柔軟，不麤獷故；四者所言和美，攝眾生故；五者聲如迦陵頻伽，悅樂眾生故；六者聲如殷雷，摧伏外道故；七者得梵音聲，超過世間故；八者得佛音聲，應眾生根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寫此經流通四方，其人當有八功德藏。何等為八？一者念藏，無忘失故；二者惠藏，善能分別諸法相故；三者智藏，能了諸經義故；四者陀羅尼藏，所聞皆能持故；五者辯藏，能發眾生歡喜心故；六者得正法藏，守護佛法故；七者菩提心藏，不斷三寶種故；八者修行藏，得無生法忍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讀誦此經受持句義不忘失者，其人當得八種圓滿：一者施圓滿，無慳悋故；二者戒圓滿，得願具足故；三者多聞圓滿，得無著智故；四者奢摩他圓滿，一切三昧現前故；五者毗鉢舍那圓滿，具足三明故；六者福德圓滿，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淨佛土故；七者妙智圓滿，隨諸眾生所有意樂得具足故；八者大悲圓滿，成熟眾生無勞倦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如是念：『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入此法門？』作是念已為人演說，以此善根當得八種廣大福德。何等為八？一者轉輪聖王福德，二者護世天王福德，三者帝釋福德，四者夜摩天王福德，五者兜率天王福德，六者化樂天王福德，七者他化自在天王福德，八者大梵天王乃至如來所有福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是人當得八種淨心。何等為八？一者得大慈心，與眾生樂故；二者得大悲心，拔眾生苦故；三者得大喜心，滅眾生憂惱故；四者得大捨心，滅眾生貪恚故；五者得四禪心，於欲界中心自在故；六者得四定心，於無色界心自在故；七者得五神通，往來佛土故；八者能斷諸漏，得首楞嚴三昧故。

「若國土城邑聚落所在之處有此經卷，當知其處離八種畏。何等為八？一者離敵國畏，二者離賊盜畏，三者離惡獸畏，四者離飢饉畏，五者離諍訟畏，六者離戰鬪畏，七者離夜叉畏，八者離一切怖畏。

「汝等當知！正使如來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無礙辯才，於一劫中日夜常說此經功德，亦不能盡。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書寫解說，當知是人所得功德亦不可盡。」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及大迦葉長老阿難言：「我於無數百千億劫修習佛道，今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演說此經，如是等經付囑於汝，汝等受持廣宣流布。」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以佛眼觀，盡見諸眾生，

假使諸眾生，皆如舍利弗。

有人於億劫，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供養如是眾，

所獲諸功德，不如一日夜，

供一辟支佛。假使諸世間，

皆如辟支佛，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是眾，所獲諸功德，

不如以淨心，一稱南無佛。

假使諸世間，皆如佛世尊，

有人於億劫，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供養諸如來，

所獲諸功德，不如有一人，

能於日夜中，讀誦此經典。

若人過無數，百千萬億劫，

以種種香花，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前說，無數聲聞眾，

一切辟支佛，及彼諸如來，

所獲諸功德，不如有一人，

受持此經典，乃至四句偈，

分別為他說。我所說諸經，

此經為最勝，一切諸如來，

皆從此經出。是經所住處，

即為有如來。若有書寫持，

處處廣流布，即能演一句，

歷劫無窮盡，福惠自莊嚴，

盈滿如大海。若聞是經者，

應當常修習，功德無有量。

佛說此經已，彌勒菩薩摩訶薩，大迦葉長老、阿難，淨居諸天、摩醯首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